武俠世界

第32年
7
$12.00

編者話

雲飛雁先生所撰著的唐朝宮廷秘史「江山美人」在今期刊出，故事叙述秦王李世民無意中發現二妃子與皇兄皇弟有染，出於好意掛上自己的腰帶暗中規勸皇兄皇弟，不要和父皇的妃子亂搞關係，結果却落得一個反噬，幾乎喪命，幸得程咬金通知當年起義的瓦崗英雄，一方面用計救李世民，一方面揭穿皇太子和四王子的罪惡，經過連串的鬥智鬥力，終於徹底粉碎皇太子和四王子的陰謀……文中打鬥場面激烈緊張，連串的人性醜惡鬥爭更描繪得淋漓盡緻，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請各讀者細意欣賞！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雲劍飛先生所著「擒虎記」，請各位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 7 期

（總號16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宮幃歷史傳奇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江山美人

宮庭淫亂

唐朝武德九年。

唐太祖李淵病倒了，經太醫會診，說他「操勞過度」，急需「靜養」。李淵只好把繁重的朝政暫時交給李世民代理。

由於病重，李淵未能參加「豐收慶典」，也未能參加「龍燈盛會」和「焰花晚會」。他心裡感到挺不是滋味。這一天，掌燈之後，秦王進宮來了。一是探病，一是向李淵稟報朝政之事。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在諸子當中，他最受李淵的信賴。今晚，李淵又表彰了他，並賜給他珍珠五顆。父子倆又閑談了一會兒，秦王才告辭離去。

李淵覺得有些累了，在宮監的服侍下，寬衣就寢。可是，說甚麼他也睡不着，一個念頭總在他腦子裡跳來跳去。

他考慮的是：一旦自己「駕返瑤池」，這萬里江山交給誰呢？自古道：

是非不清

家有長子，國有大臣。論理應該交給長子建成。然而，從各方面衡量，他覺得建成遠不如李世民。他幾次想立李世民爲太子，可是「廢長立幼，取亂之道」的史鑒告誡了他，又把他的嘴巴封住了。最後，他還是立建成爲太子。但在「靜養」期間，卻把朝政交給了秦王代理。以後怎麼辦？他左思右想，始終舉棋不定，後來竟昏昏沉沉地睡了。

突然，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和女人的哭泣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他翹首側聽，果然門外有人說話，好像有人要求進來，守門人不允許，正在低聲爭吵。

「誰在門外喧嘩？」李淵不高興地問道。

總管太監馬元和急忙跑過來啓奏說：「張、尹兩位娘娘要求見萬歲爺。」



張、尹二妃，是李淵最喜歡的兩個妃子，色藝俱佳，是三千粉黛中的佼佼者，李淵的病，與她倆有直接關係。只是爲了活命，李淵才忍痛割愛，半年沒有召幸過。

如今，她倆未奉詔旨來幹甚麼？李淵這樣想着，遂說道：「放她們進來。」

「遵旨。」馬元和轉身出去了。

頃刻間，脚步聲響由遠而近。張、尹二妃在幾名宮女的攙扶下，一溜風似地來到病榻前，輕輕地說了聲：「陛下萬安。」

李淵轉身，借着燈光瞧看。

但見，艷麗無雙的張婕妤，此刻衣裙破碎，秀髮蓬鬆，大紅兜肚飄在胸前，露着雪白的酥胸，簪環脫落，臉上帶血；跪在她身旁的尹德妃，雖不似張婕妤這般模樣，但也臉色鐵青，驚恐萬狀。

「啊？」他驚叫一聲，頓時怔住了。

「妳……妳們如何變成這個樣子？」李淵掙扎着坐起來問道。

張婕妤先是一愣，接着便嗚嗚地哭了起來。

「到底是爲甚麼？你們倒是說呀？」李淵急得直拍床頭。

張、尹二妃似乎有難言之隱，閃着秋波，往四外看了看，李淵會意，對宮女、太監一擺手說：「妳們都下去吧！」

馬元和領着一大羣宮娥、太監，悄悄地退出了丹霄宮。

李淵又問：「究竟何故，從速奏來！」

張婕妤囁嚅地說：「臣妾不敢講，請陛下恕罪。」

「好吧，恕妳等無罪。」

尹德妃推了推張婕妤：「姐姐，既然陛下恕了罪，妳就大膽地說吧。」

張婕妤點了點頭，往前跪爬了幾步，雙手扶着李淵的膝蓋，仰着臉說：「昨晚定更之後，臣妾替陛下祝福已畢，剛要寬衣就寢，突然有一人闖進妾的寢宮，他自稱是奉旨查宮的。妾不敢阻攔，他查來查去，突然把臣妾抱住，欲行無禮，妾竭力反抗，拚命呼救，無奈妾嬌弱無力，被他撕破衣裙，扯掉兜肚，眼看貞節難保，幸好這時尹妹妹破門而入，妾才免遭其禍。那斯見不能得手才含恨而去，臨走時，他還狠狠地說：『不準妳們對萬歲講這件事，倘若泄露出去，我就剝了妳們的皮！』我姐妹抱頭痛哭，不知所措，若存心不講，又怕犯欺君之罪；待要講時，又怕陛下不忍心治他的罪。想來想去，覺得不能對萬歲隱瞞此事，故而今晨才來求見萬歲，妾以爲，一旦此人得逞，妾等必死無葬身之地！」

尹德妃補充說：「臣妾死活事小，陛下安危事大，若不將此人治罪，後禍無窮！」

「他是誰？」李淵鬚眉皆張，兩隻深陷的眼睛，幾乎要鼓出來。

「他是……他是……他……」張婕妤仍不敢說。

「說呀！怕甚麼？」李淵急得咆哮起來。

「他，他就是權傾朝野，手握兵符，說一不二的秦王李世民！」

「你說是誰？」李淵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秦王李世民！」

「是他？他能嗎？」李淵喃喃地說。

尹德妃說：「沒錯兒，我是親眼目睹的，我敢用性命擔保！」

張婕妤說着，從衣袖裡取出一條腰帶呈了上去。

這是一條嵌玉縷金帶，乃李淵心愛之物。半年前，李淵當着百官的面，賜給了李世民，目的在於提高秦王的身價。

尹德妃說：「李世民見事不好，倉皇逃去，竟把這條帶子丟到床上了。」

如今，人證、物證俱在，李淵不

能不信了。他手托玉帶，兩眼發直，臉色由灰變青，由青變紫，雙手顫抖，體如篩糠，突然大叫一聲，昏了過去。

「陛下！」

「萬歲！」

張、尹二妃尖叫着。總管太監馬元和等聞聲而入，衆人七手八脚捶背揉胸，好半天才把李淵喚醒。

馬元和忙對李淵說：「萬歲，奴才去召御醫？」

李淵一晃頭：「不必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問二妃，「這件事外人可知道？」

「萬歲，外人不知道。」

李淵長嘆一聲對她們說：「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無論如何也不能將此事張揚出去，你們要爲朕的顏面着想。」

「萬歲放心，臣妾明白。」

李淵一擺手：「你們回宮去吧，朕一定替你們出氣。」

「謝萬歲。」

二妃叩頭，含着淚走了。

丹霄宮又恢復了平靜，李淵閉着眼睛，心裡像沸開了的鍋。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對他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怎麼也沒料到，「隋宮之亂」今又重演。而重演悲劇之人，竟是自己最寵愛的兒子李世民。

他心中疾呼：「蒼天哪，蒼天！你怎麼這般殘酷，這般無情！把令人不能容忍的災難降到我李淵的頭上？古人言：知子者，莫若父。而我這個做父親的就不知子，誤將頑石當成美玉，錯把邪惡看作良善。李世民居然是個會說人話的禽獸，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他太膽大妄爲了，若不給予嚴懲，何以對得起祖宗神靈？」

李淵的心碎了，怒火中燒。他再也控制不住了，從床上一躍而起。馬元和急忙上前扶住李淵，顫聲問道：

「陛下用甚麼？奴才在這侍候着哪。」

「傳朕的口諭，馬上升殿！」

「萬歲爺的龍體……」

「廢話少說，升殿，升殿！」李淵吼叫着。

馬元和嚇得直哆嗦，立刻把宮女們喚來，服侍李淵穿戴，自己跑出門傳旨去了。

渾厚悅耳的鐘聲在長安上空回蕩，把正在熟睡的人們驚醒了。朝臣們都知道，這是皇帝升殿的通知。他們趕快爬起來，梳洗完畢，急匆匆上朝。

天色朦朧，紅燈閃閃，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午門前。文官下轎，武將下馬，彼此拱手相見，接着便三五成羣，竊竊私語，但，誰也猜不出有甚麼大事急待解決。

頃刻間，高大的宮門敞開了，宏偉壯麗的金鑾殿像一座大山，矗立在眼前。

朝臣們按着文東武西，官級大小，品位高低，自動分成兩行排列在殿脚下。大殿燈火通明，由五百名宮監組成的樂隊奏樂。緊接着，一名太監站在丹墀上，啪！啪！啪！甩了三鞭子。這叫「靜鞭」，也稱鳴鞭。於是，文武羣臣在秦王率領下，從玉階走上丹墀，面北而立。隨着贊禮官似唱非唱的喊聲，一起下跪給李淵行了三拜九叩禮，禮畢，歸班站立。

李淵頭頂冕旒冠，身披袞龍袍，高坐在九龍雕花寶座上，兩旁擺着天子的全副儀杖、金瓜、鉞斧、朝天凳、指、掌、拳、横、旗槍、銀戟、彩幡、寶蓋、龍牌、金棍。十八名女官身穿錦衣，手托香爐，寶鼎、金壺、銅杯，像木頭人似地呆立在蓮台兩旁。

李淵面色鐵青，呼呼直喘，眼看着羣臣演完了這套俗禮。樂聲止了，人聲停了，偌大的含元殿鴉雀無聲，靜得令人可怕。爲保持天子的尊嚴，李淵盡力地控制着情緒，從容地說：

「宣李世民上殿。」

一名宣旨官往前大跨幾步，面向南，高聲喊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萬歲旨下，宣秦王李世民見駕。」

「臣遵旨。」

李世民跨步出班，正冠抖袍，跪倒在丹墀上。

李淵往下看着李世民。李世民頭頂三叉束髮紫金冠，身披大紅袍，腰束絲帶，足登厚底雲龍靴；金冠上那顆夜明珠一閃一閃，光芒四射。他面如敷粉，唇若丹朱，眉如彎月，鼻似春山，寬寬的前額下，鑲嵌着一對俊目；雙耳朝懷，五官端正，眼角眉梢兒透着威風，他長得實在是太俊了。然而，此時此刻在李淵心裡，卻產生了無比憎惡之感。想到尹、張二妃稟報的事情，他恨不能一把將李世民抓過來，扯碎撕爛。

「兒臣李世民敬請聖安，願陛下萬歲、萬萬歲。」

李淵哼了一聲，緩緩地叫道：「世民。」

「兒臣在。」

「昨晚你到哪裡去過？」

李世民一怔：「啓奏陛下，兒只去過宮中，給爹爹問安，之後就回到府裡，再沒到別處去。」

「嗯？」李淵眼珠不動地盯着李世民，又突然問，「你的玉帶呢？」

「這個……」

李世民身子一震，下意識地往腰中一摸。

「就是朕賜給你的那條玉帶，哪兒去了？嗯？」

「這個！啊，兒把它放在府裡了。」李世民顯得極不自然。

李淵看在眼裡，氣在心上。又問道：「果眞在你府中嗎？」

「是，兒記得清楚。」

「你可說準了？」李淵提高了嗓音。

「這錯不了，兒沒有記錯。」

「好！」李淵從牙縫裡擠出這個字，一伸手從袍袖中拿出那條玉帶，對李世民一晃，「既然你記得準，說得沒錯，因何落到朕的手裡？」

「這……」

李淵吼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從速講來！」

李世民眼望玉帶，滿臉緋紅，太陽穴上青筋直蹦，觸動了昨晚那件令人極爲痛心的事……

＊　＊　＊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李世民從李淵那兒出來，已經是定更天了。他原想趕快回府，處理一件緊急公事，便繞一條近路而行。恰巧路過張婕妤所居住的慶衍宮，他剛要越門而過，忽然發現有兩條黑影，竄到宮門前。

李世民一愣，趕快閃到墻角暗中窺視，但見那兩個人鬼鬼祟祟，東張西望，他們在角門上輕輕叩了三下，門開了，那兩個人便鑽了進去。

由於天黑，又沒有燈光，李世民只覺得眼熟，卻辨不清是誰。「難道是賊？」又一想：「不對！賊哪有叫門的，要不就是辦事或串門？也不對，那又何必這樣賊頭賊腦？再說，禁宮內苑，是絕對禁止男人出入的，除非是奉旨，或有特殊原因，可以肯定，那兩個人都是男人。難道他們不曉得宮廷禁規嗎？其中必有隱私！」

恰在這時，角門又開了，燈光一閃，有個小太監探出腦袋，舉着燈籠，東瞧西看。李世民爲了弄清眞相，乘小太監毫無防備之際，飛快地竄到他面前，一隻手捂嘴，另一隻手攔腰把他挾起，轉過墻角，放到無人之處，輕輕說道：「不要怕，我是秦王！」

這時，燈也滅了，小太監嚇得都傻了，張着大嘴直喘粗氣。他認出果眞是秦王時，更害怕了，雙腿一軟跪在地上，不住地叩頭說：「奴才該死，奴才該死。」

李世民低聲問道：「你出來看甚麼？」

「回，回千歲的話，奴才值夜班，因防備出事，哪處都得看看。」

李世民又問道：「方才進去的那兩個人是誰？」

「這奴才可不認識，就，就知道他，他們是大官兒。」

「他們每天都來嗎？」

「這，這……這奴才不清楚，算上這次，奴才，才……才見過兩回。」

「他們來做甚麼？」

「這，這，奴才更不清楚了，您自己看看去吧。」

李世民不便多問，對他說：「你先委屈一會兒，等我辦完事再來放你。」說着，把小太監的褲帶解下來，將他捆好，又找了件東西，堵上他的嘴。

李世民推開角門裡觀看，但見偌大的庭院靜悄悄的，空無一人，他閃身進院，把角門關好，轉假山，過太液池，來到寢宮前。屋中燈光明亮，隱隱約約傳出男女的笑聲。李世民提帶撩袍，輕輕走上台階，隔着門上的竹簾兒往裡觀看。

這是張婕妤的寢宮，佈置得很是奢華。在金絲木條案上，擺着全套金銀器皿；瑪瑙盤裡放着乾鮮果品；寬大鬆軟的紫藤床上鋪着閃光發亮的被褥；在珍珠燈的照射下，床上坐着二男二女。兩個天仙似的女人，濃妝艷抹，身披霞霓，酥胸半露，杏眼乜斜，偎倚在兩個男人懷裡。那兩個男人緊抱着兩個女人，不停地親吻嬉笑，動作下流，不堪入目。

當李世民認出他們時，不由倒吸一口涼氣，他的肺都要氣炸了，心也怦怦猛跳起來。

原來，那兩個男人，正是他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那兩個女人正是他父親李淵的愛妃。

天那！這簡直不可思議！秦王大感意外，大爲吃驚。如今，他才知道大哥、四弟原來是兩個悖天逆理的淫棍，不顧人倫的畜牲。

李世民眞想闖進去，大吼一聲，將他們捉住交給父親，從嚴治罪。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他想：父親的病已經很重了，如果讓他知道這件事，將是甚麼後果？這件醜聞要傳揚出去，太丟人啦。我在人前又如何抬頭？尤其在外界，正盛傳我與建成、元吉爭權之說。倘若我舉發了這件事，不知底細的人說我蓄意陷害同胞手足，我怎麼辦呢？人言可畏，不能不防啊！四條人命，骨肉之情，一定要謹愼對待呀。

爲了讓他們懸崖勒馬，自覺悔過，李世民把父親賜的玉帶解下來，輕輕挂在門上，以示警告。他以爲這是大事化小、以恩待人的好辦法。沒有想到弄巧成拙，反受其害。

他挂完玉帶，悄悄退出慶衍宮，放了那個小太監，懷着沉重的心情回府去了。

小太監急忙進宮稟告，無意中發現挂在門上的玉帶，他順手把帶子摘下來，像火燒屁股似地跑進屋裡說：「不好了，大事不好！」

兩對男女一愣，張婕妤忙問：「出了甚麼事？快說！」

小太監便把方才的經過講了一遍。

「壞了！」李建成一跺脚，癱軟在床上，方才那種歡樂的情緒一下子消逝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四個人亂成一團。

「這是甚麼？」李元吉指着小太監手裡的玉帶問。

「不，不知是誰挂在門上的。」

「拿來我看。」

李建成把玉帶接過來仔細觀看，

張、尹二妃和李元吉都圍攏上來，他們一眼就認出來了，這玉帶是李世民的。這是甚麼意思？還是張婕妤心眼兒來得快，一下子就猜出了李世民宮門挂玉帶的用意。

李元吉道：「眼下雖無風險，可將來怎麼辦？李世民會這樣輕易地放過我們嗎！把柄操在他手裡，隨時都可能治咱們的罪！」他望着尹德妃，又說：「況且咱們還要白頭偕老，豈能就此罷手？」

「我也是這麼想。」張婕妤說，「最可怕的是江山落到秦王手裡呀！若是那樣，咱們可就全完了！」

「那怎麼辦？」尹德妃急得幾乎要哭了。

李建成背着手在屋裡轉來轉去，額角上的青筋怦怦跳動。突然，他眼睛一亮，對那個呆若木鷄的小太監說：「你先出去，聽候差派。」

「是。」

這個受人擺佈的可憐蟲，連滾帶爬地退了出去。

「你們都過來。」李建成把他們三個叫到眼前，惡狠狠地說：「常言道：無毒不丈夫；有道是：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咱們就來個順水推舟，把李世民收拾了！」

李元吉晃着頭說：「不可，不可，他人多勢衆，我們如何能做到！」

李建成冷笑一聲：「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無力使智。對付李世民嘛，就得這麼辦。」

三個人都點頭稱善，按照李建成的計劃，他們先把那個知情的小太監關押起來，與世隔絕；張、尹二妃到丹霄宮去告狀。

李世民蒙在鼓裡，沒料到他們會來這一招兒，因此，當李淵問起玉帶的事，他編了幾句謊話，結果把自己坑了……

此刻，他望着玉帶，心潮翻滾，他雖然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從父親異乎尋常的表情上，可以斷定，有一場災難在等待着他。

「說呀，你倒是說呀！」

李淵一聲比一聲高，大殿被震得嗡嗡直響，文武百官都被驚呆了，他們不明白爲一條小小的玉帶，天子爲何發這麼大的脾氣；一向果斷爽快的秦王又爲何如此吞吞吐吐？他們都瞪着驚疑的眼睛，望着天子和秦王。

李世民沒有馬上回答父親的問話，他在思考；該不該把實情揭開？揭開實情的後果是甚麼？

在李淵的一再逼問下，李世民叩頭說道：「請父皇開恩，兒臣想單獨向父皇稟報。」

腦袋發熱的李淵，誤以爲李世民做下醜事不便啓齒。他的氣更大了，冷笑一聲，咬着牙說：「你不必自作聰明，也無須對朕講了。天知、地知，我知、你知，咱們心照不宣！」

接着，李淵霍地站起來，當衆宣佈：「從現在起，解除李世民的兵權；貶去一切官職！」他稍停頓一下，大叫一聲：「御林護衛何在？」

「有！」滿身戎裝的金甲武士答應一聲。

李淵以拳擊桌大聲吼道：「把李世民拉出去斬了！」

「兒冤枉！」李世民喊道。

「把他的嘴堵上！拉出去！殺！」

武士們遵旨照辦，把一塊鷄蛋大、的棗木塞進秦王嘴裡，五花大綁，推了出去。

＊　＊　＊

剛愎自用的李淵聽信讒言，錯怪無辜，將李世民定成死罪，立即處決。

這一決定，在朝臣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除了極少數幾個人幸災樂禍之外，絕大多數人都是心向秦王的，他們幾乎都是開國元勛、功臣宿將。趙國公長孫無忌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與李世民非常知心，他們彼此了解，志同道合。

他對秦王那卓越的才能、高尚的情操、精湛的武藝、超人的膽識，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是極力主張李世民承繼皇位的，因此，李淵的決定，對他說來無疑是個致命的打擊，他再也不能沉默了，冒着抗旨不遵的罪名，大呼道：「刀下留人，臣有本奏！」

他緊走幾步，跪伏在丹墀之上。

此刻，盛怒中的李淵，對一切違旨的人是不能容忍的，他用兇惡的目光望着長孫無忌說：「你要替李世民求情嗎？」

長孫無忌道：「臣不敢，只有一事不明，請陛下賜教。」

「講！」李淵耐着性子說。

「常言道，快刀不斬無罪人。但不知秦王身犯何律，法犯哪條，陛下何故殺掉他！臣位列朝班，不敢不問。」

李淵暗道：「長孫無忌可謂伶牙利齒，能說會道。」

當然，李淵是不會向羣臣揭露眞情的，因爲這實在不光彩，他沉思片刻，反向長孫無忌道：「卿看朕瘋不瘋、傻沒傻？」

長孫無忌趕緊回答：「陛下聖明，不瘋不傻。」

李淵點了點頭：「卿既知朕不瘋不傻，朕焉能錯殺無辜？俗話說：虎毒不傷子，朕又焉能自殘骨肉？卿不必多問了，日後自然清楚，下殿去吧！」

長孫無忌被李淵這種隱而不露的回答弄糊塗了，但並不甘心就此罷休，又叩頭說道：「陛下既然不肯講，臣也就不必再問了。但是，微臣以爲：無論甚麼原因，也不能將秦王處死。陛下請想，這大唐江山是怎樣來的？沒有秦王，焉有今日？臣敢說，秦王的功勞，遠遠大於他的過錯，即便他身犯大罪，陛下也應該前思後想，從輕發落，更何況又有骨肉之情……」

「放肆！」李淵一拳砸在龍案上，

怒不可遏地說：「朕賞罰分明，有功則賞，有過則罰，何用你在此囉嗦，趕快退下殿去！」

李淵又向下面喊了一聲：「任城王何在？」

「臣在。」

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大臣，像肉球似地滚出朝班，跪在龍案前面。他個頭兒不高，塊頭兒不小，肥頭大耳，腰圓體胖。他就是李淵的堂侄李道宗，現任內府督堂，是專管皇室宗親的官員。

李淵道：「朕命你擔任監斬官，從速把李世民斬了！」

「臣遵旨。」

他從承宣官手中接過聖旨，挺着肚子欲下金殿。

「慢來！」

武將之中閃出一人，把李道宗攔住。

這個人身高體壯，虎背熊腰，紅銅盔，綠戰袍，面如重棗，五綹長髯，卧蠶眉，丹鳳眼，聲若洪鐘，勢如奔馬。此人名叫王君可，綽號美髯公，當年在瓦崗山上是五虎上將的第一名。現在歸唐，職任京營殿帥，鎮國侯。

王君可與李世民是至交，關係十分密切，他除了和長孫無忌抱有同樣的觀點外，還念念不忘李世民的知遇之恩。

五年前，他與西魏王李密不和，失意而走，隱居原籍。秦王聞訊後，不辭辛苦曾三顧大王莊，邀他出仕。王君可感恩，遂歸附了李淵。由於李世民的不斷提拔與薦舉，才登上了今日的高位。

王君可出身綠林，極重義氣，恩怨分明，他不能眼看着恩人就這樣糊裡糊塗地掉了腦袋，因此他不顧一切闖上金殿。

李淵衝冠大怒，啪！把「龍膽」一拍，怒喝一聲：「王君可，不奉詔旨，何故闖殿？」

「陛下，秦王殺不得！」王君可坦率地說，「秦王是我大唐的頂樑柱，功高蓋世，深得人心。即使他犯下不赦之罪，也應該三推六問，弄個水落石出，陛下就這樣把秦王殺了，實在叫人不服。」

「大膽！」李淵怒髮衝冠，手在顫抖，指着王君可的鼻子說，「你眼裡還有沒有朕？朕要殺誰就殺誰，還用與汝商議不成！來人，用亂棍把他趕了出去！」

「陛下開恩！」

「陛下開恩！」

「陛下開恩！」

呼啦！幾十名朝臣一齊走上金殿，呼喊着給秦王求情。他們當中有房玄齡、杜如晦，柴紹、齊國遠、馬三保、段志賢、劉弘基、殷開山、張士貴等。

驕橫自負的李淵，自然不會向羣臣讓步，他僅把語氣緩和了一下，說：「朕方才對長孫愛卿說過，朕是不會錯殺無辜的，關於此事的原委，你等以後自然會淸楚。詔旨已出，斷無更改之理！自古道，法不責衆，朕赦了你們私自闖殿之罪。從現在起，誰再敢抗旨，格殺勿論！」

李淵說完，摘下腰中的昆吾劍，對殿頭官說：「將此劍懸在九龍口上，以示朕的決心！」

自李淵登極以來，羣臣還沒見過他發這麼大的脾氣，也很少看到他如此絕情。究竟爲了甚麼？眞是令人百思不解。

羣臣與皇帝弄成僵持的局面，在那封建專制年代，讓步的自然是羣臣了。不過，衆人有個要求，請李淵暫緩行刑，恩賜一個時辰，允許大家祭奠法場，並要求把李世民封嘴的那塊棗木拿掉。本來李淵是不想讓步的，但他發現，羣臣的情緒有些反常，倘若自己過於固執，很可能出現痲煩。他沉思片刻，點點頭說：「好吧，朕就依了你們，不許再得寸進尺了。」

「謝主龍恩。」

羣臣禮畢下殿，急匆匆趕奔法場。

法場佔地三畝，中心築有一台，高七尺、方圓三丈，用青磚大石砌成。這是一座固定的法場，是專門用來處決「亂臣賊子」的，每年都有人在這裡喪生。

法場的東側，有一座三開間的敞廳。高大明亮，在這裡可以監視法場的一切。正廳上懸挂一塊黑底白字橫匾，上書「監斬台」三字。中央那間是供奉聖旨的地方，設有香案，五供和拜墊兒；左首那間是監斬官監斬的地方，內設高脚椅；右邊那間是爲劊子手準備的。在監斬台前，並列着三門銅炮。炮身短粗，炮口朝天，這是殺人的信號炮。頭聲炮響，靜場；二聲炮響，劊子手登上斷頭台；三聲炮響，人頭落地。俗稱「追魂大炮」。

此刻，秦王已被推上斷頭台，綁在固定的木樁上，由八名禁軍看管着。

內務府派出五百名衛隊，設崗立哨，護住法場，弓上弦！刀出鞘，殺氣騰騰，如臨大敵。

東方破曉，一切景物已經清晰可辨。文武羣臣在監斬的允許之後，走進法場，登上斷頭台。

秦王身披大紅罪衣，腰紮白布罪裙，亂髮披肩，雙臂倒縛，低着頭，閉着眼，其狀之慘，令人心碎。

長孫無忌、王君可、柴紹、房玄齡擠在人羣前面，呼喚說：

「秦王睜眼。」

「秦王千歲。」

「臣等看您來了。」

李世民睜開眼睛，望着一張張熟悉的臉，頓時百感交集，眼角濕潤了。他向衆人苦笑了一下，沒有說

話。方才堵在他嘴裡的栗木已經拿掉了，他不是不能說話，可是他對衆人說些甚麼呢？說感謝之詞嗎？用不着，他們都是患難之交，說幾句空話是沒有意義的。揭露醜事的眞相嗎？不行！這不僅使他臉上無光，難於啓齒，還怕激怒了衆人，引起大亂。他是忠於孔孟之道的：君令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這一「聖訓」束住了他的身心。錯綜複雜的原因，更使他悲觀厭世。此刻，他願意快點兒死，好擺脫這人生的磨難。他心灰意冷，萬念俱消，所以，他不願意說話了。

王君可心急地說道：「秦王，我求求您，快把眞情講出來吧，我看出來了，你有難言之隱，這兒沒有外人，何必顧忌！」

長孫無忌道：「時間不多了，你就快點兒說吧，否則就來不及了！」

「秦王，您就下令，咱們反了吧！」

「對！您就下令吧，反了！」

「快給秦王鬆綁！」

武將們狂怒了，他們說得出，做得到，已成一觸即發之勢。

李世民抬頭張目，大喝道：「我看你們哪個敢動？」

衆人都被驚呆了。

李世民又說：「你等皆大唐忠臣，豈可因世民一人，身敗名裂？做出逆君亂國的事來，讓世民何以瞑目？」

「秦王，您也替我們想想呀，難道讓我們就這樣看着您死嗎？」王君可的臉漲紅了。

「我願意死，你們就不必費心了。」

任憑衆人怎麼勸，李世民就是不講實情。大家急得心如火焚，束手無策。

「請各位大人、將軍退場吧，眼看頭聲炮就要響了。」一個禁軍校尉，來到台上說。

「去你娘的，不是還沒響嗎？你囉嗦甚麼！」齊國遠連喊帶叫，舉拳便打。

那個校尉急忙閃躲，解釋說：「這不怪小人，是任城王派我來的。」

齊國遠冷笑道：「不管是誰，我都不怕！」

到底是長孫無忌老練，他把齊國遠勸住，對衆人說：「咱們都是做官的，不能以身試法，既然時辰快到了，咱們就趕緊走吧。」

王君可、齊國遠都不想走，長孫無忌向大家一使眼色，又耳語了幾句，衆人才難捨難離地走出了法場。

砰！頭聲追魂炮響了。官兵封鎖了刑場，面朝外，背向裡，舉起了刀槍。

王君可望着這可怕的情景，急問長孫無忌：「你不是說有辦法嗎？倒是快說呀！」

「是呀，快點兒說吧。」衆人催促道。

長孫無忌說：「我看這件事，咱們誰也無法解決，惟有宿國公有這種能耐。」

「對呀！」王君可樂得一跺脚，「我怎麼把他給忘了！」

衆人一致鼓掌稱善：「秦王有救了，秦王死不了啦！」

「快派人去請吧，越快越好！」

長孫無忌說的是誰？何人有這麼高的身價？他就是開國元勛、智勇雙全、虎膽包天的宿國公——程咬金！

齊國遠道：「我請四哥去！」

王君可囑咐說：「你可得快着點兒，不然可就來不及了。」

「帶馬！」齊國遠吩咐一聲，親兵拉過他的寶馬菊花青。他飛身上馬，朝馬的後臀猛抽一鞭，菊花青搖頭擺尾，一聲嘶鳴，眨眼就不見了。

程咬金的府邸座落在鼓樓後街，方圓足有二十畝。坐北向南的府門，翹檐滾脊，巍峨壯觀。東西街口，各有一架木頭牌樓，油漆彩繪，光艷奪目。牌樓下豎着一塊石碑，上面鐫刻着「文官下轎，武將下馬」八個大字。

齊國遠甚麼都不顧了，飛馬越過牌樓，直達府門。他從馬上跳下來，往裡就跑。門吏阻攔不住，高喊道：「齊將軍哪裡去？找我家千歲嗎？」

「對呀，他在何處？」齊國遠邊跑邊問。

門吏回答說：「在後花園演武廳。」

齊國遠是程府的常客，對府宅相當熟悉。越過穿堂門、紫竹院、賢良閣、藏書樓，直奔內苑的演武廳。

程咬金，字知節，濟州東阿人。自幼使槍弄棒，習練武功，他性情豪爽、詼諧，力大過人，俠肝義膽，二十五歲投身綠林，與單雄信、秦瓊等結爲好友。曾劫王杠、打登州、走馬取金堤、三斧定瓦崗，探地穴、舉義兵，做了三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投唐後，立下十大汗馬功勞，因此官封宿國公之職，並加恩食雙俸、免參拜，恩賜朝王斧一柄，斬惡誅邪，可先殺後奏。這種極特殊的封賜，是多次救駕的功勞換來的。程咬金官高而不傲、富貴而不淫、剛直不阿、嫉惡如仇。他主持公道，表裡如一，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

程咬金本來就不知愁悶，再加上能吃能睡，於是越來越胖了，有人說，光是他那突出的肚子，就有一百五十餘斤！

夜裡的鐘聲把他驚醒，他披衣而起，站到院子裡仰首自思，他和其他人同樣不解內中的緣故。有心上朝去看看，又厭惡那繁瑣的禮儀和嚴厲的禁規。他放蕩慣了，不願受任何約束，況且又受了皇封，不上朝也不犯欺君之罪。他萬萬沒有想到朝中竟出了這麼大的事！

他梳洗完畢，到演武廳練武。如今他實在是太肥胖了，還沒把一套花拳練完，就通身是汗，呼呼直喘。他坐下來，命人把兩個兒子喚來。長子鐵牛、次子萬牛，都長得虎頭虎腦，與他爹極爲相似，眞是一對小程咬金。

程咬金教訓兩個兒子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呀！年輕人一定要以勤爲本，以苦爲榮，切莫貪圖安逸。」

「是！孩兒記住了。」鐵牛、萬牛同聲答道。

程咬金說：「你們練趟斧子，我看看有長進沒有？」

二子遵命，甩掉長大的外衣，略微活動了一下筋骨，從僕人手中接過開山大斧，一頭一個，對練起來。老程手捋虬髯，目不轉睛地看着。

恰在這時，齊國遠趕到了。

「四哥，快着點兒吧，朝裡出事了！」齊國遠跑進演武廳，一邊擦汗一邊說。

程咬金一楞，忙問道：「甚麼事兒把你急成這個樣兒？」

「秦王死了，不，我說錯了，是快死了，就等您去搭救呢！快跟我走吧。」

齊國遠拉着程咬金就往外走。程咬金聽了個糊裡糊塗，把大手一掄說：「你倒說明白呀，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這樣……」

齊國遠便把事情的經過，簡單扼要地說了一遍。

程咬金聽罷之後又氣又恨，他手指着皇宮大罵道：「李淵哪，李淵，你這是吃飽了撐的！閑着沒事幹，拿兒子殺着玩。你也不先問問我老程應也不應？」

齊國遠說：「你在家說這些有甚麼用，有話直接對李淵說去。」

「你以爲我不敢說嗎？」程咬金一瞪眼，「慢說他是皇上，就是皇上他爹不講理也不行。來人哪，給我帶馬抬斧子！」

僕人們服侍他穿戴整齊，他在府門外上了馬，手提大斧對齊國遠說：「看見了沒有？這可是殺人的買賣。李淵放了秦王還則罷了；他要是不放啊，我老程就給他一斧子，把他切開晾着！」

齊國遠擔心地說：「四哥，你可得小心着點，今兒個皇上可不同於往常啊，小眼兒通紅，六親不認。我眞擔心你這個脾氣，萬一把他惹翻了，可不好辦呀！」

程咬金冷笑一聲：「沒有三把神沙，也不敢倒反西岐！我心裡有底兒，你就瞧好吧！」

他倆剛要催馬前行，程鐵牛、程萬牛跑出來了，拉着程咬金的馬說：「爹，帶着我們去吧。」

程咬金道：「用不着，用不着，你們在家好好讀書習武吧。」

鐵牛道：「不是孩兒多事，方才我齊大叔這麼一說，我們哥兒倆也怪擔心的。您老性情暴烈，一旦與皇上衝撞起來，也許惹出麻煩。有我們兄弟在您身邊侍候着，也許能好一點兒。」

萬牛道：「爹，就把我們帶去吧，打起來也有個幫手！」

程咬金點頭說：「看來還得養兒子！好，跟着走吧。」

「遵命！」

其實，小哥兒倆早就準備好了，腰裡挎着寶劍，手中提着斧子。一個馬前，一個馬後，保着程咬金直奔午門。

日出卯時，天已大亮，古城灑滿了陽光。刑場外面，熙熙攘攘，一片喧叫聲。

百官的眼睛都盯着鼓樓那個方向，他們心如油煎，身如針刺，翹足揚首，兩眼望穿，渴望程咬金快些趕到。

如今，這時刻決定着秦王的生與死，也決定着大唐帝國的命運。多少人的存亡榮辱都繫於世民身上，這的確是件大事情，難怪百官如此關心。

這時，鼓樓方向傳來一陣馬蹄聲響，程咬金到了。人羣立刻沸騰，蜂湧而上，一下子把程咬金圍上了。

「四哥！你可來啦？」

「四哥，你來得正好！」

「四哥，就看你的了！」

說話的人，都是當年的瓦崗英雄，人們仍習慣於這樣的稱呼。程咬金從馬上跳下來，拱手與衆家兄弟打了招呼。

「宿國公，你可來了！」長孫無忌一把將他抓住，又把經過講了一遍，問程咬金怎麼辦。程咬金眯着眼想了一會兒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沒有過不去的江河，我自有辦法。」

「四哥，你把你的辦法說出來不行嗎？何苦叫大家着急！」王君可迫不及待地說。

程咬金說：「你叫我說呀，我還說不出來，因爲定法不是法，就得見機行事。不過，我心裡有底，你們放心好了。」

他翹着脚、伸着脖兒往法場裡看了看說：「我先上法場去和秦王見個面兒。」

「晚了！」鐵槍將李如圭說：「法場早被李道宗封閉了，任何人也不准出入。」

「是嗎？我老程就不聽這一套！」

程咬金帶着兩兒子和一大羣親兵，穿過人羣來到法場正門，挺着肚子往裡就走。一個禁軍頭目把手一橫：「站住！監斬官有令，禁止出入！」

他這個「入」字剛出口，啪！臉上就挨了一巴掌。這個頭目被打了一個趔趄，好險沒趴下。程咬金把腰一叉，晃着大腦袋怒道：「狗娘養的，我看

你們哪個敢攔？」

程鐵牛、程萬牛往前一跟步，掄拳便打，一眨眼打倒了六、七個。他們也把腰一叉，晃着小腦袋說：「狗娘養的，有不怕打的過來！」

法場重地制度甚嚴，除了程氏父子，誰敢這麼胡來？

刹時法場就亂了，騎巡飛奔，衞兵跑步，把程咬金他們團團圍住。

監斬官李道宗可嚇壞了，別看這是臨時差事，假如法場出了意外，是要承擔責任的。他趕快帶人來到出事地點，怒問道：「誰這麼大的膽子，敢在這兒胡鬧？」

「是我！」程咬金往前大跨一步，手拍肚皮說：「認識嗎？程咬金！」

李道宗嚇得一縮脖子，心說：「倒霉，倒霉，眞晦氣，怎麼遇上他了？」

李道宗深知程咬金的厲害。那是在六年以前，有一次他護駕去華山降香，不料遇上一股流寇。賊首乃是威震秦川八百里的「攪海龍」楊文亮，自稱是隋煬帝的侄子，要滅唐興隋。他帶着三、四千人把李淵劫住，李道宗抵擋不住，扔下李淵逃到山中去了。眼看李淵性命難保。恰巧，程咬金運糧路過這裡，他登高一望，大吃一驚，二話沒說，掄大斧闖進重圍，由他親自訓練出來的五百斧子隊緊跟其後，經過一陣兇殺惡鬥，「攪海龍」楊文亮負傷而逃，李淵才轉危爲安。

程咬金問明經過，派人把李道宗找回來，責怪他爲甚麼丟下萬歲不管。李道宗不服，還找了些客觀理由。程咬金急怒了，當着李淵的面，把李道宗摔到地上一頓打，直打得他冠落袍碎，渾身是傷，嗷嗷直叫。

最後還是李淵求情，程咬金才住了手。

從那以後，李道宗見着程咬金就哆嗦，他深知程咬金天不怕地不怕，連皇上都讓他幾分，何況是自己呢……

挨打的那個頭目走過來，委屈地說：「啓稟王駕千歲，程咬金攪鬧刑場，把小人也給打了，求王駕做主。」

「呸！」李道宗唾了他一口說：「都怪你沒長眼睛，活該！該打！滾到一邊去！」

頭目心想：這倒好，不但挨了打，還挨頓狗屁齜！

程咬金問李道宗：「我說任城王，老程晚來了一步，想看看秦王可以嗎？」

光棍不吃眼前虧，李道宗當然不會自找苦吃。他笑着說：「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　＊　＊

俗話說，一朝經蛇咬，十年怕井繩。老奸巨猾的李道宗，不願再討苦吃，乖乖地把老程放進法場。

程咬金一指兩兒子和親兵，問李道宗：「他們跟着行嗎？」

「宿國公的人嘛，當然可以。」

「多謝。」

程咬金一拱手，在衆人的簇擁下，直奔斷頭台。他走上十三級台階，大踏步來到秦王面前：「秦王千歲，你受驚了。」

李世民仰面一看，原來是程咬金。他長嘆一聲：「程王兄，難爲你還來看我。」

程咬金說：「我剛得到消息，不然早就來了。秦王，現在沒工夫嘮別的，快把實情告訴我吧，我老程好救你不死。」

李世民對程咬金實在是太了解了，給他總結了三大特點：一、心腸熱，見義勇爲，爲朋友兩肋插刀，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二、膽子大。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只要你做的事有理，他能豁出命祖護、支持，臨危不懼，越硬越碰。三、臉皮厚，磨得開，能折能彎，說句俗話就是不知道害臊！

這第三個特點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人有臉、樹有皮，誰不顧及臉面？程咬金就不在乎這個。他常說：臉皮厚，吃個夠；臉皮薄，吃不着。

正因爲他有這些特點，才受人擁戴。不過他也有很多弱點：粗魯，莽撞，嘴大舌敞，遇事欠思考，有時把好事弄壞。所以，李世民不敢對他說實話，只點點頭說：「王兄不必問了，我願意死，沒有甚麼可說的，多謝你和諸位的關照。」

「喲！」程咬金一晃腦袋，「怎麼？你拿我也當外人了，連句實話都不說，你對得起我老程這片心嗎？」

秦王把眼一閉，說甚麼也不開口了。

程咬金急得直跺脚，他發現李世民不是沒話說，而是有一肚子話說不出來。他發急問道：「我說秦王，我老程沒有別的要求，只問你一句話，你要念往日之情就告訴我；要是不念就別說。你就這麼死了，是冤還是不冤？你要說冤，我老程有申冤的方法，你要說不冤，我馬上就回府，因爲你不冤嘛，我還管甚麼？現在你就回答我：冤還是不冤？」

其實，李世民也不願意死。他是想找一個既能活命，又不丟人，還能把事平息了的好辦法。不過，做到這點很難，也許程咬金能辦到，不妨試試看。想到這兒，他說了一個字：

「冤！」

「對了！」程咬金把大腿一拍，「我就知道你冤嘛！要不，我費這麼大的事兒幹嘛？」

他接着又說：「我想現在就把你放開，不過，上邊還有個皇上呢。常言道：水大漫不過橋去，虧理的事咱不幹。你先委屈一下吧，容我上殿保本，讓皇上傳旨把你放了，那該多體面！」

秦王點了點頭。

程咬金從斷頭台上下來，正看見

站在監斬台前的李道宗，忽然計上心來。他估計時辰快到了，擔心在上殿的時候，追魂炮一響，秦王的命就沒了。他認爲關鍵在李道宗身上，得先解除這一後顧之憂。他把兩兒子叫到眼前，低聲吩咐了幾句，鐵牛、萬牛點頭領命。

程咬金來到李道宗面前一拱手：「多謝，多謝，我老程領情了。」

李道宗笑着說：「自己人，沒說的。」

程咬金道：「幹哪行也不容易呀！就拿你說吧，當這個監斬官也得擔風險。方才，我看見外邊那些人眼睛都紅了，說不定會出亂子，你可得防備着點兒。」

「多謝宿國公指教。」

李道宗很感激程咬金，心說：這個人還不錯。別看打過我，心腸還不錯。

其實，他哪知道程咬金的打算呢！

程咬金一笑：「誰叫咱們同殿稱臣呢！你要出了事兒，於我臉上也不光彩。乾脆，讓我兩兒子給你幫忙吧。」說着一揮手，「來呀！」

鐵牛、萬牛往上一闖，一邊一個把李道宗夾在中間，兩柄利斧，橫在他眼前。李道宗大吃一驚：「宿國公，這，這是何意？」

程咬金齜牙一笑：「嘻嘻，沒別的意思，怕你出事兒，保着你點兒！」

突然，他收斂笑容，對兩個兒子一瞪眼，提高聲音說：「你們聽着，爲父現在就上殿保本，在我沒回來之前，誰敢動秦王一根汗毛，你們就拿斧子砍他，出了事我擔着！」

「是！」

「遵命！」

李道宗這才明白怎麼回事兒，心說：「姓程的，你可夠損的啦！」

程咬金挺着草包肚子，晃着肥胖的身軀，出法場，進午門，直奔金鑾殿。

長孫無忌爲防萬一，把大刀將王君可，空錘將齊國遠留下，暗中保護秦王；其餘的人都跟着程咬金進了午門。現在大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程咬金身上了。

李淵坐在龍椅上，又氣又恨。氣的是文武百官一再給李世民求情；恨的是李世民淫宮亂倫，如同禽獸。

此刻，他只有一個念頭，盼望快到時辰，殺了李世民以解心頭之恨。

忽聽下面脚步聲響，是誰？李淵定睛一看，原來是讓他最頭痛的程咬金。哦，李淵明白了，原來把救兵搬來了。想到這兒，李淵極爲反感，暗中賭氣說：你們以爲朕怕程咬金不成？笑話！君臣之差，天壤有別，他還敢反嗎？程咬金哪程咬金，你算白來一趟，想救李世民，勢比登天還難！

程咬金一邊往殿上走，一邊暗打主意，心裡盤算着說服李淵的辦法。他偷眼往上一看，嚇了一跳。但見李淵氣勢洶洶，臉無血色，深陷的雙眼閃着兇光，緊閉雙唇，嘴角下垂，純粹是一副冷酷無情的模樣。他心中暗想，看來這次求情成功的面小，失敗的面大。要不豁出點兒甚麼，就許白來一趟！李淵哪，李淵，你不用暗中憋勁兒，我要治不服你，就把姓改了！

程咬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邁着方步，穩穩當當走到龍案前，拉出朝拜的架式說：「萬歲，臣程咬金見駕……」突然，他反手捶腰，齜牙咧嘴，「喲喲喲，我的腰怎麼這麼疼啊！」

李淵一看，心裡明白，暗說道：這叫裝蒜！其實哪兒也不疼，就是不願意給朕施禮！

李淵眞猜對了，程咬金就要這一套，找點兒借口，好把這「關」混過去。

李淵心裡清楚，但不願點破，誰讓程咬金功勞大呢！於是，說道：「卿既然腰疼，就免禮吧，平身賜座。」

「謝主龍恩，萬歲，萬萬歲！」

一名太監搬過來一隻烏木雕花繡龍墩，程咬金也不客氣，四平八穩往上一坐。他眯着眼睛，一語不發，來了個砂鍋炖肘子——悶起來看。

李淵見此情景，暗自焦急，他想早一點兒把程咬金打發走了，好殺李世民；不然，他非搗亂不可。

「程愛卿。」

「臣在。」

「朕無旨宣詔，何故上殿？」

程咬金欠身答道：「啓奏萬歲，臣正在府中習武，突然聽見炮聲，不知何故，便命家人上街察看。那家人回報說，方才響的是追魂大炮，午朝門前要斬殺犯官。臣問道，欲殺何人？家人說，殺的是秦王李世民。臣大吃一驚，恐家人報錯，故親自到法場觀看，沒想到眞是秦王，臣百思不得其解，不知秦王身犯何律，法犯哪條，萬歲爲何將他斬首，故斗膽上殿，衝了聖駕，眞是罪該萬死，請萬歲發落。」

李淵與程咬金相處十餘年了，像這麼規矩而又文明的語言，他還是頭一次聽到，他感到既新鮮又驚奇。所以，他把調門也降低了點兒，和藹地說：「不知者不怪，下不爲例。」

「謝萬歲。」程咬金又欠了欠身。

李淵道：「卿身體不爽，回府休息去吧。」

「且慢。」程咬金仰起頭，望着李淵說：「方才臣說過了，不知秦王身犯何罪，望萬歲明示，臣也好放心。」

李淵打了個唉聲說：「愛卿不問也罷，日後自然清楚。」

「臣有個毛病，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不死心，臣要惦記的事，非弄清楚不可，請萬歲指教。」

李淵搖搖頭：「朕心緒煩亂，不願

多講，以後再說吧。」

程咬金察顏觀色，品評李淵說話的滋味，又聯想到李世民的神態，他認爲這裡邊肯定有隱情，乾脆打破砂鍋——問到底，把事情弄清楚。

「萬歲，說也罷，不說也罷，秦王是殺不得的，請萬歲看在父子的情份上饒了他吧。」

李淵苦笑了一下：「甚麼父子？純粹是寃家！不，是仇人，是生死對頭！」

他的話，一聲高過一聲，臉色越來越難看，把程咬金也弄糊塗了，不知如何是好。爲了緩和氣氛，他故意笑道：「萬歲言重了，不孝的兒子是有的，秦王可不是那樣的人。人品嘛，誰還不知道誰？話又說回來了，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就是大羅神仙，也難免有失誤的地方。他年輕，火氣盛，再有點兒本事，就忘乎所以了，爲人處事、對待老人，難免有失檢點。萬歲統率萬方，執掌天下，何必與他計較？大人不見小人怪，臣看就算了吧。」

程咬金像勸道似的，一邊說一邊察看。他見李淵不言語，臉上也沒有多大變化，又接着說：「看事得縱觀全局，思前想後。秦王是好樣的，爲大唐江山立下了多少汗馬功勞！別人不知道，臣還不知道嗎？大唐朝乃是子打江山父坐殿，全靠秦王東征西討，萬歲在家享現成的。說句不客氣的話，沒有秦王，哪有大唐，恐怕您這個皇帝做不成。單從這一點說，萬歲就應該饒恕了他。假如萬歲覺得不解氣，就打他一頓；您打不動，臣幫着打，直打到萬歲出了氣爲止，這不比殺了强嗎？打傷了可以養好，殺了可就完了。腦袋掉了是安不上的，後悔也晚了。您說是不是？所以，依臣之見，這事兒就算了，萬歲要覺得方才把弓拉得太滿，不好收場，沒關係，臣替萬歲傳旨。」

程咬金說罷，向外面喊了一聲：「來人啊！傳萬歲的旨意，把秦王放了！」

「啊？且慢！」

李淵一聽這個氣極，心說：「咱倆誰說了算？皇上有代替的嗎？」遂把臉往下一沉：「程愛卿，正經些，金鑾殿豈是兒戲之處？」

程咬金也繃着臉說：「誰兒戲了？我這可是眞的！」

李淵道：「你的心意朕清楚，倒是出於好意，不過，朕意已決，萬無更改之理，愛卿就不必饒舌了。」

程咬金毫不氣餒，嬉皮笑臉地說：「萬歲，拉倒吧，幹嘛這麼認眞？曹操說得好，『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你這麼大年紀了，何必自尋苦惱？痛痛快快活着有多好。人常說，台上是戲，台下也是戲，人生就是演戲。戲嘛，就是假的，用不着認眞，我看……」

「別說了！」李淵突然一拍桌子，冷冷地說：「朕又不是小孩子，沒工夫聽你這套！朕說過，詔旨已出，斷難收回，你快下殿去吧！」

程咬金聞言，臉色突變，沒想到李淵這麼冷酷無情，當着一大羣宮監的面，把自己撅了個對頭彎。像這樣丟臉的事，平生還是第一次。程咬金按捺不住心頭之火，倏地一下站起來，藍靛臉一沉，蛤蟆眼一鼓，問李淵：「臣不說了，就問一件事，能不能把秦王饒了吧？」

李淵冷笑道：「朕已說過幾次了，難道你沒有聽見？」

「以前的話不算數，還得從頭來，饒不饒秦王？」

「好，朕就再說一遍，不饒！」

程咬金一瞪眼：「你敢說三個『不饒』？」

李淵怒道：「慢說三個，三百三千又有何妨？不饒，不饒，就是不饒！」

「唉呀！」程咬金氣得一蹦丈高，腦袋發熱，手脚冰涼，也不顧君臣之禮了，指着李淵說道：「李淵啊李淵，忘恩負義之輩，你可把話聽清楚了，我老程說一千道一萬，都是爲了你好，救的是你的兒子，可不是我兒子，你何必這麼不講情面？倘若你眞有志氣，就把你幾個兒子都殺了，落個絕戶好不好？」

「放肆！」李淵狂怒了，額角上青筋直跳，臉上的肌肉都在抽搐，眼裡閃出兇光，咬牙切齒地說：「程咬金，你好好看啊，你在跟誰講話？這是甚麼地方？」

程咬金毫不在乎，把大肚子一挺：「少來這套！姓程的經過、見過，你不就是皇上嗎？那玩藝兒我老程也當過，誰不知我做過三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後來，我覺得當皇帝彆扭，不如旁人自在，才讓位給李密。說句不客氣的話，我要是願意當啊，就沒有你的份了。」

「大膽！」李淵把一隻玉杯摔得粉碎，喝道：「來人！把這個瘋子給我綁了，與李世民一同斬首！」

金瓜武士聞言，往上就闖。

「且慢！」程咬金把腰一叉，問李淵：「我說皇上，你說話算不算數？六年前，你在華山脚下，是怎麼對我說的？」

「這……」

李淵被程咬金問了個張口結舌。

六年前，程咬金在華山脚下，殺退「攪海龍」楊文亮，第三次救駕。李淵萬分感激程咬金，拉着他的手說：「計狠莫過絕糧，功高不如救駕。愛卿救朕已經三次了，生我者父母也，使朕再生者，程愛卿也。朕封你宿國公之職，沒有綁你的繩索，也沒有斬你的刀劍，只要朕在世一天，就要與愛卿同甘共苦。」

李淵爲了實現諾言，回京後親自書寫了一道聖旨，當衆宣佈並賜給程

咬金。至今，程咬金還把這道聖旨供在府裡，不然的話，他也不敢這麼膽大。

李淵在盛怒之下，把這件事忘了，程咬金一提，他才想起來，心想：「堂堂帝王，明發上諭，焉有不算之理？」

李淵無可奈何，揮手命武士退下。

程咬金也把態度緩和下來，躬身說道：「萬歲，我老程是個粗人，說話有失檢點，惹萬歲生氣，眞是罪該萬死。看在老君臣的關係上，請擔待一二。」

李淵沒有答話。

程咬金接着說：「萬歲還是赦了秦王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臣願削職爲民，把恩賜還給萬歲，贖秦王不死。您來看，臣，給您跪下了……」

程咬金在龍案前，以頭觸地，哽咽着說：「萬歲若不應允，臣就跪死在您的面前。」

此刻，躲在殿外偷聽的官員，都被程咬金感動得哭了。

程咬金以軟磨硬，五體投地，一動不動，他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皇上不能不賞他這個面子。

忽然，有人來到身後，拍着他的肩頭說：「宿國公，別磕頭了。」

程咬金回頭一看，原來是長孫無忌，忙問道：「爲甚麼？」

「你抬頭看看，皇上在哪兒呢？」

程咬金往上一看，李淵不在了，只剩下一把椅子。

「呀？」程咬金驚呆了，心如刀絞，肺似油烹，萬沒料到李淵竟然如此無情，他實在忍無可忍了，從地上一躍而起，像瘋了似地向門外衝去。

「四哥哪裡去？」

「四哥，你要幹甚麼？」

衆人在後邊追着。

程咬金跑出午門，找着自己的戰馬，從得勝鈎上摘下車輪大斧，哇哇叫道：「李淵哪，無道的昏君！忘恩負義的狗東西，反了，反了，我程咬金反了！有你沒我，有我沒你！」

程咬金邊罵邊跑，二次闖進金殿，誰也不敢阻攔，他怒吼一聲奔內宮衝去。

李淵懷着煩亂，痛苦的心情離開了金鑾殿，他對程咬金簡直是沒有辦法。俗語說：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李淵以爲，等程咬金一見沒有希望，也就泄氣了，他哪知道程咬金已經追上來了，他剛走到紫禁城，就聽身後有人喊：「李淵，你給我站住！」

李淵嚇得一縮脖子，他也顧不上甚麼皇上的尊嚴了，幾步就竄進了紫禁城，高呼道：「來人哪，快關城門！快關城門！」

太監們急忙動手把城門關上了，還加了橫栓。與此同時，程咬金也到了，程咬金眼看着李淵從眼前溜掉，直氣得五臟冒火，七竅生煙，掄起斧子，猛劈城門。

李淵又驚又怕，叫宮監們攙扶着，登上紫禁城，手把垜口，探身往下觀看，只見程咬金鬚髮倒豎，眼角瞪裂，形同瘋魔。想起他當年救駕的情景，不由叫道：「程愛卿，朕在這裡。」

程咬金原想把城門劈開，衝進內宮，忽聽頭上有人說話，他倒退了幾步，手橫大斧仰面觀看，原來是李淵。他想上又上不去，想摸又摸不着，只是哇哇暴叫。

李淵道：「程愛卿，雖然你犯下弒君之罪，朕仍不怪你，快快回府去吧！」

程咬金道：「臣一時發瘋，請萬歲發落。」

「朕說不怪，就是不怪。」

「萬歲既念君臣之情，就把秦王饒恕了吧！」

李淵苦笑道：「他是他，你是你，不能混爲一談。朕對愛卿可以忍讓，對李世民決不留情！」

程咬金頓足道：「照這麼說，萬歲還是不饒！」

李淵道：「決不更改！」

程咬金長嘆一聲，淚流滿面，顫聲說道：「看來，都怪我老程無能，既救不了秦王，也勸不了萬歲，有何顏面活在世上？」

他把大斧子一轉個兒，明晃晃的斧刃對着脖頸大呼道：「萬歲，臣不能爲國盡忠了！」說罷把眼一閉，就要自刎。

陷害皇弟　綁架元老

程咬金爲秦王豁出了性命，在紫禁城下欲橫斧自盡。

李淵急忙制止，勸程咬金，「程愛卿，何必如此？實告訴你，李世民他不是人，是畜牲！倘若你要知道他犯的是甚麼罪，定比朕還要生氣。古人言，『士爲知己者死』，你要爲他死可不值得呀，你就不必管他了。」

程咬金無暇考慮一話中的含義，問道：「旁的別說了，乾脆你就說饒不饒吧！要說饒了，咱算完事，要是不饒，臣非死不可！」

李淵搖頭道：「愛卿不要强人所難，朕說不許你死，也不饒李世民。」

程咬金大叫一聲：「如此說來，臣非死不可了！咱們來世再見！」

程咬金叫罷，把袍服往臉上一蒙，橫斧往裡一推，咯吱一聲，翻身摔倒。

「程愛卿！」李淵驚叫了一聲，他往前一撲，幾乎摔下城去，幸好被身邊的太監抱住。

「程愛卿，是朕害了你了。快開城門，待朕出去觀看。」

李淵從紫禁門出來，跑到程咬金

面前，頓足捶胸，大哭道：「程愛卿啊程愛卿，朕以爲你故弄玄虛，不會自刎，誰知你眞下了手！朕早知如此，李世民的事好商量啊！」

李淵話音未落，程咬金一躍而起，躬身說道：「多謝萬歲開恩！」

「呀！」李淵嚇得倒退了幾步：「你……你……沒有死？」

程咬金笑着說：「臣活得好好的，死甚麼？這叫拋磚引玉之計，臣若不來這一招兒，萬歲能開恩嗎？」

程咬金粗中有細，足智多謀，用假自刎騙了李淵，他先用袍服把腦袋蒙住，在裡邊變了個戲法：沒抹脖子，把袍服割了道口子。

李淵追悔不及，心說：這傢伙眞是老狐狸，朕千防萬防，結果還是上了當！

程咬金緊緊抓住時機對李淵說：「剛才您可說『李世民的事好商量』了，皇上說話可不能不算呀！」

李淵冷笑道：「朕歷來說話算數，決不反悔！」

「這才是明君呢，臣代文武百官、秦王千歲，謝萬歲。」

「等一等。」李淵板着臉說：「饒是饒了，但只饒十天，過了十天還得殺！朕這是衝着你的面子，否則，今日便斬首！」

「這……」程咬金一皺眉，剛想說話，李淵又說道：「話說一遍，車走一轉，就這樣定了，卿如還不滿足，朕可要把話收回。」

程咬金一想：別把事情弄得太僵了，有這十天，就不愁那十天，只好走一步說一步了。他笑着說：「好好好，一言爲定，臣先謝恩了。」

李淵立刻降旨，給李世民鬆綁，押入天牢，十天後處決，在關押期間，不經旨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探監，否則嚴加懲治。

當天下午，宿國公府外車馬盈門，警衛森嚴，東、西牌樓下，都加了雙崗。在程府的議事廳上，坐滿了文官武將，自然都是「秦王派」的人了。

程咬金挺着草包肚子，坐在特號雕花椅上，他連說帶比劃，介紹了求情的經過，衆人都靜靜地聽着，時而皺眉，時而嘆息。

空錘將齊國遠嘆口氣說：「費了這麼大事兒，才保下十天。」

李如圭說：「可不是嗎！要知現在何必當初，還不如另想辦法呢！」

程咬金一瞪眼說：「現在你倆有能耐了，剛才幹甚麼去了？你們倆嫌我笨，直接去找李淵去呀？」

長孫無忌急忙解勸：「十天雖然少了點兒，還得說宿國公有這份能耐。換旁人呀，連一天也保不下來。時間緊迫，咱們還是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吧！」

褚遂良道：「長孫兄言之有理，說旁的都沒用，快想辦法救秦王吧！」

王君可把脚一跺，皺着眉頭說：「眞不湊巧，有本事的那幾位都不在京城，光剩下咱們這些飯桶了，人倒不少，十個頂不了一個！唉，活該秦王倒霉！」

王君可說的「有本事的那幾位」，指的是：徐兄、秦瓊、羅成、尉遲恭、侯君集五人。

徐兄字懋功，官拜曹國公、軍師之職。他奉旨去江南考察民情，明年才能回京。

秦瓊，字叔寶，歷任兵馬大元帥，現任翼國公之職。自從單雄信死後，他悲傷過度，一病不起，奉旨去華山養病去了。

羅成，字公然，綽號常勝將軍，任越國公之職。因母親病故，奉旨回鄉治喪去了。

侯君集，綽號小白猿，飛簷走壁，本領出衆，有超人的才智，官拜「頂天侯」之職。不知爲甚麼，三年前辭官不做，回鄉了。

尉遲恭，字敬德，綽號皂袍將軍，官居鄂國公，代理兵馬大元帥之職。他是朝中最有權威的人，在李淵面前說一不二，他與秦王的關係也最好。三年前，他奉旨去監修大佛寺，至今沒有回來。

王君可說得很對，假如這五位之中，有一個在京城，事情就好辦多了。

程咬金聽王君可這麼一說，忽然有了主意：「諸位，你們看這樣行不行，立刻就給他們送信，讓他們趕快回來，不就得了嗎？」

「餿主意！」齊國遠晃着腦袋說：「你也不想想，只有十天的工夫，信能送得到嗎？縱能送到，誰能回得來？淨說廢話！」

程咬金吹鬍子瞪眼地說：「現在就得拿死馬當活馬治，除了這一招兒，還有甚麼辦法？」

「我看可以。」房玄齡說：「咱們來個雙管齊下，外邊請人，京裡籌策，想方設法把行刑的日子拖長。除此以外，我看沒有再好的辦法了。」

程咬金把大手一掄：「就這麼決定了，除了我二哥秦瓊之外，把他們四個都叫回來！」

他轉臉又對房玄齡說：「就請你受累吧！」

房玄齡會意，命人拿來文房四寶，他提筆在手，一揮而就，給大家唸了一遍，衆人點頭稱善。程咬金在信上蓋了印，用封套的裝好，信皮上插了三根鷄毛，代表十萬火急。

王君可說：「交給我吧，我派人去送。」

「不行，不行，還是我派人吧。」說這話的是程咬金，他擔心別人誤了大事。

程咬金把四個貼身家人叫上來，他們是程喜、程祿、程祥和程財。這幾個人平日受程咬金的訓練，都能說會道，滿肚子心眼兒，很會辦事。

程咬金把四封信分別交給他們，一再吩咐說：「不論多困難，信也要送到，還要親手交給本人，不准轉遞，讓他們見信就動身，切莫延遲。」

「是，是。」

「你們可聽淸了，限你們五天之內，把信交給本人，躭誤一天也不行，辦成了有功，辦不成就別活着回來！」

「這……」四個人一咧嘴，哀求道：「路太遠了，飛也飛不到哇！」

「廢話！要好辦還用得着你們嗎？」

李如圭插嘴說：「不怕，咱們有好馬，每天能跑個千八百里的，準能辦到，你們每人來一匹。」

家人們這才領命。程咬金單獨把程喜留下，對他說：「你的差事最爲緊要，你無論如何也要在五天內趕到，把信親手交給尉遲元帥，叫他趕快回京，一刻也不要拖延。」

「是，奴才記下了。」

「還有，你騎我的寶馬『倦毛吼』去，再賜你紋銀一百兩，事成之後，另有重賞。」

「是，奴才馬上就動身。」

程喜帶好書信，又帶上水葫蘆、乾糧袋和散碎銀子，從馬廄中牽出寶馬——「倦毛吼」，又稱「大肚子蟈蟈紅」，備好之後，在府門外飛身上馬，雙脚一點馬鐙，「倦毛吼」搖頭擺尾，一聲嘶鳴，四蹄灑開，飛出了長安城。

忠心耿耿的程喜，受了主人的重托，肩負百官的期望，不辭勞苦，兼程前進。

除了飲水餵馬之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是在馬背上度過的。此刻，他只有一個念頭，在五天之內把信送到。他不注重受賞，只希望秦王得救。儘管他歷盡艱辛，可是屈指一算，仍然過了一天。也就是說，他用了六天時間才趕到大佛寺。

程喜急哭了，他知道，秦王僅有四天活命的時間了。即使尉遲元帥現在就趕路，也來不及了。

不管怎麼說，信也要送到，他催馬來到大帥行轅，急匆匆往裡就闖。

「站住！哪裡來的？」

八名士卒把他攔住。程喜說明了來意，一個門衛說：「我領你去吧，大元帥此刻正在工地。」

「多謝，多謝。」

程喜跟着他，直奔南城。

但見工地上人來人往，工匠們正在移石擔土，整修路面。號子聲、車輪聲，喊叫聲、命令聲交相呼應，熱火朝天。

一座金碧輝煌的大殿，高入雲天，紅墻碧瓦，燦爛奪目，這就是大佛寺。現在，工程基本竣工，已進入收尾階段。

尉遲恭站在東西的土坡上，這兒居高臨下，可以縱觀整個工地。他的頭上搭着席棚，席棚裡擺着桌椅，二十名驃悍的親兵，佩劍懸刀，站在他身後。幾個僕人換班給他打扇，因爲這幾天很熱，對於身高體壯的尉遲恭，簡直無法忍受。

他行武出身，心性耿直，不拘小節。

他脫掉官服，光着膀子，赤着雙脚，只穿着一條又肥又大的短褲。

他一手插腰，另一隻手端着大碗茶，邊喝邊往工地上看着，他看得是那樣認眞，那樣得意，看着看着，他咧開大嘴笑了。

爲甚麼要在這兒修建大佛寺呢？原來，四年前，李淵到這兒巡視，沒想到節度使劉能突然叛變，把李淵困在城中，李淵試圖突圍，三次未能如願，折兵損將，形勢萬分危機。

有一天，李淵做了個夢，有一個長身菩薩解救了他。李淵驚醒，許下心願，如獲重生，必在此修一座寺院以謝神靈。

眞是無巧不成書，沒出三天，尉遲恭和李世民的救兵到了，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尉遲恭槍挑劉能，把叛兵掃平。

李淵大喜，認爲這是神仙的保佑，回京後立即降旨，撥白銀六十萬兩，在此修建寺院。因他夢見的菩薩特別高，所以命名叫「大佛寺」。

尉遲恭被任命爲總監工，代表皇上在此坐鎮。在封建時代，這個差事是無尚光榮的，只有像尉遲恭這樣的功臣，才有資格擔任。

這項工程十分浩大，動用了上萬名工匠，調運了數不清的物資，比修一座行宮還要費錢。使尉遲恭滿意的是，工程提前竣工了，現在已進展到收尾階段，只剩下一座影壁墻沒修了，據工頭說，下個月初九以前可全部結束。

「該回家了！」尉遲恭這樣想着，已經三年沒見到親人了，多盼着早日完工啊！因此，他每天都在工地上，親自指揮，有時還幫着挑石運土。

「報！啓稟大帥，京城派人來了，說有急事求見大帥。」

「快叫他見我，快去！」

尉遲恭很焦急，他不知京城爲何派人來，也不知吉凶禍福。

滿身塵土、狼狽不堪的程喜，被人領上土坡。他一見着尉遲恭便撲倒在地，帶着哭腔說：「參見大元帥、拜見大元帥，小人總算見着您了！」

打冷眼，尉遲恭沒認出程喜，仔細一看，才把他認出來。

「你不是程喜嗎？」

「正是小人。」

「你怎麼來了，有何急事見我？」

哇的一聲，程喜哭了：「大元帥，大事不好了！」

尉遲恭頓時緊張了，呼吸急促，目瞪口呆，腦袋嗡嗡直響。暗說道：「壞了，準是我老婆死了！要不就是兒子出事了！不然程喜他哭甚麼？」又一

想：「不對，我府中要是出了事，應該派自己家的人來呀，程喜來得着嗎？哎唷，壞了，準是老程出事了，派人前來報喪。」啪！他把大茶碗扔到地上，拉起程喜，大吼道：「別哭，到底是出了甚麼事？」

程喜從背上解下包袱來，取出書信，雙手捧着往前一遞：「您看看這個就明白了。」

尉遲恭把信接過來一看，封套上插着三根鷄毛。作爲領兵的元帥，他知道這是十萬火急的標誌，他趕緊把信瓤兒掏出來觀看，不看則可，一看氣得直跺脚，哇哇暴叫。爲甚麼？原來他一個字也不認識，看了半天也不知信上寫的甚麼，他後悔當初爲甚麼不讀書，以至於目不識丁，瞪着眼受憋！他把師爺喚上來，命他念信。師爺領命，朗讀道：

書奉鄂國公、兵馬大元帥、尉遲將軍麾下：

天子無故動怒，執意欲斬秦王，文武百官求情，均被駁回。是吾用盡心機，才保得秦王十日不死。

秦王現押天牢之中，與世隔絕，危在旦夕。望大帥務於十日內趕回京師，共籌營救之策；如逾期，則秦王休矣。

火急！火急！

咬金　頓首

尉遲恭聽罷，勃然大怒，鋼鬚倒豎，虎目圓睜，一陣暴叫，聲如獅吼，把在場的人都嚇呆了。

他急問程喜：「你在路上走了幾日？」

程喜道：「我家主人，限小人五日趕到，結果小人走了六天。」

「呀！這麼說，只有四天日期了？」

「可不是嘛，都怪小人誤了大事！」

尉遲恭吩咐一聲：「馬來！」

兩名馬伕，把閃電烏龍駒帶過。

尉遲恭跑下土坡，跳上戰馬，雙腿一挾馬腹，烏龍駒「嘶嘶」叫了兩聲，豎鬃揚尾，疾馳而去。

他的親兵和家人喊道：「大帥，等一等，您還沒穿衣服呢！」

他們邊說邊上馬，在後邊緊追，好在城裡人多，馬跑不開，否則就追不上了。尉遲恭聽見身後有人喊他，趕緊把馬帶住，見十幾匹馬飛奔而來。

總管擦着汗說：「請大帥下馬穿衣服吧！」

尉遲恭低頭一看，嘿！還光着膀子呢，把這件事都忘了。趕快把衣服、帽子穿戴整齊，又接過乾糧袋和水壺，二次上馬，飛奔而去。

用沙石和黃土修築的官道，蜿蜒崎嶇，坎坷不平，像一根扯不斷的絲綫無頭無盡，烏龍駒在上面急馳着。

有人說：好馬比君子。這種比喻雖有點兒牽强，但也不無道理，就拿尉遲恭的烏龍駒來說吧，牠十分了解主人心意，也懂得歡樂和愁苦，牠伴隨主人已經十三年了，歷經艱辛，飽受風霜，闖過了一道又一道險關，渡過一重又一重驚濤駭浪。

牠曾協助尉遲恭日搶三關、夜奪八寨、平西涼、戰突厥、越天山、定西域；牠也曾協助主人以少勝多，轉敗爲勝，從絕望裡獲得重生。主人受了傷，牠叨着主人轉移，叨不動就拖着走。總之，牠爲主人立下了汗馬功勞，與主人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戰爭結束後，牠和主人一樣，過着優裕平靜的生活，有四個人專責侍候牠，但牠覺得很不習慣，牠仍願意回到戰場上，去馳騁奔騰。牠已有幾年沒像今天這樣跑過了，牠不明白主人爲何這樣焦急，甚至牠用盡全力飛奔的時候，主人仍不滿意，不時地在牠的胯下抽打着。烏龍駒發怒了，使出渾身解數，向前狂奔。牠畢竟是隻畜牲，怎能體會到主人此時此刻的心情呢？

尉遲恭心如油烹，急似火燒，他恨不能肋生雙翅，一下子飛進長安，飛到秦王眼前。他要竭盡全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去解救李世民，因爲他們二人的感情太深了，尉遲恭剛投軍時，在朔州遇上了招兵總管李建成和李元吉。他們嫌尉遲恭長得黑，性粗野，說話嗓音大，說他衝了親王的駕，不問青紅皂白，把他吊起來狠狠抽打，然後，又趕出了唐營。尉遲恭養好傷後，懷着報仇雪恥的決心，投靠了「鷄冠王」劉武周，並很快昇爲大將。不久，他和唐兵在燕山相遇，展開了激戰，唐將秦瓊、羅成、王君可、程咬金等，竭盡全力而未能將他戰敗。

秦王李世民求賢若渴，愛將如寶，幾次下令不准傷害尉遲恭。後來，尉遲恭兵敗糧絕，被唐兵困在燕山城中，秦王用一切辦法勸他降唐，尉遲恭恨透了建成、元吉，誤以爲李世民也是那路貨色，因此拒絕降唐。破城後，尉遲恭被唐營俘虜，他仍然寧死不屈。秦王親自給他解綁，扶之上座，如待貴賓，尉遲恭感恩，遂降唐。

有一次，尉遲恭病了，發高燒，人事不省，秦王就搬進他的帳裡，親手給他煎湯熬藥，日夜服侍，戰爭年月，條件艱苦，尉遲恭能吃，秦王把自己的口糧撥給了尉遲恭。四十多天後，尉遲恭的病好了，但秦王卻累倒了。

在那封建專制的年代，作爲一國的親王，能這樣關心臣下的疾苦，是極爲罕見的。尉遲恭被感動得涕淚橫流，他曾發誓說：「我要誓死効忠大唐，更要効忠秦王，爲秦王碎骨粉身也在所不辭！」

常言道：「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只有在困境中，才能考驗一個人的眞與僞。

此刻，尉遲恭滿懷報恩的心情，要從絕境中把秦王救出來，而且僅有四天時間，他如何不急？他忘了疲勞，忘了饑渴，也忘了餵馬，只是一個心眼兒地飛跑。

大地在眼前轉動，村莊一個又一個皆一閃而過，忽而紅日西墜，忽而玉兔東昇；忽而是漫漫的黑夜，忽而又是烈日炎炎的白晝。

烏龍駒飛跨太原，穿越潼關，長安在望了，模糊地看見了城墻。尉遲恭暗自慶幸，四日內眞趕回來了，秦王啊秦王，我尉遲恭救你來了！

*　*　*

在秦王被押的第十個傍晚，也就是最後的一個晚上，尉遲恭進京了。

烏龍駒越過城門，直奔鐘樓大街，剛到十字路口，速度突然減慢了，牠無力地哀鳴一聲，仆倒在街心。尉遲恭未加防備，從馬上摔了下來，幸好他雙手先着地，沒傷着臉龐。

尉遲恭從地上爬起來，又氣又惱，心說：人老了手脚笨，馬老了也不靈巧，怎麼平地摔起觔斗來了，眞應該狠狠抽牠幾鞭子！

他把鞭子舉起來剛要打，突然驚呆了，只見烏龍駒兩眼上翻，四肢抽搐，嘴裡直噴血沫子，眨眼間就不動了。

牠爲主人已竭盡全力，四天沒吃沒喝也沒休息，因過度疲勞，被活活地累死了。

「哎呀！」尉遲恭一頭紮到馬身上，搖晃着、呼喊着，心疼得簡直發了瘋。

大丈夫有淚不輕彈，這條銅打鐵鑄的漢子，終於哭出了聲。

「怎麼回事？」

「出了甚麼事啦？」

老百姓聞訊而至，一下圍攏過來，擁擠着往裡觀看。有人認識尉遲恭，低聲驚問道：「喲！這不是尉遲大帥嗎？」

「可不是嗎？是他。」

尉遲恭止住悲聲，從地上站起來，心裡仍惦念秦王的事，他要盡量抓緊時間見到李世民。這時人羣中擠出一個老者，向尉遲恭拱手道：「大元帥一向可好，小老兒有禮了。」

尉遲恭看着眼熟，忘記了他是誰。老者自我介紹說：「我叫王忠，是在這兒開茶館的，您不是常來喝茶嗎？」

「哦。」尉遲恭想起來了，拱手說道：「恕我眼拙，得罪，得罪。」

王忠道：「都是自家人，大帥有事，只管吩咐。」

尉遲恭道：「眞有一事相煩，我的馬死了，請你想法替我運回府去，我還有件急事等着辦。」

「行行行，您就交給我吧。你要騎馬，我也有，如不嫌棄，就對付着騎吧。」

「如此甚好。」

王忠一回手把兒子叫過來，低聲說了幾句。他家就住在道邊，不久就把馬兒牽來了。當然，這是一匹普通馬，與烏龍駒是不能比的，幸好鞍鐙俱全，總比步行强多了。

尉遲恭再三致謝，對王忠說道：「順便告訴我府裡的人，你就說我去天牢，探望秦王去了。」

「是，是，小老兒準把信送到。」

尉遲恭從得勝鈎上摘下十八節紫金鞭，背在背後，走出人羣，上馬直奔天牢。

王忠跟兒子套了一輛大車，在車上又鋪上草褥子，好不容易才把烏龍駒拖到車上。王忠趕車，他兒子提燈引路，衆人在左右護着，往西一拐，奔大帥府去了。

天牢設在東南城角，面對校軍場，背靠城墻根，佔地足有三十畝。一丈八尺多高的圍牆上密佈刺網，大門坐南向北。除了欽差巡視或大赦之外，這兒的門始終是緊閉的。

天牢正門對過，有一溜青磚瓦房，這是獄吏辦公和守衛人員呆的地方，門窗都開着。便於監視往來的行人和進出天牢的情況。校軍場裡駐有兵馬，以應付可能出現的意外。

天牢，顧名思義，就不是一般的監獄，它是專門監押王公貴族、皇親國戚的地方。名曰牢房，實則比一般有錢人家的房舍要闊氣得多。獨樓、獨院，內設單間、套房、花園、草坪，還有特設的廚房和藥房。

被押的人，按品級高低，住在不同的地方。像李世民這類的親王，則住在條件最好的「養心院」，除了不准與家屬同居外，吃住、休息、玩樂都與王府無多大差別。

尉遲恭催馬來到天牢門前，剛從馬上跳下來，就被幾個看守攔住了：「幹甚麼的？你想找死嗎？」

他們兇似猛虎，狠似豺狼，手裡拿着殺威棒。尉遲恭一挺身：「是我！你們要怎麼樣？」

幾個看守的一看便認識，原來是大元帥。急忙賠着笑臉說：「都怪小人們眼瞎，沒看出大帥來，請恕罪，請恕罪。」

尉遲恭並不怪他們，說道：「快把牢門打開，本帥要見秦王。」

「這個……」看守們面面相覷，咧着嘴說：「大帥容稟，萬歲有話，任何人也不准與秦王接觸，除非是請了聖旨。」

「哦。」尉遲恭還沒有料到這手，心中更加焦躁了。他對看守說：「本帥是從外地趕回來的，不知有此規定，先讓我看看秦王吧，聖旨日後再補。」

看守說道：「這可不行，沒有聖旨，誰也不能見！」

尉遲恭一聽，頓時火撞頂樑，把眼一瞪說：「少他娘的囉嗦。」說罷往裡就走。

看守們哪裡肯依，伸手去拉尉遲

恭，可把尉遲恭氣壞了，他回手就是一拳，把那個看守打了個四脚朝天，鼻口冒血。

「甚麼人在此撒野！」

從對面的瓦房中走出一個人來，領着十幾名獄吏撲到尉遲恭面前。

此人中等身材，白面長鬚，三十多歲，烏紗藍袍，倒也有幾分氣魄。尉遲恭一看，正是三法司正堂張士貴，原來他倆本是同鄉，張士貴還在尉遲恭帳前當過督糧官呢，張士貴借着燈光一看，正是大帥尉遲恭，不由得驚訝萬分，喜從心來。

張士貴也是忠於秦王的，那天金殿保本，密議救秦王的集會，他都參加了，他和衆人一樣盼望「救星」早日歸來。眼看十天就滿了，被請的人誰也不見，他絕望了。

今兒晚上，他正坐在簽押房爲秦王着急，難過，萬沒料到尉遲恭竟出現在眼前。

張士貴急忙施禮，喝退左右，拉着尉遲恭的手說：「大帥，您可回來了，都把大家急死了。」

尉遲恭道：「別的話以後再說，我要先見秦王。」

「幸虧今晚是我當差，要換個旁人，是斷然不允的，你可要謹慎些，這可是犯下了欺君之罪呀！」

「閒話少說，快快開門！」

張士貴仗着膽子，命人把天牢的角門打開，親自把尉遲恭領進「養心院」。他說：「掌燈的那屋，就是秦王的住處，我不進去了，您有話快說，若被別人睹上，可就不好辦了。」

尉遲恭點了點頭。

張士貴從天牢裡出來，派人把尉遲恭的馬藏起來，又安慰了被打的那個看守，提心吊膽地在門外守候。

尉遲恭來到房門前，輕輕地叩了兩下：「秦王開門，秦王開門。」

「誰呀？」李世民把門推開。

尉遲恭一閃身進了屋，反手把門關好，顫聲說道：「秦王，你受苦了。」說罷倒身便拜。

李世民抱住尉遲恭，悲喜交集：「王兄，莫非你我在夢中相見？」

尉遲恭道：「王兄錯疑了，這是眞的，並非做夢。」

秦王盯着尉遲恭的臉說：「王兄遠在大佛寺，怎知小王的遭遇？」

尉遲恭嘆一聲，便把先後的經過講了一遍，當尉遲恭講到累死烏龍駒時，秦王心如刀絞，拉着尉遲恭的手哭了。

本來，尉遲恭嘴就笨，再加上焦急難過，甚麼也說不出來了。還是秦王精細，忽然止住悲聲道：「王兄私入天牢，已犯下欺君之罪，趁現在無人發覺，趕快回府去吧。」

「不！」尉遲恭從沉悶中猛醒過來，「秦王，我是爲了你才回來的，不把事情弄清楚，我死不甘心。趁此機會，你趕快實說了吧，臣好設法救你不死。」

患難的君臣，摯交的好友，此時有多少話要傾吐啊！可是，秦王並不想說，他依然礙於情面，不願把自家的醜事張揚出去，尤其他現在還沒有把握說到底是誰陷害他。追來追去，說不定就會涉及到父皇身上。欲待不講，又覺得實在對不起尉遲恭，話到舌尖，欲言又止，他實在是太爲難了。

尉遲恭雖然心粗，也看出秦王的意思了。他又勸說道：「王兄有話就直說吧，臣決不張揚出去，你若不講，會把爲臣憋死呀！」

秦王張嘴剛要說甚麼，忽聽院中一陣脚步聲響，張士貴滿頭大汗跑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大帥，不好了，欽差查監來了！」

秦王慌忙站起，推着尉遲恭說：「快走，快走！」

尉遲恭道：「我就是不走，管他欽差不欽差，敢把我怎麼樣？」

張士貴搖手說：「不行啊大帥，你倒不怕了，也得替我想想呀！」

這時，就聽遠處有人說話：「這地方我還是頭次來，連門都摸不着，還有多遠哪？」這是太子李建成的聲音。

「這地方眞不錯，跟王府差不多，在這一住也蠻不錯嘛！」說這話的是齊王李元吉。

張士貴往外一探頭，但見紅燈開道，建成、元吉已走進院中。他急得心中冒火，哀求尉遲恭：「大帥，已經走不出去了，趕快找個地方躲躲吧！」

李世民見情況緊迫，連拉帶拽把尉遲恭拖到裡間屋，回手把門關好。

恰在這時，建成、元吉來到門前了。張士貴急忙迎了上去，躬身說道：「卑職迎接二位王爺。」

李建成問：「秦王睡了嗎？」

「沒有，沒有，正等候二位千歲哪。」

建成與元吉一前一後走進屋中，但見李世民身穿罪衣，秉燈獨坐。

李建成故意長嘆一聲：「唉！二弟，我和老四看你來了。」說着他向外面一擺手。

這時，兩名家人抬進一個大食盒來，往桌上一放。李元吉說：「你們都到門口去吧，不叫你們就別進來。」

「是。」

連張士貴在內，都退出去了。

李元吉把食盒掀開，頓時香味滿室，他端出一盤報一個菜名：香酥鷄、麻辣肘子、紅燒娃娃魚、蓮子燜龍蝦、燴海參、三鮮鷄脯、燕窩湯……

李建成也伸手端出一盤，放到李世民面前說：「這是你最愛吃的『清蒸牛排骨肉』。」

李建成又從袍袖裡取出一支烏黑發亮的瓷瓶，燙金的封口，裝潢十分華麗。他笑着說：「這是月氏國進來的貢酒『神仙樂』，是小兄專門敬給你的。」

黑、白夫人率衆到齊王府，以營救尉遲恭。

李元吉擺好了碗碟筷子，又擺上三隻白玉酒杯。李元吉把瓶口擰開，先給秦王滿了一杯，說道：「二弟請吧，別負了我們的好意。」

秦王坐在椅子上，面無表情，動也不動，像看戲似地盯着他倆的一舉一動。一想起他倆的所作所爲，不由怒火中燒。可以斷定，他們的突然到來是不懷好意的，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李世民盡力控制着情緒，把酒杯一推：「眞難爲你們還來看我。」

李元吉尖着嗓子說：「我們早就想來，怎奈父皇就是不允。聽說明天就是……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了，作爲同胞手足，我們哥兒倆能好受得了嗎？從早晨起，我們就哀求父皇，無論如何允許我們來探探監，和二哥你告個別，眞是好話說了千千萬哪，總算把情求下來了，以欽差查監的名義來到天牢。這不……」說着，他從懷中取出聖旨，向李世民一晃，又說：「沒有它，我們能進得來嗎？」

李建成插口道：「父皇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要認準的事，九條牛都拉不回來。對於你，我們是愛莫能助呀！沒別的表示，只好揀你愛吃的東西，送來幾樣，咱們弟兄坐一會兒，吃頓團圓飯，嘮幾句貼心話，也算盡了手足之情。」

秦王冷笑一聲。

李建成又接着說：「咱們邊喝邊談好不好？二弟你先把眼前這杯酒喝了。」

「不！」秦王斬釘截鐵地說：「你們不說，我就不喝！」

建成、元吉互看了一眼，心裡十分焦急，原來這酒裡面有毒，人要是喝下去，如痴如呆，記憶和理智都會喪失。名曰：通竅迷魂散。他們是求助藥鋪一個老大夫配製的。

建成、元吉擔心李世民在最後時刻說出眞相，所以，這些天加緊活動，暗中與張、尹二妃訂出這條毒計，只要李世民喝一口，對他們來說，滿天的烏雲就散了，然而，秦王就是不喝，難怪他倆十分焦急。

李建成問秦王：「二弟，你要我們說甚麼？」

秦王道：「咱們是明人不做暗事，我要你們說的是害我的經過。」

「啊？」

建成、元吉臉色陡變，手足無措。李元吉支吾地說：「二哥，你……你說甚麼？這話是從……從何說起？」

秦王冷笑一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爲甚麼要宮門掛帶？你們在玉帶上做了哪些文章？嗯？」

建成、元吉心裡有鬼，理屈詞窮，乾貶眼沒說話。

李世民又說道：「你們不用害怕，只要對我說了實話，讓我做個明白鬼，縱然我命喪刀下，也能瞑目。你們要是繼續欺騙我，可休怪我翻臉無情。」

李建成暗中想道：「到底是說，還是不說呢？看樣子不說實話，他是不能喝下這杯酒的。無論如何，這藥酒也得叫他喝下去！你想把實話傳出去，告密呀，到那時可就晚了！」想到這兒，他苦笑了一下說：「二弟，既然你要非問不可，愚兄可就不瞞你了。不過，我可有個要求，你聽了可千萬別生氣，無論如何，得把這杯酒喝了。為兄為甚麼非叫你喝酒呢？也就是說，你已經原諒了我們的過錯，你看怎麼樣？」

「一言為定，你們說了我就喝。」

李建成未曾開口，已有些難為情地說：「小孩兒沒娘，提起來話長。我和元吉都不是人，不該做出人倫顛倒的事來。這件事已有一年多了，因為咱爹體弱多病，我和元吉不斷地進宮問安，侍候父皇，經常與張、尹二妃接觸。一來二去，彼此之間就產生了愛慕之情，背着咱爹……這事真不好開口啊！總之……總之就那麼的了！那天，恰巧被你發現，你給我們留下情面，宮門掛帶，以示警告。按理說，我們就應該懸崖勒馬，痛改前非。不過，我們心裡沒有底呀？怕你抓住這個把柄，隨時收拾我們，所以……」

李建成不好意思往下說了，李元吉壯壯膽子，接着說：「所以，我們叫張、尹二妃在父皇面前控告你，說你調戲娘娘，還拿你的玉帶作為證據，父皇不明內情，信以為真。二哥呀，我們只想先告個狀，堵住你的嘴，沒料到父皇會如此動怒！全怪我們把你害了，真是追悔不及呀，請二哥寬恕了吧。」

到了現在，李世民才把真相弄清，難怪父親如此動怒，這條計可夠狠毒的呀！

李建成又說話了：「二弟，我們可都說了，現在就看你的了，愚兄素知你一貫屈己待人，對旁人你都能諒解，何況對自家兄弟呢？你委屈就屈到底吧，咱們心照不宣，到甚麼時候，我和元吉也不會忘記你的好處。」

「是啊，」李元吉說：「常言道：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不修今世修來世，你就積點兒德吧。你死後，我們哥倆給你修座大墳，逢年過節，多給你燒紙，家裡的事，由我們照顧，你就放心好了。」

李世民看着他倆，冷靜地問道：「你們說的可是真話？」

「一點兒沒錯，一點兒沒錯。」

李建成說完了，也後悔了。暗道：「說這個幹甚麼？萬一他變了卦，怎麼辦？乾脆，快點下手吧！」他把酒端起來，以哀求的口吻說：「二弟，你生氣也罷，不生氣也罷，先把這杯酒喝了吧，全當哥哥我向你賠禮了。」

「不喝！」秦王把臉一甩。

李元吉吃驚地問：「不喝？你要幹甚麼？」

秦王道：「我要你們到父皇面前去自首。」

「甚麼？」

建成、元吉一蹦二尺，五官都移位了。

「你想反悔？」

「反悔又怎樣？」秦王一拍桌子。

李建成、李元吉狗急跳牆，互相一使眼色，李建成閃身跳到秦王身後，把李世民緊緊抱住，李元吉端起酒杯，抓住李世民的髮髻，往嘴裡就灌。

這兩個傢伙都會武藝，腰腿靈活，手腳俐落，叮噹一聲，裡屋門開了，尉遲恭一個箭步，竄到秦王面前：「住手！」

他大吼一聲，如同雷鳴，李元吉嚇得一哆嗦，酒杯落地，李建成也鬆了手，二人一看原來是尉遲恭，直嚇得骨酥肉麻，頓時就傻了。

方才，尉遲恭被秦王推到裡屋，把門掩上，建成、元吉所說的話，他都聽清了，這真是意外的收穫。

他恨透了建成、元吉，伸出大手左右開弓，把兩個傢伙打翻在地，接着一探臂膀，拉出十八節紫金鞭，往空中一舉，狠狠地說：「狗賊，着鞭！」

「且慢！」李世民趕快把尉遲恭攔住了。

尉遲恭一看，大大不悅，暗自道：「秦王，你太不對了，他們把你害成這個樣子，你還給他們求情？再忠厚也不能好歹不分、香臭不辨哪！」他把大黑臉往下一沉，冷冷地問：「秦王，這是何意？」

李世民怕他誤會，忙解釋說：「常言道：死人口裡無招對，要是把他們打死，我的冤屈就沒法洗清了，再說，他們乃是一國的親王，不論身犯何罪，也要依法公斷，豈能隨便打死？」

「嗯，有理。」尉遲恭這才明白秦王的用意，為了把事情辦得有把握，尉遲恭想出一計。他衝着建成、元吉說：「跪下！」

「是，是。」

他倆平素就畏懼尉遲恭，現又被他抓住把柄，更怕得要命了，他倆規規矩矩往地一跪。尉遲恭拉了一把椅子，在他們面前一坐，手握着紫金鞭，喝問道：「你們都做了哪些壞事？是怎樣陷害秦王的，還不從實講來？」

「這個……我們沒作過甚麼壞事呀？」

尉遲恭一聽，氣得兩眼冒火，一伸手扯住李建成左耳朵，來回地擰，逼問道：「你說不說？說不說？」

尉遲恭身強力大，手指好像小棒槌，三擰兩擰，喀嗤一下，把耳朵擰下來了！

李建成痛得叫了一聲，鮮血直流。

李元吉知道混不過去了，勸李建成說：「大哥，別自討苦吃了，快說了吧。」

李建成無奈，齜牙咧嘴，就把方才的那套話，又重複了一遍。

尉遲恭指着李元吉問：「他說得對不對？」

「對對對，一點兒不錯。」

李元吉怕擰耳朵，表現得非常老實。

「再給我說一遍。」

「是，我說，我說。」

李元吉比李建成說得更詳細，尉遲恭聽完了，讓秦王把紙和筆拿過來，往地上一扔，命令說：「寫！」

「寫甚麼？」二人哆哆嗦嗦地問。

尉遲恭瞪着眼睛說：「把你們剛才說的，都寫到紙上。」

建成、元吉一咧嘴，暗中罵道：「都說這個大老黑心粗，這麼一着哪，比細的還細！」又一想：「這可寫不得，常言說得好：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回。白紙劃黑道兒，可就沒法翻供了！」他倆光點頭，不動筆。尉遲恭急了，把紫金鞭一舉，厲聲喝道：「寫不寫？」

「別打，別打，寫，寫、寫。」

這倆小子趴在地上，認真地寫起來。尉遲恭怕他們耍滑，站在他倆身後看着，好像老師監考學生似的：「告訴你們，怎麼說的就怎麼寫，膽敢有半字之差，我就把你們拍成肉餅！」

其實，他連一個字也不認識，建成、元吉光顧只害怕了，把這個也忘了。

等他們寫完之後，尉遲恭拿起來，假意地看了一遍，然後交給秦王，讓他看看對不對，秦王看罷點了點頭，又交給尉遲恭。

尉遲恭叫秦王取出印色，對建成、元吉說：「過來，把手押按上。」

「是，是。」

二人遵命照辦了，尉遲恭還怕他倆翻案，又命令說：「把襪子脫了，腳印也給我踩上。」

「啊？」

建成、元吉心說：「你可夠損的啦！」無奈何，把腳印也踩上了。尉遲恭把這份口供往懷裡一揣，心中大喜：秦王這下算是得救了。

誰知，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疾風暴雨還在後面。

* * *

粗中有細的尉遲恭，幾乎沒費多大的事兒，就把秦王的冤案弄清了，現在把柄已掌握到他的手裡，還愁秦王不得救嗎？

尉遲恭指着建成、元吉說：「你們聽着，現在我就把你們放回府去，聽候傳訊，哪兒也不准去。」

「是，遵命。」

建成、元吉活像兩隻癩皮狗，連滾帶爬地跑出房門，一溜煙不見了。

秦王擔心地說：「似乎不該把他倆放了。」

尉遲恭笑道：「王兄放心吧，他們跑不了，現在城門緊閉，誰能出得去？等不到天亮，就把他倆收拾了。再說，把柄在咱手裡，不用擔心！」

秦王聽他說得有理，也就沒往下說。二人對坐，又把事情酌量了一番，尉遲恭站起來說：「我看應該趁熱打鐵，臣現在就進宮見駕，向萬歲奏明真相，再討旨把建成、元吉抓起來。」

李世民道：「夜深了，明日再辦也不遲，你應該休息休息了。」

「不行。」尉遲恭擺手說：「我這個人是急性子，不把事辦俐落了，坐臥不寧。」

他把紫金鞭背好，剛要走，忽然想起一件事，指着桌上的酒菜說：「恐怕這裡邊有毛病，您可千萬別吃。」

秦王點頭，把他送到房門。尉遲恭一拱手：「王兄請回，明日我和程大將軍接您出去。」說罷一轉身在黑夜中消失了。

尉遲恭出了天牢，見着張士貴。大笑說：「好了，好了，這就好了，快給我牽馬。」

張士貴一面令人去拉馬，一面問道：「大帥如此高興，難道有何喜訊？」

「當然了，告訴你吧，秦王獲救了。」

「真的？」

張士貴大喜，剛想問個究竟，從人已經把馬牽過來了，尉遲恭跳上馬背，笑着說：「本帥這就進宮，天亮你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

他雙腳一點鐙，向皇宮飛奔而去。此刻，尉遲恭心裡，比吃了一副順氣丸還痛快。他一邊走，一邊暗想：「花花世界，無奇不有，誰能想到，一奶同胞的親兄弟，會這樣殘酷無情！堂堂的帝王之家，竟做出禽獸之事。他暗恨李淵這個無道的昏君，忠奸不辨，賢愚不分，草菅人命，對骨肉尚且如此無情，又何況是臣下呢？俗語說，伴君如伴虎；有道是，官大生險，樹大招風，難以預料，自己的後果將是甚麼樣子呢？」尉遲恭想到這兒，長嗟短嘆，心灰意冷，好不泄氣！

天漆黑一團，北斗星已昇上中天，街巷裡靜悄悄的，偶而能聽見遠處的更梆聲。尉遲恭已經四天沒休息，也未吃過一頓飽飯，全靠精神支持着。此刻，他覺得眼前發花，一陣陣頭昏，眼前似乎有人，但定睛一看，又不見了。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催馬轉過石牌樓大街，拐進文廟巷，從這條胡同再穿過去，就是皇宮的後宰門了。

他的馬剛踏上胡同口，突然闖出一伙蒙面人，由於天黑，也辨不清有多少，其中有個人一揚手把一盆生石灰都扣到尉遲恭臉上了。

「哎呀！」尉遲恭大叫一聲。

與此同時，馬後又跳出幾個人，用一條黑布口袋，把尉遲恭的頭套住，從馬上拉下來。七手八腳地把他綁

上。雖說尉遲恭本領高强，武藝出衆，可是，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多大的英雄，也難免身遭暗算啊！何況他事先又毫無防備。

這伙蒙面人架起尉遲恭就走，有人把他的馬拉着，拐彎抹角，來到一座府第的後園門。爲首的那人，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門開了，這伙人進去，把門拴好，聽聽外邊沒有動靜，才把尉遲恭抬到一處院落，有人走進花廳向主人稟報。

主人是誰？正是李建成和李元吉。

他倆從天牢出來，一同來到李元吉的齊王府，妻妾們一見他倆臉上有血，嚇得「嗷嗷」直叫。李元吉把她們都轟走，命人緊閉府門，他和李建成躲在花廳裡，商討應急之策。

李元吉把謀士朱渙之叫來。此人詭計多端，善於謀劃。到了現在，建成、元吉認爲已經沒有隱瞞的必要了，便把事情前後的經過說了一遍，叫他快給拿個主意。

朱渙之聽了萬分吃驚，他沉吟了片刻，說道：「如今，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如若不把尉遲恭抓住弄死，案子就翻不過來。」

「對！方才我也想到這一點了。」李元吉說：「我看不如派人先把尉遲恭抓來，再把那份供詞毀了，光剩下李世民就好對付了。」

「嗯，有道理。」李建成同意了。

李元吉立即派人傳打手。

在那個時代，凡有錢有勢的人家，幾乎都養打手，他們這樣做一是爲了裝點門面，顯示威風；一是爲了看家護院，仗勢欺人。像建成、元吉這樣的人，光打手就養着數百名。

這些打手的出身十分複雜，有武林高手，江湖游俠，也有飛賊，江洋大盜；還有隱姓埋名拒捕外逃的殺人兇手。儘管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出身各有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向點——貪婪和殘忍。只要主子給錢，叫他們幹甚麼都行，比獵犬還聽話。

李元吉先把他們的頭頭叫上來，當面做了交代，並命令他們，要用一切辦法把尉遲恭抓住或弄死。打手們領命，經過分析，他們分成三個隊。一隊埋伏在尉遲恭回家的路上；一隊埋伏在通往皇宮的路上；還有一隊埋伏在四通八達的鐘鼓樓附近，結果尉遲恭被抓獲了。

心如油烹的建成、元吉，聽說把尉遲恭抓來了，喜出望外，吩咐一聲：「來人！做好準備把黑賊給我帶上來！」

有幾個打手來到院裡，摘掉套在尉遲恭頭上的口袋，解開他腿上的繩子。尉遲恭臉上嘴上盡是生石灰。他的兩隻眼睛，幾乎被石灰燒壞了。俗話說，眼是人的心苗，通肝連肺。那股疼勁兒，眞好像油烹五臟，疼痛難忍。有一個打手提過來一桶涼水，嘩！潑到尉遲恭臉上，流進眼角，一股劇烈的疼痛，使尉遲恭的身子猛的一震，前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嘩！一桶水，把他臉上、眼角的石灰衝下來了。這時，尉遲恭感到輕鬆了一些。

「走，進去。」

衆打手連推帶挾，把他架進了花廳。

強烈的燈光，把尉遲恭剛剛睜開的雙眼照花了，眼前一片模糊。

李建成背着手站到尉遲恭面前，冷笑着說：「大元帥，別來無恙？」

尉遲恭聽出是李建成的聲音，頓時明白了眞相，他盡力掙扎着把眼睜開，隱隱約約地看到李建成的相貌。只見他歪戴着嵌寶王冠，左耳處貼着膏藥，面色鐵青，眼露兇光。在他身後的李元吉，咬牙切齒，面目猙獰。花廳左右站着幾十個彪形大漢，赤身裸臂，手提棒棍，皮鞭和鐵尺，墻下擺着各種奇形怪狀的刑具，大如缸口的炭火盆，閃着灼熱的紅光，幾把烙鐵和一條鐵練正在火中燒着，這一切表明，他們是要下毒手了。

尉遲恭面對强敵，毫不畏懼，厲聲問道：「李建成，你竟敢綁架本帥，私立公堂，想要造反不成？」

「嘻嘻嘻！」李建成冷笑道：「這你可管不着，來人！給我搜！」

幾個打手往上一闖，從尉遲恭懷裡搜出那份供詞，交給了李建成。

李建成手拿供詞在尉遲恭面前一晃：「告訴你，這是你屈打成招，逼着我們寫的，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說着他把供詞往火盆裡一扔，頓時化爲灰燼。

李元吉往上跨了一步，兇狠地說：「大老黑，你是想死還是想活啊？」

尉遲恭一瞪眼：「想死怎麼樣？想活又怎麼樣？」

李元吉說：「想活命就得聽我的，寫一份供詞，上寫：不奉詔命私自進京，夜探天牢，與李世民密謀砸監反獄毆打親王，圖謀不軌，欲推翻大唐江山……只要你這樣招認，我馬上就可以把你放了，一定保你不死。倘若你膽敢不遵，我現在就要你的命……」

李建成插言道：「都說你是鋼打鐵鑄的漢子，本王今晚就試試，到底你硬，還是我的刑具硬！說，想死還是想活？」

尉遲恭虎目瞪着，破口大罵：「快把你們的臭嘴閉住！想叫我胡說呀，痴心妄想！我還告訴你們，快把本帥整死，只要我活着，就饒不了你們這兩個淫棍！」

「好吧。我現在就成全你。」李元吉甩掉外面的衣服，操起一把利劍直奔尉遲恭。

「慢！」李建成把李元吉擋住，拽到一旁耳語道：「你要沉住氣，別操之過急。」

李元吉道：「留着他就是禍害，還

不下手等甚麼？」

「那也得想想後果呀，倘若走漏了風聲，你我還活得了嗎？」

「那你說該怎麼辦？」元吉也猶豫了。

李建成皺着眉說：「最穩妥的辦法，就是逼他招供，他只要供出與李世民狼狽爲奸，圖謀不軌，欲推倒大唐江山，這幾句話，咱們就算得救了。」

「大哥，不好辦哪。這黑賊又臭又硬，豈能聽咱的擺佈？我看不如就幹掉算了。」

李建成猶豫不決，剛想跟謀士朱渙之商量商量，總管李仁慌慌張張地跑進花廳：「啓稟二位王爺，尉遲恭的兩位夫人來了，執意要見王駕千歲。」

「啊？」

建成、元吉大吃一驚，心說：她們怎麼來了？是誰走漏了風聲不成？

李元吉對李仁說：「告訴他們，就說本王睡熟，有話明天再說！」

李仁道：「這話奴才都說過了，可她們就是不聽，還說甚麼王爺要是不見，她們就要闖進來。」

李建成問：「她們有多少人？」

「很多，黑壓壓的一大片，少說也有幾百。」

李建成心煩意亂，不知所措，吩咐一聲：「快，快把尉遲恭押下去。」

李元吉補充道：「把他的嘴堵上，一定要看管好！」

打手領命，把尉遲恭押下去了。

李建成對元吉說：「咱們到前面看看去吧！最好把她們打發走了。」

李元吉點點頭。

他倆穩了穩心神，穿戴整齊，來到府門，有人把大門打開。建成、元吉站在台階上往外觀看。在燈籠火把照耀下，閃出一黑一白兩位女將；高矮胖瘦都相差無幾。那個黑的，頭頂七星荷葉盔，身披金鎖連環甲，腰束獅蠻帶，足登牛皮戰靴，腰中懸劍，胯下騎一匹桃紅戰馬，得勝鈎上掛着金背砍山刀；黑黝黝的一張瓜子兒臉兒，五官端正，大眼睛，吊眼梢，不怒自威，一看就是個厲害的「母大蟲」。

那個白臉兒的，頭頂鑲金芙蓉盔，身掛大葉黃金甲，外罩白花袍，足登犀牛皮戰靴，肋懸寶刀，胯下壓騎青鬃馬，得勝鈎上掛着王鈎神飛槍，白晰面皮，杏眼桃腮，雖說是徐娘半老，但風韵猶存。在她們身後站着幾百名親丁家將，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各提兵刃，把王府大門堵了個水泄不通，來者正是尉遲恭的兩位夫人黑月嬌和白月嬌。

李建成故作鎮定，指着兩位夫人說：「黌夜欲見本王，所爲何故？」

黑夫人冷笑道：「何必明知故問，快把尉遲恭元帥交出來。」

一句話，把建成、元吉嚇得不寒而慄。

常言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話一點兒都不錯。前面說過，尉遲恭在被捕之前曾遇上了一條黑影，這件事就是那條黑影告的密。

這個人名叫徐朋，原在尉遲恭手下當家丁，主僕關係很好。徐朋有個毛病，就是見酒如命，常因酒誤事。有一次他當夜差，又喝多了，把床頭的蠟燭碰倒，結果引起大火，把五間門房都燒了。黑、白二夫人大怒，把他趕出帥府，徐明追悔不及。他家住在石碑樓大街，緊挨着廟巷，失業後他無事可幹，流落街頭，有心再回帥府，但又找不到機會。最近生活遇上了困難，愁得他連覺也睡不着了。今天晚上，他正蹲在街口發愁，忽然聽見馬蹄聲，他嚇了一跳，趕緊站起來，忙躲到墻後往外偷看，他一看，這不是大元帥嗎？夜這麼深了，他這是上哪兒去？忽然，他想起自己的事，打算趕上前去向大帥求個情，讓他回府。他從胡同出來，在後邊就追，剛到街口，前邊就出事了。徐朋嚇得趴到地上，看了個一清二楚，暗中說了一聲：「不好，大元帥遭人暗算了！」

他壯着膽子在後邊跟着，一直跟到齊王府的後園門。因爲他對這一帶很熟悉，馬上就認出這是甚麼地方來了。徐明暗想：「大元帥可對我不錯呀！我能看見了不管嗎？如趁此機會給帥府報個信，一則報恩，二則也是個將功補過的好機會呀！就這樣，徐朋跑到帥府告了密。

尉遲恭未投軍前，有位夫人糜氏，自從他入伍後就與夫人失掉了聯繫。後來，他家又遭了兵禍，糜氏夫人生死不明，音信皆無了。

黑月嬌、白月嬌原是曹州草頭王孟海公的兩個妃子，孟海公死後，她兩領兵降唐。後經程咬金爲媒，許配尉遲恭。像尉遲恭這樣的身份，娶兩媳婦，不算新鮮事兒。

別看他們是半路夫妻，感情卻非常好，志同道合，夫唱婦隨。

天交傍晚時，王忠父子把烏龍駒送到帥府，二位夫人才知道丈夫回京了，自然十分高興，馬上賞了王忠十兩銀子，把他們打發走後，又讓僕人準備酒宴，燒好洗澡水，等候丈夫歸來。結果，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眼看都快半夜了，還沒回來，兩夫人急得坐立不安。正在這時，徐朋跑回來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向兩夫人稟報了事情的經過。黑、白二氏大吃一驚，她們素知大帥與建成、元吉不合，料知兇多吉少。

黑氏性急，馬上披掛整齊，率領全府家丁，就要去拚命，白氏阻攔不住，也只好同行。白氏建議黑氏，應該派人向官府報案，別落個「私打鬥毆」、「圍攻王府」的罪名。黑氏點頭，立刻派人到京營殿帥府去報案。由於時間緊迫，救人要緊，故此先到齊王府來了。

李建成先是吃驚，但很快就鎮定

下來了，他抱着「死不認帳」的決心和親王這張護身符，把狗眼一瞪：「誰說尉遲恭在齊王府裡！純粹是信口雌黃！」

李元吉一看他大哥不在乎，他的膽子也壯起來了，叉着腰說：「三更半夜，你們手持兇器，圍攻王府，難道要造反不成？」

黑氏怒道：「少裝糊塗！快把人交出來！」

李建成吼道：「你們這叫血口噴人，無理取鬧，誰看見尉遲恭到齊王府裡來啦？」

「我！」徐朋從人羣中走出來，當衆說道：「是我親眼目睹的，就是你們的人把大元帥綁架到這兒來的。」

建成手指徐朋罵道：「哪裡來的野種，竟敢滿口噴糞！誰給你做見證？分明是你們串通一氣，尋釁鬧事！」

「大哥，別理他們，咱們回去！」李元吉拉着李建成轉身要走。

「等一等！」黑氏喝道：「沒這麼便宜，眼見爲實，口說是虛，我們得進府看一看！」

「甚麼，你眞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李建成撇着嘴說：「這可是齊王府，不經齊王允許，誰敢進！」

李元吉也諷刺說：「眞是自不量力，我看你們沒長這個膽子！」

黑氏怒道：「俺萬馬軍營如履平地，何況你這個小小的狗窩！」她雙眉倒竪，伸手摘刃，向左右吩咐一聲：「來呀，給我往裡衝！」

「是！」

「遵命！」

帥府的親丁、家將，各晃兵刃，往上就衝。

李建成一看不好，也命令一聲：「來人哪，趕快把他們轟走！」

齊王府的親丁、家將和打手各晃兵器蜂擁而出，雙方在府門外發生了械鬥，一眨眼就傷了十幾個，眞要是打下去，說不定會死多少人。

正在這時，就聽街口那邊人喊馬嘶，但見紅燈開道，火把通明，一支馬隊飛速而來，爲首的那個人，頭頂帥字金盔，身披金鎖甲，外罩綠錦戰袍，面如重棗，卧蠶眉，五綹長髯，胯下騎着寶馬胭脂紅，得勝鈎上挂着一口青龍偃月刀，懷抱金批大令，來者正是京營殿帥——王君可。

十天來，王君可食不甘味，坐卧不安，爲秦王的事，傷透了腦筋，四路請人的事，毫無消息，而在京的人也束手無策，眼看秦王就要沒命了，他該如何是好呢？晚飯後，他去找程咬金，詢問解救秦王的辦法。

程咬金說：「我也想好了，到時候我就把秦王抱住，要死就死在一處，要不就別殺，我是把命豁出去了！」

王君可唉聲嘆氣地回到殿帥府，借酒澆愁，和衣而卧。忽然被中軍喚醒，稟報說：「大帥府來人報案。」

王君可命人把報案的叫上來，親自盤問。才知道尉遲恭還京，累死了烏龍駒以及被綁架的事。他感到問題相當嚴重，光靠他一個人是對付不了的，立即派人去請程咬金，然後他率領三百騎巡直奔齊王府。正趕上雙方剛交手，他狠加了一鞭，趕到現場大喝一聲：「住手！」

三百騎巡往上一衝，把雙方隔開了。王君可跳下戰馬。黑、白夫人也收起刀槍，滾鞍下馬，緊走幾步，向王君可叙說了經過。

尉遲恭是否在齊王府？王君可沒有多大把握，但是他相信徐朋，決不敢信口胡說，事關重大，他不能不謹愼對待。

聽完原告的話，他邁步來到建成、元吉面前，拱手道：「臣參見王駕千歲。」

李建成心裡慌亂，表面鎭定，故意把胸一挺，說：「原來是王大帥，免了禮吧。」

李元吉說：「你來得正好，看見沒有，他們明火執杖，欲加害本王，該當何罪？你是京營殿帥，給我們評評理吧！」

「當然，臣就是爲這件事來的，不過，人家告下千歲綁架了尉遲恭，又有人證，此事如何解釋？」

李建成怒道：「純屬誣告，血口噴人！」

王君可道：「允許他們告狀，也允許千歲申訴。我聽你們雙方說得都有理，斷不出誰是誰非。看看這樣吧，讓臣帶着他們進府察看察看，要果眞沒有尉遲恭，臣就治他們的罪。」

「住嘴！」李元吉一瞪眼：「堂堂的親王府，也是可以隨便察看的嗎？」

李建成把雙手一背，補充說：「這個門口，要不奉旨恐怕連你也進不去了。」

「這……」一句話把王君可問住了。

他倆說的不假，凡親王府第，沒有聖旨，是不准搜查的。王君可雖然是京營殿帥，有職有權，這個案子也在他的職權之內，可是，這就看對誰了，人家要不讓你進，你就乾瞪眼沒辦法。

王君可正在爲難的時候，忽聽遠處有人喊道：「老六，不必着急，四哥到了。」

說這話的正是程咬金，他要大鬧齊王府！

搜查王府　一無所獲

秦王被關進天牢之後，程咬金比任何人都着急得很，他派出去的四路人都沒有回音，隨着日期一天天迫近，他的心都要碎了。

這天晚上，他做好了準備，先向夫人裴氏告了別，又把後事做了安排，他打算先殺李淵，而後自盡，裴氏夫人忠厚老實，急得直掉眼淚，她既

不敢勸丈夫，又沒有解決的辦法。正在這時候，王君可派來的人到了。程咬金問完之後，驚喜異常，沒想到尉遲恭眞趕回來了。但他又爲尉遲恭捏着一把汗，擔心他被建成、元吉害掉。

形勢如此嚴重，時間如此緊迫，他顧不得細心考慮，跨上戰馬，帶着兩個兒子和幾十名家丁就起程了。

程咬金的府第距齊王府不過四里之遙，一催馬就到了。住在臨街的百姓，都被馬蹄聲驚醒，偷眼一看，大街上人喊馬嘶，火把跳躍，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趕緊把房門關好，求告神靈保佑。

程咬金飛快地趕到了齊王府，大喊一聲，來到王君可面前。

王君可一見程咬金，如釋重負，頓時就有了主意，趕快拱手施禮。黑、白二夫人一看見程咬金，如見親人，含着眼淚把經過說了一遍，最後說：「我敢斷定，大元帥就在李元吉府裡，求老國公設法解救。」

程咬金道：「你們姐倆不必難過，是眞假不了，是假難成眞，就把這件事交給我好了。」

程咬金轉身走到建成、元吉面前，把大肚子一挺，叫道：「你們還不把尉遲恭送出王府，等待何時？」

建成、元吉素知程咬金的厲害，早嚇得容顏更變，雙腿發抖，心說：倒霉！眞倒霉！他怎麼也來了？看來，今兒晚上的事麻煩了。不過，李建成也橫下了一條心，咬緊牙關，死不認帳。他答道：「宿國公，這話是從何說起？齊王府裡哪來的尉遲恭！」

李元吉也說：「宿國公別聽信他們的胡言亂語，我們連尉遲恭的影子都沒見着。」

程咬金瞪大雙眼問道：「無風不起浪，沒病不死人。沒事？人家找你們幹甚麼，他怎不找旁人呢？我可告訴你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你們要心存僥倖，可就錯打了算盤。現在把人交出來還不晚，要被我們搜出來，可就不好辦了。」

李建成把雙手一攤說：「這叫甚麼話，他們純粹是血口噴人！」

程咬金說：「我看你們怎麼說也沒用，乾脆就放大伙進去看看，眞要沒有的話，不就完了嗎？」

程咬金說罷，衝着衆人一揮手：「走，跟着我進去看看。」

「且慢！」李元吉堵着門說：「我看你們誰敢無理？」

李建成也喊叫着說：「這可是親王府，是受過皇封的，沒有皇上的聖旨，任何人也不准擅自進入！私闖王府者，格殺勿論！」

這時，齊王府的親兵、家將和豢養的打手們拉開了陣勢，弓上弦、刀出鞘，封鎖了大門。

一方要進，一方不准進，箭拔弩張，僵持不下。程咬金若是一聲令下，不知會死多少人。程咬金的膽子雖然大，但不想把事態鬧得太大，闖出大亂子來。主要是，他怕亂中出錯，把尉遲恭給毀了。程咬金張壓怒火，對李建成說：「你們不是要聖旨嗎？這好辦，我馬上就去討旨，你們要覺得心裡沒有底兒，現在把人交出來還不晚。」

李建成冷笑道：「請便！反正這兒沒有尉遲恭。」

程咬金也不理他，把王君可、黑白夫人叫到一旁說：「我可不是膽小怕事，我怕混亂之中，大老黑出事。現在，咱先把他們給穩住了，我這就去討旨，有了聖旨，咱理直氣壯地搜查有多好！」

王君可道：「恐怕這聖旨不易討啊！」

程咬金說：「這個你不用擔心，包到我身上了。我擔心的是，咱折騰了半天，再搜不出人來，那可就不好辦了。」

黑氏夫人說：「大元帥肯定在這裡，不信您親自問。」

黑氏夫人一招手把徐朋叫過來，程咬金又詳細地問了一遍。徐朋急得都要哭了，他起誓發願地說：「老國公放心，小人沒長三頭六臂，豈敢捅這麼大的漏子？假如您查出是我胡說八道，您就把小人的全家都宰了。」

「嗯，我相信你，事成之後必有重賞。」

程咬金安慰了徐朋一頓，又把人馬部署了一番，對齊王府嚴密封鎖，不准任何人出入。這個差事就交給了程鐵牛和程萬牛了。

鐵牛、萬牛欣然領命，手提大斧，如臨大敵，指揮程府和尉遲恭的親丁、家將，把齊王府團團圍住。

程咬金見一切就緒，這才帶着王君可、黑白二夫人及徐朋，急匆匆趕奔皇城。

此刻，金鷄三唱，東方破曉，古城的建築已模糊可辨。程咬金一行進了午門，在朝房前下馬。

金鑾殿門前，東、西墻角各有彩亭一座，一個是鐘亭，一個是鼓亭，內設紫金鐘、牛皮鼓各一具，大臣如有急事須向皇上啓奏時，就可以鳴鐘擊鼓，請皇上登殿。不過，在一般的情況下是嚴禁動用的，否則按驚駕之罪論處。

程咬金叫王君可擊鐘，他親手擂鼓。刹那間，鐘鼓齊鳴，聲震皇城。

十天來，李淵內心極其痛苦，那件「逆事」像條毒蛇似的，緊緊地咬着他的心，他無法將此事公諸於衆，無法治癒他心靈上的創傷，他恨天怨地，憎恨和懷疑所有的人。最近幾天他經常發怒，無緣無故地打罵宮女，懲罰太監。三天前，因爲一個宮女不小心打翻了一隻藥碗，李淵大怒，命人把這個宮女活活地打死了。昨天一早，他的心情越加焦躁，只爲一個太監

說話的聲音大了一點兒，他就命人打這個太監的嘴，一直把牙齒打掉了才算完事。

昨晚，他幾乎徹夜失眠，他盼着天快亮，他要傳旨把李世民殺掉，以解心頭之恨。他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迎接朝臣，特別是程咬金的挑戰，他知道這些人絕不會善罷甘休，甚至會發生比十天前更棘手的事，但他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殺死李世民。

四更天剛到，他就起床了，用罷早膳，秉燈獨坐，等待寅時昇殿。突然，刺耳鐘鼓聲傳來了，李淵一怔，不知出了甚麼大事情。

「稟奏萬歲爺，宿國公程咬金，京營殿帥王君可有急事求見陛下。」

這是總管太監馬元和的聲音。

「又是程咬金？」

李淵大爲不悅，心說：這個多事的傢伙，又要耍甚麼把戲？難道他還敢在李世民身上再打主意？眞是痴心妄想！

「傳朕的口旨，有事待昇殿再奏，現在一律免見。」

「遵旨。」

馬元和轉身去了。

李淵緊皺眉頭，心中越加煩悶，他看了一眼宮女呈上來的「蓮子燕窩粥」，這是他平日最喜歡吃的，然而現在卻十分厭煩。

「端走！端得遠遠的，御膳房不會做別的嗎？總是粥哇粥的，難道叫朕吃死不成？」

宮女們嚇得抖衣而戰，哆哆嗦嗦地把粥端走，一出門正遇上跑回來的馬元和，差一點兒把碗碰翻。

馬元和跪奏道：「啓奏萬歲爺，程咬金不肯奉旨，執意要見陛下，他說，您要再不昇殿，他就要到內宮見駕。」

當當當……咚咚咚……外面的鐘鼓聲又響起來了，比方才更響更急，也更刺耳。

「胡鬧！簡直是胡鬧！」

李淵氣得直拍桌子，他沉思了片刻，把脚一頓說：「昇殿！」

因爲這不是常朝大典，又不到正點昇殿的時刻，所以李淵只昇坐了偏殿。

偏殿的禮儀要比大殿簡單得多。李淵坐定後，內閣朝臣禮畢在兩旁侍候。

「宣程咬金上殿。」

李淵面沉陰森。

殿頭官喊道：「萬歲爺有旨，宣宿國公上殿啊。」

「臣遵旨。」

早就急不可待的程咬金正冠抖袍走上偏殿，「臣程咬金躬請聖安。」說罷，只深施一禮，並未跪拜。

李淵拖着長聲問：「卿催朕昇殿，所爲何故？」

程咬金朗聲答道：「陛下還不知道吧，尉遲恭被人害了。」

「啊？」

程咬金這句沒頭腦的話，把李淵嚇了一跳。

李淵忙說道：「快快詳細奏來。」

程咬金道：「尉遲恭元帥，昨晚進京有急事欲見陛下啓奏，不幸被太子與齊王綁架到齊王府中，命在旦夕，請萬歲速拿良策。」

李淵一聽更糊塗了，急問道：「朕怎麼不知尉遲恭還朝？再說，卿怎知是太子與齊王綁架他的？」

程咬金答道：「臣本不知，是京營殿帥王君可告訴臣的。」

「宣王君可上殿。」

王君可早在殿下邊候旨，聽皇上宣他，便急匆匆走上偏殿見駕。

「王君可。」李淵問，「你怎知太子與齊王綁架了尉遲恭？」

王君可叩頭說「臣本不知，昨晚尉遲恭的兩位夫人，派人到臣府報案，控告太子與齊王綁架了尉遲恭元帥，臣才知道。」

李淵緊鎖雙眉，吩咐一聲：「傳元帥夫人上殿。」

黑、白二氏聞聲而入，雙雙拜倒在地。

書中代言，沒有受過皇封的夫人，是沒有資格見駕的。她倆都是女將軍出身，對大唐立有戰功，都被封爲一品剛毅夫人之職，所以，她們有資格見皇上。

李淵一擺手：「賜平身。」

二位夫人謝了恩，站在龍案前。

李淵問道：「據王君可所奏，你們曾派人到殿帥府去報案，控告太子與齊王綁架了尉遲愛卿，果有此事嗎？」

黑氏答道：「啓奏陛下，一點兒不假，是太子與齊王所爲。」

李淵又問道：「在何處綁架的？是你們目睹，還是耳聞？」

黑氏答道：「臣妾雖無目睹，但也絕無差錯。」

李淵不悅道：「此話怎講？」

黑氏便把昨晚王忠父子送馬與徐朋告密的經過說了一遍，因爲說話中間涉及到尉遲恭去天牢的事，李淵立刻降旨，宣三法司正堂張士貴上殿。

張士貴嚇得魂不附體，他本來就怕受株連，結果還是被牽扯上了。上殿後他不敢隱瞞，就把尉遲恭探監的經過說了一遍。他說：「臣未奉旨，私自放尉遲恭探監，犯下了欺君之罪，請陛下發落。」說罷以頭觸地，瑟瑟發抖。

李淵怒道：「執法犯法，罪加三等，貶去你的職位，回府等候發落。」

「臣謝恩，萬歲、萬萬歲。」張士貴落了個丟官罷職，回府聽候處理去了。

李淵沉默不語，暗想道：「從多方證實來看，尉遲恭肯定是回京了。不用問，他是爲李世民回來的，不然也不能把馬累死。他在天牢和李世民都說了些甚麼？他離開天牢後又到哪兒去了？難道他眞被建成、元吉綁架了？不，這不可能。雖然他們之間有過不睦，但已事隔多年。再說，建成、元吉再糊塗，也不至於幹出這種荒唐的事呀！常言說，無利不起早。他倆這樣做圖的是甚麼？李淵又想到那個報密人徐朋，難道是他胡說？他圖甚麼？受了誰的指使？嗯，徐朋是個關鍵人物，非問清他不可。李淵想罷抬起頭來傳旨：「帶徐朋上殿！」

文武大臣一聽，這像話嗎？哪有無職的白丁上殿的道理？可是情況特殊，誰也不敢反對呀！

徐朋被破例帶上偏殿，他簡直不相信這是眞的，就憑他一個普普通通的傭人，能見着天子？還要聽天子問話？這連做夢都沒有夢到過，他害怕極了，腿肚子抽筋，腦瓜子嗡嗡直響。

徐朋跪在地上，渾身發抖，不敢仰視。李淵也知道這樣做不合乎體制，但他不相信別人的話，他現在幾乎懷疑一切了。

「你叫甚麼名字？」李淵冷冰冰地問道。

「啊……啊……您說甚麼？」

徐朋聽了半天也沒聽清楚，只好這樣問。

程咬金插言道：「萬歲問你叫甚麼名字？」

「啊，小人……不……罪民叫徐朋。」

「做何生計？」李淵又問道。

徐朋這回可聽清了，但不懂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急得他汗都流下來了，不知如何回答。

王君可插言道：「萬歲問你的職業是甚麼？靠甚麼生活？」

「啊，小人原在大帥府當一名小管家，後因貪酒誤事，被趕出帥府，現在沒有職業，在家閑居。」

李淵又問道：「可是你到帥府告的密？速把詳情奏來！」

「是，是。」

徐朋仗着膽子，擦擦汗，把事情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李淵聽罷暗吃了一驚，加重語氣說：「事關重大，可不准你胡言亂語，倘若誣陷了好人，是要服罪的。」

徐朋誠懇地說：「小人親眼所見，連半點兒都差不了，萬歲爺要查出是我說謊，就可把我一家子都宰了。」

「嗯，帶下去。」

徐朋退出偏殿。

李淵心裡琢磨：看情形，徐朋話出有因，不像是假的。可是，建成、元吉爲甚麼要抓尉遲恭呢？是不是程咬金在這裡邊搗鬼？有意把事情攪亂，好乘機解救李世民！哼，妄想，朕非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不可，他想罷多時，傳旨：「宣太子與齊王上殿。」

建成、元吉也做好了一切準備，他們知道：事情已經鬧大了，程咬金一伙決不肯輕易罷休。李建成後悔不該抓尉遲恭，更不該去天牢……本來挺好的事兒，現在卻弄得如此被動。他們利用程咬金上殿的空隙，把尉遲恭藏到他們認爲最隱蔽的地方。當前，他們還不敢把尉遲恭殺掉，這並不是他們心慈手軟，而是以防萬一，給自己留下一席退身之地。

他倆在路上彼此鼓勵，暗下決心對這件事決不讓步，倘若事情眞的敗露了，他們還要捨命相拚，背水一戰。

建成、元吉在午朝門外下了馬，一前一後，裝出極恭順的樣子，走上偏殿叩頭，說：「兒臣躬請聖安，願父皇萬壽無疆。」

李淵望着兩個兒子，冷冷地說：「有人告你們綁架了尉遲恭，還不從實講來？」

李建成往上跪爬幾步，佯作無限委屈地說：「寃枉、寃枉啊，父皇明鑒，兒與尉遲恭同殿稱臣，井水不犯河水，又無深仇大怨，爲甚麼要綁架他？分明是他們造謠中傷，有意誣諂孩兒，請父皇做主。」

李元吉以頭觸地，拉着哭腔說：「兒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平白無故受人欺侮，實在是有口難辯，求父皇做主。」

李淵邊聽邊想，察言觀色，辨別着眞僞，想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

程咬金出班奏道：「萬歲，一方告，一方訴，眞假難辨，臣請旨搜查齊王府，願爲萬歲解憂，請萬歲准本。」

「這個……」李淵遲疑了一下，他有些惱程咬金了，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他，純屬多事之輩，再說，搜查齊王府，與自己的臉上也不光彩呀！因此他低頭不語。

程咬金猜出了李淵的心思，笑着說：「萬歲不必爲難，查一查有甚麼不好？第一、是眞是假可以弄清；第二、誰是誰非可以弄清；第三、也免得原告喋喋不休地起訴，太子與齊王弄得不乾不淨的。臣坐食俸祿，於心不忍，願替萬歲分憂，故此才討旨，這難道還有甚麼可以懷疑的嗎？」

李淵無言反駁，只好點頭同意，他馬上降旨，派程咬金爲欽差大臣；王君可爲幫辦大臣，立即搜查齊王府。

「臣領旨。」程咬金挺着大肚子，懷抱聖旨，高高興興地走下偏殿。

這次大搜查是奉旨而行的，建成、元吉當然不敢阻攔了。程咬金帶着王君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走進齊王府，他們身後跟着殿帥府的衛隊。程咬金往銀安殿上一坐，吩咐一聲：「來人那，都準備好了沒有？」

王君可答道：「一切就緒。」

「搜！」

三百衛隊將士，立即分散開了，十個人爲一隊，由頭目率領，共分成了三十個小隊，王君可爲總指揮。

哈，這頓搜哇！他們先搜門房、更房、廚房、木房、伙房、帳房、簽押房，又搜查了糧倉、貨倉、花窑和囚牢，接着搜查了前殿、後殿、正殿、配殿、銀安殿，還搜查了東西跨院、書房、暖閣、花廳、戲樓、佛堂。

王君可指揮軍兵，最後搜查了內宅，把李建成的卧室、內書房、小客廳、大客廳、觀舞廳，以及二十八個妃、嬪的卧室，都搜了個底朝天，結果是一無所獲。

建成、元吉在旁邊站着，不住地冷笑說：「搜哇！你們倒是搜哇！我看你們搜不出人來，如何向皇上交代？」

王君可也冒了汗，低聲對程咬金說：「四哥，沒有哇！」

「甚麼？」程咬金也愣了，「都搜到了嗎？」

「嗯，都搜過了。」

程咬金道：「我就不信搜不出來，再搜！」

「是。」

王君可領命，又從前至後徹底地搜查了一遍，結果還是沒有。王君可焦急地說：「四哥，還是沒有！你看怎麼辦？」

這回程咬金可毛啦！瞪着大眼直哼哼。李建成緊走幾步伸着脖子說：「宿國公，該覆旨了吧！嗯？」

程咬金喝道：「忙甚麼？我還沒搜呢！」

他懋着一肚子氣，走出銀安殿，親自帶領人搜查。王君可在他身後嘟嚷說：「四哥，你還信不過我？都搜了兩遍了，何苦再費事？」

程咬金也不理他，挺着肚子親自指揮搜查，他不住地東瞧西看，又敲墻、又敲地、每一處都不放過，連水池裡邊、天棚上面、煙囪道、地下暗溝，甚至於茅房都搜到了，結果還是沒有。

這下眞把程咬金急壞了，兩眼冒火，熱汗直流。心說：「難道徐朋胡說八道？我們上當了？」又一想：「不能，這種推測是站不住脚的，徐朋不瘋不傻，敢拿一家人的性命開玩笑？可是，建成、元吉這兩小子把大老黑藏到哪兒去了呢？莫非偷運出府了？不，決不可能！」他已經問過兩個兒子了，程鐵牛說，連一隻鳥都沒飛出去。何況是二百來斤的大活人？程咬金心想：「不能泄氣，還得細着點兒搜。」他搜來搜去，就搜到佛堂的後院了。但見，眼前閃出一道紅墻，碧瓦蓋頂，墻中間有兩扇朱門，獸面銅環，緊緊地關閉着。程咬金往後退了幾步，踮着脚往院裡觀看，雖然有高墻隔着，仍能看見幾座碧瓦重檐的殿閣，他問王君可：「這個院搜了沒有？」

「這……沒搜。」王君可摸着腦袋，支支吾吾地回答。

「混蛋！」程咬金一瞪眼，「爲甚麼不搜？」

「你先別罵人吶，小弟有下情回稟，這個院落不屬於齊王府管，咱搜得着嗎？」

「誰說不屬齊王府？」

「我說的。」一直跟在後面的李元吉，緊走幾步，理直氣壯地說：「這乃是老皇姑的寢宮，你們搜得着嗎？」

「老皇姑？」

程咬金一愣，哦，想起來了。

這位老皇姑是李淵的親胞妹名叫李舒燕。李舒燕與胞兄李淵的感情最好，十六歲那年，她許配給御史中丞竇建德爲妻；而竇建德的姐姐又許配給李淵。

隋朝末年，刀兵四起，竇建德叛變了隋煬帝，自立爲夏明王，隨起義軍發兵討隋。經過十餘年的浴血奮戰，竇建德始終未能得過天下，到頭來還被大唐統一了。竇不服氣，自盡而亡。李舒燕無依無靠，只好回到娘家。李淵疼愛妹妹，又憐她孤孀無依，便加封她爲「孝靖皇姑」，並傳旨：撥白銀二十萬兩，在齊王府後院，起造寢宮一座，讓他妹妹居住，以享晚年之樂。

李淵還派李元吉早晚照顧姑母。老皇姑雖然沒甚麼官職，但她畢竟是皇上的御妹，「金枝玉葉」、「龍生鳳養」，因此在朝中也是說一不二，舉足輕重的人物。

爲了提高老皇姑的身價，李淵曾加封她尚方劍一口，龍頭鳳尾棍四棍，凡對不尊重她的朝臣，有先斬後奏、打死勿論的特權。

老皇姑很少出宮門，也極少與外界接觸，所以，人們幾乎把她忘了。

此刻，經李元吉這一提醒，程咬金這才恍然大悟。暗想道：「哎呀，大老黑會不會被藏到這裡？建成、元吉這兩個狗東西，是不是想借助老皇姑的身份把我們蒙混過去？既然都搜到了，還沒把人找出來，那麼，毛病就許出在這裡！」程咬金心裡不住地盤算着。

王君可等得不耐煩了，忙問：「四哥，該怎麼辦，你倒是說話呀？」

程咬金把胸脯一挺：「把宮門叫開，搜！」

「啊？」王君可倒吸了一口冷氣，忙勸道：「四哥，搜不得呀，這可不是一件小事，萬一……」

「萬一甚麼，有事我頂着，少囉嗦，快點兒叫門，搜！」

* * *

程咬金滿有把握地搜查齊王府，他急切盼望能把尉遲恭救出來，結果，希望落空了。連搜了三次也未發現任何破綻，眞使他火上澆油，五內如焚。

對於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爲人，程咬金是再清楚不過了，他們貪婪、暴虐，自私而又無能，一向與瓦崗義軍爲敵，盡管多數的義軍頭領已經投靠了大唐，但隔閡卻依然存在，追根尋源，毛病都來自秦王李世民身上。李建成日思夜想登上皇帝的寶座，而最大的政敵就是李世民。尤其使李建成憎恨的，就是朝中的開國元勛他們幾乎都與秦王有莫逆之交，而尉遲恭又比他人爲最近，自然就成了建成、元吉的眼中釘。

現在，尉遲恭突然失踪了，此事又出在秦王即將被斬的前夕，究竟尉遲恭幹了些甚麼？他爲甚麼要半夜入宮朝見天子？他掌握了哪些情況才促使建成、元吉不擇手段地幹出了這種蠢事？瞻前顧後，錯綜複雜。一宗一件，使本來就性如烈火的程咬金，再也按捺不住了。

提到這位老皇姑，程咬金也略曉一二。她是夏明竇建德的王妃。竇建德全軍是被瓦崗英雄滅掉的，作爲竇的妻子，對尉遲恭、程咬金等人懷有深仇大恨，這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程咬金對老皇姑也產生了懷疑，便決定搜查這座養老宮。

此刻他命令叫門，王君可不敢不聽，便在宮門上狠擊了兩掌，高聲喊道：「開門！開門。」

頃刻間，門內傳出了脚步聲，接着有人問：「誰呀？因何叩打宮門？」

「請你把門開開就知道了。」王君可大聲回答。

吱的一聲，宮門開了。門內閃出幾名太監，爲首的是養老宮的總管太監吳國安。

此人五十多歲，紅光滿面，頭頂盡忠帽，身穿黃緞子盡忠服，脖子上挂一串數珠，手裡晃着拂塵，他眼梢上吊，嘴角下咧，擺出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吳國安往門外看了幾眼，大大乎乎地問道：「你們是哪個衙門來的？幹嘛這麼鷄貓喊叫的？」

王君可拱手道：「公公大人，在下是京營殿帥王君可，有事拜見皇姑千歲。」

「哦，你叫王君可呀，咱家還沒有聽說過你這一號呢，要見我們皇姑嘛，可以！」他把手往前一伸：「拿來。」

王君可忙問：「拿甚麼？」

「聖旨啊！」吳國安把眉毛一揚說：「沒有聖上的旨意，就憑你這個身份，能進得了這個門嗎？」

程咬金一聽這老小子說話也實在太刺耳了，他往前緊走幾步，用肚子頂着吳國安說：「你把眼睜開看看，我這個身份，能行不？」

吳國安定睛一看，原來是程咬金，嚇得一縮脖子，方才那種傲慢勁兒，頓時煙消雲散。爲甚麼？一是因爲程咬金威名遠震，婦孺皆知；二是像吳國安這種人，最勢利眼，欺軟怕硬，腦瓜皮也最薄，他哪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哇？所以他馬上改變了語氣，笑嘻嘻地說：「我當是誰哪，原來是程老國公呀，失敬，失敬。」

程咬金一聽他把話拉回去了，便也把態度緩和下來，大笑道：「沒甚麼，沒甚麼，煩勞你向老皇姑通報一聲，就說程咬金、王君可有事拜見。」

吳國安連連點頭，「好、好，請老國公稍等片刻，稍等片刻。」

說罷剛要關門，李建成一擺手說：「等一下，我們哥倆要先走一步。」

吳國安急忙躬身說：「遵命，遵命。」

建成、元吉大搖大擺地走了進去，吳國安這才把宮門關閉。

王君可不服氣地說：「這兩小子先進去，準沒好事，咱可提防着點兒。」

程咬金冷笑道：「咱來他個欲擒故縱，看他們這齣戲怎麼唱。」

王君可又問道：「四哥，你眞想搜查養老宮？」

程咬金一瞪眼：「這話怎說的，要不，找這個麻煩幹甚麼？」

「四哥，聽說老皇姑這個人又刁又蠻，咱可別偷鷄不成，再蝕一把米呀！」

程咬金胸有成竹地說：「老六，你就瞧好吧，四哥我這兩下子你還不清楚？」

正在這時，宮門又開了。吳國安笑嘻嘻地走出來說：「皇姑有旨，叫你們進去回話。不過，就是你們兩位，別人可不行。」

程咬金點點頭，他一回頭把兩兒子叫到眼前，低聲囑咐道：「你們可都精神着點兒，把這座王八窩給我把守好了，如有意外，速報我知。」

「兒遵命。」

程咬金把外邊的事都安排好了，這才與王君可走進養老宮。

這座宮院雖然算不上宏偉，倒也富麗堂皇，分前、中、後三層院落，進了正門就是正殿——頤和殿；正殿後面是寢宮，也是養老宮；最後一層院子是戲台，還包括一座不大的園林；東西還有兩大排配房，住着宮娥彩女，太監和僕人等等。

吳國安把程咬金和王君可領到殿下笑着說：「皇姑千歲在頤和殿等着你們呢。」

程咬金在前，王君可在後，邁步走進大殿。但見老皇姑端坐在安樂椅上，頭戴嵌寶雙鳳珍珠冠，身穿杏黃緞九鳳朝陽袍，腰橫玉帶，下穿百蝶穿花香羅裙。她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由於營養豐富，注意修飾，所以看上去並不老，她手裡拿着一串數珠，微睜雙眼，面若冰霜，給人一種至高無上，盛氣凌人之感。建成、元吉垂手站立在她的左右，在她身後站着兩排宮娥彩女，一個個花團錦簇，眉目清秀，有的給老皇姑打扇，有的捧着香茶和玉液。在迎門最顯眼的地方，挂着李淵御賜的那把尚方寶劍，在紅漆木架上，並排擺着四條龍頭鳳尾棍。四十多個御前護衛，雄赳赳地侍立在殿脚兩旁。

這時，旭日東昇，大殿裡霞光刺眼，更顯得莊嚴肅穆。

程咬金和王君可緊走了幾步，給老皇姑見禮。王君可撩衣跪倒，口稱：「皇姑千歲在上，臣王君可叩千歲。」

程咬金不跪，只往上一拱手：「臣程咬金有禮了。」

老皇姑連動也沒動，面無表情，甚麼話也沒說，把程咬金和王君可給晾到那兒了。

程咬金一看就明白了，哦！她這是故意地刁難人啊！心中罵道：「好潑婦，你擺甚麼臭架子，耍甚麼威風？我老程見得多了，難道我還懼你不成？」他想翻臉，結果自己又把自己勸住了：「常言說，好男不跟女鬥，先辦正事要緊，容我把大老黑找着，再跟你算帳！不過，這個虧也不能白吃，我老程也得把它找回來！」程咬金想罷，突然縱聲大笑：「哈哈哈哈……」

這笑聲好似一串炸雷，把大殿震得嗡嗡直響。再看這個樂子可大了，光宮女就嚇趴下了十六個，老皇姑幸虧是坐着的呢，不然的話，她也得趴下。程咬金這一嗓子，把她嚇得猛一哆嗦，數珠落地，五官移位，容顏更變，心頭怦怦亂跳，好險沒閉過氣去，頭和殿上眞好像烈馬炸羣，一陣大亂。

王君可在地上跪着，心裡這個樂呀！心說：「老皇姑呀老皇姑，你算倒了霉啦，你得罪誰不好，單得罪程咬金，要把他給惹翻了，還有妳的好看呢？」

老皇姑好半天才緩過這口氣兒來，她氣得渾身顫抖，手脚冰涼，啪！手拍桌案，喝問道：「程咬金！你這是何意？」

程咬金不慌不忙，嬉皮笑臉地說：「臣沒有別的意思，因見皇姑千歲鳳體還是那麼健壯，一高興才笑出聲來的，請皇姑恕罪。」

「這個……」

程咬金這句話，把老皇姑說得沒詞兒了，老皇姑暗氣暗愁，沉着臉問：「程咬金，你們要見本宮，所爲何事？」

程咬金笑道：「皇姑千歲，咱有話慢慢說，您也得賞個座呀！」

不等老皇姑張口，他就吩咐左右：「你們聽見沒有，快搬兩把椅子來，老皇姑知書達禮，能叫我們站着回話嗎？」

太監們也傻了，搬來兩把椅子。程咬金把王君可拉起來說：「兄弟，甭客氣了，既然皇姑千歲賞臉，咱就坐下說吧！」

程咬金說着，穩穩當當往椅子上一坐，還翹起了二郎腿。老皇姑這個氣呀！心裡說：「這個臭無賴，不親假親、不近假近，楞拿自己不當外人，簡直太不是東西了。」她爲了顧全自己的身份，也只好默許了。待程、王二人坐穩後，她問：「二卿進宮，究竟爲了何事？」

程咬金拱手道：「皇姑容稟。」

程咬金把來的目的講了一遍。老皇姑聽完，冷笑道：「這麼說你們是想搜查我這養老宮了？」

「臣不敢。」程咬金說，「臣以爲齊王府與養老宮只有一牆之隔，難免壞人有機可乘，萬一他們背着皇姑，偷着把尉遲恭藏到這裡，於私於公都沒有好處，臣既爲皇姑着想，也爲尉遲恭元帥負責。所以……」

「住口！」老皇姑怒道：「程咬金，你有話就直說，用不着兜圈子，你們是不是懷疑我把尉遲恭藏起來了？不然，你們也不會到養老宮來！你們誣陷了建成、元吉還不算，而今又害到我頭上來了，你們想說甚麼就說甚麼，想做甚麼就做甚麼，你們也太橫行霸道了，這跟造反有甚麼不同，實在是欺人太甚。」

老皇姑邊說邊喘，幾名宮女趕緊走過去侍候，老皇姑把她們往旁邊一推，繼續說：「本宮一向忠厚爲根本，從不過問朝中大事，就衝今天這件事來看，你們素日就挾持天子，專權當道！別看皇上遷就你們，我可看不慣你們這套，遠的不說就以此事而論，你們私闖禁宮，無理取鬧，陷害皇姑，已犯下了不赦之罪，本宮豈能容得？內侍何在？」

「有！」

「把程咬金、王君可拿下。」

「遵旨。」

十幾名御前侍衛，呼啦往上一闖，奔程、王二人面前來了。王君可大吃一驚，眼睛盯着程咬金，不知如何是好。程咬金站起身形，把大巴掌一晃，厲聲喝道：「我看你們哪個敢動？」

侍衛們嚇得退了兩步，眼望着皇姑，不知所措。

啪！老皇姑一拳擊到御案上，喝問：「程咬金！你還敢抗旨？」

程咬金雙手叉腰，仰着臉說：「皇姑千歲，你大概還不知道嗎，我老程受過皇封，大唐朝沒有綁我的繩索，慢說是你，連皇上他也不敢！」

「你你你……太放肆了，今天本宮非要碰碰你這個刺頭不可！來呀，龍頭鳳尾棍侍候，給我狠狠地打。」

侍衛們還有點兒猶豫，李建成急了，在旁邊催促道：「你們還楞着甚麼？誰敢抗旨不遵就把誰活活打死。」

李元吉也跺着脚說：「快上，上啊！」

侍衛們萬般無奈，從大紅木架上，操起龍頭鳳尾棍，對程咬金、王君可走過來了。

前書說過，李淵爲抬高御妹的身價，曾恩賜老皇姑尚方劍一口，龍頭鳳尾棍四條，有權先斬後奏，打死勿論，要不然老皇姑怎麼這樣橫呢！

程咬金一看就要吃虧，不幹不行了，大聲命令王君可：「老六，給我打，出了事有我頂着。」

事到如今，王君可也豁出去了，一揚手把靠近身邊的一個侍衛打倒，又使了個順手牽羊，奪過一條大棍，左右開弓，乒乓又掄趴下兩個，其他侍衛都不敢動手了，爲甚麼？因爲人沒有不怕打的，尤其在這個場合，他們誰也得罪不起，哪個願意在太歲頭上動土哇？

老皇姑一看這還了得，她一回身把尚方劍摘下來，大拇指一按機簧，「倉郎郎！」寶劍就抽出來了，問左右：「誰過去把他們給我斬了？」

宮女、太監們嚇得直哆嗦，一個勁兒地搖晃着腦袋：「奴才……不敢哪。」

「你們呢？」老皇姑又問建成、元吉。

這兩個小子比猴還奸，急忙搖手道：「姑母，我們可不行啊，現在我們是被告，哪敢殺原告呢？」

其實，他兩恨不得把程咬金剁成肉泥，只是不敢罷了。

老皇姑又羞又惱，勢如騎虎，她簡直像瘋了似的，手捧寶劍，親自動手了。

要說這位老皇姑，手底下也會幾下子，當初她跟丈夫竇建德學過，又過了十幾年的戎馬生活，所以也有半仙之體。雖然她知道自己的武藝並不精，可今天不是比武啊，她依仗着自己的身份和權威，才有膽量這樣做。

王君可一看老皇姑撲過來了，有點膽怯和爲難了，他手托大棍看着程咬金不知如何是好。程咬金可不在乎，他把王君可推在一旁，衝着老皇姑半開玩笑地說：「眞有兩下子，你還要舞劍助興啊！」

「呸，姓程的，休走看劍。」

刷！劍光一閃，奔程咬金迎面劈來，程咬金急忙往旁邊一上步，把劍躲過，老皇姑把劍抽回來，使了個「白猿獻果」雙手一捧劍，分心就刺。程咬金把肚子一甩，使了個「黃龍大轉身」，這一劍又落空了。老皇姑氣急敗壞，手腕子一翻，突然劍走下盤，奔程咬金雙膝掃來。按說，程咬金往上一蹦就躲開了，可是他身體太重了，實在是蹦不起來，只好使了個老虎大圍窩，屁股使勁兒往後一退，這才把這一劍躲過去。誰知劍是躲過去了，由於程咬金用力過猛，脚沒收住，摔了個仰面朝天，噗通一聲，好像倒了一面墻。老皇姑見了暗自高興，她疾步上前，雙手掄劍往下就劈，這一劍來勢甚猛，迎着風就砍下來了。

王君可嚇得一閉眼睛，心頭一涼，暗說：「完了，我四哥沒命了！」

王君可爲甚麼不過去營救呢？他呀，都嚇傻了，只知道心裡焦急，手脚都不聽使喚了。

程咬金摔倒在地，一看老皇姑猛撲到面前，惡狠狠地下了毒手，情急之下，他使了個「兔子蹬鷹」，左脚踢劍，右脚奔老皇姑的小腹蹬去。

「颼——倉郎郎」，「哎呀！」「噗通！」發出一連串響聲，叫聲。再一看，寶劍飛出落在地上，老皇姑肚子挨了一脚，摔了個仰面朝天，兩隻眼睛往上一翻，頓時就閉過氣去了。

頤和殿上一陣大亂，一大羣宮監們急忙跑過去，把老皇姑扶起來，又喊又叫，進行搶救。

建成、元吉也跟着在旁邊呼叫，他們並不是怕老皇姑出危險，相反的，倒盼着她死，因爲她要是死了，程咬金肯定是活不了；程咬金要是死了；尉遲恭和李世民也就沒救了；而他們倆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然而，事不從人願。片刻之後，老皇姑又緩過氣來了，她呆呆地往四外看了幾眼，頃刻間，像觸了電似地哇哇大哭起來，又捶胸脯又頓足，又拽頭髮又撓臉，指着面前的程咬金罵道：「好你個亂臣賊子，竟敢暴打本宮，踢飛尚方寶劍，待本宮奏明天子，再找你算帳！」

她掙扎着站起來，剛一直腰，「哎呀」一聲又坐下了，就覺得小腹之中痛如刀絞。建成、元吉攙扶起來，領着一大羣宮女、太監，哭喊着上殿告狀去了。

老皇姑走後，王君可拉着程咬金說：「四哥，壞了！咱們可捅了馬蜂窩啦！皇上本來對咱們就懷有敵意，這件大禍正好讓他找到借口，他豈能放過咱們？四哥，咱們的性命恐怕保不住了。」

王君可聲音哽咽，有點兒說不下去了。

程咬金呆呆地站着，沉默了好久沒說話，腦子裡在飛快地旋轉着。他感到問題嚴重，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這條老命非搭上不可。當然，程咬金並不怕死，可是，就這樣死掉，他認爲確實寃枉，秦王命在旦夕，大老黑也未找到，在這屈死好人笑死賊的緊要關頭，他豈能束手就擒，離開人世？然而，性命掌握在人家手裡，要想不死，就得有死不了的辦法。可這個辦法是甚麼呢？程咬金緊皺眉頭，二目轉動，額頭上滲出了汗珠。

王君可與程咬金交往了二十多年，從未見他這麼焦急過。王君可也急得冒了汗，心說：「完了，完了，這回可完了，乾脆等着死吧！」想罷，對程咬金說：「四哥，我看咱們別這麼楞着了，趕快回家安排吧。」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程咬金歪着臉問王君可。

「難道四哥還不明白咱的處境？」

程咬金聞聽，把嘴一咧，嘿嘿一笑。王君可以爲老程着急哭了呢，忙勸道：「四哥，事到如今，哭也無用。」

「呸！」程咬金一瞪眼，「你好好看看，我這是哭還是笑？」

王君可驚問：「你還有心笑？」

「怎麼沒有，到甚麼時候咱也得

笑。」程咬金把眼睛一擠說：「別擔心，咱們保準沒事兒。」

「四哥，你有主意了？」

程咬金拍着王君可的肩頭說：「老六哇，你的毛還嫩呀！俗語說：沒有三把神沙，也不敢反西岐；沒有彎彎肚兒，也不敢吃鐮刀頭。你四哥從來沒辦過砸鍋的事兒。我敢斷定，大老黑就在這座養老宮裡，他們是存心逼着咱們上當，咱們哪，就是不上他的當！」

王君可急忙問：「請問四哥，你有何法解此危？」

「兄弟，放心吧，對付不同的人得用不同的招法，對付他們不用損招可不行。」

王君可又問：「用甚麼損招？」

「甭問，你就瞧好吧！」

程咬金說罷，先從袖子裡把李淵那道聖旨拽出來，戚戚喀喳，撕了幾把，重新塞進袍袖裡；又掄着大拳頭，照自己臉上，啪啪啪，猛擊了幾拳，直打得鼻子，嘴往外流血。

王君可驚呼着把他攔住：「四哥，四哥，你瘋了？」

程咬金把他推開，又照臉上來了幾下，還把蟒袍撕了個亂七八糟，他一看差不多了，才把王君可拉過來，囑咐他如此這般，這般如此。

「哦！」王君可一聽，頓時眉頭舒展，愁雲皆消，指着程咬金說：「四哥，你可夠損的啦！」

程咬金得意地說：「我方才沒說嘛，對付這種人，不損不行啊！老六，你就按我說的辦，準沒錯！」

「四哥放心，小弟照辦就是。」

程咬金交代完了，噗通一聲躺到地上，王君可假意慌張跑到宮外，向四外呼喊：「快來人哪！」

正在外面巡邏設卡的軍兵聽到喊聲，蜂擁而上。程鐵牛，程萬牛也到了：「六叔，出了甚麼事啦？」

王君可把腳一跺說：「你爹被老皇姑打壞了！」

「啊？」

鐵牛、萬牛一聽，好像五雷轟頂，撒腳往宮裡就跑，身後還跟着不少軍兵，等他們跑進頭和殿一看哪，都嚇傻了，但見程咬金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臉上都是血，已經「不省人事」了。鐵牛、萬牛抱着爹爹又哭又叫，軍兵們也圍攏上來，王君可勸道：「都別哭了，現在可不是哭的時候，趕緊準備軟床上金殿打官司去！」

衆人聞風而動，七手八脚把程咬金抬出養老宮，穿過齊王府，逕直來到街上。

在府外候信的黑、白兩位夫人，急忙圍上來，低頭一看驚叫了一聲：「啊！老國公這是怎麼了？」

「甭提了，被老皇姑打壞了，我們現在就去找皇上告狀。」

王君可護着軟床，邊說邊往前走。

二位夫人焦急地問：「我姐妹應該做些甚麼？」

王君可說：「據猜測，尉遲元帥就在這裡，你們要嚴加監視，以防亂中出錯，等這場官司打完了，咱還得搜！」

白氏夫人流淚道：「依你看，還能把大帥找着嗎？」

「當然，當然，夫人放心好了。」

這時，鐵牛、萬牛齊說：「六叔，我們也跟着去吧！」

王君可道：「不用，你們要嚴密監視養老宮和齊王府，千萬可別出了差錯，等會兒我回來時，咱們還得接着搜。」

哥兒倆連連點頭，眼巴巴望着父親躺在軟床上，在衆人的簇擁下，急匆匆趕奔皇城去了。

李淵心情異常煩亂，未到早朝昇殿的時辰，程咬金就討旨搜查齊王府，爲此，把這位大唐天子李淵搞得頭昏腦漲，對於尉遲恭的失踪，李淵深感意外和擔心，他既盼望盡快把他找到，又不希望在齊王府裡找到他，如果在齊王府裡找到尉遲恭，對李淵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單就這一點而言，李淵又不希望找到尉遲恭了。

此刻，他正躺在養心宮的龍榻上，閉着眼睛胡思亂想。忽而想到程咬金，忽而想到建成、元吉，忽而想到尉遲恭，忽而又想到李世民。當李世民這三個字剛在腦子出現時，他睜開雙眼，猛地翻身坐起，咬牙切齒地罵道：「小寃家，壞事就壞到你頭上了，乃至引出這麼多的麻煩，不管事情多複雜，朕也要殺了你！」

李淵想到這裡，立即降旨昇殿。

靜鞭三響，他坐在金鑾寶殿上，文武羣臣朝駕已畢，歸班侍候。

李淵提起御筆，剛要降旨把李世民綁赴法場，忽聽殿下一片喧鬧，李淵把御筆放下往外觀看。但見，建成、元吉哭着把老皇姑扶上金殿，李淵吃驚非小，留神看時，老皇姑披頭散髮，面色鐵青，狼狽不堪，李淵的心當時就縮緊了，還未等建成、元吉開口，他就搶先問道：「這，這，這是怎麼回事？御妹，何故落到這步田地？」

老皇姑撲在地，號啕大哭。李淵急得直拍桌子：「說呀，究竟出了甚麼事？」

建成往上叩頭道：「啓奏父皇，我姑母被程咬金打了！」

「啊？」

李淵睜大雙眼，驚訝萬分，他簡直不相信這是真的。文武百官聽了，一個個也驚得目瞪口呆。

這時，老皇姑強忍悲痛，高呼道：「萬歲，臣寃枉，寃枉啊！如萬歲不給臣妹出氣，臣就死在您的面前。」

李淵道：「只要卿所奏的有理，朕一定給你做主就是。」

老皇姑邊哭邊奏道：「今日黎明時分，程咬金、王君可二人，以尋找尉

遲恭爲名，悍然闖進養老宮，說臣妹的宮院可疑，非要搜查不可，臣據理力爭，那程咬金非但不聽，還一味地蠻不講理，竟唆使王君可打傷了侍衛，臣妹忍無可忍，拉程咬金上殿辯理，結果，他把我也打了。」

李淵忙問：「朕賜你尚方劍一口，龍頭鳳尾棍四條，有權先斬後奏，你因何不制裁於他？」

老皇姑搖頭道：「陛下，別提了，程咬金先搶棍子，又踢飛了尚方寶劍，壓根兒就沒拿這當回事啊！」

「氣死我也！」李淵大吼一聲，站起身來，渾身顫抖，五官移位，從牙縫裡擠出了一句話：「程咬金，朕不殺你，誓不爲人，來人呀，傳朕的口旨，帶程咬金、王君可上殿！」

* * *

李淵聽完老皇姑的哭訴，怒不可遏，馬上降旨，宣程咬金，王君可上殿。片刻之後，王君可急匆匆走上金殿，口稱：「臣王君可見駕，吾皇萬歲，萬萬歲。」

「啪！」李淵把桌子一拍，厲聲喝道：「程咬金哪去了，因何還不上殿？」

「啓奏萬歲，程咬金受傷太重，已不能行走，請萬歲開恩，允准用軟床抬他上殿。」

「這個……」李淵聞聽驚訝不已，沉吟半晌方說道：「准本。」

這眞是千古罕見的奇聞，哪有臣子見駕用床抬着的道理，因此，滿朝文武無不瞠目結舌，面面相覷。

王君可領旨下殿，又過了片刻，只見幾名御前侍衛把程咬金抬上金殿，放在龍案前。

李淵手扶桌子，探身往下觀看，不看則可，一看嚇了一跳，但見程咬金仰面躺在軟床上，滿臉是傷，血肉模糊，連鬍子都染紅了，袍服破碎，冠帶歪斜，比老皇姑還要狼狽；又見他緊閉二目，呼吸急促，痛苦萬狀，看樣子傷勢不輕。

王君可跪在軟床旁邊，不住地呼喚道：「四哥睜眼，四哥醒醒，陛下等着你回話呢，四哥呀！」

就見程咬金臉上抽搐了一陣，慢慢地把眼睛睜開。他喃喃地問道：「誰在同我講話？」

王君可也不敢樂，心說：「這傢伙裝得可眞像，我也得裝着像回事兒，千萬別把這齣戲給演砸了！」於是答道：「我是王君可，四哥，萬歲等着你回話呢。」

「萬歲在何處？」

「你往上看看，就在你的面前。」

李淵忙問：「程咬金，你這是怎麼了？」

程咬金一翻眼看見李淵，假意大吃一驚，東抓西撓，看樣子是要起來。

王君可急忙把他捂住：「別動，萬歲已經恩准，可以躺着回奏。」

程咬金嘆息一聲：「臣……謝主……龍恩。」

接着，又喘了半天，用手捂着胸口和肋骨，向李淵一聲高，一聲低，上氣不接下氣地訴說起來：「臣奉旨搜查齊王府，搜來搜去，就來到養老宮，萬歲知道，那養老宮與齊王府只有一墻之隔，裡面住着萬歲的御妹。臣不敢失禮，便和王君可商議，進宮給老皇姑問安，順便告訴她外邊發生的事情，請她老人家不要害怕，臣以爲這樣做合情入理，並無甚麼過錯，誰知老皇姑卻挑了理，一見微臣便破口大駡：逆賊長，逆賊短，就差沒駡了祖宗，她還誣陷臣有不良之心，蓄謀刺殺皇姑，太子與齊王帶頭痛打微臣，可把微臣打壞了，請萬歲替臣做主哇！」

程咬金說到這兒，兩眼往上一翻，四肢發僵，好像要咽氣的樣子。王君可急忙跳起來，將他抱在懷裡，撫揉前胸，捶打後背，喊叫道：「四哥，四哥呀，你可千萬挺着點兒，不能就這麼委委屈屈地離開人世啊！」說罷淚如雨下。

程咬金和王君可這齣戲演得很成功，眞把李淵給唬住了。

李淵看看程咬金，又看看老皇姑，一時之間，難辨眞僞。

老皇姑在旁邊一聽，肺都氣炸了。要不是金鑾殿上法庭森嚴，她眞想撲過去，咬程咬金幾口。不等李淵問話，她忙往上叩頭說：「皇兄明鑒，程咬金純粹是一派胡言，他方才說他挨了打，可我的傷又是誰打的？」

李淵聽着有理，便提高聲音問程咬金：「對呀，朕御妹的傷是誰打的？」

程咬金手指自己的鼻子：「是微臣打的。」

王君可一聽，就是一楞。心說：「完了！就衝這一句話，這場官司算是輸定了！」他埋怨程咬金不該承認這件事，當臣子的不管多麼有理，也不能以下犯上，痛打皇姑哇！這不是授人以柄，把自己斷送了嗎？

果不出王君可所料，李淵冷笑一聲，面目猙獰地喝道：「程咬金！你可知以下犯上，犯的是甚麼罪嗎？」

程咬金一字一板地說：「臣知道，犯下了殺身滅門的大罪。」

「嗯，你還眞明白！」李淵眼露兇光，冷冷地說：「朕念你有功於大唐，只殺你一人，赦免你全家無罪！」

「臣謝主龍恩。」程咬金滿不在乎，心平氣和地回答。

李淵吩咐一聲：「來人呀，把程咬金抬出去斬了！」

「且慢。」程咬金側轉身軀對李淵說：「樹有根，水有源。萬歲應該把臣怒打老皇姑的原因弄清楚，然後再殺不遲。」

李淵覺得，他說得也對，把桌子一拍：「講！」

程咬金不慌不忙地說：「老皇姑鑾不講理，指使太子與齊王用龍頭鳳尾棍痛打微臣。臣說道：『你們先別打。』老皇姑問爲甚麼，臣說，『我身上帶着萬歲的聖旨，容我把聖旨請出來，再打也來得及。』老皇姑怒道：『聖旨算甚麼，它管得了你，還管得了我嗎？』說罷把聖旨搶過去，撕成兩半，臣吃驚非小。萬歲請想，聖旨乃是萬歲的旨意，撕聖旨就如同打了萬歲，臣焉有不急之理？因此捨命保護聖旨，老皇姑不但不住手，還咬着牙說：『都是你們這幫强盜把我丈夫寶建德滅掉的！不然，這天下就是我家的了。』她邊說邊撕，簡直和瘋子一樣，臣爲保護聖旨，這才與老皇姑扭打在一起，後來因負傷太重，就不省人事了。」

程咬金說到這裡，又假意地咳嗽了幾聲，接着道：「臣本不願提及此事，怕萬歲疑臣挑撥你們兄妹的感情，既然萬歲非要追根尋源不可，臣也只好如實回奏了。」

程咬金說到這兒，從袍裡把撕成碎片的聖旨掏出來，讓王君可交給李淵。現在，王君可才明白程咬金撕壞聖旨的用意。

再看老皇姑，這時說甚麼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顫抖雙手指着程咬金說：「你胡說八道，惡語中傷，本宮和你拚了！」說着就猛撲過去，抓住程咬金就打。

程咬金裝出一副軟弱的模樣，雙手抱頭，大呼道：「萬歲救命，萬歲救命呵！」

王君可見有機可乘，急忙叩頭奏道：「萬歲請看，老皇姑在聖駕面前，都敢如此無理，在臣等面前會是甚麼樣子，就可想而知了。」

「大膽！李舒燕你可知罪？」李淵喝道。

老皇姑如夢方醒，感到失策了，忙重新跪倒，哭訴道：「臣妹寃枉，求皇兄做主。」

程咬金長嘆一聲說：「是親三分相！萬歲，您可別爲我程咬金傷了你們兄妹的和氣，乾脆，您就傳旨把微臣殺了吧！只要萬歲心中明白，臣死而無怨！」說着，嗚嗚地哭起來。

李淵的腦袋都要急炸了，只覺得胸膛發熱，眼前發黑，額角上滲出冷汗。眼下，他既不完全相信老皇姑的話，也不完全相信程咬金的話。他認爲，他們的話都有虛假成份。一方是他的親胞妹，一方是開國元勛，他既不忍心制裁妹妹，也不敢輕易處治程咬金，這該如何是好呢？

李淵實在沒有精力去追查這樁糊塗案，只好從中和稀泥了。他厲聲說道：「御妹，你也太不知道自愛了，朕以爲你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因念手足之情，才把你接回長安，以度晚年。你就該安分守己，默念皇恩，誰知你竟無事生非，給朕找事，本應從嚴懲處，念汝是朕的御妹，又是初犯，姑且免罪，將尚方寶劍，龍頭鳳尾棍收回，以示警告！」

「萬歲，臣妹……」

「不要說了，違旨則斬！」

李淵把臉一沉，老皇姑嚇得不敢往下說了。李淵又對程咬金說道：「卿不奉旨，私入養老宮，已犯下了越軌之罪；以下犯上，怒打皇姑，更是罪不容赦。念卿護旨有功，僅貶去大將軍封號，下不爲例。王君可，汝爲京營殿帥，不明事理，推波助瀾，本應嚴辦，念汝僅是脅從，又無重大過失，故罰俸三個月，下殿去吧。」

程咬金、王君可一齊說道：「謝主龍恩。」

李建成跪倒奏道：「他們誣陷皇兒綁架了尉遲恭，現經搜查，果無此事，請萬歲降旨，收回成命，兒還要求萬歲嚴辦那些妄告無辜之人。」

李元吉也奏道：「他們無端陷害好人，已構成誣陷皇親罪，應予以嚴懲。」

李淵聽了，心頭頓感輕鬆，忙點頭說：「所奏極是。」

「且慢！」程咬金從軟床上坐起來，高聲奏道：「萬歲容奏，臣有下情要講。」

李淵一聽到他說話，心裡就堵了個大疙瘩，把臉一沉，冷冰冰問道：「稟奏何事？」

「太子與齊王所奏不實，搜查並未結束，只因老皇姑從中搗亂，才被迫中途停頓，臣請旨繼續搜查。」

李建成道：「父皇明鑒，他們已經大搜過三次了，還要搜查甚麼，純粹是無理取鬧。」

李元吉補充說：「他們搜查時，無孔不入，甚至挖地三尺，也未把尉遲恭找出來，要再搜查，實在是別有用心，臣兒萬難容忍。」

李淵道：「卿所奏有理，就不必搜查了。」

「且慢。」程咬金道：「眞金不怕紅火煉，多搜幾遍有甚麼不好？一爲查清尉遲元帥的下落，二對太子與齊王的名聲有好處，倘若中途停止，豈不落個是非不清，眞僞難辨嗎？」

李元吉反唇相識：「聽你所言，非要在我府裡找到尉遲恭不可？」

程咬金道：「不在你府裡，也在養老宮裡，反正跑不了你們那塊地方。」

李元吉道：「要沒有怎麼辦？」

程咬金毫不示弱，反問道：「要搜出來怎麼辦？」

李淵忙插言道：「程咬金，你敢斷定尉遲恭在養老宮或齊王府嗎？」

程咬金斬釘截鐵地說：「敢！」

李淵怒道：「倘若沒有呢？」

程咬金毫不示弱：「臣願領罪。」

「你領甚麼罪？」

「萬歲要甚麼，臣給甚麼！」

「朕要你的腦袋！」李淵眼裡射出兇光。

程咬金把胸脯一拍：「行！臣願以人頭作賭。」

李建成逼問道：「空口無憑？」

程咬金說道：「立字爲證！」

李淵立刻吩咐：「筆硯侍候。」

王君可一看這個形勢，直嚇得瞠目結舌，大汗直流，心說：「四哥呀四哥，難道你還沒看出來，他們一家人不懷好意，正往死路上逼你呢，你怎麼瞪着眼睛上當，倘若眞搜不出來，你這條老命可就交代了！」可是，在這種場合，他又不便說話，眞是乾着急沒有辦法。

滿朝文武也啞口無言，大都爲程咬金提心吊膽。

李淵對程咬金說道：「金鑾寶殿，豈是兒戲之處，卿既敢以人頭打賭，就簽字畫押吧。」

程咬金道：「臣不會寫字。」

李淵道：「無妨，畫個十字也可以。」

程咬金點頭，李淵提筆在手，寫上了打賭的內容和條件，讓王君可遞給程咬金。王君可趁此機會，偷着招了程咬金一把，意思是，提醒他愼重些。

程咬金不理會，叫王君可給他唸唸，等唸完了，他一伸手把筆抄起來，就要畫押，突然又把筆停住了。

李淵一看，心說：「怎麼樣，不敢了吧！」忙問：「卿何故不畫？」

程咬金道：「大丈夫一言出口，豈能更改？不過，臣要把話說清楚，臣要搜不出尉遲恭，掉腦袋；要搜出來呢，太子與齊王怎麼辦？老皇姑怎麼辦？」

「這……」李淵不便回答，眼光落到建成、元吉和老皇姑的臉上。

李元吉遲疑了一下，隨後又鼓起勇氣說：「那還用問，要從我府裡把尉遲恭搜出來，我也願掉腦袋！」

程咬金把大拇指一伸：「痛快！痛快！」

於是，李元吉也在紙上畫了押。

程咬金又對李建成說：「還有你呢？」

李建成渾身一震，刷一下臉色就變了，程咬金看在眼裡，心中更有了底，李建成一咬牙，接過筆寫上了名字。老皇姑倒沒猶豫，一言不發地也畫了押。

程咬金一回頭，對王君可說道：「兄弟，你也寫個名字吧！」

王君可一聽，暗中叫苦：「四哥，你算損透了，臨死還抓個墊背的！」可是，事情逼到了眼前，他也不能含糊，抓過筆來，把押畫上。

程咬金又說道：「光咱們說了還不算，雙方都得請保人，最少是兩名，多者不限。」說完了，他轉向文武百官問道：「列位大人，哪一位願給我們哥兒倆擔保？」

王君可也抱拳說：「哪位大人捧場？」

書中交代，這種保人，責任是相當大的。一、被保人要是跑了，保人要替他領罪，二、被保人要是輸了，保人也得跟着受罰；三被保人如有反悔，保人要承擔責任。總而言之，這種保人有百害而無一利。試想，誰願意沒事找事，自食其果呀？

不過，還得說程咬金、王君可的人緣好，威望高，儘管做保要擔風險，可是願意擔保的人還眞不少。

程咬金和王君可的話音剛落，齊國遠、李如圭、馬三保、段志賢、劉弘基、殷開山、房玄齡、褚遂良、杜如晦等人都圍攏過來，爭搶着給程王二人擔保。程咬金激動得眼裡閃着淚花，咧着大嘴說：「太多了，太多了，有三位就足可以了。」

最後選中了齊國遠、李如圭、馬三保三人。

李建成也模仿程咬金的做法，向四外打招呼說：「本王也想請幾位保人，敢問哪位給我等擔保？」

哪知金鑾殿上鴉雀無聲，無一人回答。

李元吉尖着嗓子說：「諸位大人，可不能看我們的笑話呀！哪一位幫忙？」

建成、元吉連問了幾遍，仍無人回答，他倆十分難堪，李建成面似豬肝，李元吉面如蠟紙，哥倆呆若木鷄，都動不了啦！

李淵看到兩個兒子如此丟人，立時臊得臉如火燒，他實在坐不住了，竟一時衝動，大聲說道：「朕願擔保！」

百官一聽，差點兒笑樂出來，哪有皇上給被告擔保的規矩？眞是豈有此理！

任城王李道宗一看皇上都上陣了，便也挺身而出高呼道：「臣願爲太子、齊王和老皇姑擔保。」

程咬金道：「行了，萬歲一個頂倆！也夠上三對三了。」

保人都畫了押，把實據交給皇上保存。李淵怕程咬金耍賴，當衆對程咬金說：「朕有言在先，這次搜查以今日正當午時爲限，無論搜出來還是搜不出來，都必須在午時結束，不得借故拖延，朕還要說清楚，午時三刻朕要將李世民開刀問斬！再有人膽敢阻攔，格殺勿論！」

李淵說罷，不容他人說話就降旨決定了。爲防止雙方作弊弄假，李淵還降旨命總管太監馬元和爲欽差，到齊王府、養老宮去監督坐鎮。人們心裡都明白，皇上太偏袒自家人了，眞是有失天子的威嚴，只是當作臣子的不能跟君主計較罷了。

程咬金、王君可領旨，程咬金躺到軟床上被抬下金殿。建成、元吉攙老皇姑也隨着回府去了。

程咬金剛被抬到齊王府門外，黑、白二夫人、鐵牛、萬牛都圍上來了，程咬金一骨碌從軟床上跳下來，把

衆人嚇了一跳。鐵牛關心地問道：「爹爹，您的傷這麼重，能行嗎？」

程咬金一瞪眼：「放屁，你的傷才重呢！」說罷，向衆人做了個鬼臉，大家這才恍然大悟。

程咬金問他們：「府中有何變化？」

黑氏夫人說：「沒有，一切如故。」

程咬金點點頭，便把金殿上的經過扼要地向衆人說了一遍。白氏夫人說：「老千歲，依您看咱們有把握嗎？」

程咬金若有所思地說：「我心裡挺有底，誰知實情又怎樣呢？反正是破釜沉舟，在此一舉了，你們可要仔細搜查呀！」

王君可道：「現在是辰時，離正當午時還一個多時辰，大家可千萬要抓緊哪。」

「我看毛病就在養老宮裡，要集中全力搜查。」程咬金叮嚀道。

「對！」王君可補充道：「齊王府都搜三遍了，也沒搜着，應該好好搜養老宮。」

正在這時，車輪滾動，一支人馬來到府門外，從車上跳下一人，懷抱聖指，正是皇宮的總管太監馬元和。他是奉旨欽差，專門監督搜查而來。

程咬金走過去與他打了招呼，馬元和道：「老國公，甚麼時候搜哇？」

程咬金說：「就等着你呢。」

「那好，咱們進府吧。」

程咬金把人佈置完畢，與馬元和走進齊王府。李建成、李元吉早在大殿候着呢。馬元和連屋都沒進，衝着程咬金把大手一掄：「搜！」

霎時，幾百名軍兵分散開，由程鐵牛、程萬牛領着大搜起來。

程咬金無暇細看，他帶着王君可直奔養老宮。馬元和、建成、元吉也跟下來了。

老皇姑不願見程咬金，派總管太監吳國安接待，她帶着一大羣宮女，躲到後花園牡丹亭上聽訊息去了。

吳國安把衆人接進養老宮，程咬金背着雙手，站在頣和殿院裡，吩咐軍兵說：「你們聽着，把養老宮所有的人都給我看管起來！一不准隨便行動；二不准交頭接耳；三不准傳遞書信。違者立刻抓起來。」

「遵命！」

「搜！」

程咬金一聲令下，衆人分頭行動。

程咬金、王君可對這次搜查，百倍的謹慎，不敢有半點疏忽，他倆親自指揮，逐段逐塊地查找，一步步向縱深進展。

馬元和既不說話，也不阻攔，光瞪眼在後邊監視。建成、元吉也不言語，他們屏息凝神地盯着程咬金和王君可，有時彼此交換一下眼神。

不多時，前殿和寢宮都搜完了，沒有絲毫收穫。現在只剩下後花園沒有搜了，程咬金挺着肚子走進後花園，閃動二目，向四周觀察了一遍。

這座花園並不算大，占地僅有三畝。正中是座戲樓，戲樓前邊是一塊草坪，緊對着戲台是一座高三丈、方圓十幾丈的假山，一色用天然彩石堆成。在假山上建了一座牡丹亭，內設石桌、石椅，是乘涼觀戲的好地方。

園中還有一片竹林，花圃和十間配廳。但見老皇姑正坐在牡丹亭上休息，周圍站着一大羣宮女和太監，石桌上擺着水果、糕點。她一見程咬金就把臉扭向一旁。程咬金也沒理她，向左右一擺手，搜查又開始了。工夫不大，就搜了兩遍，結果甚麼也沒發現。

王君可沉不住氣了，低聲對程咬金說：「四哥，認輸吧，一點兒救也沒有了。」

程咬金聞聽腦袋嗡的一聲，眼前發黑，金星亂閃。他鎭靜了片刻，暗中想：「難進我判斷錯了？上了徐朋的當？」可是，他方才還見過徐朋，又重新核對了一次，徐朋還是那樣堅定，看不出半點兒虛假。退一步說，即使徐朋說的全是假話，那麼，尉遲恭又到何處去了？眞要找不到他，那一切都完了，程咬金暗自問自己，「難道就這樣認輸了？我死是小事，怎忍心把王君可的性命搭上？又怎忍心丢下尉遲恭和秦王不管？」

本來，程咬金的「轉軸」最多，可是擺在眼前這件事，已經把他逼進了死角，他的「軸」再也轉不動了。

「爹爹！」程鐵牛的聲音把程咬金驚醒。程咬金回頭一看，就見兒子的臉色十分難看，前胸一起一伏，透着焦急慌恐的神態。

「甚麼事？快說。」程咬金急不可待地問。

鐵牛附在程咬金的耳朵上說：「方才有人告訴兒，秦王已被刀斧手提到法場去了，午時三刻準時開刀問斬！」

「啊！」程咬金幾乎驚叫出來，他問鐵牛，「現在甚麼時刻？」

鐵牛道：「眼看巳時就要過了。」

隋唐時代沒有鐘錶，計算時間用日晷、時香和銅壺滴漏等方法。晝夜按十二時辰計算，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個時辰等於現在的兩個小時。

巳時，等於現在上午九點至十一點鐘。也就是說，還有一個多小時，就到了規定的時間，秦王的人頭就要落地了。

程咬金心似油烹，他盡力控制着自己，揮手把鐵牛打發走了。

王君可忙問：「下一步怎麼辦？」

程咬金怒喝一聲：「搜！給我再搜！」

王君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又指揮軍兵搜查起來。

一直沉默的馬元和緊走幾步，笑

着對程咬金說：「程老國公，我看差不多了吧，光這座養老宮就搜了兩遍啦！恐怕再搜也搜不出來了，不如……」

「廢話！」程咬金賭氣說：「時辰不是沒到嗎？我說了就算，用不着你操心！」

馬元和碰了一鼻子灰，搖搖頭不言語了。建成、元吉相視冷笑。現在他們擺出勝利者的姿態，悠閑自得地踱着方步，鼻子裡哼着小曲，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程咬金仍不死心，他問王君可：「那座亭子搜了沒有？」

王君可道：「那有甚麼可搜的，一眼就看個底朝上，豈有藏人的餘地？」

程咬金不服氣，高聲命令道：「請老皇姑挪地方，起碼咱也得看幾眼哪！」

王君可無奈，順着石階走上假山，在牡丹亭下躬身施禮道：「請皇姑千歲高昇幾步，臣要搜查此亭。」

老皇姑狠狠地白了王君可一眼：「好吧，我看你們要搜不出人來，如何向皇上交代！」

王君可也不理她，閃身躲在一旁，眼望着老皇姑在衆人的攙扶下走下假山，才邁大步走進涼亭。但見，方磚鋪地，八面都敞開着，除了石桌石椅上的吃喝簡直是空無一物，王君可垂頭喪氣地走出來，望着程咬金。

這時，程咬金也喘着氣走上假山，在亭子裡轉了兩圈兒，東瞧瞧、西看看，摸摸石桌，敲敲石椅，也沒發現甚麼破綻。

現在，程咬金也泄氣了，他癱坐在一塊山石上，兩眼發直，呆若木鷄，默默地說道：「完了，一切都完了！想不到我程咬金，竟落到這種地步。」

建成、元吉見了，心花怒放，他們挺直了身子，故意大聲問馬元和：「誰是誰非，誰眞誰僞，你都看清了吧？你可要如實向皇上啓奏。」

「當然、當然。」馬元和連連點頭。他衝着假山上喊道：「程老國公，認輸吧，我看咱們該交旨了。」

要在往常，程咬金一聽這話，早就蹦起來了，可是現在，他已經無力再蹦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人端的一下跳到對面的戲台上，高聲喊道：「四哥、六弟，不必着急，建成、元吉，休要得意，尉遲元帥的下落我知道！」

這一嗓子眞好像晴天霹靂，把所有的人驚了個目瞪口呆！

欲蓋彌彰　諸君落網

程咬金搜查齊王府、養老宮，結果兩手空空，一無所獲。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突然有一人跳上戲台，大喝一聲，說他知道尉遲元帥的下落。

衆人大吃一驚，霎時目光都集中到這個人身上。但見此人，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窄腦門，高顴骨，鷹鈎鼻子，一對小圓眼睛，鬍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頭上戴馬尾透風巾，頂梁門高插慈姑葉，左鬢邊插着一朶藍絨球，又名英雄膽，貼耳靠腮，突突亂顫；上身穿青緞子綁身靠襖、衲領、衲袖、寸排骨頭鈕，腰裡紮着一巴掌寬五色絲綢大帶，下身穿青緞子大叉蹲襠滾褲，打着半截魚鱗裹腿，脚上穿一雙翹尖兜跟小靸鞋；身上斜背百寶囊，腰纏着包袱，手提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金背鬼頭刀，別看這人個子不大，渾身上下却有一股十足的精神。

程咬金把大腿一拍：「哎喲！我的寶貝兄弟你可來了！」

來的這人是誰？正是侯君集，人送綽號小白猿。

他這一來，一切難題可都迎刃而解了。

侯君集，字長朋，豳州三水人，自幼父母雙亡，隨叔父「金雞獨立老白猿」侯登山長大成人。

侯登山武藝超羣，擅長輕功，在武林中自稱一家，侯君集的能耐就是跟他學的。後來，侯君集又拜風塵三俠中的李靖爲師，學藝五載，練成了一身絕技。

侯君集闖蕩江湖，結識了好漢單雄信、秦瓊、程咬金、徐懋功等四十六人，在賈家樓上大拜盟，結成生死之交。

他和大家一道，組織瓦崗義軍，決心推倒無道的昏君——隋煬帝。

在軍營中他一直是衝鋒陷陣、屢建戰功的闖將，後來，他跟隨秦瓊、程咬金等人投了大唐，繼續轉戰南北。

唐帝國建立後，侯君集也屬於開國元勳，被李淵加封爲「頂天侯」之職。論地位僅次於秦瓊、尉遲恭、羅成、徐懋功、程咬金等諸位國公。可是，誰也沒有料到，沒過兩年，他就辭官不做了。對此，衆說紛紜，有人說他性情古怪；有人說他嫌官小；有人說他與建成、元吉不和；也有人說他不願意做官……

其實，侯君集辭官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此，他確實看不慣建成、元吉的所作所爲，對李淵也存有戒意。但主要是：他從兩年的官場實踐中，總結出「伴君如伴虎」、「官大生險」、「樹大招風」這些哲理，他深知自己性情古怪，放蕩不羈愛說直理、抱打不平，萬一引出麻煩，還要連累族親，因此，他毅然辭官，脫離了官場。

侯君集回到原籍，把自己的想法向叔父說了一遍，侯登山大喜，拍着侄兒的肩頭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功成身退，圓滿而歸，做得對，做得對。」

此後，侯君集在家一隱，與世無爭，倒也清閑自在。叔侄二人鑽研武

藝，苦練本領，幾年來，侯君集的功夫又有了很大的進展。

這天，叔侄正在屋中閑坐，門上人送進書信一封。老白猿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嶺南武林大師廣然和尚來的，約他前去授藝。老白猿把家裡的事都交給了侯君集，起身奔嶺南去了。

老白猿一走，侯君集深感寂寞無聊，出來進去不是滋味兒，他本來是個好動不好靜的人，沒過幾天就忍不住了，他忽然靈機一動，想去長安溜躂溜躂，順便看看結拜的弟兄們。他把主意打定，把老人家潘洪叫到眼前說：「我準備出趟遠門，三兩個月內不能回來，你要好好料理家務。」

潘洪道：「少主人只管放心，有老奴在家，一切都平安無事。」

要說他們這個家很奇怪，光有男人並無女眷。爲什麼？老白猿侯登山，一生酷愛武藝，素喜交游，足跡踏遍了名川大山，爲避免分散精力，他立志不娶，如今六十八歲了，依然過的是獨身生活。

侯君集呢，自幼苦練本領，成名後又投身於疾風暴雨般的事業之中，根本無暇考慮婚姻大事。現在，人過了中年，還打着光棍，他家只雇了幾名男僕，實際的管家人就是老僕潘洪了。

侯君集帶上足夠的路費以及刀、鏢應用之物，起身趕奔長安。

俗話說：無官一身輕，侯君集又沒有什麼急事要辦，所以並不急於趕路，一路上游山逛景，緩緩而行。

這一天，他來到平橋鎮，時值晌午，感到有些饑餓。一抬頭，見路北有個飯館，字號是「一品居」，五間門面兒，倒也寬敞乾淨，門上寫着：包辦葷素酒席，代賣各種名酒。侯君集進了飯館，找了張空桌坐下。伙計趕緊跑過來，笑呵呵地說：「客爺，用點兒什麼哪？」說着擦抹桌子，擺好碗碟、筷子。

侯君集道：「我要一斤熟牛肉、一斤狗肉、一斤醬驢肉、多放辣椒，越辣越好，再來一斤好酒。」

伙計一聽差點兒沒樂出來，心說：「別看這位小個子，吃得可不少，還光往肉上盯。」於是答應一聲：「好哩！」

不一會，伙計就把酒菜端來了，四斤肉，一斤酒，還親自給侯君集滿了一杯。「客爺，還用點什麼？」

侯君集一擺手：「這陣我還沒琢磨好呢，等想起來再叫你吧。」

「是。」伙計退下去了。

侯君集自斟自飲，等半斤酒一入肚，鼻子尖就見汗了，就覺着肌肉鬆弛，氣血舒通，飄飄乎乎，十分愜意。他正在得意的時候，忽聽門口有人高誦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掌櫃的，施捨施捨吧。」

侯君集抬頭一看，只見這個僧人，身高八尺開外，散髮披肩，頭上勒着月牙鐵箍，黑糊糊一張大四方臉、抹子眉、鈴鐺眼、塌鼻樑，大鼻子頭、闊口大腮，一咀大黑鬍子形如亂草；身上穿灰布僧衣，腰繫一條布帶。脚上登着開口僧鞋，肩上斜背着褡褳，手中提着一條大鐵棍。由於他長得又大又胖，衣服又肥又長，往門口那兒一站，幾乎把門都給堵住了。就聽他又唸了一遍：「阿彌陀佛！掌櫃的，施捨施捨吧。」

這時從飯館的柜台後邊走出一個人，長袍小帽，四十多歲，看樣子好像帳房先生，他從抽屜裡取出三枚銅錢，往前一遞：「給你。」

大和尚低頭看了一眼，把嘴一撇說：「還不夠一頓飯錢，再回回手吧！」

帳房先生沒辦法，又取出幾枚銅錢遞過去。

大和尚又一撇嘴說：「貧僧是爲佛化緣，可不是討小錢的，給這幾枚銅板和罵人差多少。」

帳房先生一咧嘴：「你這出家人好生無理，既爲佛化緣，豈能强人所難？我們小本經營，哪有許多閑錢給你？」

那個伙記也湊過去說：「和尚，你打算要多少？」

大和尚笑道：「不多，給這個數就行。」說着，他伸出一個手指頭。

帳房先生問：「一兩銀子？」

和尚笑說：「一兩銀子算什麼！」

「你到底要多少？」

「一百兩！」大和尚提高聲音說。

帳房先生一聽大笑道：「瘋子，純粹是瘋子！」

大和尚把眼一瞪，怒道：「瘋也罷，傻也罷，今天不給，我就不走。」說罷，他盤膝坐在門口，把包袱放到飯館門上，雙手合什，閉上了眼睛。

霎時，在他身後就圍了百十多人，連街道都要堵塞了。

正是吃飯時候，飯館正是上座的時候，被和尚這麼一搗亂，連一個客人也進不了屋啦！

帳房先生可急了，指着和尚說：「你這不是成心訛人嗎？待我到官府去告你！」

大和尚理也不理，照舊閉目打坐。

侯君集一開始不想管閑事，可是越看就越看不下去。心說：「哪裡來的野和尚，竟敢如此野蠻，待我教訓教訓他！」想罷，他一口氣兒把酒喝乾，又往嘴裡塞了塊狗肉，一邊嚼着一邊來到門口，把帳房先生往旁邊一推，雙手叉腰，先給大和尚相了半天面，突然提高嗓音說：「呔！禿和尚，給你。」

大和尚一怔，剛把眼睜開，侯君集把嘴裡那塊狗肉就吐出來了，啪！正吐到大和尚臉上。

「呀！」大和尚一晃腦袋，趕緊用衣袖擦了一下臉，啪的一聲站起身形，哇呀呀一陣暴叫，用手一指侯君集，怒吼道：「好小子，你想找死！」說着掄拳便打。

侯君集一揚手把他的胳膊托住，笑着說：「和尚，看見沒有，人家這是飯館，可不是打架的地方，你要想打架，咱倆找個寬敞地方怎麼樣！」

「那好。」大和尚答應一聲，哈腰把大棍拎起來，轉身就走。

侯君集對飯館的伙計說：「那張桌兒還給我留着，一會兒我還得接着吃。」說罷掏出一塊銀子先付了帳，邁步往外就走。

這時，人聚得更多了，吃飯的人也不吃了，都跑到街上去看熱鬧。緊對着飯館就有一塊空地，是停放車馬的地方，偏巧今兒個車馬不多，大和尚選中了這塊地方，找了塊平坦之處，停身站住。

這時，侯君集也到了，笑呵呵地在大和尚面前一站。看熱鬧的老百姓也擁了上來，圍了個風雨不透。

大和尚盯着侯君集，說道：「小輩兒，報名再戰。」

侯君集一笑：「在下有名有姓，就是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大和尚氣呼呼地問。

侯君集晃着腦袋說：「因爲我的名聲太大，怕把你嚇着！」

「哈哈哈……」大和尚狂笑道：「就衝你這副尊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哪裡有什麼名聲？休走看打！」說罷，掄棍便砸。

侯君集一看這個和尚眞野蠻，不教訓教訓他是不行了，閃身上步把棍躲過，大罵道：「好個禿驢，大概你身上的驢皮發癢了吧？待某家給你調理調理。」說着一下腰，亮了個「順風扯旗」的架勢。

這時，和尚的大棍又到了，侯君集一閃身，把棍躲開，兩個人一來一往，接招換式戰在一處。

侯君集徒手戰兇僧，並沒把刀亮出來，這是因爲他怕刀槍無眼，惟恐一時失手鬧出人命；再說，他也看出來了，打這個和尚用不着動像伙，光靠拳脚就夠了。

一眨眼的工夫，就是十幾個回合。大和尚一看這個矮子眞難對付，動作比猿猴還快，怎麼打也打不着，把他急得熱汗直流，吁吁直喘。侯君集一邊打着，還一邊氣他：「我說和尚，今年幾歲了？娶沒娶媳婦兒，有小孩沒有？」

「哇呀呀！」大和尚氣得直叫喚，心說：「這小子滿嘴不說人話，實在可惡之極！」他恨不能一棍下去，把侯君集打個腿斷臂折。

大和尚使了個「泰山壓頂」，大棍挾着風聲直奔侯君集頭頂打來。再看侯君集丁字步往那兒一站，翻着小圓眼睛往上看看。他一看棍子下來了，趕緊揚起右臂，橫在頭上，大和尚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他竟敢用胳膊架鐵棍，難道嚇糊塗了不成？喜的是這回可以出氣了，我看你還要壞不要壞！因此他雙臂用力，實實在在砸了下去。說時遲，那時快，眼看棍子就要沾到胳膊上了，就見侯君集把胳膊一豎，與此同時，閃身上步，快如疾風，這一棍貼着侯君集的右臂就滑下去了。侯君集不等和尚變招，使了個「金絲纏腕」，砰！一把就將大棍抓住，單臂用力，借勁使勁，來了個「順手牽羊」，下邊還使了個掃堂腿，脚尖正勾到大和尚脚面上。這回樂子可大了，大和尚摔了個狗啃屎，噗通一聲，好似推倒了一面土牆，門牙也掉了，嘴唇也破了，腦門子也腫了，下巴也青了，滿臉是血，慘不可言。

人羣爆發出一陣驚呼聲：「壞了，摔得可不輕啊！」

「就是，你沒看都起不來了！」

「怕是摔死了吧！」

「不能，這個和尚長得結實，耐摔。」

人們七言八語，說什麼的都有。大和尚眞摔得不輕，趴到地上好半天沒起來，他用手往臉上一摸，弄了一手血，往地上一看，有兩顆門牙，這下他可不幹了，雙手扶地站起來，一回頭看見了侯君集，頓時血貫瞳仁，張着兩隻大手就撲過去了，哪知沒用三個回合，又被侯君集踢倒，侯君集叉着腰說：「來，再來。」

圍觀的人聽了，哄堂大笑。大和尚使了個「鯉魚打挺」，又從地上跳起來，眼裡射着兇光，緊走幾步，把大棍拾起來，厲聲吼道：「小矮子，洒家和你拚了，有我沒你，有你沒我。着棍！」

侯君集一看，這個和尚眞是塊滾刀肉，若不給他點兒厲害，他的惡習難改呀！想罷一閃身，就把刀柄攢好了，刀隨人轉，「倉郎！」掣出了金背鬼頭刀。

侯君集這一拉刀，可就要下狠手了。

恰在這時，在人羣外面，突然有人高誦道號：「無量天尊！侯賢弟刀下留情，愚兄到了。」

這一嗓子十分洪亮，侯君集聽得眞切，覺得耳熟，趕緊打墊步跳出圈外，單手壓刀，抬頭觀看。就見人羣往左右一分，從外邊擠進一位出家的道人。

這位道人身高九尺開外，細腰猿臂，雙肩抱攏，頭戴魚尾道冠，銀簪別頂，身披絳紫色道袍、腰繫火絲縧、足登布襪雲履、肩頭斜背鹿皮囊；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準頭端起、四字闊口、胸前飄灑三綹髫鬚；圓領闊袖、身背寶劍、手執拂塵，飄飄然，好似神仙降落人間。

侯君集一看，「哎呀」一聲，趕緊把鬼頭刀入鞘，緊走幾步，跪在道人脚下：「八哥一向可好，你可把小弟我想死了。」

那道人忙哈腰把侯君集拉起來，二目含淚：「愚兄何嘗不是如此！」

侯君集嗚咽道：「你我相見，莫非夢中！」

那道人一搖頭：「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豈有做夢之理？」說罷，二目之中滾下熱淚。

來者是誰？他是瓦崗英雄的首領之一，綽號神射手——謝映登。

十幾年前，瓦崗起義軍四分五裂了，謝映登悲憤交加，一堵氣遁入玄門，拜北派高道黃羊眞人爲師，當了老道，從此消聲斂跡，再也沒人見到過他。

謝映登與侯君集交情深厚，曾在一起出生入死共事多年，一旦分離，焉有不想之理？誰知今日却在此巧遇。謝映登止住淚，抬頭看了看大和尚，又同侯君集詢問了打架的經過，然後笑着說：「我認識這個和尚，把他饒了算啦，我還有件重要的事情對你說呢。」

侯君集點點頭。謝映登緊走幾步，來到大和尚的面前，異常嚴肅地說：「你不是三教寺的和尚法青嗎？怎麼又跑到這兒胡鬧來了？我記得，去年咱們見過一次了，你既然身入空門，就是佛門弟子。講的是：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早晚三叩首，佛前一炷香；多行善事，普渡衆生。而你却一再不守清規，訛詐百姓，本應把你扭送官府治罪，念你我俱是出家人，再饒恕你一次吧，快走，快走。」

法青心裡不服，可是，他認識謝映登，去年在開封時，就挨過他的教訓。他心想：「我連那個小矮子都惹不起，何況又增加了個姓謝的？不如借坡下驢吧！」想罷，把大棍往肩上一扛，二話沒說，轉身鑽出人羣，奔正西就下去了。

侯君集與謝映登携手回到飯館。這時掌櫃的也來了，拱手道：「多謝客爺解圍，實在感恩不盡，裡邊請，裡邊請。」

兄弟二人又回到原來那張桌上。掌櫃的親自擦桌子，低聲囑咐了伙計幾句。不一會，伙計端來淨手水，請謝映登和侯君集淨了手，端上香茶。掌櫃的一再致謝說：「請二位恩人賞臉，小人請客。」

霎時擺上葷素兩樣酒菜，煎炒烹炸，十分豐富。

謝映登笑着說：「天下人管天下事，你就不必客氣了，我們哥倆還有話要說，你忙着去吧。」

「是，是，小人失陪，小人失陪了。」

掌櫃的很知趣地躲開了，還把看熱鬧的婉言勸走了。

侯君集先給八哥滿了一杯酒，雙手端起來說：「我先敬哥哥一杯。」

「別這樣，」謝映登道：「自家兄弟怎麼客氣起來了。」

哥兒倆推杯換盞，各叙離別之情，說來說去，就扯到了眼前的事情，侯君集說自己要去長安看望衆位兄弟，邀謝映登笑着說：「愚兄已遁入玄門，與世無爭，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七情盡棄，萬念俱消，不怕兄弟你不願意，今兒個如不是在此巧遇，你我也難得相見哪！愚兄已厭煩京城鬧市的煩囂，哎……今後再也不想和他人見面了。」

侯君集笑道：「你說的這些話，我都聽不進去，人生在世，哪個沒有七情六欲？出家人也是人，活在這人世之間，豈能與世無爭？方才那個法青和尚，不就是個例子麼？」

謝映登道：「人和人不一樣，豈能一概而論？」

侯君集一晃腦袋：「講道理，我講不過你，咱們還是談點兒實在的吧。方才你不是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嗎？現在就說吧！」

謝映登猛省道：「對！正有件重要的事情告訴你，愚兄出家的黃羊觀，地處偏僻的崑崙山中，共有道士一百多人。其中有個叫唐元的道人，經常出外化緣，一爲本觀募化金銀；二爲發揚門戶，廣收弟子。前些天，唐元去化緣，路遇暴雨，躲進一深山古洞中避雨。這座山名曰天覺山，洞爲藏仙洞。因洞中黑暗，不得見五指，忽被一物絆倒，細看時，原來是一具死屍。看樣子是被猛獸咬死的，他身上還背着一封十萬火急的書信，唐元道人出於好奇，把信拆開看了。」

侯君集忙問：「信上寫此甚麼？」

「看把你急得，聽愚兄慢慢道來。這封信是突厥國赤壁保康王的一道密札。原來他唆使隋朝的余孽、楊度等，組成聯軍，要五路出兵進犯大唐。信上說，糧草、器械等都準備好了，讓楊度提出確切的進兵日期。唐元把這封信帶回了黃羊觀，親手交給了我，眞叫我左右爲難哪！方才我說過了，愚兄已遁入玄門，與世無爭，豈能傳書遞柬？然而，事關重大，又不能不讓唐天子知道。今兒個可巧遇上了你，這次你進京一定把這封信替我呈上去。」

謝映登從內衣取出一個油紙包，把那封密札交給侯君集。侯君集接過來，揣在懷裡，笑着說：「八哥，你不是說與世無爭嗎？何必還管這『閑』事。」

一句話把謝映登問了個張口結舌。

正在這個時候，飯館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接着就是一陣大亂，謝映登、侯君集一楞，站起身往街上觀看，侯君集不看則可，看了之後大吃一驚。

* * *

侯君集和謝映登正在飯館吃飯，忽聽街上一陣騷亂，哥兒兩放下筷子，探身往外觀看，就見地上躺着一個人，身邊有匹花斑馬，四外還站着不少人看熱鬧。

侯君集發現這匹馬十分眼熟，猛然想起來了：這不是當年我騎過的那匹「九點桃花豹」嗎？辭官後，我把它送給六哥王君可了，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侯君集急忙走出飯館，分開人羣來到裡邊，先看看馬，不錯！正是九點桃花豹；再看看地上躺着的這個人，頭戴甩頭巾，身穿跨馬服，右手腕上套就馬鞭，斜背着一個包裹，滿臉都是汚垢和汗水，二目緊閉，張着大嘴呼呼直喘，看樣兒是累壞了。侯君集趕緊把這個人扶起來，用膝蓋頂住他的後腰，抓着他的雙手，不住地來回搖晃。這時謝映登也來了，手裡還端着一大碗白開水，給他慢慢灌下去。侯君集又叫飯館的伙計拿一條濕毛巾，蒙到他臉上。

時間不多，這個人就緩緩醒過來了，他先用毛巾擦擦臉，睜開眼睛往四處看看，頭一眼正看見侯君集，他就像觸了電似的，一骨碌身站了起來，抓住侯君集道：「我的侯爺，小人可見着您了。」說着跪下就磕頭。侯君集一楞，看着他也很眼熟，不過一時想不起來了。這個人看出來了，趕緊自我介紹：「侯爺，您忘了，小人不是宿國公府中的家人程祥？」

「哦！」侯君集這才認出來。

程祥說：「我的侯爺，快跟小人回京吧！我們老爺就等着您呢。」

侯君集料知有重要的事情，忙說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咱們屋裡說吧！」

他讓伙計把馬牽到後院，好好餵飼，他架着程祥走進飯館。掌櫃的一看，前屋裡人多口雜，談話不便，趕緊把帳房騰出來，把他們三位讓進去。

侯君集問程祥：「到底出了甚麼事？」

程祥長嘆一聲，先把李淵要殺秦王、程咬金鬧宮保下秦王十天不死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又說：「程爺爲救秦王，派人四路搬兵，小人就是專門給您送信的。程爺還限令小人五天內必須趕到您那兒，小人怕誤了期限，加緊趕路，直累得人困馬乏，這才從馬上摔下來，萬沒想到在這兒碰上您了。」

程祥吃力地解下身上的包裹，從裡邊取出程咬金的書信，遞給侯君集。侯君集看完信，不由緊鎖雙眉，兩隻小圓眼睛都紅了。他側過身問謝映登：「八哥，你看怎麼辦？」

謝映登看過信後沉思片刻，說道：「有道是救人如救火，你應該馬上動身進京，越快越好。」

「那麼你呢？」

謝映登道：「小兄已是世外之人，不便參與此事了。」

侯君集也不勉强，把程祥交給他照顧，急忙離開飯館。謝映登一直把他送到鎭口，侯君集道：「此番你我分手，天各一方，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見面？」

謝映登說：「兩座山難在一起，兩個人是不難相遇的，望兄弟一路保重吧！」

「好，咱們後會有期了。」

侯君集說罷，與謝映登灑淚告別，趕奔長安而去。

謝映登望着他那矮小的身影，淚如雨下，一直到看不見了，他才回到飯館。

侯君集心如油烹，脚下加緊，使出了看家的本領——陸地飛騰法，就見他往下一塌腰，雙臂擺動，好像一隻衝刺的仙鶴，其快如飛，一口氣就是三十里。再緩一口氣，又是三十里，往長安疾行猛進。在秦王被押的第十天晚上，他終於趕到長安城外。

這時，滿天星斗，已經定更了，高大的城門早已關閉。侯君集收住脚步，蹲到護城河邊上喘了口氣。心想：「明天就是出斬秦王的日子了，今晚上無論如何也要見着程四哥，設法救秦王不死，不然可就來不及了！如若『叫城』，必然引起麻煩，還不如乾脆爬進去。」想罷，他站起來，活動活動筋骨，穿過石橋來到城牆根下，一伸手從百寶囊中取出飛抓百練索，因尺寸不夠，又結了一條絨繩，瞄準垛口，一抖手把飛抓就扔上去了，飛抓正抓到墻沿上，侯君集雙臂用力往下拽了拽，覺得很結實，這才攀繩而上。颯颯颯，快似猿猴，眨眼就上去了。他一蹁腿跨過垛口，收起飛抓，順馬道下來，進了城。

侯君集穿街過巷，直奔程府。輕車熟路，片刻就到了。他仍用老辦法，一不叫門，二不通報，飛身跳進府中，徑直趕奔內宅。但見窗戶紙刷白，隱約傳出哭聲。侯君集在門上敲了幾下，輕輕地呼喚：「四哥、四嫂，我來了。」說着拉開門，進了屋。

裴氏夫人趕緊止住悲聲，定眼觀看，一見是侯君集，眞是又驚又喜，急忙起身讓座。

「我四哥呢？」侯君集焦急地問。

裴氏道：「被王君可找去了。」

「可是爲秦王的事？」

「這是一方面，還聽說尉遲元帥被建成、元吉給劫去了，也不知是眞是假。」

侯君集一聽急上加急，耐着性子問明了經過，他一聽就知道事情更複雜了，忙起身告辭說：「我去看看。」

他離開內宅，跳出墻外，直奔齊王府。他邊走邊琢磨，應該如何入手？他一想，最好先利用自己的本領「單打獨鬥」，把事情摸清了再說。所以他沒有公開露面，施展夜行術的功夫，乘人不備，潛入了齊王府的後花園。他的脚剛落到地上，忽見眼前燈光閃動，有人朝這邊走來，侯君集忙

閃身躲到樹後偷眼瞧看，借着燈籠的光亮，看得眞切，來人正是李元吉。在他身後跟着十多個人，看衣着打扮都是護院的，手裡拿着傢伙，抬着一條大口袋；李元吉東瞧西看，鬼鬼祟祟，領着這幫人登上一座涼亭，又在四周佈下了崗哨，由於天黑，離着又遠，他們幹甚麼就看不淸了。侯君集心想：「他們抬條口袋幹甚麼？裡邊裝的莫非是尉遲恭？」他有心跳過去看個究竟，又一想：「不行，忙中有錯呀！可別把事情弄砸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眼珠不動地往亭子那邊盯着。等了很長時間，李元吉領着人走下涼亭，對身邊的一個矮胖子說：「你在這盯着點兒，千萬別叫人靠近涼亭。」

「是，小人明白。」

正在這時候，從前院跑來一個人，對李元吉說：「啓稟王駕千歲，萬歲有旨，宣您和太子上殿。聽說程咬金把二位千歲告了。」

李元吉二話沒說，直奔前院去了。

李元吉走後，後花園又恢復了平靜。就見那個矮胖子，手裡拿着一把刀，在涼亭下轉來轉去。侯君集見四處無人，正是下手的好機會，他一轉身從樹後溜出來，躡足潛踪，撲到這個人身後，輕輕地把左手探出去，把這人的咽喉就掐住了。侯君集自幼練過鷹爪功，別看他小手不大，要是運上氣功，足有幾百斤的力量。就見這個矮胖子兩眼往上一翻，手脚發麻，頓時就躺下了。

侯君集怕把他掐死，趕緊鬆開手，把他夾到身旁的竹林裡邊。

這時，矮胖子也緩過氣來了，見站在眼前的這個人，兩眼炯亮，冷森森的刀尖正指向自己的胸膛，矮胖子嚇得直哆嗦。

「別動！動一動我就廢了你。」侯君集聲音不高，卻極其嚴厲。

「是，我不動，我不動。」

侯君集問道：「你是甚麼人，叫甚麼名字？」

「回好漢的話，小人叫朱煥章，是、是本院的護院。」

「你在這幹甚麼？方才抬的那條口袋是甚麼？說！」

「這……這……他不是……這……」

侯君集一看他不肯說，掏出繩子就把他兩隻胳膊捆起來，用鬼頭刀在他的腦門上蹭了幾下：「你到底說不說？」

這下可把朱煥章嚇壞了。

「好漢留情，我說、我說。」

「講！膽敢說半句謊話，我先割掉你的鼻子，再挖了你的狗眼！」

「是是是，我說，口袋裡裝的是尉遲恭，因爲太子與齊王怕程咬金把他搜出來，才藏到涼亭裡邊，他叫小人在這裡看着，別的我就不知道了。」

侯君集也沒往下再問，一伸手把他拉起來，命令說：「走，帶我到涼亭看看去。」

朱煥章不敢不依，咧着嘴在前邊引路，侯君集右手端着鬼頭刀，刀尖兒頂着朱煥章的後腰，全神貫注地在後邊跟着。

這是一座有三重飛檐的八角涼亭，它有幾級青條石台階，亭裡青磚舖地，十分寬敞，中間是個青石圓桌，周圍有八個青石墩，上雕龍鳳花紋。

朱煥章站到圓桌前邊就不走了，輕輕地說了一句：「就在桌子下邊。」

侯君集拉着朱煥章，圍着石桌轉了兩圈兒，沒有看出甚麼破綻，用手推推石墩、石桌、紋絲不動，就知道有機關。他用刀一頂朱煥章：「怎麼打開？」

朱煥章說：「雙手搬着桌子面，往右轉三圈兒就開了。」

侯君集冷笑道：「咱可把話說清楚了，你小子要是調理我，我可不客氣。」

說着，他把朱煥章捆到柱子上，把刀背好。雙手搬着桌子面，用力往右一轉，果然桌子面活動了，下邊閃出一條地道，形如井口，深不可測。侯君集揀了塊石頭扔到下面，聽了聽並不太深，沒有甚麼反應。他把朱煥章從柱子上放下來，推着他在前邊引路。

「下去！你在前邊，我在後邊，出了事，我先把你廢了。」

朱煥章一咧嘴：「好漢爺，我兩手倒綁着沒法下去呀！」

侯君集想了想，把他的手綁在胸前，讓他兩隻手的距離寬着一點兒。二次命令說：「可以了吧，下去！」

朱煥章先蹲下，把兩條腿先送下去。侯君集見四處無人，趕緊從腰裡取出火摺子，他借着火光觀看，下邊好像個井筒子，青磚砌壁，溜光發滑，靠着洞口竪着一架鐵梯子，可通上下，這時朱煥章已經下去了。侯君集一蹁腿也跟下來了，他們剛在下邊站穩，頭上喀察一響，石桌歸回原位，把洞口又封閉了。

侯君集先是吃了一驚，又一想，這也不錯，以免被上邊的人發現。他定定神，一隻手舉着火摺子，另一隻手抓着朱煥章說：「走，你們把尉遲恭放到哪兒了？」

「在那兒，在那兒。」

侯君集這才看見，石壁上有道拱門，直通遠處。朱煥章在前，侯君集在後，順着地道摸索着前進。大約走了十幾步，又是一道拱門，裡邊的地勢突然開闊了。原來，這是一間暗室，比一般的房子大得多，周圍都是石頭墻，陰森森的，涼氣透骨，迎着拱門放着一排鐵櫃，還有幾隻鐵皮箱子。

朱煥章道：「墻上有燈，請您點着吧。」

侯君集這才發現石壁上有兩個拱洞，裡邊放着兩盞油燈。他用火摺子把燈點上，霎時間暗室亮了起來。

侯君集借着燈光一看，那條口袋就堆在墻角下，他趕快跑過去，把口袋嘴兒解開，裡邊露出一個人，細一看正是尉遲恭。

但見他嘴裡堵着東西，臉上勒着眼罩，雙臂倒剪，綁得結結實實，繩子都勒到肉裡去了。小白猿一皺眉，趕緊把繩子解開，把眼罩和堵嘴的東西掏出來，侯君集一看，尉遲恭已經不省人事了，趕緊把他平放在地上，從百寶囊裡取出了葫蘆，拔掉塞子，給他灌了幾口水。然後又搖動他的雙臂，給他舒筋活血，捶背揉胸。這頓折騰啊，足足有半個多時辰，尉遲恭身子一動，鼻子「哼」了一聲，這才緩醒過來。他微睜二目，吃驚地往四外觀看。

「尉遲兄，你受委屈了。」

「你是哪位？」尉遲恭的兩隻眼被石灰所傷，看不眞切。

小白猿道：「我是你兄弟侯君集。」

「哎喲，原來是侯賢弟。」

二人抱在一起，悲喜交加，都流出了眼淚。

侯君集擦乾眼淚，向尉遲恭尋問被劫的經過。尉遲恭就把程咬金派程喜告急，累死烏龍駒，夜探天牢，如何審問建成、元吉，得知秦王被害的實情，以及如何被綁架的經過說了一遍。侯君集聞聽後氣得呼呼直喘，鬍子都撅起來了，大叫道：「可惱哇，可惱！可恨哪，可恨！尉遲大哥快跟我走，找李建成、李元吉兩個王八蛋算帳去，我和程四哥他們爲找你都急壞了。」

「走！」尉遲恭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跟着侯君集往外就走。

侯君集用刀逼着朱煥章：「你還在前邊，走！」

朱煥章不敢違拗，低着腦袋在前邊引路，不一會兒又來到井筒子裡。

「站住！」

侯君集叫他靠墻站着，自己先攀着梯子上去，用手一推沒推動，再用力還是沒推動，從梯子上下來問朱煥章：「爲甚麼打不開了，裡邊的開關在哪？」

朱煥章忙說：「裡邊沒有開關。」

「那怎麼出去呢？」

「必須上邊有人給開，要不就出不去。」

「這話你怎麼不早說？」

「這……小人都嚇糊塗了，把這件事給忘了。」

啪！侯君集掄起巴掌給了他一個嘴巴：「混蛋！今兒要是出不去，我就剝了你的皮！」

朱煥章咧着嘴說：「小人的確是忘了，求侯爺開恩！」

侯君集知道打他也是出不去，只好再次上了梯子，用力往上推，結果還是沒推開。

「看我的。」

尉遲恭換下侯君集，還是弄不開，把他們急得團團轉，汗如雨下。

後來，侯君集想了個笨拙的辦法，乾脆來個「老鼠盜洞」吧。他從百寶囊裡取出小鈎子、小剪子、小耙子、小鏟子、匕首等夜行人使用的傢伙。

先選好了一個突破口，把一塊青磚撬下來。接着又撬下了第二塊、第三塊……最後撬下二十多塊，然後又開始掘洞。他挖累了，尉遲恭挖，兩個人換班幹，侯君集累得呼呼直喘，看着朱煥章有氣，把他的繩子解開，把鐵耙子往前一遞：「你他娘的也別閒着，給我挖！」

「是！」朱煥章挽挽袖子，撅着屁股就幹起來了。

經過一陣苦戰，挖進去五尺多深。他們歇息一會兒，又挖了一會兒，就這樣一寸一寸的前進。

一直挖到快午時了，才把地道挖通。侯君集用刀往上一戳，嘩的一聲，土漏下來了，一道强光射進洞中，侯君集如釋重負，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又鼓起一把勁兒，才從洞裡爬出來，正好被地面上搜府的軍兵看見了，有人喊道：「快來人呀，鬧妖怪了！」

「快來人哪，好大的耗子！」

侯君集把身上的泥土抖掉，尖着嗓子說：「放屁！你們好好看看，有這麼大的耗子嗎？」

軍兵們都是一怔，其中有幾個認識侯君集的忙跑過來施禮。

「這不是侯將軍嗎？」

「不錯，是我。來來，大家快搭把手，下邊還有人呢！」

有兩個當兵的，把手探進去，一使勁把尉遲恭拉上來了。衆人一看，驚呼道：「啊，原來是大元帥！」

「找着了，找着了，大帥在這兒啊！」

侯君集忙問：「我程四哥在哪裡？」

衆人道：「正領着人搜查養老宮呢。」

侯君集對軍兵說：「洞裡邊還有一個姓朱的，可別叫他跑了，用繩子給我捆起來，聽侯發落。」他又對尉遲恭說：「您就在這兒別動，讓我把程四哥找來，讓大家看個究竟。」

侯君集那兒近從那兒走，翻牆越院，這才來到養老宮的後花園，飛身跳到戲台上，大喊一聲：「程四哥不必焦急，我已知道尉遲元帥的下落。」說罷，跳到程咬金面前。

程咬金抓住侯君集，單刀直入地說：「尉遲恭現在何處？」

「隨我來！」侯君集在前面引路。

程咬金一指總管太監馬元和、李建成、李元吉說道：「走吧，全都要去，三頭對案少了誰也不行。」

建成、元吉料知情況不妙，暗中叫苦。有心不去，程咬金不答應；想逃走，又沒有脫身的機會，只好硬着頭皮離開養老宮，四隻眼睛賊光閃閃，邊走邊打主意。

衆人來到齊王府的後花園，程咬金一眼就看見尉遲恭了，他挺着大肚子蹬蹬蹬的跑過去：「大老黑，你還活着？可把你找到了！」

尉遲恭緊走幾步，四隻大手抓在一起，又搖又晃，兩個人一邊樂，一邊哭，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王君可也趕過來與尉遲恭相見。還是程咬金想得周到，他先把馬元和叫過來，讓他見過尉遲恭，又逼着他驗看了地道和暗室。馬元和直嚇得瞪目結舌，料知建成、元吉是活不成了。

程咬金道：「你是奉旨欽差，代替皇上來的，懷中又有聖旨，你趕快下令，把兇手拿辦吧！」

馬元和如夢初醒，忙說道：「當然，當然。」

可是，衆人再一看哪，連建成、元吉的影子也找不着了，不知他們甚麼時候溜掉了。程咬金急得直跺脚：「王君可！」

「小弟在。」

「快給我抓！不論上天入地，也要把這兩個王八蛋給我抓回來！」

「遵命。」王君可領着人去了。

忽然，程咬金想起一件大事：午時三刻，李淵就要斬秦王，晚去一步可就完了，他把大手一招：「衆位，快跟我上金殿找皇上去。」

尉遲恭、侯君集、馬元和與衆人急匆匆上了車馬，一陣風似地來到午朝門。

法場已經戒嚴，秦王已被綁在斷頭台上。三聲追魂炮已經響過兩聲了。程咬金急令鐵牛、萬牛、黑白二夫人擁進法場，保護秦王。他帶着馬元和、尉遲恭、侯君集飛奔金殿。

此刻，李淵正在金殿上琢磨心事。他暗下決心，非殺李世民不可，心說：「程咬金啊程咬金，我看你還有何話可說？你賴來賴去，竟然賴到我兒建成、元吉和我御妹的頭上，誣陷他們劫持了尉遲恭，眞是豈有此理！待我先殺了李世民，然後再找你算賬，連保人也不能輕饒！」想到這裏，他問左右：「甚麼時刻了？」

「萬歲爺，午時二刻已過。」

「好！」李淵以手擊案：「傳朕的旨意，立即行刑！」

「遵旨！」

殿頭官轉身往下就走，沒想到正遇上程咬金，兩人撞個滿懷。

「刀下留人，臣有本上奏！」

程咬金這一呼喊震得殿宇嗡嗡直響。李淵一看又是程咬金，更像火上澆油，騰的一下火就上來，大喝一聲：「程咬金，你又來抗旨不成？可知你已犯下了死罪！」

程咬金毫無懼色，縱聲大笑：「哈哈哈，萬歲啊，您先消消氣，待問清楚了再殺臣也不晚。」

「你還有何話要講？」

「啓奏萬歲，臣把尉遲恭找到了。」

「啊？」李淵一怔，「在何處找到的？」

「就在齊王府。」

「這……」李淵容顏倏變，連連搖頭說：「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程咬金道：「這是眞事，不是可能，臣說的話萬歲不信，請問問馬元和吧。」

「宣馬元和上殿。」

馬元和戰戰兢兢的走上金殿，跪伏在龍案前：「萬歲，奴才交旨。」

李淵問：「那尉遲恭可是在齊王府找到的？」

「回萬歲爺，一點也不假，是奴才親眼目睹的。」

「詳細奏……奏來。」李淵有點坐不住了，頭上冒出冷汗。

馬元和不敢隱瞞，把目睹的實況講了一遍。因爲事情涉及到侯君集，李淵傳旨，宣他上殿。侯君集把衣帽整理了一下，走上金殿，跪在品級台外。這是因爲他已經辭官了，沒有品級的緣故。

李淵問道：「卿是何時進京的，是怎麼知道尉遲恭在齊王府的？」

侯君集不慌不忙，把詳細的經過講了一遍，並將密札呈上，滿朝文武聽罷無不驚駭。李淵坐在那裏呆若木鷄，好半天沒說出話來。爲甚麼？這件事若是屬實，焉有建成、元吉的命在？尤其自己還是保人，更沒話可說了。就在這個時候，殿脚下突然有人喊道：「臣尉遲恭上殿見駕。」

李淵一楞，就見尉遲恭晃晃悠悠走上金殿。原來，尉遲恭在下邊等得實在不耐煩了，滿肚子話都把他憋死了，因此，不等旨意宣詔，便闖上金殿。

由於過分激動，尉遲恭忘記了禮儀，一上殿就大呼道：「秦王寃枉，秦王寃枉啊！眞正的罪魁禍首是李建成、李元吉！萬歲快傳旨把秦王赦免了吧！」

李淵不悅道：「尉遲恭，你怎知李世民寃枉？」

程咬金對尉遲恭說：「大老黑，甭着急，有話慢慢說。」

尉遲恭略微定了定神，這才把事情的經過都說了出來。他是個粗人，有甚麼說甚麼，也不分地點場合，把建成、元吉與張、尹二妃私通的事也給抖落出來了。滿朝文武聽得都傻了，一個個仿似木雕泥塑的一般。

李淵的臉色由白變灰，由灰變紫，由紫變青，虛汗順着鬍子往下直流。突然大叫一聲：「氣死我也！」翻身栽倒在地。

金鑾殿上一陣大亂，誰也猜不出這個亂攤子將如何收拾。

＊　＊　＊

人生在世，悲歡離合，苦辣酸甜，甚麼滋味都能嚐着。就拿李淵來說吧，堂堂的皇帝吃盡穿絕，富有五湖四海，爲所欲爲，想甚麼有甚麼，理該是最如意的了吧？可是，他也有他的痛苦。別的不說，就拿他的家事來說，使他丟盡了面子，傷透了心，所以才氣堵咽喉，昏厥過去。經過一番搶救，他才甦醒過來。事到如今，他也顧不得體面了，當着滿朝文武的面，捂着臉，放聲痛哭：「天哪，天哪，我李淵做下了甚麼孽？因何這樣懲罰我啊？」

衆朝臣苦苦相勸，李淵才止住悲聲。他傳旨：「赦免李世民無罪，叫他上殿見朕。」

又傳旨命馬元和率領內府禁軍把張、尹二妃收押起來，聽候發落。馬元和領旨下殿去了。

這時，秦王李世民走上金殿，跪在龍案前，口稱：「父皇在上，不孝兒李世民恭請聖安。」說罷以頭觸地。

李淵一見李世民，心如刀絞，感到無比內疚，顫聲說道：「我兒近前來。」

李世民跪爬幾步，來到李淵脚下。李淵雙手捧起兒子的臉，但見李世民兩眼深陷，臉色蒼白，形容憔悴。李淵覺得太對不起兒子了，一股強烈的父愛和自責湧向心頭，雙手把秦王緊緊地摟在懷裡，失聲痛哭：「世民，爹爹委屈你了。」

此刻，李世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牢騷、怨恨、委屈、傷心……一下子都丟光了。滿朝文武目睹此景，無不落淚。

李淵哭道：「孩子，你爲甚麼不早對我實說？以致引出這麼多的麻煩，若不是程愛卿千方百計救你，咱們父子就見不着面啦！」

現在，李淵甚麼都明白了。

「啓奏萬歲爺，大事不好了。」總管太監馬元和跑上金殿，急匆匆奏道。

李淵止住悲聲，忙問道：「何事驚慌？」

「奴才遵照萬歲爺的旨意，前去捉拿張、尹兩位娘娘，誰知她們已經得到了消息，都上吊自盡了，奴才進宮的時候，她們已經斷氣了。」

「活該！死得好！死得好。」李淵咬牙切齒地說：「死也完不了，速把人頭砍下，棄屍荒郊！」

「父皇息怒，兒有本上奏。」

「世民，有話快講。」

秦王說：「張、尹二妃自知有愧，畏罪自縊，正好說明她們已經認罪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念她們侍奉父皇多年，就賞個全屍吧，喪葬可以從簡，以示皇恩浩蕩。不知父皇意下如何？」

李淵連連點頭：「我兒言之有理，朕准本。馬元和！」

「奴才在。」

「你聽見沒有，這件事就交給你了，下殿操辦去吧！」

「奴才遵旨。」

李淵又傳旨：「來人，速把建成、元吉帶上殿來！」

程咬金把兩手一攤，說：「一個也不見了！」

「啊？」李淵大吃一驚：「快快抓回來，決不能讓他們跑了！」

程咬金道：「臣已讓王君可領兵捉拿去了，到現在還沒聽着回信兒。」

話音未落，王君可急匆匆走上金殿，啓奏道：「臣已把太子與齊王抓住了。」

「帶上來！」

李淵急不及待，衆人皆擦拳磨掌，怒滿胸膛，都要看看這兩隻豺狠的下場。

原來，建成、元吉見事已敗露，自知性命難保，乘混亂之機，一頭鑽進王府的地溝裡，藏躲起來。這條地溝四通八達，一直通到城外的護城河，他倆打算待到天黑，從護城河逃走。無奈地溝裡潮濕陰暗，臭氣薰天，把他倆嗆得連氣都喘不過來，尤其可怕的是，地溝裡老鼠成羣，兇得要命，把他倆的手脚全咬破了，有幾隻老鼠竟爬到李建成脖子上咬耳朵，二人叫苦連天，覺得這個滋味實在太難受了，還不如挨一刀痛快呢！

就這樣，他倆又往回跑，剛一出地溝，就被搜拿他們的官兵發現了，抓了出來。

由於情況緊急，王君可也忘了給他倆換衣服了，這兩個小子上殿之後，臭氣四溢，直薰得滿朝文武齜牙咧嘴，無不以手掩鼻。

李淵望着建成、元吉，兩眼噴火，怒不可遏，大聲喝道：「畜牲！你倆做的好事！」

事到如今，鐵證如山，建成、元吉已經無法抵賴，只好一個勁兒地磕頭求饒。

「父皇開恩！」

「父皇饒命啊！」

程咬金在一旁插口道：「廢話少說，先把你們幹的那些缺德事供出來！」

「說！快說！」

尉遲恭、侯君集、王君可、齊國遠、李如圭等都在兩旁吆喝。

「是，是，我說，我說。」建成、元吉不敢違拗，就把陷害李世民、尉遲恭的原因和經過，如實供了一遍。

李淵越聽越氣，後來實在聽不下去，他敲打着桌案，問道：「狠子野心，鷄犬不如，未做壞事之前，你們就沒想過，這是傷天害理、國法不容的嗎？」

李建成往前跪爬幾步，哀求道：「都怪兒鬼迷心竅，一時糊塗，鑄成了大錯，論理死有餘辜，望父皇念父子之情、骨肉之親，饒恕孩兒這一次吧，兒只要留得三寸氣在，一定脫胎換

骨重新做人，上報父皇養育之恩，下為百姓多做好事，父皇開恩啊！」

李建成邊說邊叩頭，還不住地捶胸頓足，揪頭髮打臉。

李元吉也往前爬了幾步，「咚咚咚」叩頭不止，一行鼻涕、兩行眼淚地說：「父皇，您可是我們的親爹爹呀，眞的這麼忍心把我們殺了嗎？留下我們立功贖罪有多好，我的爹呀！您就把我們哥兒倆饒了吧！」說罷掩面大哭，哭得比夜貓子叫還難聽。

李淵對眼前這兩個兒子一向偏愛，別看他在氣頭上聲色俱厲，說了些狠話，可是被他們這麼一哭，他的心就軟下來了。李建成很善於捕捉他父皇的弱點，他偷眼一看，有門兒，哀求得更懇切了。

「父皇啊！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使是神仙，免不了也有犯錯誤的時候，念兒無知，您就赦了兒的死罪吧。常言道，虎毒不吃子，何況您是養育我們的天倫？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縱然誰都不看，也應該看在我死去的母后份上，饒兒一命吧！」

李建成眞會說話，尤其這最後的一句話，正撞到李淵的心坎上。

「這個……」李淵失神發怔，心似刀絞，潸然淚下。為甚麼？因為他跟竇氏感情太好了。在李淵正式登極之前，妻子竇氏因病故去了。李淵痛不欲生，一直哭了兩個晝夜。為悼念結髮之妻，他命人在內宮修建了一座超生塔，裡邊存放着竇氏生前愛惜的東西，每逢年節和竇氏的生辰，李淵都要祭祀寶塔，親自焚香燒紙，祝願妻子早登仙界。

李建成是他們相愛的頭一個「果實」，竇氏對他愛如珍寶，李淵偏愛建成，就是受竇氏的影響。竇氏是希望長子來繼承江山的，但她並不是糊塗人，她從各方面權衡，建成遠不及次子世民，因此，在立儲這件事上，她和李淵同樣傷惱筋。她在臨終之前，曾拉着丈夫的手說：「你我夫妻，同甘共苦，患難多年，老天保佑，賜給咱四個兒子。元霸早喪，還剩下建成、世民、元吉三人。元吉是個沒有作為的人，能享榮華富貴也就可以了，惟建成、世民兩人，叫我放心不下。世民天資聰慧，文武雙全，待人厚德，是你得力的助手，以後如若繼承大統，是當之無愧的。建成自幼驕慣成性，心胸狹窄，私心太重，也容不得人，我擔心他們倆在繼承王位這件事上，會發生不睦。自古以來，當爹娘的都偏疼無能的子女，世民就不必提了，對建成你要格外關心照料，如能立他為太子，當然很好；如不能時，你與世民也不要虧待了他，你如能做到這件事，就算對得起為妻了。」

竇氏的遺囑，使李淵耿耿於懷，至今難忘。現在李建成一提到「母后」二字，立時觸動了他的心。殺吧，對不住死去的愛妻；不殺吧，又對不住世民和尉遲恭，再說從國法和情理上也交代不過去。前思後想，左右為難，眞把李淵難壞了。突然一股急火往上一湧，倏地吐出一口鮮血，頓時昏了過去。

金鑾殿上立時一陣大亂。秦王先命人把建成、元吉打入天牢，又命人把李淵抬入內宮，召來御醫搶救。

御醫診脈後，先給李淵服了七星止血丹，又開了藥方，請秦王過目。李世民驗過之後，問御醫：「萬歲可有危險？」

御醫答道：「萬歲本來就龍體欠安，加上憂傷過度，引起舊病復發，不過從脈象上看，還沒有危險的跡象，請王駕放心。」

「嗯。」李世民點點頭，命人抓藥去了。

滿朝文武一聽皇上沒事兒，這才各自歸府。

李淵一病就是半個多月，雖然沒有生命危險，卻很難康復。

其實，他最了解自己的病情，主要是心病，心病要能解除，他也就能起床了。

十多天來，竇氏的影子一直在他眼前晃動，竇氏的遺囑也不停地在耳邊回繞，究竟殺不殺建成、元吉，他始終舉棋不定。憑心而論，他想開脫他倆的死罪，難的是無法啓齒。

這天，李淵仰面躺到床上，昏昏沉沉，突覺門一開，從外邊走進一人，李淵忙問是誰，那人躲躲閃閃，並不回答。李淵大怒，從牆上抽出寶劍，四下尋找，鬧了半天，那人正是前妻竇氏。竇氏仍如生前那個樣子，拉着李淵的手說：「分別才數載，陛下把我忘了不成？」

李淵忙說：「沒有，沒有，朕每天都在思念你呀，你這是從哪裡來？」

竇氏似哭似笑地說：「我是來看你和孩子來了。」

李淵一回頭，發現床上躺着個胖娃，仔細一看正是建成。李淵跑過去把孩子抱起來，又親又吻，喜愛得不得了。親着親着忽然李建成變大了，摟着李淵的脖子說：「爹爹饒命，父皇饒命啊！」

李淵想把他從懷裡甩出去，可是，怎麼甩也甩不出去，李淵累得大喘不止，膀臂酸疼，回頭再找竇氏，竇氏也不見了。李淵想喊喊不出來，想叫又叫不出來，急得通身是汗，痛苦難當……

「父皇睜眼，父皇醒一醒。」

李淵睜開眼睛，才知道方才是在做夢，轉臉一看，李世民正站在床前，彎着腰呼喚他。

李淵又把眼睛閉上，定了定心神。李世民先用香巾把他父皇臉上的虛汗揩淨，然後問道：「父皇病情怎樣？可覺得輕鬆些？」

李淵輕輕地搖了搖頭，無限傷心

地說：「恐怕沒有康復的希望了。朝中情況怎樣？」

李世民答道：「一切如舊，安定如常，請父皇放心。」

李淵見四處無人，忽然心生一計，試探李世民的態度，「建成、元吉身犯下不赦之罪，論法當斬，但礙於皇室體面，骨肉之情，朕又難以將他們處決，尤其你母后在臨終前又再三叮嚀，叫咱們寬待建成，依你之見，為父當如何降旨？」

李世民聰明過人，早看穿了父親的心思，心中實在不悅。哦，殺他們您就礙於皇室體面，念及骨肉之情了；要殺我那時候，您怎麼就那樣無情了呢？可見您太偏心了，您這是不好意思降旨饒了他們倆，打算借口傳音，讓我說個「饒」字。李世民可想說個「饒」字，可那太違心了；他有心拒絕，可又怕惹起父皇上火，病情加劇，落個不孝之名。

李淵等了半天，不見李世民回答，便問道：「你在想甚麼？有點為難是不是？」

李世民笑說道：「父皇乃一國之尊，言出法隨，像這種事情關係重大，兒不敢妄加干預，請父皇聖衷獨斷才是。」

李淵也看出世民的意思來了，於是把心一橫、厚着臉皮說：「這樣也好，看在你們死去的母后的情份上，朕想把建成、元吉兩個免去死罪，削職貶為庶人，趕出京城，逐回原籍。永不再用。」李淵見世民毫無反應，又接着說，「當然了，朕這樣決定，也許會引起朝臣不滿。不過，這都不關緊要，受害的只有你和尉遲恭，朕重重加封你們二人也就是了，你看如何？」

李世民道：「父皇明鑒，臣兒無話可說。」

「這就好，那你就替朕代筆吧。」

李世民將旨擬好，呈給李淵過目，李淵照准，讓秦王用了印，馬上頒發下去。

建成、元吉獲釋的消息一傳出，朝野震驚。王君可怒滿胸膛，氣呼呼來到宿國公府，向程咬金說了一遍。

「他娘的，太不公平了！」程咬金把桌子拍得啪啪響，怒罵道：「無道的昏君，心術不正，賞罰不明，哪是治世的明主，乾脆叫他給好人騰個地方算了！」

說話間，侯君集、長孫無忌、齊國遠、李如圭、尉遲恭等人都陸續地來了。一個個豎眉瞪眼，怒火中燒。侯君集道：「大丈夫有恩必報、大仇不饒，難道咱們就看着兩個雜種溜掉不成？」

王君可道：「聖旨已下，誰敢不遵？」

「屁！甚麼聖旨不聖旨的，對了聽，不對就不聽他那一套！」齊國遠忿忿地說。

程咬金眼珠一轉，心裡有了主意，他看了尉遲恭一眼，好像自言自語地說：「唉，人家是當君的，咱是做臣的，不聽能行嗎？可惜我不是身受其害者，我要是叫建成、元吉害成那樣啊，不報仇才怪呢！俗話說，寧扶竹杆，不扶井繩，咱這叫招着眼皮甩鼻涕——有勁兒使不上呀！」

尉遲恭一聽，覺得這話碰耳朵，高聲問道：「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程咬金笑道：「紅粉送給佳人，寶劍交與勇士，良言說給知音，你怎麼尋思都行。」

尉遲恭大叫道：「難道我是井繩？我就不想報仇了？」

程咬金笑笑說：「誰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不過，我總覺得像你這樣的英雄，不報仇太有點兒窩囊了。你窩囊點兒還可以，誰讓你認了呢？可是，朋友們臉上過不去呀？合着我們這麼拚死拚活地折騰，救了個窩囊廢呀，豈不叫人家指脊樑骨笑掉大牙？」

「啊呀呀！」尉遲恭暴跳如雷，「老程，你別跟我兜圈子行不行，你就說怎麼辦吧。」

「這叫甚麼話，你的事問我幹甚麼，你得自己拿主意呀！」

侯君集不住地暗笑，心說：「我四哥損透了，專門拿大老黑尋開心，看把大老黑急得那個樣子，怪可憐的！」於是，開口說道：「四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就是我們的當家人，不然怎麼都跑到你府上來商議事呢？既然尉遲元帥誠心請教，您就快點兒說得了，反正捅了漏子大家擔，跑不了你，也溜不了我，無論到甚麼時候，您這個主謀的罪名是摘不掉的！」

一句話把眾人都逗樂了。

程咬金笑着說：「那也得先聽聽大老黑的意思，他要說這麼忍了，咱還有甚麼話可說！他要說不能忍，非報仇不可，咱們再進一步商量，你們說對不對？」

「嗯，有理，有理。」眾人不住地點頭，把目光都盯到尉遲恭臉上。

尉遲恭正色說道：「建成、元吉這兩個壞蛋，禍國殃民，萬惡滔天，非殺不可，我寧願擔抗旨不遵的罪名，也要為國除害！」

「對了，這麼說還有點兒意思。」程咬金笑着說道：「皇上要怪罪下來你怎麼辦？」

尉遲恭道：「我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了，我反正是豁出去了！」

「你寧可叫他殺了？」

「他愛怎麼的就怎麼的吧！」

「難道就沒有別的出路嗎？」程咬金步步緊逼，把尉遲恭急得直撓腦袋，最後終於冒出一句話來：「除非換個皇上！」

「對了！」程咬金一拍大腿，「說了半天，你這句話算說到點子上了。」

程咬金對尉遲恭說：「大老黑，你可是唱主角的，你單聽侯君集一報，帶上一支人馬，截殺建成、元吉，切

記，除死黨之外，對別的人盡量不殺。」

「好，一言為定。」

夜幕降臨之後，尉遲恭、長孫無忌、程咬金、齊國遠等先後來到秦王府。

尉遲恭單刀直入地對李世民說：「秦王，建成、元吉這兩個禍國殃民的傢伙，可殺不可留呀！」

長孫無忌接過話兒說：「尉遲兄所言極是，放虎歸山，必有後患哪！」

「唉！」李世民長嘆一聲，「本是同根生，怎能忍心相煎？」

尉遲恭急得埋怨起來：「哎呀，秦王，您念手足之情嗎？和張、尹二妃串通一氣陷害你，又到天牢裡逼你喝毒酒，你忘了嗎？我們大伙都拿性命護着你，這是天意，也是民心，你怎麼能不順天意不顧民心呢？」

正在這個時候，突然跑進一個人來，神色慌張，看來，他準是有甚麼急事，這個人叫王皓，明為建成的謀士，實際乃是秦王的心腹之人。

李世民見他到來，知道必有要事相告，忙起身迎上前去。二人來到院中，低聲絮語地說了幾句話，王便離去了。

李世民回到房中，對尉遲恭等人說：「他來說，建成與元吉定計，要我明日一早去為他們餞行，他們暗中埋伏殺手，到時將我置於死地，然後，建成進宮求禪。」

程咬金善於隨機應變，他認為這一消息可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於是開口說道：「怎麼樣？秦王，你不想收拾他倆，他倆可要收拾你！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給你一刀，你願意，可是，你得想想我們呀！我們這些人為你捨生忘死，他們能饒得了我們嗎？我們也得跟你一樣，都得挨刀。說起來，死倒不怕，士為知己者死嘛。可是，他們得逞之後，建成登了極，給你加上一個對張、尹二妃強行非禮，二妃不允，你逼死了二妃的罪名，你豈不遺臭萬年嗎？再給我們加上個叛逆的罪名，我們也就跟着你沾了遺臭萬年的光了。」

他的話語裡有埋怨，有激將，也有譏諷，頗有刺激性。李世民沒有反駁，也沒有申述，只是默默地在沉思。程咬金看出李世民有些動心了，便衝着尉遲恭使了個眼色。

尉遲恭會意了，氣呼呼地說道：「秦王，事到如今，你若再不聽良言相勸，我尉遲恭就從此告辭啦！」

長孫無忌接着說：「你若不聽衆人之言，我也隨尉遲恭兄去了。」

齊國遠說的也是這類話語，三個人說完就要告辭，程咬金伸手攔阻，說道：「且慢！容我再問一聲秦王，若是秦王不從，咱們一同離去。」

這話是對三個人說的，實際上是說給秦王聽的，目的是催他當機立斷。

李世民自然明白這一點，說道：「衆家兄弟，容我將房玄齡、杜如晦請至府中計議。」

程咬金知道此事已成八九，說道：「大老黑，你辛苦一趟，去請房、杜二人吧。」

尉遲恭去不多時，請來了房玄齡、杜如晦。

第二天一早，尉遲恭帶人埋伏在玄武門外。不多時，建成、元吉騎馬帶着隨從向玄武門而來。

這時，秦王突然出現在他們後面，李建成心中有些疑惑：「這個冤家怎麼突然出來了？是不是走漏風聲？俗話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他恨不得立時將李世民置於死地，於是對元吉說：「四弟，老二這個冤家在後邊呢，你把弓箭準備好，乘其不備，射死他！」

「好！」元吉答應一聲，搭箭拉弓，突然射向李世民。

李世民能征慣戰，弓馬嫻熟，且早有戒備，接連躲過三箭，並接住第三箭，搭在弓上。李建成大叫一聲：「元吉小心，箭來啦！」

可是，李世民沒有射向李元吉，而是奔李建成射來了，李建成沒有料到一箭會射向自己，等發覺時，已經晚了。噗嗤！這箭正射中咽喉，他慘叫一聲，栽下馬來，一命嗚呼。

元吉看見建成落馬，慌慌張張拚命地催馬奔出玄武門。

這時，尉遲恭迎面催馬而來，暴叫一聲：「元吉，某家在此久候多時了！」接抽出十八節紫金鞭，元吉明知不是尉遲恭的對手，仍做困獸之鬥，沒有三兩個照面，就被尉遲恭打下馬來。

尉遲恭跳下馬，把寶鞭收起，抽出寶劍，指着元吉的鼻子說：「你惡貫滿盈，玄武門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說完手起劍落，喀嚓一聲，把元吉的首級砍下，隨後，又砍下建成的首級。

這件事發生在長安的玄武門，故史書上稱之為「玄武門之變」。

尉遲恭手提人頭，面見程咬金，把經過講了一遍。程咬金按着原計劃，讓尉遲恭手提人頭，進宮面見李淵，直告原委。

李淵看見尉遲恭手中的兩顆人頭，驚叫道：「這，這不是建成、元吉的首級嗎？誰殺的？」

尉遲恭便把經過講了一遍，李淵畢竟不瘋不傻，鎮定片刻，說道：「死有餘辜，死有餘辜。」並下旨昇殿。

李淵臨朝，詔立世民為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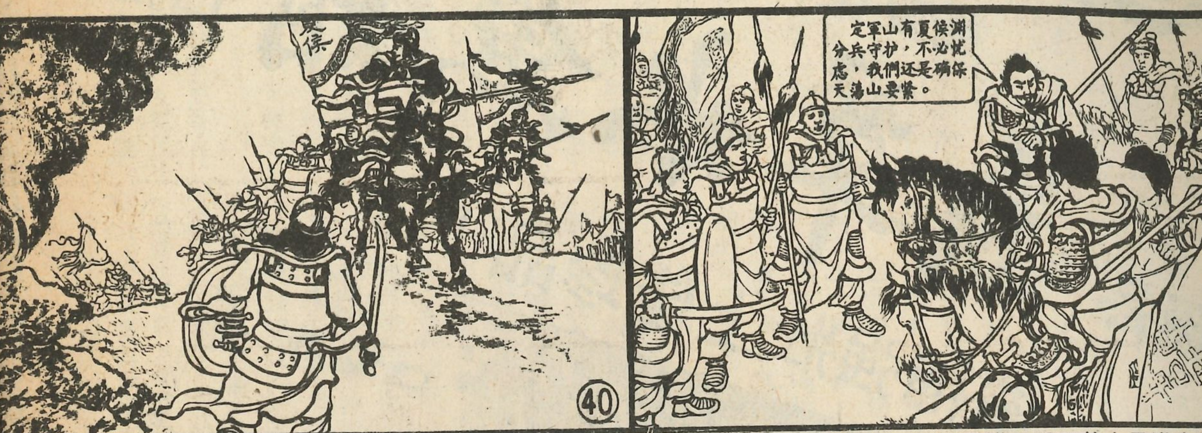
李淵知道大勢已去，人心已變，這個政權，他再也無法控制了，弄不好，連這條老命都得搭上。他在「玄武門之變」兩個月後，也就是武德九年中秋，下詔內禪，自稱太上皇，命皇太子世民即位。李世民改年號貞觀，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三十

定軍山（二）

徐正・編繪



37 張郃和夏侯尚、韓浩商議，說天蕩山是漢中糧庫，倘若失守，影响全局。三人商量多時，決定連夜去投天蕩山，協助夏侯德把守。



38 夏侯德剛接着張郃等人，黃忠兵馬已經隨後趕到。張郃主張堅守，但是韓浩要戰，自領了三千精兵，下山迎敵。



39 黃忠揮刀直取韓浩，只一合，把韓浩斬死。蜀兵大喊，殺上天蕩山去。

40 張郃、夏侯尚急忙引兵攔截，忽聽山後也傳來喊殺之聲，火光衝天而起。



41 夏侯德親自提兵前來救火時，正撞着嚴顏。嚴顏手起一刀，夏侯德落馬而死。



42 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在山後埋伏，只等黃忠軍到，便來放火。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放棄天蕩山，直奔定軍山投夏侯淵去了。

43 黃忠進佔天蕩山，獲得大批糧草。他見軍士非常勞乏，便傳令休息數日，一面派人往成都報捷。



44 劉備聚衆將慶賀，法正建議道：「如今張郃連敗，棄了天蕩山，如果主公率大軍親征，不難平定漢中；漢中一定，可進可守，這是上策。」



45 劉備、孔明都贊成這個主意，便命趙雲做先鋒，起兵十萬，親征漢中。

46 蜀軍出葭萌關下營，劉備召黃忠、嚴顏到寨，大加慰勞，一面問黃忠，能不能再取定軍山，黃忠慨然答應，便要領兵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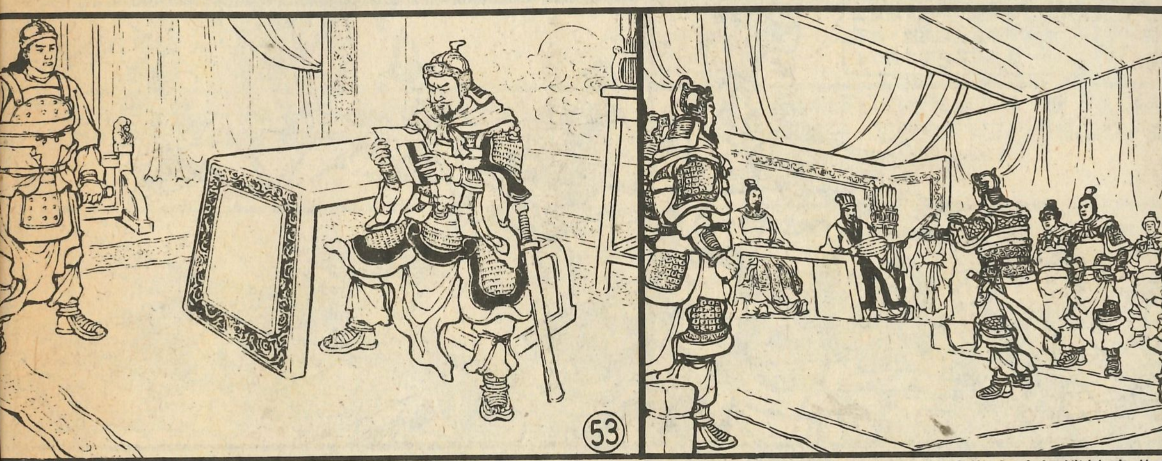
47 孔明急忙勸阻，說黃忠年紀太大，不宜過勞，如今一再立功，正該休養些時，再行出陣。黃忠又氣又惱，當時就和孔明爭論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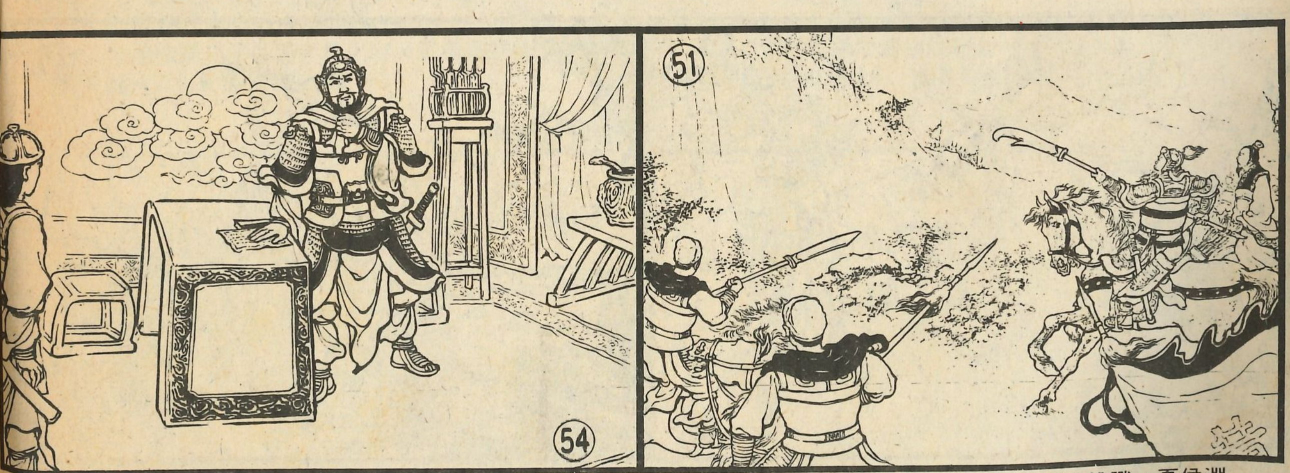
48 黃忠越說越激昂，聲言不用副將，只帶本部三千兵，如不能殺死夏侯淵，願割下自己的腦袋。孔明再三不允，黃忠堅持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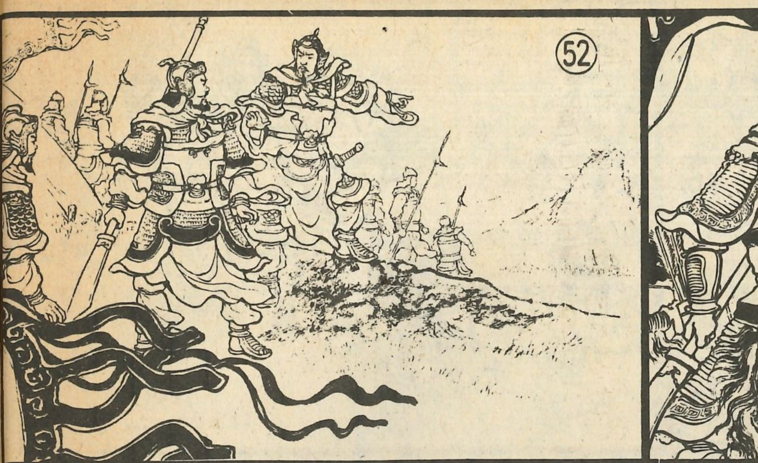
49 最後，孔明同意黃忠前去，只是派了法正做監軍，凡事兩人計議而行。黃忠、法正領本部兵去了。



50 孔明命趙雲領一支兵從小路相機接應黃忠，遣劉封、孟達在各山佈置疑兵。又差人授計馬超，差嚴顏往巴西鎮守，替換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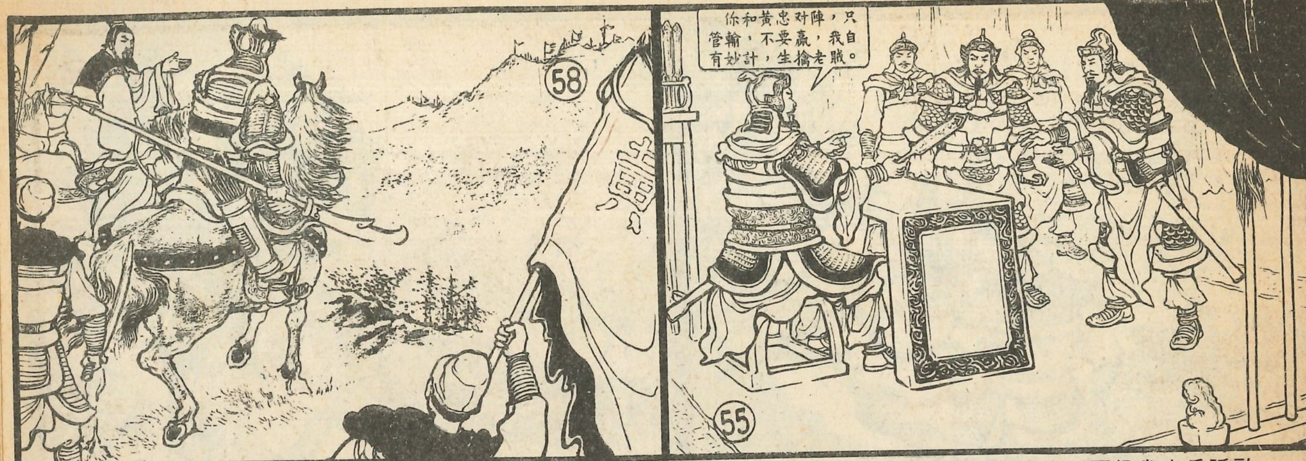
51 黃忠和法正屯兵定軍山口，屢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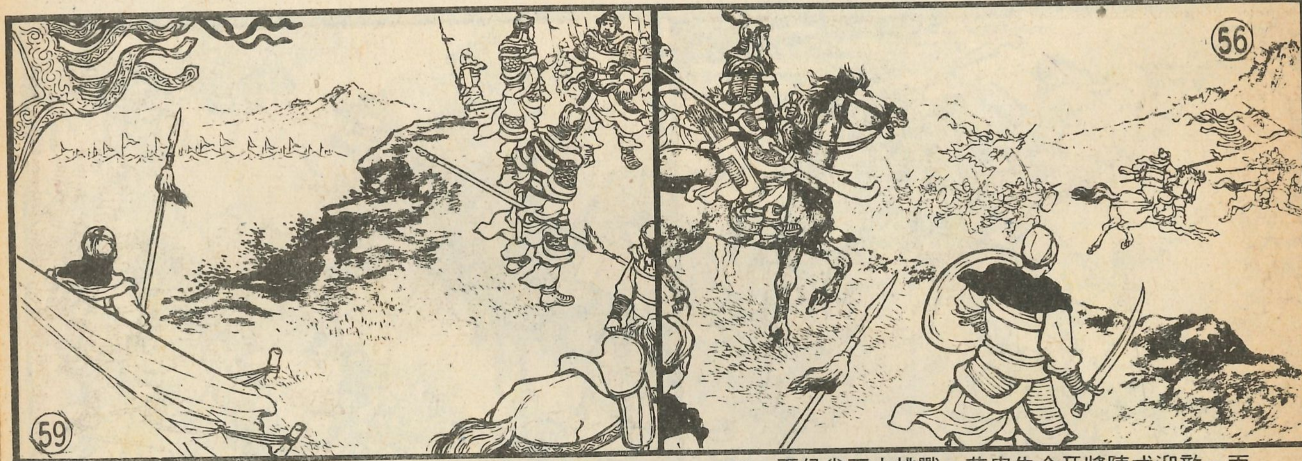
52 相持多時，夏侯淵忍耐不住，打算出戰。張郃竭力勸阻，說黃忠智勇兼備，而且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定軍山山路險峻，正好固守。

53 一天，夏侯淵接得曹操手書，知道曹操親率大軍四十萬來爭漢中，已到南鄭。信裏告誡夏侯淵不可專恃勇猛，須防敵人用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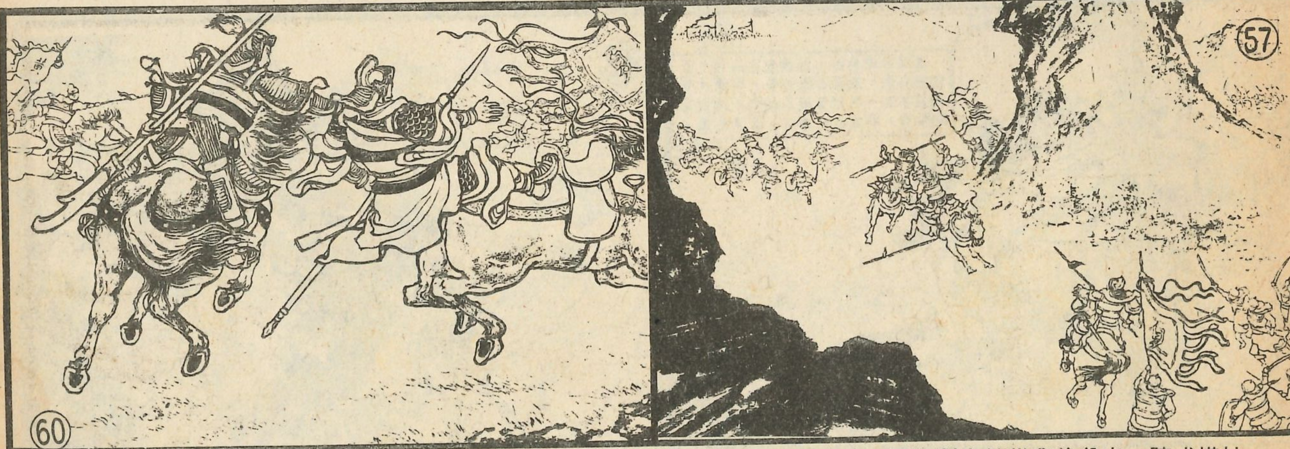
54 夏侯淵心想：曹操大軍一到，可能讓別人建了功勞，此時再不出戰，更待何時？



55 夏侯淵發令，分派張郃守山，夏侯尚出兵誘敵。



56 夏侯尚下山挑戰，黃忠先令牙將陳式迎敵。兩將交鋒，沒有幾個回合，夏侯尚詐敗，陳式追趕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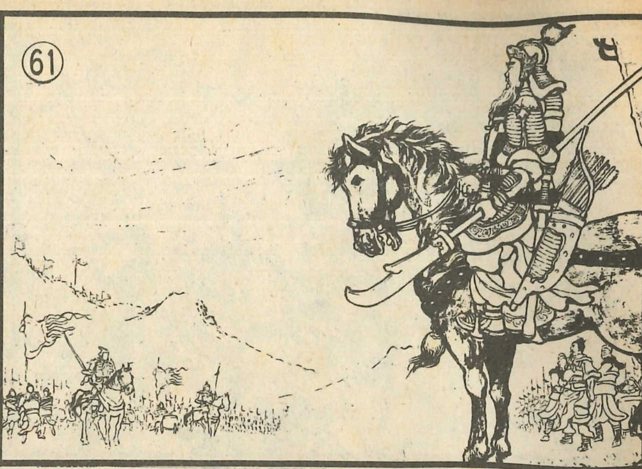


57 追不多遠，夏侯淵突然從背後殺出，陳式慌忙回戰，一個措手不及，被夏侯淵活捉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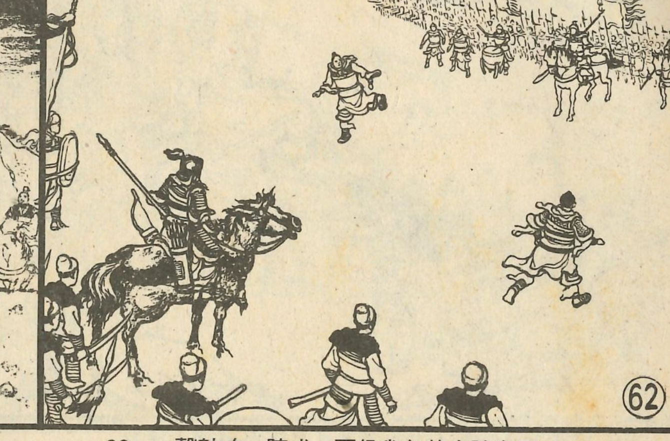
58 黃忠失了陳式，又見魏兵堅守不出，便和法正計議。法正想了一個反客爲主的計策，主張激勵士兵，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迫使夏侯淵出戰。

59 黃忠大賞三軍，步步推進，夏侯淵得報，便要迎戰。張郃識破黃忠的計策，力主堅守。夏侯淵不信，令夏侯尚引數千兵直撲黃忠大寨。

60 黃忠出陣，拍馬舞刀，直取夏侯尚，只一合，活捉夏侯尚歸寨。



61　夏侯淵忙使人來說，願將陳式交換夏侯尙，黃忠答應，約定在陣前相換。第二天，黃忠帶着夏侯尙，夏侯淵帶着陳式，都騎着馬站在本陣門旗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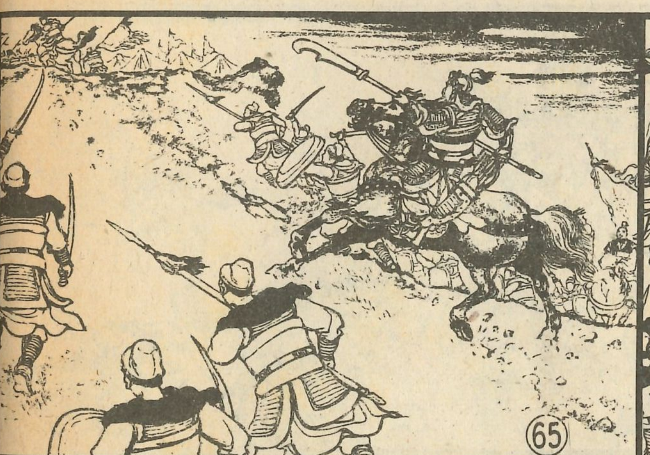
62　一聲鼓响，陳式、夏侯尙各望本陣奔回。



63　黃忠逼到定軍山下。夏侯淵正要出馬厮殺，忽然探得附近山坳中有蜀軍旗幟飛動，恐是伏兵。又記起曹操告誡的話來，只得堅守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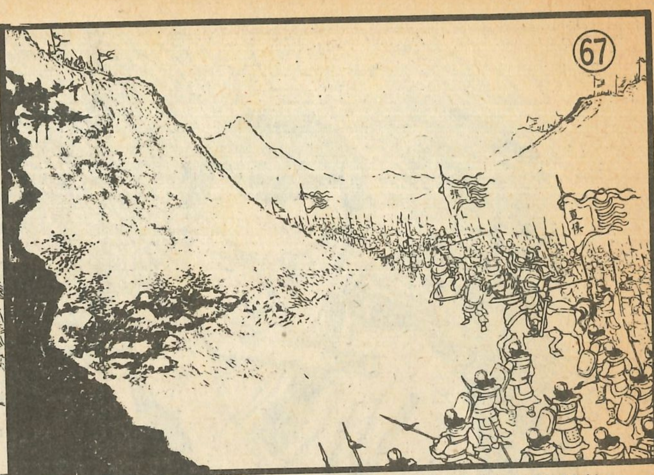
64　黃忠不能立功，好不煩悶。法正指點黃忠：定軍山西面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路，如果佔了這山頭，可以俯瞰對方虛實，定軍山便不難攻克了。



65　當夜二更，黃忠引兵鳴鑼擊鼓，殺上山頂。把守山頭的是夏侯淵部將杜襲，只幾百人馬，見黃忠大隊湧上，只得棄山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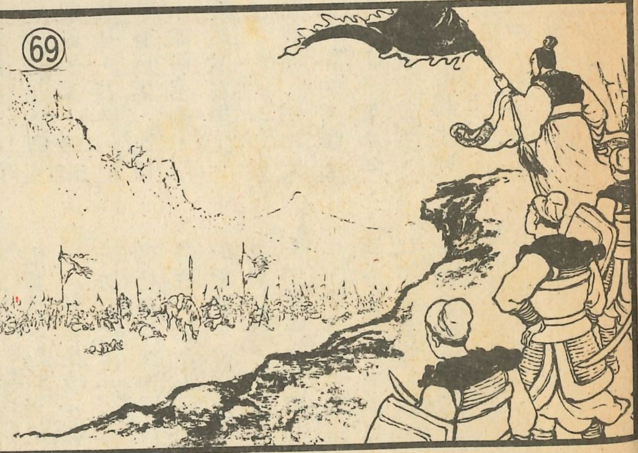
66　黃忠在山頂瞭望，果然與定軍山相對，看得淸淸楚楚。法正又想了一條以逸待勞之計，黃忠大喜，決定照計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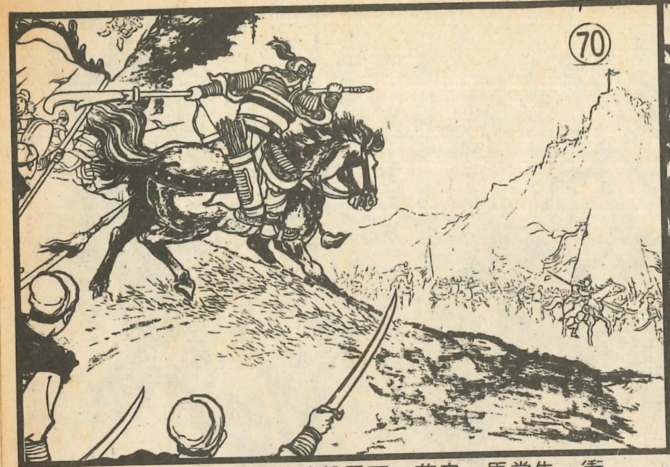
67　黃忠奪了對山，夏侯淵再也按捺不住。張郃苦諫，夏侯淵不聽，分兵圍住對山，百般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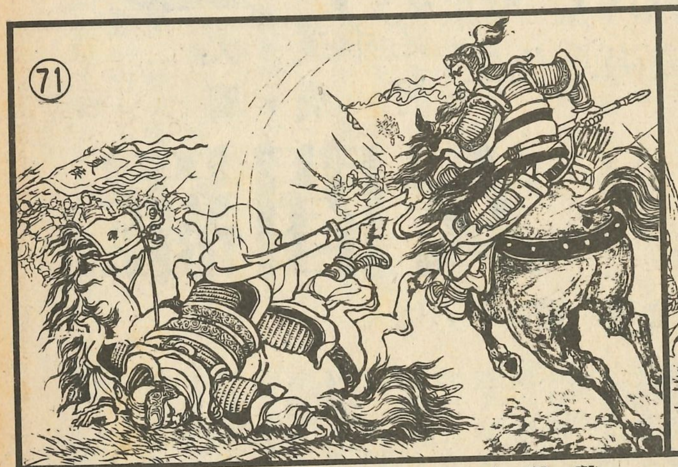
68　法正在山頂擧起白旗，任從夏侯淵叫喊辱駡，黃忠只詐做不知。



69　待了好一會，只見曹兵倦怠，有的放下兵器，有的下馬休息。法正忙將紅旗招展。



70　一時鼓角齊鳴，喊聲震天。黃忠一馬當先，衝下山來，其勢猶如天崩地塌一般，直撲夏侯淵營寨。



71　夏侯淵來不及招架，只聽得黃忠大喊一聲，聲如雷吼，寶刀一閃，夏侯淵被砍死馬下。



72　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抵敵，黃忠、陳式兩下夾攻，曹兵大敗，紛紛奪路逃命。

（待續）

女閻羅

湖海恩仇錄

石中蓮・文
可飛・圖

立誓報夫血債　靈前手刃仇人

天色陰霾，龍潭河面晨霧凝聚不散，仍是白濛濛一片，沿河向東南的申家莊寨門，還是緊緊的關閉着，寨門掛起一道素幔，左右寨角上挑起二盞白底藍字的大燈籠，斗大兩個「申」字，內中白燭還未燃燼，燭火在這霧氣瀰漫中跳動，四外寂靜，看來有一種凄冷蕭條之感。

寨門左邊是一排茶樹，一直伸展到河畔，在這茶樹林前，正有一個中年文士在徘徊，這中年文士，儒巾寬袍，神情秀逸，他對跳動中燈籠內的燭火看上一眼，微微的搖了搖頭，接着便嗟嘆了一聲。

河面上有條小船，悄悄地順水靠近岸旁，接連跳上三個人來，一個是鬚眉髮皆白的老者，軀幹偉岸，另兩個是三十上下的壯漢，身上穿的俱是在河面上幹活的普通船家裝束，最末跳上岸的壯漢，他一回身，右手一把抓住船舷，左手本還拿着短槳，他順手往船底一抄，看他未如何用勁，已把這條小船抄起，輕輕的放在岸上，才把手中槳丟進了船身。

這時，老者已走在前面，他跨大步跟了上去，老者走上斜斜的河岸上，已一眼瞥見寨左茶樹林前那個中年文士，看他在那邊徘徊，便走前去，一拱手道：「安居士，還認得老朽否？」

那中年文士走近幾步，對老者辨認了一下，才「哦」了一聲，微笑道：「是老龍？你是來弔申旭的孝嗎？」

那老者點點頭，愀然道：「相交一場，這是最後的一面，總得見上一面，至交良朋，最難受的是死別了……」他對寨門看了一眼，語音哽咽道：「天也陰沉，看這莊外似也籠罩着一層愁雲慘霧似的，多年來，他一直要與老朽見上一面，老朽總是避開他，想不到在陰陽相隔之時才見上面，唉！老朽也眞不知如何面對這位弟媳婦呢！」

「樹大招風，近年來他倆夫婦也太過跋扈，致遭此橫禍。」

中年文士對那老者看了一眼，人道：「申旭功力不弱，尤以應付暗器一門有獨到的功力，居然會中了別人的淬毒暗器而喪命，看來對方的功力必較他爲强，唯有你這樣一位老友，才能替他伸這口寃氣。」

老者長嘆一聲道：「老朽與申老弟的功力也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好在老朽多年隱居，已足足十年不在江湖露面，爲申老弟伸寃，佔着敵明我暗的便宜，可以慢慢的盤算和計劃，眞欲逞强動手，申老弟就不了，老朽亦未必見得能在功力上勝人。」

中年文士笑道：「江湖上誰不知你機智過人，何況爲老兄弟復仇，儘可以不擇手段，對方若知是你出頭，第一步就能使對方寢食不安，佔着先機。」

老者聽了，苦笑搖頭，突然之間，似想了起來，忙使身後兩個壯漢上

前拜見，對那中年文士道：「這是老朽的二個犬子，大的叫簡武，小的叫簡雲。」

簡氏兩兄弟上前拜見，恭身作揖，老者對二子道：「這位是黑石溪隱居的安遜安居士，你們總聽爹說過吧！」

簡武道：「久仰前輩風範，今日才得拜見，幾次路過黑石溪，央爹上門拜候，都怕有擾清居而不敢造次。」說完又是一揖。

安居士也欠了一欠身道：「簡少兄的『千鈞神力巧』已到了上乘境界，可喜可賀。」

老者接口道：「在居士面前，眞是貽笑大方了，老朽倒有一點想動問，這般清晨，居士爲何在這莊前徘徊？以居士性情，怕不會管上這樁閒事吧！」

安居士聽了，略一沉思，便微笑道：「我爲另一樁事才出來走走，路過此地，見到了這素幔，才想起傳說申旭爲人上門尋仇而被殺，初還當是謠傳，見這掛白，才知道所傳不虛！一時好奇，就在此徘徊，在想目前江湖中，有誰有這等功力，能在他夫婦聯手之下，賞了申旭一鏢，從容而去，我感嘆申旭辛苦經營了這座申家莊，落成才不久，就沒福享受下去，你和兩位世兄請吧！」說完，微笑着點了點頭，便往茶樹叢中走去。

老者看他身形消失，才率領二子走到莊寨門前，因雙門緊閉，乃舉手叩門，有人喝問是誰，老者回答道：「是莊主故交，前來祭奠！」

裡面那人道：「主母說過，莊主沒有甚麼三朋四友，故閉門舉哀，禍福自當，不必假惺惺來祭奠了，這莊門直至莊主入土爲安後，才再開啓。」

老者聽了，倒是一愣，便道：「勞煩通報莊主夫人，說老朽姓簡名回，問她識是不識？」

門裡那人又道：「那就請少待！」

過了好一會兒，才聽門裡那人高聲道：「主母說，莊主生前朋友都已死光了，不會再有人上門，命小的不必理會，尊駕若認與莊主有舊，將來往墳前祭奠吧！」

老者聽了，沉思一陣，才苦笑了一聲，揮手對二子道：「走吧！是老朽不好，莫怪這『女閻羅』要意氣用事。」三人來到河畔，推船入河，仍由東面走了。

他們剛離岸三五丈，寨門左邊圍牆內，接連縱出三條人影，閃入茶樹林中，當先是個女的，約莫三十五六年紀，鬢插白花，脂粉未施，但也掩不住她那副艷麗的容貌，後隨二個年輕壯丁，她柳腰一扭，人便如箭般的向前射去，轉眼已穿越茶樹林中，來到河畔，揮手命二壯丁跳下河畔的小艇中，令他們前去追躡那三人，這二個壯丁的水面上功夫極爲了得，各人手中槳在水面一划，小艇已直駛出一丈遠近，祇幾划之間，已沒入濃霧之中，這婦人眼看小艇遠去，輕咬銀牙，還在對河面出神，似在沉思，可是，她突然之間一轉身，嬌喝道：「甚麼人？」一瞥之下，已見到在身旁不遠之處，立有一個中年文士，態度從容，神情瀟洒，他微笑道：「久聞『鎮河老龍』簡回和『飛天虎』申旭同稱爲湘西一龍一虎，申旭遭人暗算，簡老龍既來祭奠，是情理之常，申家莊內人既拒絕老龍祭奠，却爲何要再派人跟踪老龍去處？」

那美貌婦人對這中年文士打量了一眼，問道：「尊駕是甚麼人？難道與申旭、簡回有舊？」

那中年文士搖頭道：「毫無瓜葛淵源，不過彼此聞名而已，我因欲渡河到對岸，適見老龍前來弔孝，聽聞雙方對答而已，莊中人回答他似是太絕，申旭生前朋友都已死光，今後恐怕無人上門了，暗算申旭的，不是泛泛之輩，若無人相助，看來祇是白死了。」

美婦人對中年文士冷睨了一眼，道：「申家莊多年來受過不少驚濤駭浪，沒有一個朋友上門相助，倒也應付了過去，莊主此次因受暗算，才喪了命，是否白死還說不定，聽尊駕說話，似是已知暗算莊主的是誰，否則怎知不是泛泛之輩？如能相告，倒是感激不盡。」

中年文士笑道：「我也不過是猜想而已，申家莊兩夫婦聯手，功力不比尋常，來人能鏢打申旭而從容出莊，豈是普通人物？再說，天下施淬毒暗器而毒至見血封喉毫無救藥的，祇二三家而已。舉一而反三，應猜出來人是誰。桂南『瘟神』耿沙素不與中原來往，浙東括蒼『七步斷魂』黃三公俠義之名滿天下，何況功力高深，晚年應敵，手下無十招對手，久已封置所有淬毒暗器，門下又無子嗣傳人，除此二家之外，還有誰會用這種歹毒暗器，便可追究得出，何用相告？」

美婦人聽到此處，才一欠身道：「多謝指教，尊駕名諱，不知能否見告？」

那中年文士仍是搖搖頭道：「我早說過與申旭毫無瓜葛淵源，對此事也不想牽連在內，江湖上彼此仇殺，必有因素，不過我居此不遠，若非爲恩怨而另有其他原因，則我也許會因鄉誼而伸手，至於姓名，却無相告必要。」說完，對河面一指，美婦人迴首一看，祇見先前划艇而出的二個壯丁，一游水而來，身前推的，正是那艘小艇，艇內滿是水，祇露出艇舷在水面，敢情是已穿了底，美婦人再回身，那個中年文士已在這一瞬之間走了。

二個壯丁回到岸上，對美婦人說，才知剛才划到河心不遠，小艇突無故掉轉了頭，他們再把艇划正前進，不到二丈遠，水就冒了進來，沒有辦法，祇好游回來。

美婦人淡淡的道一聲：「算了。」揮手命二人回莊，她則對疏落的茶樹林深處看了一眼，黛眉微皺，臉上也有點茫然神色，始慢步走回莊去。

* * *

春雨綿連不斷的下了一整天，直到入黑，天色一直沒有開朗過，申家莊的大廳中，靈前二支大白燭隨風搖曳，這所大廳既高且大，祇有二支燭光在搖曳，情景十分陰森和蕭煞，靈後一口棺材，棺蓋未曾蓋上，美婦人立在棺旁，兀自對着躺在棺內臉色發着紫黑色的屍體出神，突然間，大廳內似有衣袂破空之聲，美婦人身形一閃，便到廳角，從隔絕靈前的素幔隙縫中向外窺視，祇見一個老者神情肅穆，低頭站在靈前，他身後跪有二個壯漢，正在膜拜，她已看出是「鎮河老龍」簡回和他的二個兒子，他似在默祝，等二個兒子拜罷，他便探首靈桌帷幕之後，輕喚了一聲，招呼二個兒子走進幕內，簡武取出了火摺子，打亮了照看，簡回一見到棺中申旭的臉色，紫黑之中，臉孔尚有扭歪之象，想是死時定必十分痛苦，再一想到十多年交情，老淚不禁汩汩滾了下來，道聲：「老弟，你死得好苦……」哽咽不能出聲，接着便掩面飲泣起來，簡雲在旁沉聲道：「爹！你老且莫悲傷，申叔叔死得這麼悲慘，我們總得想辦法追查出這下手之人，替申叔叔復仇雪恨，不管對方如何來歷和怎樣的功力，憑我們父子三人之力，還不致對付不了，倒是使孩兒不明白的是申家嬸嬸爲甚麼要這樣痛恨叔叔所有的朋友？」

簡回一邊抹淚，一邊道：「這難怪你們不懂，二十五年前，爹霸持了這裡下流這條百里長的漆家河，直至沅江口爲止，當時你申叔叔正年少有爲，所佔據的河口難以發展，就向爹這條漆家河打主意，我們在水陸上連打了二場，他雖輸在爹手中，不過岸上功夫並不下於爹，祇在水中接不上爹而已，爹看他年紀輕輕，有這一身水陸兩路功夫，便和他論交，共管這條漆家河口，更建立了雙義寨。

「四年後，有一晚，突然有二艘慣常航行於沅江的老行船，却駛入了我們漆家河口子中，事前既不通知我們所設附近水卡，停留下來也沒有一聲招呼，這是極藐視雙義寨的行爲。水卡中有人上大寨報告，引起你申叔叔不滿，到了三更時份，有一艘烏篷小艇也駛進了三里口，到了口子水卡上，留了一份帖，並有二錢銀子的『壓帖鈿』，說是祇在口子中留一夜，明辰渡江到辰州去。

「這時你申叔叔已聽手下報告，氣不過那二艘長行船，早採取監視態度，若是天明開船時不打一聲招呼，準備爲難，必要時給它來個『水餛飩』，故而趕到水卡上，他一見這烏篷小艇上除船家外，篷內坐的是一老一少，都是長袍大掛，打扮斯文，臉上露出惶急之色，心中奇怪，看這二人情狀，不似江湖中人，怎會知道這水面上的規矩，這種留帖，不過是用一個紅封袋，封一點碎銀意思意思而已，雙義寨在入沅江的河口三里口立寨，不是留難甚麼往來船隻，祇不過是保護上流河中出產，不給外來漁民侵入，若普通水面上的漁戶爲了生活，想來漆家河討點生計，必要往水卡上遞上一張帖，那怕留一點小錢作壓帖，也無問題，因爲河中出產豐富，養活雙義寨弟兄之外，常有多餘，在雙義寨名義下的漁戶，沒有一個不生活得溫飽。

「這一老一少却留下了二錢銀子壓帖，況祇停留一宵，才引起申叔叔之注意，不想這小艇剛覓好地點想帶纜，二艘長行船却分左右圍了過來，未到近前，已接連三支火箭射到小艇篷上，燃燒起來，這一老一少立即把篷揭起，丟進水中，長行船上十幾人早已撤下兵刃，守在船頭，有幾個還竄下水中，弄翻小船，這一老一少的武功都不弱，在小艇晃蕩翻滾之間，縱身飛射到長行船上，就和長行船上的人在窄狹的船頭上惡戰起來，長行船則向河中心蕩了開去。

「你申叔叔見狀，勃然大怒，這二艘長行船不但藐視了雙義寨進口時不通報一聲，還肆無忌憚的在三里口動手兇殺在口內照規矩遞帖停留的船隻，簡直是剃雙義寨的眉毛，立即下令拉起欄河竹柵，封斷了長行船的出路，三里口是漆家河最狹之處，也有三十多丈寬，長行船向河中心蕩去，顯見船上人想把這一老一少困在河面，看來這一老一少不識水性居多，乃命手下推出了擱在岸上的浮筏，向這長行船推去接應，自己則乘快艇趕到河心，喝令雙方停手，長行船上來人却置之不理，你申叔叔一見幾排浮筏已推到，便高聲對這一老一少道：『二位既按規矩在我三里口遞帖，受到襲擊，天大的事，由我雙義寨起，二位可以跳到浮筏上，我姓申的來對付這批東西。』

「他說完，自己先縱上浮筏上，那一老一少聞言，果眞撤身飛縱而下，長行船中人跟踪而起，你申叔叔隨手一揚，施出獨門透骨釘，長行船縱起的四人，倒有三個中釘跌翻水中，另一個也已爲你申叔叔一柄分水刀所攔阻。

「那一邊，另一艘長行船也漸駛近，接連有六七人飛了過來，也被你申叔叔的透骨釘打翻了二人，來人至此，才開口道：『朋友，你眞夠膽，居然敢管起咱們的事，與咱們爲難，你是雙義寨的甚麼人？』

「這時你申叔叔已被氣瘋了心，立即喝道：『不管你是甚麼東西！你們敢在雙義寨如此放肆，你太爺就容你不得，你太爺便是雙義寨飛天虎申旭！』

接着便惡戰起來，對方來的人身手個個不弱，尚有六人，分戰你申叔叔和一老一少，堪堪打成平手，直到爹趕到，始佔了上風，把這六人趕走，一半也是他記掛跌在水中的同伴，紛紛跳入水中，援救了受傷同伴，放棄了二艘長行船，由水中遁走。

「你申叔叔和一老一少見面，這少的姓趙名梅，是鄂南趙李橋人氏，老的名江青，正是傳授他武功的授業恩師，因去辰州探親，擬由水路而走，在岳州時，因見有人欺凌一弱質孤女，姓趙少年看不過眼，出手訓斥那人一頓，不想因而結怨，下船駛入洞庭湖時，發覺有船跟踪而來，逼不得已，傷了他們二人，怨越結越深，沿路便有人緊追不捨，始知被教訓那人是洞庭幫中人，好不容易進入沅江，過崇德時，想棄舟登陸，剛欲上岸，發現對頭已有不少人在岸上相候，乃暗中以重金賞了舟子，另僱這艘小烏篷脫身，原本那艘長行船則敎停放在江心，以掩人耳目，因逆水行舟，船家無法連夜逆流而上，故在此河口暫避，不想他們已早在此等候。

「這姓趙少年所說是否實在，你申叔叔沒有考慮便信以爲眞，又因這姓趙少年的年齡與你申叔叔相彷，可是輕功和劍術却極高强，就與他論交，第二天由漆家河內進，到了曲家灣，送他們上岸，由陸路去辰州，可是不到三天，洞庭幫大舉來犯，雙義寨不但被搗毀，爹與你申叔叔死戰脫困，後來才知道這姓趙少年的來歷，原來正是江湖上人人恨之切骨的鄂南羊樓洞『七喪門』下的『白衣吊客』趙魅，老者爲『惡判官』關火，知大錯鑄成，你申叔叔氣不過這事，欲上羊樓洞找那趙魅算賬，爹雖勸他暫忍一時，再作打算，可是你申叔叔年少氣盛，不別而行，等爹發覺趕去，到了鄂南一探聽，你申叔叔不但未算得這筆賬，連自己也列身在『七喪門』下，原來他不知如何已娶了趙魅的三妹『白骨妖女』趙嬌嬌爲妻，爹才嗟嘆而回，這樣一個年少有爲的朋友，入了左道邪門而完了，要知道『白骨妖女』趙嬌嬌是著名淫賤兇狠，江湖上有不少年輕人因不知她來歷，惑於她美色，因迷戀而喪命，你申叔叔也步了一般人的後塵。

「從此以後，你爹就杜門不出，十幾年前，突然聽到了你申叔叔背叛了『七喪門』，和外人聯系，把羊樓洞『七喪門』重地焚毀，後又聽說與鄂中荊門山『鐵面閻羅』郭天坤之女『女閻羅』郭寶珠成親，你申叔叔自在此建申家莊之後，到處探問爲爹行踪，一是爹已退隱，不想重入江湖，二是你申叔叔當初加入『七喪門』後，爹與他曾見過二次，勸他脫離這種旁門左道，因『七喪門』祇求對本門有利，樹立聲威，一味的逞强，所作所爲，蠻橫無理，不顧江湖道義，幾與江湖中人結爲寃家，可是你申叔叔迷戀趙嬌嬌的美色，執迷不悟，當時爹就決心與他絕交，因此與他避不見面，後見他卜居在此，也閉門謝客，安份守己，念他已知過悔改，又記起前情，正想約他見面，却不道已爲人暗算了，爹平生祇有他一個知交，他也祇有爹這樣一個老友，見了他這般死狀，怎不使爹悲痛欲絕？至於報仇之事，爹是義不容辭的，你申家嬸嬸恨叔叔所有朋友，想是她爲了你申叔叔過去入了『七喪門』，所交結的朋友，沒有一個是正派的吧！在申家嬸嬸意思之中，欲替申叔叔報仇，憑她娘家荊門山郭家，在江湖上也有名頭和人手，用不到別人幫手了……」說到這裡，簡武手中的火摺子燒完，抽出了另一捲，還未打火，簡回已一推他手，突然縱了開去，兩兄弟感應也快，也都分左右閃開，簡回對廳角低喝道：「甚麼人？」

簡武、簡雲也已看清，廳角已隔着素幔，搖曳燭光微弱照射之下，有一灰白人影站立不動，聽簡回低喝後，才開口道：「你便是簡老哥嗎？未亡人郭寶珠這廂有禮。」說完微一欠身，又道：「請到靈堂前叙談吧！」便揭幔走了出去。

簡回和二個兒子都先後走出素幔，向郭寶珠混身打量了一下，覺得郭寶珠不但美艷，還出落得清秀脫俗，便欠身道：「我們尚是初次見面，愚兄也有禮。」

就命二個兒子上前拜見，郭寶珠還了禮後道：「簡老哥和二位世兄來時祭奠以及所說的話，寶珠都聽到了，不瞞老哥說，在寶珠心目之中，沒有一個是正派的，他背叛『七喪門』後，雖然交了不少朋友，也都是虛與委蛇之輩，沒有一個是好的，當初，『七喪門』趙家羊樓洞重地，到處設下陰毒埋伏，外人休想進得重地，但『七喪門』在江湖上，結的怨家實在太多，致贛、鄂、湘三地江湖上朋友合起來對付，家門荊門山弟兄和幕阜山雷家伯父則爲此次主要策動人，在莊主未脫叛和這般人聯絡之前，曾有二次深入『七喪門』重地探索，結果湘北洞庭湖、鄂南黃塘湖、贛邊大湘山等處都有不少弟兄傷折在羊樓洞附近，未入重地已折了不少人，始知厲害，便悄然隱退，後來有人想起鄂南江桃鎮陰氏兄妹，與『七喪門』有點淵源，便去刻意聯絡，因陰氏兄妹中的陰四娘，與『白骨妖女』趙嬌嬌極爲有交誼，想利用他兄妹去探羊樓洞中動靜，才說動了莊主，再說句不好聽的話，也係家父暗中以寶珠終身相許，始堅了莊主背叛之心，就這樣裡應外合，先破了所設陰毒埋伏和消息，才大舉進襲，『七喪門』中所有上下二代無一漏網，『白骨妖女』趙嬌嬌却正喪在她的至交好友陰四娘的穿心錐下，家父爲何如此痛恨『七喪門』，不惜以寶珠終身相許，乃係因

家兄喪身在『白骨妖女』趙嬌嬌手中，加上尚有幾個門下也為『七喪門』所殺之故，又看莊主氣宇不凡，始毅然暗許。

「迨『七喪門』滅門之後，家父不廢諾言，便在荊門大寨中，替我與莊主成婚，婚後半年，莊主便在此建莊，落成之後，却不時有人前來騷擾和暗中窺探，幾次受截，都為來人逃脫，多年來我夫婦之間雖則恩愛，但莊主心中總是不樂，他知來人不止一人，却始終想不出是甚麼人，邀約幾個友好想來莊小住一時，協助查探來人意圖及來歷，可是不是推說有約不來，來了也藉口有事，住了一二天便匆匆忙忙的走了，致使莊主大為煩惱，乃苦念簡老哥不止，多次探聽都不能如願，但莊主聽人傳說，你老哥就在這條龍潭河面，可見是有意規避了，莊主臨終之時，說是終身無一眞心朋友，為人如此，人生有何樂趣。雖經我苦勸，可是近半年來，却常日的酗酒，借酒消愁，直至為人暗算中毒而亡。

「自莊主死後，我也悲憤莫名，簡老哥今晨前來祭奠，莫怪我憤激之言，適才聽簡老哥和二位世兄說起前事，才知簡老哥也有苦衷……使寶珠會錯了意……至今才知簡老哥確是莊主唯一的至交……」她說時神情雖則冷漠，語氣却極溫和眞摯。

「鎮河老龍」簡回略一沉思，然後問道：「申老弟為人暗算時，弟媳可在場？外界傳說他中的是毒鏢，可否取出來讓愚兄一看？」

郭寶珠猝然問道：「簡老哥，這却是怪事，是誰說莊主中的是毒鏢？連你隱居着的也聽到了這傳說，想在江湖上都已得知了，我眞奇怪是誰在傳言？」

簡回睜大眼睛道：「難道申老弟不是中了淬毒暗器？」

郭寶珠點頭道：「莊主根本未中淬毒暗器，那天中午，他和我一起用餐，他又酗酒，突然之間，雙目圓睜，臉色發紫，手按胸口，連聲發出冷笑，便痙攣着倒在地上，我慌忙把他扶起，他的臉色由紫發青，對我瞪視，似有話說，結果苦笑一聲，對我一搖頭，長嘆一聲便死去，我檢查過酒菜，一點也沒有下毒的跡象，再替他脫衣檢視，混身上下也無一點中甚麼細小如針釘之類暗器，使我大為不明。

「莊主死後，我連荊門山家父都未送訊，祇在莊門掛白，如何在五天之間各地都已得訊，還謠傳是中了淬毒暗器喪命？這不是怪事是甚麼？」

簡回問道：「除愚兄之外，你還聽甚麼人提起過申老弟是中鏢身亡的？」

郭寶珠道：「今晨我回絕簡老哥祭奠之後，自覺太絕，乃命手下追尋老哥蹤跡，在莊外茶樹林中，遇到一位中年文士，從他口中聽到，還從他口中聽出散播謠言的，說是來人和夫婦動過手後，暗算了莊主一鏢，從容而去，我因他所說與事實不符，也是聽得傳來之言，想欲請教他的名諱，追問這傳說是從甚麼地方聽來，他不肯留名，還藉故走了，以致無法追問這散播謠言之人是如何知道莊主已中毒而死？為何要如此顛倒事實？散播這謠言的用意何在？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簡回道：「這文士愚兄識得，是位隱居近處的武林中高士，性情恬淡，極少在江湖上露面，也不管江湖中閒事，愚兄也在隱居之後，在河面垂釣時相識，不過早年聽聞他名頭而已，他與弟媳交談，已違反他本來的性情了，關於追問謠言之事，愚兄可拜訪他問一聲，現在要緊的，倒是要探查申老弟究竟是如何中毒身亡，否則連仇家都不知是誰，豈不死得不明不白嗎？」

郭寶珠道：「我之所以不蓋棺，就係這個原因，從莊主死時的神情，他似知道對頭是誰，想對我說，又說不出口，我眞為這事困惑了。申家莊建成之後，每年都有人前來尋事，都由我夫婦聯手應付掉了，平素暗中防備也極嚴，總還是中了對頭的暗算，簡老哥，你老閱歷精深，不知能否看出一點端倪來？」

簡回道：「申老弟當年加入『七喪門』時，交接的都是邪惡之徒，不知在甚麼時候結下了怨仇。這種左道人物，手段毒辣，下毒極為詭秘，一時之間那裡查察得出？依愚兄看，還是先把申老弟入土為安再說，我既與申老弟相交一場，有口氣在，必為申老弟報這血仇……」

剛說到這裡，突然大廳簷前嘩啦一聲，似有一片屋瓦墮地之聲，廳中四人慌不迭都往廳外飛縱出去，他們剛一縱出廳外，一條人影已直竄而起，這人輕功卓絕，三丈多高的大廳，一縱即上，四人跟踪飛上，但因天色陰霾，無星無月，祇見隱約有條黑影向前直縱，在黑影之前，似另有一灰白人影移動，黑影似向灰白人影追去，二人動作迅速，轉眼已經失去踪跡。

郭寶珠立即問道：「簡老哥，你還有同伴一起來沒有？」

簡回答道：「沒有！」

郭寶珠道：「快伏向屋面。」一抛手，嗤的一聲，一道紅色火燄衝天而起，接着四處弓弦亂响，屋面嘶嘶連响，都是弩箭勁急飛過破空之聲，莊中隨之也亮起了燈火，向屋面晃照，郭寶珠才一打手勢，縱下屋面回對簡回道：「申家莊空有二百張鐵胎弓設下連珠箭陣，外人入內，仍如入無人之境，使人沮喪。」

簡回沒有答她，身形如箭，直射進廳，身未落地，已一掌拍向素幔後面，他拍向靈台右側，素幔為掌風勁力激蕩而起，左側素幔內却有一條人

影猛然飛起，向廳外急縱，簡武剛跟踪而進，與這人影迎個正着，雙方都微一側身，同時拍出一掌，蓬的一聲，對了一掌，簡武連退二步，這人影却為他震出廳外，身形一個蹌踉，接着道聲：「好掌力！」身形一斜，撲向正欲進廳的郭寶珠，郭寶珠斜塌身形，玉掌一翻，掌沿直劈來人腰脅，那人身形靈活，脚尖一用勁，已旋了開去，還未站定，身形便騰空而起，手恰扳住屋簷翻了上去，在屋面一蹬脚，又看他身形飛起。

郭寶珠知道趕不上，眼巴巴的看他而去，祇得進入廳中，簡回已手持燭火，正在照着申旭的屍體，郭寶珠趕去一看，祇見申旭的屍體已被人扶起，斜坐棺內，棺旁則有一柄鋒銳無比的匕首。

簡回看屍骸無甚變動，便恨聲道：「這般左道邪門眞是太毒惡，俗云『人死不記仇』，居然還想來毀屍。」

他把燭火交給旁立的簡雲，然後抱起申旭的屍骸，仍安放在棺中，才對郭寶珠道：「弟媳，我看還是蓋了棺吧！」

郭寶珠點了點頭，簡回把棺蓋蓋上，封棺的東西就在旁邊，便拍上了蝴蝶木釘，再釘上子孫釘，這時莊丁們已持了火把到了大廳前，郭寶珠命他們點燃了廳中燈火，然後着他們離去。

簡回把匕首放在靈台上，正想開口，一縷笛聲在遠處傳了過來，簡回「哦！」了一聲，道：「是『雙音居士』！」

郭寶珠聽了，睜大眼問道：「這笛聲已接連三晚在莊外响起，老哥所說『雙音居士』，莫非是華山『生死雙音』安遜？」

簡回點頭道：「不錯，正是這位安居士，也係弟媳在樹林中遇到的那位中年文士，他既接連三晚在莊外吹奏他隨身的生死笛，看來這事他已伸手去管了。」

郭寶珠聽了，神色大變，急對簡回道：「老哥哥既與這位安居士相識，這笛音來自茶樹附近，何不趕去探問一下，他從那裡聽來這謠傳？」

簡回便命二個兒子守護在廳內，和郭寶珠二人趕回莊外，二人急不擇路，就在屋外飛越而過。

簡回留意這位久已聞名的弟媳「女閻羅」的身份，因荊門山郭家素以輕功著名江湖，他看郭寶珠登高時祇雙肩一搖，身形已拔起，脚下似凌虛，果與一般人用脚勁蹲蹬不同，他施出了十成功力，堪堪與郭寶珠趕個平肩。

二人一出莊，聽笛聲就在附近，簡回一打手勢，就挨近茶樹繁茂枝葉之處掩蔽身形，摸索過去，摸上十幾丈，笛聲就在前面傳來，苦的是林中黑暗，無法看清楚一切，簡回輕輕在郭寶珠肩頭一點，示意停止前進。

這時笛音悠揚緩慢，似一曲已近尾聲，這笛音一歇，有人笑起來道：「安老二，聽說你已自稱甚麼居士，十年多不管江湖閒事，這兩晚却老是在此吹你這鬼叫東西作甚麼？」說完，擦的一聲，亮起了火摺子，在地上拾了幾根枯枝點燃起來。

簡回與郭寶珠借火光一看，說話的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人，身穿深青長袍，貌相極為英俊，劍眉星目，神態威猛，那個中年文士則趺坐在離他二丈左右的一棵矮茶樹下，手中持着一枝黑色長笛，對這人道：「姓宋的，你既與『七喪門』沒甚淵源，如今這申旭也已為仇家所乘，你還在此糾纏不清作甚？幾次三番前來暗探，我雖不管閒事，但申家莊與我毗鄰而居，申旭過去的恩怨我不管，人死之後，恩怨兩了，再要有人前來尋事，我為鄉誼，不得不照顧，我在此吹笛，便是警告這些不知進退的東西，別再對申家莊節外生枝！」

那人一聽，朗聲笑了起來道：「你果眞有心，現在迴護起鄉鄰來了，申旭未死之前，為甚麼你不念鄉誼而伸手呢？」他說後眼含威稜，臉色一整道：「安老二，明人不必細說，申旭死活與你無關，倒是這個『女閻羅』才是你心目中要照顧的，是與不是？可是我宋鈺路遠迢迢趕來了，也是為了她，看來眞是志同道合了！」

二人這一對答，使伏在暗處的郭寶珠混身一震，黑暗中雖看不出甚麼，簡回却也對郭寶珠看了一眼，這宋鈺是秦中終南門下的高手，著名的風流種子，外號「粉面郎」，因犯色戒，被逐出終南門下，為人在正邪之間，若與美色無關，他幹任何事都極為循規蹈矩，是非判得分明，如一牽涉美色，則是倒行逆施，善惡不分，不知如何，却會惹到了這個「女閻羅」身上，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邊「雙音居士」安遜冷哼了一聲道：「我不諱言，在此迴護這『女閻羅』，可是與你的目的大相逕庭，有我在此，你別想趁你邪念，你雖被逐出師門，但我念在過去與你師門有淵源，不想彼此破臉，故用笛音引你來此，先勸導你幾句，天下儘多美女，你為何定要向這新寡的『女閻羅』身上打邪念？」

宋鈺也在冷笑道：「天下美女雖多，但在我宋鈺眼中，盡是糞土，我喜歡她這份冷艷，若是申旭未死，我宋鈺打此主意，奪有夫之婦，可能為人不容，如今她既屬寡婦，除她本人之外，有誰可非議？何勞你來勸告，你不外係妒意，我可不如你這般假道學，當年你托人說親，想娶這『女閻羅』，却因『鐵面閻羅』為報愛子之仇，滅那『七喪門』，將女兒許配申旭，你在失意之餘，便自退隱，稱起甚麼居士來，還是念念不忘這『女閻羅』，在此附近隱居，痴心不絕，當然，申旭死活與你無關，我若以小人之心忖度，

你也許希望申旭早死，說甚麼為鄉誼迴護，不過是個藉口，我知你還是念念不忘這『女閻羅』，老實說，你用不到以師門淵源的幌子來牽制我！你定欲阻我行事，我倒不在乎破臉不破臉啦！」

安遜似為他說得老羞成怒，突然起立道：「我知與你這種邪惡之徒好說，必無好結果，在我迴護之下，倒要看看你有什麼能耐再來騷擾這申家莊？」

安遜破口斥他為邪惡之徒，宋鈺反到哈哈大笑起來，道：「我邪惡，那你是正人君子了？可是你心中和我一樣，也在想這『女閻羅』投懷送抱，我對她何必騷擾，只憑幾句話，就能使『女閻羅』對我另眼相看。」

安遜聽了，冷冷的一笑道：「那你估錯了人了，『女閻羅』豈是那種人？憑你的花言巧語，便會忘記了與申旭的伉儷深情？」

宋鈺仍然笑道：「最好要他們伉儷情深，越深她就越想到欲為申旭報仇，可是至今，我相信她連暗算申旭的對頭是誰也不知道，我若能道出暗算申旭的對頭是誰，你想想她該不該對我另眼相看，若我能助她報殺夫之仇，她又該當如何報答我？」

「粉面郎」宋鈺這麼一說，在一旁竊聽的郭寶珠早已激動得混身亂戰，簡回忙以手按她肩頭，示意她冷靜。

「雙音居士」安遜已高聲斥道：「你應該想想當初也係正宗大派門下，為甚麼會變得這等邪惡？想乘人之危，加以要脅，眞是卑鄙無恥之徒。」

宋鈺聽了，一探腰間，撤下了一柄短劍，喝道：「安老二，你也罵夠了，邪惡，卑鄙，無恥，你憑甚麼這樣出口對我辱罵？這算是你認為師門有淵源的親熱表示不成？你知我本性，為了美色，寧願放逐師門，你一定要從中阻礙，說不得要看各人的功力了……」宋鈺話未說完，安遜手中這管生死笛隨着那一聲：「好！」已一招「湘子遞簫」，當胸點到，宋鈺短劍在胸前一圈，一招「攔江撒網」，連消帶打，短劍由笛桿斜滑而下，削向安遜腕脈。

安遜身形未動，祇把手腕一翻，生死笛已橫格劍身，順勢改招為「卡和獻玉」，笛梢挑起，點向宋鈺咽喉，手法快疾，動作瀟洒，宋鈺短劍一撤，由下向上直封，身形也隨之微蹲，這一招正是終南門下分雲劍法中一招「韋陀護法」，他上封安遜生死笛，左手駢指，已直點而出，安遜長笛一圈，一招「玉樹交柯」，用出了子母招，長笛在他手中掌心一吞之下，已捏在中心，上挑下打，卸去宋鈺駢指攻勢。

宋鈺低喝一聲，身形猛旋開來，短劍立即强攻，第一劍直划而出，接着左穿右揮，上下翻飛，一劍緊似一劍，在微弱火堆中，祇見劍氣如雲的湧出。

安遜一見宋鈺施出了終南分雲劍法中的七快劍，那是「中分鴻濛」、「左頒風雨」、「右閃雷電」、「四分江海」、「五鬼搬運」、「六丁開山」、「七煞移斗」，於是也就把生死笛中絕招施展而出，笛影立即砌起一道黑牆，緊裹全身，不時伸出笛身，東挑西擋。施展的正是威鎮天下華山派的「支解劍法」中化分而出的「撒沙笛法」，祇施上了三四招，安遜的生死笛中，便傳出了嘶嘶叫聲，接着越來越强。

二人以快打快，晃眼之間，已還手了五六十招，茶樹林中本枝幹交叉，這時早為劍氣笛勁震削了一大片，斷枝殘葉，如雨紛飛，宋鈺燃點的小火堆，受了他二人翻騰勁風煽散，已有六七處火頭燃燒。

這時安遜手中長笛嘶嘶之聲，早變成尖銳嘯聲，祇聽得匿伏在一隅的簡回與郭寶珠二人心神戰動，難受已極，簡回悄對郭寶珠道：「看情形，『雙音居士』已動了眞怒，正施展這生死笛中『七音魔嘯』，宋鈺功力原本沒有安居士來得精純，時間一久，必敗無疑，剛才聽他對答，這宋鈺語氣之中，似已知道暗算申旭老弟的仇人是誰，萬一喪生在安居士笛下，便失去查探線索，宋鈺雖對妳心懷不軌，喪生安居士笛下，死不足惜，但為了申老弟之仇，祇能虛與委蛇，在他口中套問出對頭是誰，再見機行事，愚兄卻不知安居士當年也對弟媳傾心，聽他迴護你的語氣上看來，他對妳還私下愛戀，若由妳出面喝阻二人，想能化解二人的惡鬥……」簡回剛說到這裡，安遜的笛音更為尖銳，聽得二人心驚神移。

宋鈺的短劍招式已呈凌亂現象，不等簡回催促，郭寶珠已一聲嬌叱，竄出伏伺茶樹，高聲叫道：「二位快停手！」

二人打得正急，一聽有女人口音喝阻，俱都一怔，不期然的縱了開來，郭寶珠秀眉一皺，已有心計，她指着地上火頭道：「二位在此惡戰，是不是準備把我莊中所植的茶樹林燒個精光？」接着便回頭叫道：「簡老哥，火頭在這裡，是有人把茶樹林當作戰場！」

安遜和宋鈺縱開之後，一見來人正是「女閻羅」郭寶珠，想起剛才二人對答，不要已為「女閻羅」聽到，都有窘態，現在一聽她這樣說，似為火頭所引來，始放下了心。

那邊簡回聽得郭寶珠這樣說，心中也欽佩郭寶珠說話掩飾得天衣無縫，眞是個智慧秀色雙全的女子，他聞聲裝作尋覓而來，一見安遜，忙一拱手道：「原來是安居士。」再對宋鈺看了一眼，略一欠身問道：「尚未請教這位名銜。」

宋鈺道：「在下秦中宋鈺，老丈貴姓大名？」

簡回連答道：「久仰，久仰！老朽

簡回。」

宋鈺「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鎮河老龍』簡老兄，在下也久仰了。」

簡回指着郭寶珠介紹道：「這位是申家莊莊主夫人郭寶珠，乃荊門山『鐵面閻羅』郭前輩的千金。」

郭寶珠對二人略一欠身，二人慌忙還禮，宋鈺笑道：「久聞『女閻羅』之名，今晚才得拜識。」

郭寶珠聽了，對他斜乜了一眼。簡回道：「前幾日申老弟不幸為人暗算，中毒身亡，老夫特來祭奠，不想莊中還有外人入侵，乃與弟媳登高查視，見這裡火光跳躍，深恐惹起野燒，故急急趕來，不想二位在此印証武功。」

簡回說時，郭寶珠一對秀目卻不住在二人臉上掃視，倒看得二人不好意思，一聽簡回說他們在印証武功，都唯唯諾諾說不出甚麼來，郭寶珠卻接口道：「莊中鬧賊，我趕到此地，見二位惡戰，眞有點疑心二位之中有一位是曾來鬧莊，現經簡老哥介見，二位名頭都已聽聞過，才去了疑心。」她說完，對安遜欠了欠身道：「安居士，白天我們已經見過，正想向居士請教，亡夫中毒鏢身亡的消息，是從那裡傳來的，還想請教另一家用淬毒暗器的是那一家，不想居士有事先走了。不過現在可向居士說明，亡夫並未中鏢或是有人上門挑戰而送命，卻是喝酒之間暴斃，混身既無傷痕，酒菜之中也沒有下毒跡象，然死後膚色紫黑，顯見是中了劇毒而亡，為此事使我這未亡人好生難過和不安，決計不惜任何犧牲，必欲與亡夫復仇，可惜不知對頭是誰，居士既聽到傳聞消息，則由傳聞之人追索下去，不難問出眞兇，不知居士能詳告聽誰所說嗎？」說完，雙眼水汪汪的盯住安遜不瞬，安遜斜視了宋鈺一眼，見他臉有得色，忽然間計上心頭，便含笑道：「我是在附近村中聽人說申家莊掛了白，莊主去世了，有人接口說是莊主為人一鏢暗算後中毒而死，說的是這裡村中之人，不似江湖上朋友，好在這都無關緊要，你若欲問眞兇，倒可向這位宋朋友請教，宋朋友是申莊主生前好友之一，剛才他還向我談起，此來申家莊是為了義氣，特地向妳通報毒殺申莊主眞兇的，現今之世，像宋朋友這等重義的，實在是少見！」他說畢對宋鈺一指。

宋鈺聽了，正想發作，郭寶珠已上前施禮道：「多謝宋朋友這等重義，這裡不是談話之處，二位請一齊進莊獻茶吧！」說完招呼二人後，便當先領路，宋鈺納劍入鞘，對安遜瞪視了一眼，安遜則臉含冷笑，向簡回一點頭，便跟隨而走。

＊　＊　＊

四人進了莊，郭寶珠招待他們在偏廳上獻茶，未等二人開口，便道：「我郭寶珠與莊主十幾年夫婦，恩愛逾常，此次莊主中毒身亡，宛如晴天霹靂，使我神傷心碎，剛才亡夫入殮時，我悲憤莫名，當時曾下決心，我郭寶珠有生之年，必不擇手段，定當復此血仇，可恨連仇家是誰也難得曉，宋朋友既知暗算亡夫眞兇，若能相告，因此而得報這血海大仇，我郭寶珠粉身碎骨，也當報答宋朋友這份盛情。」邊說邊向宋鈺躬身施禮。

當年宋鈺見郭寶珠時，她還未下嫁申旭，還是個閨女，含苞未放，已使宋鈺深留冷艷印象，如今雖是少婦風韻，可是風情較前不知艷麗多少倍，正是女人最成熟之年，剛才在茶樹林中暗淡火光之下，宋鈺看見她豐滿的胴體時已目不轉睛，這時在燈光下看來，她雙頰如暈，一身素服，再加上鬢邊一朵小白花，更覺美中帶俏，早使這以風流自命的「粉面郎」色授魂予了。

在一旁的「雙音居士」安遜雖不如宋鈺那等好色，但情之所鍾，與宋鈺一樣，也大為迷惑。

宋鈺聽郭寶珠說完施禮，慌忙起立還禮道：「暗算申莊主的眞兇，在下說了出來，却怕莊主夫人着惱。」

郭寶珠道：「豈但着惱，不論是誰，我非挖其心不可。」

宋鈺搖頭道：「夫人誤會在下所說了。」他說完，對安遜看了一眼，道：「安老二你聽了，又欲說在下藉口要挾了。」他對郭寶珠看了一眼，又道：「夫人對申莊主情深，非為莊主復仇不可，在下對妳這種深情極為欽敬，不過在下說出暗算莊主對頭和暗算原因，你也許認為不值得為莊主復仇，更認為不值得粉身碎骨報答在下了。」

郭寶珠睜大了眼對宋鈺怔視，才冷冷道：「宋朋友不必危言聳聽，祇要說出暗算莊主的對頭，對你的盛情，定當報答，其他原因不原因，不必管他，你當知我郭寶珠心意一定，絕難改變，當年下嫁莊主，也是心切兄仇。」

宋鈺聽了，也點點頭道：「暗算莊主的，乃是鄂南仙桃鎮『九尾狐』陰四娘。」

郭寶珠一聽，大出意料之外，宋鈺繼續道：「當年申莊主未背叛『七喪門』時，娶『白骨妖女』趙嬌嬌為妻，陰四娘與趙嬌嬌在江湖上是著名的一對淫婦。申莊主當時不但年輕力壯，長得也十分英俊，早為陰四娘看中，暗中加以勾引，二人背着趙嬌嬌勾搭上了，陰四娘為獨佔申莊主，便慫恿申莊主背叛『七喪門』，她不惜手刃趙嬌嬌，也是為了申莊主，却沒想到申莊主會撇了她而與夫人成親，使她大為懷恨，她知道你們夫婦二人聯手，功力高强，非她能敵，可是心總不死，幾次來申家莊探視，就是她不忘莊主之心，她出身苗疆，身上有不少苗疆中的『毒蠱』，當年莊主與她恩愛時，早已為她下了蠱，至今暴斃，完全是

因爲蠱毒作怪，這事係在下半個月前路過岳州時，與她偶遇時相告，她算至這半個月內若無她解蠱之藥，莊主必毒發身亡，她已命人送訊給莊主，限他半個月內趕到岳州相見，重拾舊歡，替他解毒，可是半個月內莊主未至，便毒發暴斃了，她深恐妳得知內情，找她報仇，便在外謠傳，說是莊主爲人暗算，中了淬毒暗器喪命，想移禍於以用淬毒暗器著名的鄂西馬家，由妳去與師問罪，因她當年受過馬臣一毒釘，暗中想把留下的毒釘拍進莊主屍內，可是因妳一直不離開靈堂，無法下手，也知在下風流成性，乃想以媚術取悅在下，邀在下相助行事，當年夫人未下嫁莊主時，在下見過一面，國色天姿，早留在心坎，答應她相助，是因在下想見見夫人是眞，但不知這申家莊在何處，因此就和她連袂趕來，進莊後天色陰暗，摸了好一陣，才來到這一廳靈堂所在，剛向廳窺視，不想爲人一瓦打中簷角所鈎之瓦，驚動廳內人趕了出來，乃上屋面追這出手之人，追到茶樹林中，才聽到安老二笛聲驟起，始擧火相叙……」

說到這裡，宋鈺沒說下去，却對安遜看看，祇見安遜臉色沉重，似在沉思，再看郭寶珠，她則兩眼定神，嘴角泛出冷笑，想是心中正在盤算一樁大事似的。

「鎮河老龍」簡回問道：「宋朋友，你所說當眞？」

宋鈺一正臉色道：「宋某除見色起意之劣性外，一生從無所懼，欲討好美如天仙的『女閻羅』，何必打誑？」

簡回道：「那麼宋朋友必知道這毒狐所在了。」

宋鈺點點頭道：「曾相約事後在附近相見。」

郭寶珠一咬牙，對簡回道：「簡老哥，申旭寧願毒發而死，也不去尋那妖娘，可算對我情愛至盡，我焉能不替他報此血仇，我聽老哥之言，爲了報仇，將不擇手段了。」她又猝然對宋鈺注視道：「你在茶樹林中，與安居士對答，我與簡老哥都已聽在耳中，你能將那毒妖狐擒來見我，了去這段血仇，我對得起申旭，就遂你心願。」

說完，把鬢邊白絨小花摘下，丟向宋鈺，宋鈺一手接下，喜上眉梢，說道：「在下走走就來。」身形一起，直向廳外飛去。

郭寶珠走到安遜身前，深深施了一禮道：「安居士，你愛護寶珠之心，永矢不忘，惜你我今生緣慳，但願來生締結同心了，望勿卑視寶珠爲幸。」說完珠淚也隨着而下。

安遜還了一禮，長歎一聲，向簡回拱一拱手，便自告辭而別。

約半個時辰，偏廳外闖進一人，不住喘息，正是「粉面郞」宋鈺，他脅下挾有一人，往地上一拋，却是四十以外的婦人，一身夜行衣靠，柳眉杏目，長得極爲妖媚，她怒目向宋鈺瞪視，簡回上前一步，飛起一脚，踢在她尻骨上，替她解了定穴，接着一脚踏在她足踝上，把她踝骨踏碎了，她慘叫一聲，不對簡回咒駡，却向宋鈺駡道：「你這沒骨氣的小子，出賣妳老娘，老娘做鬼也向你索命。」

宋鈺冷笑道：「妳何嘗沒出賣朋友？趙嬌嬌還是妳親手所刃的呢，這叫做報應不爽，申旭與妳有噬臂之盟，妳也用蠱毒相害，對妳這種人，還講甚麼朋友道義。」

陰四娘還想回駡，郭寶珠已喝道：「陰四娘，是不是妳下毒暗算申莊主？」

陰四娘朗笑道：「這種負義漢早應該死，可惜我毒下得輕，早死幾年，也使他少享受幾年，『女閻羅』，這小子也是忘恩負義之徒，妳別給他碰上一碰，我身上尙有蠱毒和解藥，他要碰妳，妳教他先吃了蠱毒……」

還未說完，簡回已一掌拍向她的嘴，滿口牙齒都被拍了下來，早把這九尾狐拍昏過去，他走上一步，一把提起她來，對郭寶珠道：「弟媳，咱們先祭奠去再說。」

三人連袂來到大廳靈堂，宋鈺一眼看到靈台上有一柄匕首，便道：「這是陰四娘隨身所用的穿心錐之一，她共有七柄，當年申莊主和她有噬臂之盟，她認爲申莊主已與她恩盡義絕，不讓他把這盟約帶進棺去，特來割掉申莊主左臂上她所噬過的齒印，同時拍進這毒釘，不知如何會留在這裡？」

郭寶珠聽了，秀目突然一睜，把穿心錐取了過來，對陰四娘看了一眼，陰四娘衣領爲簡回揪住，全身軟癱，頭也低垂，嘴角却不斷在流血，還在昏迷之中，郭寶珠銀牙一咬，手中穿心錐疾飛而出，直射入陰四娘心窩，齊柄而沒，陰四娘祇混身震了一震，口鼻中大量鮮血湧了出來，簡回一放手，屍骸便跌倒地上。郭寶珠跨前一步，拔出穿心錐，然後跪倒靈前，把血在靈台白布上抹了一抹，道：「莊主，爲妻的替你報了血仇，以仇人之血來祭你，你當可瞑目。」隨後慘笑一聲，神情冷漠，喃喃道：「想起你我生前恩情，寶珠怎……」說到這裡，手中穿心錐便往自己頸項間抹去，這一手，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欲搶救業已不及，正當這千鈞一髮之間，突然寒星一閃，「鏗」的一聲，郭寶珠手中的穿心錐已脫手震飛，斜斜摔在旁邊一張椅脚上，郭寶珠猛然抬頭向這寒星飛來處看去，其他人最初都一愕，這時也抬頭觀看，祇見樑上輕飄飄落下一人，正是「雙音居士」安遜，他一落地，便對郭寶珠道：「你既說不擇手段爲申旭報仇，宋鈺抓到對頭，使你報了這段血仇，對得起申旭，便遂他心願，宋鈺的心願，便是要娶妳爲妻，妳也知道而摘下重孝，現今仇怨既了，妳怎能反悔？爲了荊門山妳郭家的威望和妳『女閻羅』的聲譽，妳怎能出此下策，一死了之？妳爲申旭報仇而再醮，沒有人會非議妳，再說宋鈺如能改邪歸正，對妳也肯矢志相愛，與妳未始不是一對相配的良緣，不如我之與妳這等緣慳。」

這時，簡回已扶起了郭寶珠，對她勸說，郭寶珠粉臉通紅，對安遜和宋鈺看了一眼，低頭不語。

宋鈺對陰四娘屍骸看了一眼，忙走過去，伸手在她腰間革囊中內一摸，取出了四五樽小磁瓶，撿了二樽出來，放在手中給安遜看看，道：「這是陰四娘仗以爲惡，控制申莊主的蠱毒和解藥，安老二，請你把解藥交給『女閻羅』，我服這蠱毒，以表明相愛之心。」

他把解藥往安遜手中一塞，自己把蠱毒樽塞拔開，倒了三顆金紅發藍的小藥丸，便往口中一倒，嚥了下去。

安遜想不到他會如此露骨的表示，倒爲之一呆，簡回與郭寶珠也爲之發怔，安遜對宋鈺點頭道：「但願你有始有終。」

說完，把解藥送到簡回手中，示意他交給郭寶珠，然後苦笑一聲，長歎了一口氣，悄然出廳而去。

大廳中一陣沉寂，郭寶珠看了安遜消失的身形後，以巾掩臉，極爲悲傷。

宋鈺則呆看郭寶珠那種楚楚可憐之態，臉上露出了又驚又喜。

「鎮河老龍」簡回手持解藥二樽，在掌心不住敲打，同時在廳中往來踱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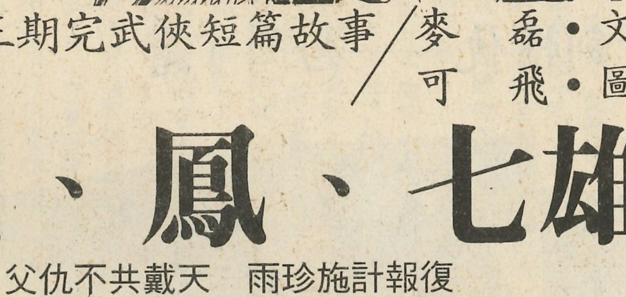
過了好一會，簡武和簡雲扯下了一幅素幔，包了陰四娘的屍骸，抬出廳去，靈台上一對素燭，燭火拉得長長的，突然跳動起來，同時遠遠傳來一縷笛音，若斷若續，這笛音猶如怨婦夜泣，凄楚動人，似爲郭寶珠吹出了心聲，簡回把解藥樽塞到郭寶珠手中，道：「安居士苦心孤詣，妳不要辜負他這份心，申老弟下葬之時，愚兄再來，同時也要喝你們一杯……酒……」他一整衣衫，對申旭靈前一躬，便轉身去了，廳中祇剩下將要微妙結合的一對。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晏七從刑場逃脫，結識了麥雨珍，與她渡過了纏綿的半個月後，往找出賣晏氏七雄的小秀子報仇，晏七殘殺了小秀子後，卻被官兵包圍，身中毒針逃回麥家花園後，才知毒針乃是麥雨珍提供給官兵，旨在代父報仇，晏七深感罪有應得，臨終前着她往找其母拿取明珠，條件是要她代其殺掉六名嫂嫂，麥雨珍滿口答應，馬上前往斷腸坡找董震天協助……







三期完武俠短篇故事／麥　磊・文　可　飛・圖

龍、鳳、七雄

父仇不共戴天　雨珍施計報復

麥雨珍道：「當然願意，否則我來此作甚麼？她帶着六個寡婦，住在山東濱海以產晶石聞名的『嶗山』！」

邢無影失色道：「在嶗山？那就麻煩多了！」

董震天沉聲道：「有甚麼麻煩的？」

邢無影壓低聲調道：「玄天道長是嶗山上清宮的觀主，這雜毛不祇劍術已到了神鬼莫測的化境，內功修爲也是當代第一人物，晏老乞婆隱身彼處，去的人若沒有能動玄天雜毛的本領，那就很難成功！」

麥雨珍一笑道：「三俠怎麼忘記那句力不勝智取的話了？再說，晏老太婆是甚麼人物，上清宮應該十分清楚，相信我們只要不作得太過份太招謠，上清宮很可能會不聞不問！」

董震天猛地雙手一拍道：「有見識，邢老三，你還有甚麼要說的嗎？」

邢無影要說的話還有很多，不過他熟悉這位山主的性格，當眞再接說下去，那是自討沒趣，遂把頭一搖，表示沒有甚麼話要說。

董震天冷冷一笑，一個字一個字的吩咐道：「三天之內，商量出最妥善的下手辦法來，第四天一早動身，明白了沒有？」

八友全明白了，恭敬的答應着。

＊　＊　＊

天下往往有不約而同的巧合事，例如現在！

兩隊人馬不約而同，全走在這「膠高」道上。

一隊是望而即知的漁船行當，另一隊也很明顯，是精巧的特殊工匠！

兩隊突然在濟南府相逢，誰也沒招呼誰，似乎誰也不認識誰，同路同宿，直到「高密」境內。

分手了，一隊直奔向濱海的一座美麗島嶼，一隊轉向大路，去了嶗山。

嶗山以產各類上品水晶聞名，尤以紫水晶爲冠，據說礦產極盛。

平常人家是用不起這種水晶製品的，而水晶的用途，此時並不甚廣，其價值不次於彼時歐洲的鑽石。

紫水晶燈爲皇貢的一大珍品，而水晶串簾更是連普通富貴人家也用不起的極貴物件，所以儘管紫水晶和其他水晶製品極端貴重，很少人會從事這種工作，因爲它的出路不大，工價雖貴，仍難以溫飽。

如今，竟有數約三十四五的大隊工匠，遠遠到達嶗山，專製水晶物件，的確是罕見的事情。

官家對一切凡能生財的東西，雖都列有成規，或開採或購買不已，但老百姓往往不太理會這些，咸認物爲天賜，先獲者得，又憑甚麼在尙未獲得之前，就付出代價，這論調使官家哭笑不得！

接近府縣州衙的地方，官府自有足夠爭索本錢，稍遠就鞭長莫及，只好睜隻眼閉隻眼的由他！

不過嶗山的水晶礦產，不僅不是官家物，官家連半片毛也摸不着，緣自百數年前，省吏爲了避免自己的麻煩，呈准上峯佈下文告，舉凡能在五年貢期呈上合於規格的貢品者，即可獲得嶗山採製水晶的全部產益，附件是：必須先呈上精美製品而決定。

有人辦到了，是一家姓晏的人家，呈上「五福水晶」成品，爲內宮所喜，自此這晏姓人家遂獨獲權益。

但是這戶人家並不仗勢欺人，如果有人採礦製物，他們不聞不問，只是在某一界限立有界碑，說明再前即爲禁地，光明相訪，朋友對待，擅闖禁地，後果自負！

現在，大隊人馬到達嶗山，一不與「上清宮」老道們招呼，二不理業主晏氏，竟直入坑穴，穴外立樁建屋，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上清宮」道爺們，俗話說清靜無爲，你不來找我，我樂得省心，而晏氏一家，連「上清宮」的道爺們全找不到，就不用說這隊人馬了！

嶗山山勢並不算得如何雄偉峭拔，按說應該很容易的找到晏家才對，但是事實恰正相反，一連五天，竟沒有發現半點人影！

不過這隊人馬全對山勢有了八分認識，也都推測出晏姓人家住在頂峯，可惜無路能通，而四外壁峭百丈，滑不留手，任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難飛越而上。

此時，另一隊人已到達那座美麗的漁島，很快的造好了特殊船隻，由海路沿海邊會巡看過嶗山濱海地區，並且已與到達嶗山的那一隊人取得聯繫！

原來這兩隊人馬，正是太行霸主董震天所領率的一干好手，太行八友走陸路，黃河四龍赴漁島，計劃是水旱雙攻，十分週詳。

＊　＊　＊

夜三更，一條人影自嶗山頂峯一座寬敞石屋中射出，索垂百餘尺，直達董震天及太行八友所建木屋後，這人懸索飛墜而下。

有人已在索下相迎，正是八友中的邢無影和向不失。

他們很快的進入了木屋，垂索而下的人，竟是姑娘麥雨珍！

麥雨珍以急促的聲調告訴董震天，時不我與，晏老乞婆恰正病中，一干好手必須立刻爬索而登，大事可成！

向不失一向不失，這次也難例外，頭一搖道：「不忙的，姑娘，請先答幾句。」

麥雨珍冷冷地說道：「你沒問出口來，我已經知道是甚麼事了，我們自太行分手，我先到了兩天，你們找不到路上山頂，我又怎會能登上山頂的？所以你覺得可疑，對嗎？」

向不失臉上一點也沒紅，坦然說道：「正是，這本是十分令人可疑的事！」

麥雨珍冷哼一聲，不理會向不失，卻對董震天說道：「董山主，是誰的好妙計，來到嶗山，不去『上清宮』一會玄天道長的？」

董震天神色一動，道：「有此必要嗎？姑娘？」

麥雨珍道：「當然，玄天道長知道路徑……」

向不失接口道：「且慢，姑娘有所不知，向某弟兄在這些日子中，幾乎可以說繞行山區不下十次，絕無路徑可供登峯之用！」

麥雨珍嘲諷的說道：「要是你說得對，晏老婆子和那六個寡婦上下峯頂，莫非全用吊索？」

向不失仍不服輸，道：「只怕正是如此！」

麥雨珍並不反駁，只是淡淡一笑道：「大概傳言晏氏七雄生於江淮是錯了，他們該生於嶗山峯頂！」

向不失似乎沒聽出話中眞意，剛要接口，董震天已沉聲喝道：「你省兩句廢話吧，麥姑娘已經指明，如眞無路可達峯頂，江淮晏氏娘兒七個就眞像姑娘說的一樣，是生在嶗山峯頂了！」話一頓，轉對麥雨珍道：「姑娘指教，如是另有路徑，就不欲爬這百數十丈的索繩，虛耗人力了！」

麥雨珍搖頭說出路在礦坑中，黑夜有人守關，太險，絕難渡過，百尺索繩雖說多少會消耗些氣力，但平穩而不會驚動晏老婆子，董震天在考慮過得失之後，頷首下令魚貫登上索繩。

麥雨珍又獻妙計，索繩現成，先上去的人大可多抛下幾條，使登峯之行能夠快捷。

這提議，連本來仍存疑念的向不失也暗叫慚愧，如果麥雨珍別有用心，又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董震天更是高興萬分，找來了三條繩索，叫邢無影帶在身上，首以麥雨珍所垂索繩爬上峯頭。

邢無影功力了得，剎那已猱升上去，在深夜中，邢無影影子漸淡，終於消失。

剎那，一連又垂下來三條長索，麥雨珍毫不客氣，當先飛身縱上她垂下的長索，順索爬升上去。

向不失等八友中三人也分撲向另外三條長索，十分矯健的登上峯頭。

四條長索仍然垂着，八友另外四位繼之而上。

長索垂懸到三十五名高手俱皆登臨峯頂，仍然沒有收回。

最後登峯的，正是董震天，在他登臨峯頭時，四顧不見太行八友和麥雨珍，約隔十丈右側，卻現出石屋廓影和微弱的燈光！

和董震天一道上來的三個人，功力技藝僅次於太行八友，份屬董震天十二巡閱之職，經閱之廣並不差八友

，目光掃向四外，不見一個自己人時，頓即止步不前，內中之一閃身到了董震天面前道：「山主當心，只怕有詐！」

董震天這時已十分清楚自己上了當，上了麥雨珍的當，不過他業已看清四條長索尚在，必要時他後退也有路，於是冷冷地說道：「往前，老夫要瞧瞧這賤婢究竟打着甚麼主意？」

那人手指長索道：「山主，要留下個人才行。」

「嗯！」董震天道：「留下『鬼刀』曾凱吧！」

「鬼刀」曾凱是三人中的巨無霸，身高力大而威猛，在刀法上更有出人意外的造詣。

他留下來，一雙大眼睛直盯着四條長索，威猛不懈！

其餘三個人，「狡狐」劉志和「天王拳」卜甫緊貼着董震天，先行直撲石屋，另一名人稱「一道閃」的雷風却騰身而起，繞遠兒撲向石屋後側！

適時，只聽到「鬼刀」連聲奇特的驚咦，除「一道閃」雷風業已繞行稍遠，返回不便外，其餘三人無不聞聲縱回！

只見「鬼刀」曾凱刀已出鞘，直指索繩，索繩也怪，竟自動縮收，董震天一聲冷哼，目光順處已看清正有一支鈎抓，正緊抓住四條索繩，往石屋方面拖去。

他騰身拔起，似欲撲向鈎抓，上當了，適時倏忽一道火光自石屋內閃電而出，並不擊人，而是落向鈎抓尖端，等他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懊悔已遲，四條索繩被火彈擊中，頓即斷去，如蛇之游於深草，一滑墜下峭壁崖頭，於是他們的歸路便斷。

就在這個當兒，本係十分沉暗的天空，突然現出奇特的泛紅光色，時亮時暗，他正覺不解，那撲繞屋後的「一道閃」眞像道火閃般在淒號中，由後側摔掉地上，一身是火落地只翻滾了兩下便一挺而死！

董震天怒惱至極，厲聲喝道：「晏老賊婆，給董大爺滾出來答話！」

在奇特的時淡時亮的紅色光采上騰下，石屋的門開了，魚貫走出來不少人，最前一個，赫然竟是麥雨珍！

接下去的是太行八友，一個不少，凡是先董震天一步登上峯頂的太行豪傑，除「一道閃」死於一身烈火之外，餘者皆已成爲俘囚。

先前，董震天只當是上了麥雨珍的當，如今麥雨珍也是階下之囚，他不由暗覺心凜。

錯非是麥雨珍出賣他們，否則要想生擒太行八友，並能使八友連個哼哈也沒發出，這點幾乎近於不太可能，但是不太可能的事，目下已擺在眼前，成了事實。

他的人走出來後，再出現的是一位白髮雞皮、極爲猙獰醜陋的老太婆，手中一支「寒鐵杖」，粗如小兒手臂，長足六尺，發着烏矇矇的光閃！

不用問，她就是晏老太，別的不說，至少麥雨珍的消息十分正確。

晏老太身後，出現了六名艷衣濃裝、嬌美而嫵媚的俏婦人，一個眞是比一個的美，這當然是晏氏七雄自老大到老六的六位老婆。

妙的是晏氏七雄業已死絕，六位寡婦身上不但不見半絲兒素孝，連晏老太那緊緊包着白髮的帶兒，也是赤紅繡金鑲着藍寶！

董震天雖說自信功力高過晏老太，但當目睹手下無一走脫的情形下，心頭已盤上重結，很快的打定主意，若能有辦法化解而救下這些多年夥伴，但他願意一試。

因爲這個緣故，董震天的神色轉變了，哈哈一聲道：「可是老太當面？」

晏老太寒着一張老臉，冷冷地道：「董震天，咱們少套近乎，你的來意老身十分清楚，老身隱居於此，不願再見血腥，但也不能任人上門欺凌，你這些手下擅闖禁地，老身已經毀去了他們一身功力，除了這丫頭是罪魁禍首老身必須留下她全我戒律外，其餘的你可以領走，走右側，老身業已備好一條長索，現在你答我一句，是走抑或是一戰？」

董震天強壓下心頭的怒火，難爲他竟能笑得出來，道：「老太，沒有第三條路嗎？」

晏老太根本不再理會董震天，對六個媳婦道：「聽清楚，當我計數到十的時候，從後面起，每多數一數，給我宰掉一個，明白了？」

那位晏老大的未亡人，當年有名的「胭脂虎」，格格一笑道：「娘，您可眞是的，總共幾句話，怎會忘了，您就數，我已手癢得從心裏難過！」

晏老太眞妙，橫了「胭脂虎」一眼，呸了一聲道：「妳又看中了那個小伙子啦？心癢？賤貨！我告訴妳，妳那兒癢也全得給老娘我忍下去！」話鋒一頓，轉向董震天道：「老身說話，向來不二，走不走由你，一！二！三！四！」

她計數得很快，聲調也很高，一聲接着一聲。

董震天震聲道：「且慢，老太，走就走，也請看些薄面，包括那位麥姑娘一道走，如何？」

晏老太猙獰的看看麥雨珍，搖頭道：「沒商量，不行！」

董震天沒有火，却一字字含威的說道：「老太，別太逼人，俗話說打人打九別加一，老太，不錯，我手下八友是被擒了，可是另外還有接應……」

麥雨珍不待董震天把話說完，已搶先接口道：「董山主，你那羣人裏面有叛徒，四龍也被他出賣了，這半天紅光，正是舟船皆毀，全軍覆沒焚燒的火光！」

董震天着急的心驚了，但他不愧

爲太行山主，哈哈一笑道：「謝妳啦，麥姑娘，也算不了甚麼，也等於給我董震天一次最好的教訓！」話鋒轉向了晏老太，變爲剛毅的說道：「老太，老夫先時尚有顧忌，顧忌這些跟了我多年的好兄弟，如今沒有了，老夫不知那個出賣我的人是誰，說句自私些，老夫現在是誰也信任不過，所以老太，要嘛，妳就全放，包括麥姑娘，否則妳就全留下好了，包括老夫！」

晏老太微一猶豫，董震天再次哈哈大笑着又道：「只是要留下老夫，必須付出極重的代價，最後結局，十有八七是老太一家和老夫俱難再存於人世之間，究竟怎樣？老太，請答一言！」

晏老太道：「董震天，老身不是聽唬聽嚇長大的，你最好聽我良言相勸，立刻就走，老身不怕說句露骨的話，有人今夜要不放過你！」

董震天冷哼一聲道：「那最好，請他出來會會！」

晏老太似乎無奈的嘆息了一聲道：「既然你不聽良言，這也是天意，『胭脂虎』，從麥丫頭開始，鬆綁放人！」

胭脂虎哈哈一笑，說道：「娘，妳捨得……」

「放肆！」晏老太沉喝一聲，道：「放人！」

自麥雨珍起，大家是被一條長索串綁着，胭脂虎一聳香肩，左臂一抖，一道寒光飛射而出，已將麥雨珍的綁索削斷，寒光一吐即隱。

董震天暗暗心驚，江淮晏氏不論男女孤寡，竟然全有一身令人不敢輕視的看家本領。

寒閃再吐，再收，八友之一，索綁被鬆！

此時，麥雨珍已快步走向董震天，董震天含着歉意，一笑道：「老夫無能，致使姑娘功力盡失。」

麥雨珍低下頭，微搖着，董震天已轉向剛剛走到面前的向不失道：「向兄弟覺得如何？」

向不失臉一紅道：「屬下無能！」

董震天才待安慰幾句，倏覺脊心重穴一痛，不僅提不住眞氣，連話也無法說出，掙扎轉身，手摸前胸，一支尺二怪針尖端由胸腔透出，他已看清那突下毒手的是誰，雙目噴火，張口用力擠出一句「爲甚麼姑娘……」人已坐在地上。

不過他還沒有死，似乎等待着麥雨珍的答覆。

麥雨珍厲聲道：「董震天，本姑娘會叫你死而無怨的！」說着，她附在董震天耳邊，以低得任何人也無法聽到的聲音，又道：「記得那老鏢頭燕杰嗎？他拜過山，敬過酒，你老賊不便下手，暗暗通知了晏氏七雄，老賊，姑娘姓燕，你明白了？」

董震天猛地自地上站起，以手指着麥雨珍，臉上現露出極難捉摸的神情，想開口，已無法出聲！

向不失扶住了他，董震天慘然一笑，急指透胸而過的怪針，向不失一咬牙，自他背後以二指鉗出針來，怪針出體，前心後背血射如箭，他毫不在乎，依然以手指着晏老太，以最後一點餘力道：「我……我要看妳……妳的報應了！」

說罷，一聲慘笑，仰面摔倒，一挺而死！

好狠的晏老太，這時傳下令道：「賤貨們，給老娘我通殺！」

麥雨珍一聲揚喝道：「老娘且慢！」

晏老太不知是爲了甚麼，竟對麥雨珍好得出奇，揮手阻止了六個媳婦，道：「乖女兒，甚麼事？」

麥雨珍道：「江淮晏氏不論男女，人人英雄，不殺無力相抗之輩！」

二媳婦「巧狐」冷笑一聲道：「妳算從那塊地裏長出來的葱，有妳說話的餘地嗎？」

晏老太橫眉怒掃了「巧狐」一眼，道：「妳這騷狐狸給老娘滾遠些！」聲調一變，笑問麥雨珍道：「依妳說應怎麼辦？」

麥雨珍請求的說道：「老娘，這要是老七他們兄弟，大概會放人走的，所以想請老娘……」

話沒說完，晏老太已含笑揮手道：「由妳由妳。」

皆大歡喜，除了那六個已然守寡很久的蛇蠍美女。

＊　＊　＊

麥雨珍，不，如今，她應該叫燕雨珍，爲着方便，稱她小珍最爲合適，這是晏七稱呼過的。

晚飯後，那大客堂中，一家人，八個寡婦，正品茗家常。

胭脂虎是大兒媳，叫姚盼盼。

巧狐是晏二的渾家，是江湖上有名的女兒人，姓郭叫愛麗。

一丈青是晏三的老婆，人長得高大，但絕對沒有一丈，在七個小寡婦中，她是較爲長得難看些的一個，不過她那身紮實的功夫，只怕除老太外別無敵手，叫袁白茵。

「天雀」崔英英是四寡婦，小巧結實，很美。

晏五的老婆人稱「桃花女」，姓陶，好名字珠兒，美而媚，在七個小寡婦中，大概數她最能迷人！

「玉美人」潘淑芬最穩重，很少開口，不過晏六曾經對老太說過，小心她，她很狠很毒，也夠陰險！

首先開口的是「巧狐」，她陰陰地對着小雨一笑，道：「我很奇怪，妳眼巴巴的用毒計坑了整個太行山的人，跑上這孤峯頭，當眞是爲陪着我們姊兒幾個守這份活寡？」

小雨答得妙，道：「老二家的，妳說呢？」

巧狐哼了一聲道：「連個大小也不懂，妳要稱我二嫂啊！」

胭脂虎笑了笑道：「得了吧，騷狐狸，他們哥兒們活着的時候，妳也沒叫過我一聲大嫂，何況現在！」

巧狐眼皮一翻道：「胭脂虎，莫非妳和小七子這個騷貨有了勾結，找我的邪差兒？」

老太寒鐵杖向不離手，杖端猛一頓地道：「要吵嘴滾出去吵！」

小雨雖說來了才整整一天，但是對晏家女眷們之間的怪異行當，已有了相當的認識，晏老太根本上是位不講究小節的怪女傑，因之衆兒媳也就各有稱呼，隨心任意，難分禮數。

老太鐵杖一頓之威，使大廳堂中靜了刹那，「桃花女」打破這刹那的悄靜道：「我說大家一伙兒，咱們別爭論其他了，尤其是『巧狐』嫂子，更該看開點，咱們多了個小七子媳婦，不多，何況小七子渾家眞有一套，剛進家門就立了大功，現在放着要緊的不問，今後怕沒再有機會了！」

巧狐道：「迷人精，妳是指甚麼要緊的？」

桃花女道：「咱們自從來到這倒楣透頂的嶗山頭，就沒下過去，好的是那時候他們哥兒七個還活蹦亂跳，現在消息傳來，岳陽地面丟了六個，又有消息說那一個最後也沒站得穩，有的又說不但站穩了，並且藏得嚴密，總之，消息太多，虛虛實實、眞眞假假，小七子渾家從外面來，消息總比咱們靈，究竟是怎麼回事，咱們必須知道，我說這才是最要緊的！」

毫無疑問，桃花女這番話說到小寡婦們的心眼裏去了，果然再無爭論，包括晏老太在內，十四隻眼睛全瞪大了，看着小雨！

小雨半絲絲兒的驚慌也不現，微微嘆息了一聲，說道：「這麼辦，我從首說起，任由大家來發問，凡我知道的，一定詳實回答。」

老太開口道：「很好，妳講吧！」

小雨道：「我是一年前在七哥……」

巧狐接口道：「誰是七哥？是小七子嗎？」

老太罵道：「閉上妳那張騷嘴，老娘在聽緊要的事，沒的妳橫打岔！」

巧狐乖巧的沒接話，小雨適時又道：「七哥那時正爲計劃一件大事而獨自投宿，我正是生病在那家叫『天順』的客棧，七哥好心腸，救了我，但他也好狠，破了我的身子，於是我尋死……」

桃花女噗嗤一聲笑了，道：「怎麼說，天下會有剛嚐過新鮮，得了甜頭的大姑娘，一轉臉便要尋死的？」

老太答上話道：「沒的全像妳，吃着一個還得抓着一個，生怕天下男人死絕了，哼！小七子渾家妳說妳的！」

「是！」小雨口乖，連聲應着道：「男女間事多說了討厭，總之，我和七哥就成雙成對，不多久，他們就幹好江家的買賣，七哥對我說，要先送東西回來，我要跟着，七哥不答應，我沒有辦法，只好任他走了……」

老太閉着眼，直點頭道：「小七子就這個脾氣，很少聽娘們兒的主張！」

小雨沒瞧晏老太，接着又道：「他再和我見面，已是兩個月以後了……」

玉美人突然開了金口道：「不對呀，七兄弟送東西回來不假，可沒提過已成了親，有妳這麼一個人呀！」

除掉說話的玉美人外，其餘十二隻眼睛又全緊迫的盯上小雨，小雨看也不看，冷冷地一笑，說道：「我可醜話說到前面，本就沒這義務跟妳們費口舌，從現在起，那個要存着壞心腸來試探我，我是『徐庶進曹營』，可要『一言不發』了，當我不懂，七哥回來，就對我說了，他沒見大伙，東西和一封信是走秘道送上山頂的！」

玉美人眞像玉石雕的美人，謊言被人挑穿，連半絲的不自在也不現。

晏老太接了話道：「說得好，妳繼續講妳的，別人的話就當他放屁！」

玉美人還有話，是衝着老太說的，道：「反正我已爲大家盡了力，總有一天，路遙知馬力，只是那時候『放屁』的沒有，痛哭失聲的不少！」

老太沒理會她，示意小雨開口。

小雨心頭跳着，她對玉美人又有了新的認識，不過她乖巧得緊，看也不看玉美人話聲又起道：「後來，我和七哥在長沙府會見了六位哥，我那個地方也很嚴緊……」

天雀嬌笑道：「妳可以當我也是在放屁，妳那個地方究竟在那裏呀？」

「在長沙城裏南門的小斜巷，是座三進院子，我勸哥兒們全留下，六位哥說得好，人挪活，樹挪死，風緊，非常換地方不可，所以在第二天哥們就走了，七哥義氣，留了信物，說明嶗山地方，要我早早的來和一家人團圓……」

胭脂虎狠聲道：「如果全都回來，連他的毛也少不了一根，人挪活，娘的，挪到岳陽去捱那一刀！」

小雨道：「當時我也是那麼勸哥兒們，大哥說了，他說寧可落網在外邊，也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老巢所在，不能驚嚇着咱們老娘！」

晏老太老淚流下來了，喃喃道：「好孩子們，一羣好孩子，其實，娘又怕的甚麼，唉！」

小雨話聲又起，道：「他們究竟甚麼時候去岳陽的，我也不清楚，我正好把房子賣掉，收拾俐落，僱了車要東來，便被消息震破了膽，說哥兒七個全叫坑了，落了網，在岳陽！」

老太道：「打聽出來了沒有，誰坑他們的？」

「娘，您老人家請聽我慢慢的說下去吧，」小雨說道：「我的心跳着，連夜趕到岳陽……」

不知道那位母大蟲小聲的說了句「這才是老實話，心不跳早蹺了！」

小雨裝作沒聽到，道：「好嚴緊啊，根本沒辦法探監，最後我買通了另一個死囚的家屬，以探望這死囚的名份，才掃了他哥兒七個一眼，我帶了不少吃食，求得那惡禁卒的同意，吃食在經過仔細檢看後，送遍了所有的死囚，七哥才能跟我說了消息，坑他們的是個賤淫婦，叫小秀子，指使的是太行山主董震天，昨夜我刺殺了董老賊後，在他耳邊告訴他我是晏家老七的媳婦！」

老太又一頓鐵杖道：「辦得好，好乖女，可是那個狗淫婦呢？」

小雨說道：「死了，死在那如今藏身在外還不知是幾哥的手中，八刀十六洞，連那害人夾人的地方也捱了刀，叫人解恨！」

老太雙目中陡地射出寒光道：「當眞，乖女？」

小雨道：「是岳陽已死的『大活姜班頭』說的，不會錯！」

老太道：「究竟是那一個該剮的狗種，交上那個騷淫蹄子的？」

小雨頭一搖道：「七哥沒來得及說！不知道。」

老太長嘆一聲道：「該當，眞該當，他弟兄一生守着不犯淫戒、不殺女子的規矩，到頭來只爲其中之一的害羣馬，揉上那種狗賤人，犯了戒，於是落網身死，逃脫的那個必然立過血誓，非殺那賤母狗不可，唉！」

巧狐試探的問道：「我說七妹子，怎麼有傳言說走脫的那個是小七呢？」

「不是他！」小雨果斷的接口道：「我一聽說法場上脫身了一位，就在岳陽大街小巷留下七哥和我兩個人知道的暗記，直到小秀子八刀十六洞死掉，都不見七哥的影子，所以我敢保證，那不是七哥！」

胭脂虎道：「老大不會殺女人，就算立了血誓，非殺她爲兄弟報仇不可，也不會殺上八刀，落下十六個洞！」

巧狐一撇嘴道：「我那口子用慣了砍山刀，那種刀別說八刀十六洞，四刀怕已把那賤貨分成二十四段了！」

一丈青道：「殺上八刀十六洞，我那個也許能幹得出來，只是他用雙抱鈎，八鈎只怕人已變成碎肉血骨頭了！」

天雀哈哈一笑道：「我們老四用棒，八棒子，那淫蹄子便成了揚州肴肉啦！」

玉美人淡淡地說道：「晏六在弟兄們行列中，高人一頭，法場上跑的要是他，傳說不會錯到在這麼亂！」

剩下了五寡婦桃花女，她蕩笑說道：「用刀，也許老五急中隨手拿，可能，殺八刀落個十六洞，他那狠勁兒上頭也下得去手，我說絕對不會是他是另有原因，他就見不得那東西，見了口水也流滿了胸膛，要他照直了對準了那東西上扎一刀，他寧可用指頭了！」

這可好，七位小寡婦分說下來，似乎法場上脫逃的那位，根本就不是晏家的人！

老太聽着，聽得很仔細，沒開口！

巧狐出主意了，道：「說歸說，講心眼裏的話，誰全也望不得活着的是自己漢子，現在講、談、推測，連屁的用也都沒有，我說姊妹們，江湖上能識得咱姊妹是晏家人的不多，去，下嶗山，去岳陽，可可靠靠、仔仔細細的去摸個清楚，幹不幹？」

嘩啦，除了老太，除了小雨，餘下的全站起來了！

老太笑了，陰森森地笑了，道：「很好，騷淫狐出的高明主意，妳們當老娘是喝西北風長大的，看不明白妳們這些離開男人八面癢的浪蹄子是甚麼變的，走可以，走得越遠越好，但是給老娘我記住，誰離開嶗山一步，那些金銀明珠珍寶就沒有誰的份，走之前，把這身功夫給老娘我留下，然後才走，走得越遠，老娘越高興！」

六個小寡婦嚇傻了眼，一個個互望着，作聲不得！

小雨厲害，笑着說道：「娘您老別生氣，這可不能怪六位姊姊，不是嘛，事情逼着人下嶗山來，誰不想弄個明白活着的究竟是誰，說穿了，就算別有打算，娘，那也算不得大錯，年輕輕的，日子多，夢更多，冬天冷，就算夏天也未必心頭會熱，人嘛，就是這樣子，至於說那些黃金明珠和珍寶，姊妹是份裏該得，娘要不罪我，恕我放肆的說一句，不叫大家下山可以，總得有個限日，這樣大家心裏全有了指望，娘您老說對不？」

胭脂虎首先讚好，道：「對，小七妹的話太對了，娘，總該有個限期的！」

於是全接上話，全認爲小雨說的是道理，應該有個最後的日子！

老太目光掃過七個標緻的小寡婦，嘆口氣道：「我也知道小七子他渾家的話對，寡不好守，日子太長，不過我心不死，還要再等來一件東西，這樣吧，咱們以三年爲限，三年後的今天，如果那件東西仍然沒有回來，或是活着的那一個還沒到，我就把所有的珍寶金銀分成十份，妳們可以每人取一份走，那時也就散了局，江淮晏氏，也從那一天起除名江湖，妳們怎樣說？」

胭脂虎道：「娘，三年太長了！」

老太才待接話，玉美人已搶先道：「一年的話，我等，再多一天，我寧願現在分文不要的走，也許多過一年『暖和』日子，勝過那些中看不中吃冰涼的金銀珠寶！」

桃花女喊一聲對，說道：「就這樣說了！」

巧狐嬌笑連連道：「老太，娘，您就開恩吧！」

晏老太淚水往肚裏倒流，頭一低，手一揮道：「好，一言爲定，現在妳們各回自己的房裏去，我要一個人清

靜清靜！」

小雨在大家全走了之後才走，經過晏老太那張搖椅時，雙手按在老太肩上，低語道：「娘，天下本無不散的筵席，人生如夢，退一步說，留下這麼多心性心術難化難同的寡婦，娘，也許有朝一日是場大禍！」

老太猛地抬頭，老淚落襟的道：「丫頭，妳幹甚麼在這檔空回來？娘若是早識得妳有多好！」

小雨星眸也因這句話而珠淚盈睫，勉强笑了笑道：「娘別把我看得太好，您知道，只有我一個明白七哥已不在世上了，那您說，我回來是為甚麼？」

老太嗯了一聲道：「為錢？」

小雨道：「娘，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七哥告訴過我，晏家另有規矩，不管多少，不管結局，有一份的總有一份，七哥走了，娘，我有了那一份，往後的日子也比沒那一份舒服些。」

老太嘆氣道：「這是老實話，去歇着吧，安心，少不了妳的份。」

小雨笑道：「我先謝娘您啦，不過娘該很明白，現在咱們晏家已經再沒有能夠留住另外六顆心的東西了，她們多留一年，也是為了珍寶金銀，所以娘您要千萬當心注意那……」

老太笑了，接口道：「放心啦，除了老娘，別人休想找到！」

小雨也笑笑道：「有人是能共富貴的，六顆心為這些東西，很可能暫時連成一串，那也就夠危險和厲害的了！」

老太這次沒答話，似在沉思，小雨這時轉過身去，慢慢的走了。

* * *

驚天動地的消息，自京師傳出！

刀光劍影兵甲响聲遍及燕趙！

年輕的皇帝在聽信重臣削藩之議下，沒能顧及到自身的健全與否，就冒失行事，導致了痛失江山的悲劇，也因而改變了歷史！

新皇登基，叔承侄位，行文各處，大赦天下，晏氏家族合乎大赦條例，晏老太一門八寡婦頓由不能見光的暗處，躍升到能爭生存的大白天！

她們再也用不着避人，最妙的是，昔日人人覬覦的萬萬珍寶，尤為官府明暗欲獲得的珍寶，也在大赦令下因伙劫匪徒業經正法，他不計，十一個字中，成了誰現在獲有，就是誰的東西了！

換一句話說，如今要是有人自八寡婦手中搶劫了這些珍寶，那人就犯了搶劫罪，物主就是八個寡婦，試想，她們焉能不喜！

晏老太答應一年的日子早過了，但是因為正當戰亂，小寡婦們離開反而比不離開壞，所以大家同意再續一年，再續的這一年却還沒到。

晏老太在接獲赦令後，仍極秘密的告誡衆兒媳，王法只能管束住安善良民，甚至可以使官吏束手，但對江湖武林中人來說却毫無威力，從前兩面為敵，現在只不過是少了後顧之憂而已，所以仍須小心謹慎，晏老太曾在深夜獨自悄悄下山找過「玄天道長」，老道士當年受過七雄嚴父的大恩，這也是晏老太秘密自江淮老家遷居嶗山山頭的原因。

玄天道長第二天離山他往，目的地是所屬府縣，十日後返，晏老太接獲了消息，她所希望的事毫無辦法，官家無權出賣整整一座山給百姓，但是晏家仍有獨自開採晶石的權益！

晏老太無法把整座嶗山變成私產，在她是十分失望，十分不安，當年不能見光，反正結局最多一死，對來犯的惡徒或潛到山頭的人全力撲殺，如今反而礙手礙脚，當眞也有人住上嶗山山頭，她是半點辦法也沒有！

她當然不會認輸，一輩子剛强，她依然會剛强下去，嶗山山頭有她生存一天，晏姓以外的就無路可登。

她思忖計劃的都十分週到，只差一點，就是忘記了太行八友等人的事！

* * *

「太少了，得再多加點！」說這話的，是位望之像三十二三、英俊而風度儀表都勝人的美男子！

他，大名早已傳偏天下，姓宮單名一個彤字，江湖人稱「天下一狂龍！」

有龍就有鳳，不錯，計算起來，那鳳的年紀也該有二十七八了，是隻「野鳳」，人稱「江湖野鳳」，姓甚麼沒有人知道。

說來還是四年前的事，野鳳在含笑甩掉江南世家第一財閥的大公子，那位人稱「當代潘安」的上官恒玉後，上官世家認係奇恥大辱，差出府中六高手，海角天涯的要找到這隻野鳳，上官恒玉說得好，別殺她，把她剝個上下無條線，於白天裏，突然插標木立在杭州西湖畔上，寫明白她是誰，寫清楚了上賞，有人願意上前摸摸她那妙處，上官世家賞金十兩！

可惜，六高手南北奔波了經年，別說抓人，連野鳳的氣味和影子也沒有看見，如今事隔了四年，上官世家倒了下來，倒在新皇的大力之下，當年追捕野鳳而辱之的事，也早已成過去！野鳳雖然四年來斷無消息，狂龍却名頭如日中天，越來越响！

狂龍响在三個地方，自從出道，未逢敵手，這是一、其二，承接委托，無一竟功；第三，這人不僅貌好、功夫好、談吐好，更好的是事情要是對了心意，一拍大腿，分文不取替你賣命！

其實，狂龍最好的地方，是從不欺凌軟弱，一生所賺來難以計數的錢，幾乎可說全花在悄悄的贈送給貧苦朋友的身上！

今夜，有人設佳宴，伴以美女，佐以佳釀，配以笙樂，桌上已堆了千兩黃金，拜煩這條「天下一狂龍」去辦件事，但是他嫌黃金太少，冷冷的微笑着，要那些花得起錢的大爺再加添一些！

添！添！添！已添到使美女瞠目、樂工停奏、侍者止步，他，這條狂龍却哈哈大笑說着太少太少，還得添！

這是私產私宅，包括整個的鎮集，甚至連人都屬於私人所有的！

所以雖然已是二更，依然燈明火亮樂聲震耳嬉笑不已。這座大廳只設了兩桌上等宴席，但是並不顯着空闊，要算算人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共九十五人！

九十五個人當中，只有一位是客，貴客，那位「天下一狂龍」的宮彤！

狂龍一人高踞一桌席，坐在上首，桌上除酒菜外，全是一色的東西——黃金！

黃金已加到了萬兩，狂龍却連頭也沒點，已經有人從心眼裏發出了火，無名火能冒三千丈，雖形容過份，却寓意甚深。

發火的也是龍，四條龍，人稱「黃河四龍」，是道道地地的「水裏龍」，雖難行雲，却可「佈雨」，因為雨總也是水的一種！知道有「黃河四龍」，不用說，那地方是死已骨寒屍化董震天的「斷腸坡」！

不錯，是「斷腸坡」的董府，董大善人董大山主的府居，不過正主人已換了，老的換了小的，人人稱為董大公子的董海峯，背後，人稱小山主。

小山主董海峯雖然臉上帶笑，心中却已竄上九成火，話很客氣，對狂龍道：「宮爺，添到萬兩您仍沒頷首，不如由宮爺您說個確數吧！」

狂龍一指董海峯身側的向不失道：「可以問他，他不會沒有數！」

向不失除了已失去一身功力外，別的眞還沒有失去，尤其是智謀，邀請狂龍降駕，就是他的主意。

他笑了，道：「宮爺，您是存心要難為在下了，在下……」

狂龍神色一正，接口道：「向朋友，這樣說吧，憑太行山山主的身份、憑『太行八友』，不管怎麼說，萬兩黃金買一老一小兩顆人頭，總嫌少了些，何況老的是塊辣到家的老薑，小的連來頭也叫人摸不着，可見一般，再講，殺女人要倒三年楣，所以如果沒有足夠我狂龍養三年的開銷外加利息，我不會幹的！」

向不失鐵了心道：「既然宮爺早已摸清，在下等人那更好辦啦，江湖上總有義氣，宮爺，我作主，再加一倍如何？」

狂龍笑了，道：「這麼辦，加一倍後的總和，再加一倍……」

董海峯揚聲道：「四萬兩黃金？你叫我們……」

「別忙，少山主！」狂龍胸有成竹的說道：「若能成交，時限三個月，這桌上的萬兩黃金算訂金，只三萬兩，事成的話，如果嶗山山頭上我狂龍找到當年那等貨色，貴處就能省掉三萬兩……」

向不失接口道：「宮爺！這不公平！我們聘請宮爺，並不全為了殺那一老一少兩個女流，而是為了那批貨色！」

「別急！」狂龍自得的說道：「這批貨色中的黃金與珍寶，仍歸貴處，百顆明珠算我狂龍成事的代價，怎樣？」

「黃河四龍」的老三「混江龍」沉不住氣了，厲聲道：「天下好事叫你一個全佔了，作夢！」

狂龍根本不理睬這條混江龍，却對向不失和董海峯道：「向朋友是牽綫人，有話我應該聽，我有話也該對你向朋友講，少山主是主人，自然也有權表示意見，其他朋友，則請向朋友勸勸他們少開口，少打岔，能辦到這件事，咱們再談生意不遲！」

混江龍虎地站起，道：「小子狂得可以，來，下來，你是龍，爺也是龍，咱們滾滾，看看你這條狂龍本領有多高，來！」

狂龍仍以剛才平淡的聲調向董海峯道：「這是第二次了，我仍然擔待，事不過三，再有一次，別怪我要請這位說明話的朋友歇上個把月，能開口却難發聲！」

混江龍那信這種邪，剛罵出一句「奶奶的，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來，衆人只見人影一閃而回，混江龍沒了下文，張着大嘴，一動不動的木立當場，舌涎滴流，那種怪樣子嚇死人！

大廳上雖說昔日高手十之八九成了普通人，動不得武，但都識貨，就憑人家狂龍這一手，滿廳就找不出一個曾看仔細的人來，只覺風動人影飛閃，究竟是怎麼回事，十有七八還是看到混江龍的怪態方始明白！

狂龍只憑這一手，取走了桌上的萬兩黃金，也取走了一個默契，當然，他臨行前治好了混江龍，不過事也眞怪，混江龍硬是不能出聲，看樣子非當個把月的假啞巴不成了。

* * *

距離七位小寡婦離開嶗山山頭時限只有十天了，日子過得眞快！

這天大清早，早到半天上還夠黑，還有星，晏老太已經被一種奇特的响聲驚醒了！

不止晏老太一位，七位小寡婦也醒了三對半！

晏老太扶杖走出石屋的時候，小雨已掌着盞風燈出現在門口，接着是衆家寡婦。

除了晏老太和小雨的衣衫已換整齊外，其餘寡婦們，習慣了山頂別無人的事實，泰半仍穿着粉紅色、紅色、金色的兜肚，外披着一件長衣，這情景活鮮煞人，會把大小伙子看暈了頭。

風燈照亮，大家傻了，傻呆木立

着久久沒動！

石屋對面五丈，靠近崖邊丈遠，有個赤着上身的漢子，臉向外，背對石屋，手中掄着一柄開山大斧，正在劈着一棵腰粗的巨大樹幹。

劈木聲重過啓門聲，所以直到現在漢子還沒有發覺背後出來了些娘子軍，仍然不緩不疾的掄斧劈木不已。

晏老太首先恢復了神智，立刻怒火升自脚底來，大喝一聲，叫道：「給老娘住手！」

一聲斷喝，漢子住手了，倏忽轉身面面相對！一對臉，可要了人的命啦，一老七少八位寡婦全不由從心裏說出「好俊的男人」！「好壯」！

這男人已經看直了眼，從五色兜肚上面看到尖峯，看到遮住的深影裏，看到玉腿，看得心裏癢，也看得人家心裏癢！

這男人的神態，促使晏老太注意到六個小寡婦的穿着，尤其正好一眼瞧見桃花女有心無意的挑動披衫，看到那巧狐故作嬌羞垂首玩弄兜肚最下面的尖端，晏老太的臉變了顏色，厲聲對小寡婦們叱喝道：「沒羞臊的賊貨，全跟老娘我滾回屋裏，穿整齊了再出來，快滾！」

一個個如神女之舞的蹦回屋中，小雨轉身也要走，老太一把拖住了她，道：「沒叫妳，小雨，咱們過去！」

小雨恭應聲是，低着頭，沒有看到那漢子聽到「小雨」二字時，神色一變的情形！

晏老太故意把鐵杖頓地，發出鏘鏘鳴聲，剛走近這漢子身前丈遠，這漢子好禮數的唱個肥喏道：「是在下魯莽，錯算了時辰，只當已是五更多了，才開始伐木，不料吵醒了老娘和這位娘子。」

晏老太雙目陡射出凜人心膽的寒光，道：「你先給我穿好衣服再答話。」

「是！」這漢子應着，穿好上衣。

晏老太冷冷地問道：「你甚麼時候上峯頂來的？怎樣上來的？」

漢子道：「在下有把大斧頭，有專門登山上下峭壁而備的『石尅星』，所以一步一步的走了上來，那是昨天二更天的事！」

晏老太神色一變，道：「所謂『石尅星』，可是『破石王』老怪的東西？」

漢子笑道：「老娘聖明……」

「住口！叫老娘老太，老娘二字不是你能叫的！」晏老太發威的警告他。

他又連聲應是道：「老太，正是丁老怪的寶貝！」

晏老太道：「你不會是老怪的子侄或門下吧？」

「不是不是，入了丁老怪的門，這輩子休想自主，我可不幹！」

「哼！丁老怪的『石尅星』等於他的半條命，不會平空借出手去，更不會送人，你是偷的！」

「嘻嘻，老太眞行，不偷怎能到手？」

「偷它就爲了要上嶗山山頭？」

「更對了，老太，我是非來不可！」

「哦，老娘想知道你非來未不可的理由。」

漢子目光一掃小雨，神情十分尷尬的說道：「這位小娘子可能高升幾步，容在下和老太說上兩句別人托帶的私話？」

這種神色這樣說法，是老實人，晏老太閱人多矣，少有差錯！

尤其聽到「別人托帶的私話」一句時，惡感消了五分，示意小雨說道：「妳就避一避吧！正好順便叫那些賤貨弄些早點。」

小雨應着道：「姊姊們大概全收拾好了！」邊說邊走。

邊說邊走，晏老太接着道：「那才怪，瞧吧，有得磨呢，不打扮成個個像活妖精，是不會出來現眼的！」

小雨沒再接話，回到屋中，她沒有去叫她們弄早點，而是微掀窗簾，由窗縫中仔細瞧那英俊壯碩的男人！

她越看越覺得不對勁，絕不認識，但怎會有熟悉的感覺？這錯失不得，仔細想，挖空心思想，搖搖頭，一時間怎會想起。

屋外，那漢子在小雨走後，立刻向前幾步，晏老太沒有退避，她不能示弱，就算明知道這漢子將要突襲自己，也不能躲退，不過她已提聚十成功力於杖上，自信可以應付任何突發的變故！

那漢子在五尺外停下，很快的自身畔掏出一件東西，捧送到老太面前道：「先請老太過目此物！」

那是一柄小巧玲瓏牙柄二寸分，像玩物，又以暗器，牙柄雪白，但却雕刻着兩隻藍色飛燕！

晏老太激動的接過牙刀，極仔細看過，低低地問道：「我等這東西很久了，你爲甚麼才來？」

那漢子苦笑道：「老太您說來輕易，不先弄到了老怪的『石尅星』和他這柄『天鬼斧』，您老說，我怎麼上的來？」

晏老太帶有歉意的一笑道：「你來就來吧，幹甚麼弄這種玄虛？」

那漢子道：「老太，別當我不知屋裏那幾位是甚麼變的，不借個因由，您說，她們會不起疑心？」

晏老太點頭帶笑道：「看來你小子把他那套玩意兒全學上了，不含乎！」

那漢子道：「謝老太誇讚，他老人家却說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晏老太眞的開心笑了，道：「老頑皮調撥出來的小頑皮，自誇自，眞是師徒一對兒，對了，你叫甚麼來着？」

那漢子一睞眼道：「老太您是有心試我，我忘了。」

老太正色道：「別瞎纏，這要緊，非由你口中說出來不可！」

那漢子說道：「老太，牙刀上刻的有嘛！」

「成了！」老太放了心，道：「很好，藍飛燕，你是甚麼時候取走東西？」

那漢子，不，藍飛燕一笑道：「東西很方便？」

老太點頭道：「方便，只是太多太重些！」

藍飛燕道：「您估計有多重？」

老太道：「十年積存，少說有一萬斤，還不包括那些明珠珍寶！」

藍飛燕道：「是太重了些，但是仍有辦法好想，老太，到時候屋裏這七位，您是……」

老太第一次露出了駭人的猙獰神色，道：「整個石屋的地底早就埋好了一炸天地平的炸藥，到時候打發她們升天！」

藍飛燕搖頭道：「這辦法太笨，也行不通！」

老太一瞪眼道：「你別認爲是老頑皮的徒弟，就在我面前放肆！」

藍飛燕急忙解釋道：「您老多心了，請想，從山頭到山脚要多久，那來那麼長的火藥引綫？如果中途上炸開花，老太，咱們也危險得很呀！」

老太語塞，道：「依你看怎麼辦？」

藍飛燕低聲道：「她們不會眞的安份吧？」

老太急快的說出前訂的約信，也告訴了藍飛燕限日只剩十天。

藍飛燕開朗的笑了，道：「有更好的辦法了，就再等上十天，也眞的一人一份，當走到半山時……」

他聲音小了下去，小到除老太外誰也無法聽到，只見他說了半天才把話說完，又見那老太眉飛色舞喜容滿面，可見他的計策甚妙。

他說完之後，老太長長的嘆出一口悶氣道：「十年，不短，我總算等着了，再過十天，我就用不着再假冒甚麼倒頭的晏老太了，還我本來面目有多好！」

多令人聽了驚心動魄的話呀！老天，她竟會不是江淮晏氏七雄的生母晏老太！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她又是甚麼人？那位眞的晏老太，如今又在甚麼地方？

十年不是個短暫的日子，她竟能矯作晏老太到毫無破綻，更能一守十年，說來令人寒顫！

這時，藍飛燕道：「老太，怎生的安排我？」

老太眯着眼笑了，道：「你那小心思認爲我看不出來？仍然找你的樹建屋，我會有心的和那些浪蹄子商量，放心，不等你砍上十斧頭，準會有人嗲聲嗲氣的請你進入石屋！」

藍飛燕一抱拳，說道：「多謝老太成全！」

老太別有所指的說道：「先別謝，她們之中，最少的也空了快兩年，多的有到三年，當心些，個個是『大吃主』，人人是『不嫌多』，你可是一個人，就算是塊鋼，十天日子也會被夾磨成塊豆腐，想清楚，咱們未來可還有正經事辦！」

藍飛燕竟會紅着臉道：「您老萬安，我會慢慢來，仔細挑，一點一點的吃！」

老太呸了一聲道：「形容的思行，聽明白，吃最好吃的先挑桃花女，千萬別碰老七這家裏！」

藍飛燕故作不解道：「那位是？」

老太哼了一聲道：「剛剛回屋的小雨，別碰她，這丫頭那性，我看着怪，有心無心試過她快兩年了，仍沒發現半絲兒毛病！」

藍飛燕道：「好功夫！」

一語雙關，老太怒掃他一眼，沒答話，有意的大喝一聲「不行」！然後拂袖悻悻然回轉石屋！

＊　＊　＊

「我說小伙子，幹嘛衝着塊死木頭這麼賣氣力呀？留點本錢，把這股子強悍勁兒施在人家身上不好，嗯？」說話的正是桃花女，她奉老太之令特請小伙子進石屋去。

藍飛燕只裝不懂，笑了，停下大斧心裏在想，老太眞有一套，果然自己還沒掄上斧子就來了人。

「小娘子是那一位？好標緻！」

「哎喲，人家可不來啦，都老得成了黃臉婆啦，還說標緻，我叫桃花女，本是晏五的人，不過這身份只還有十天了，十天後……我說小伙子，你姓藍不是？」

「是，藍，藍天的藍，叫藍飛燕。」

「是嘍，十天後我若是一高興，或許也姓了藍！」

話眞露骨，毫無遮攔，這不怪，算算日子，將己身比人身，大男人都未必守得了，對不？

藍飛燕夠厲害，女人堆裏有一套，馬上趕着就試探道：「還得十天呀？我可眞想今夜……」

他話還沒說完，桃花女竟又點頭又說好，怎料他接下去的話却道：「今夜就和小娘子好好談談！」

是「談談」？煞風景！

不過桃花女會心得快，道：「對對，該先談談，不論是當急的事，先談談才有趣！」

這番話如果老天爺能聽到，相信再也不會叫女子守寡，若能看到，誰還敢娶老婆。

人家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假不了，不過男人別淨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老實的，要比人家女烏鴉黑得多！沾光的只是較爲方便罷了。

藍飛燕被請進石屋裏去，他作出一本正經目不斜視的樣兒來，老太冷着一張臉，話也冷，道：「你說你想永遠的住在嶗山山頭上，可對？」

天知道藍飛燕甚麼時候說過這句話來，但他竟點頭當作承認的答覆！

（未完・二）

上文提要：蕭郎被紫薇救走，爲他療傷，蕭湘子才來到，二人發生誤會，經過解釋，蕭湘子才知眞相，便準備一齊離去，秦姜回來，要打蕭湘子，蕭郎被縛受毒傷，早想將秦姜教訓一頓，現在適逢時機，便將她痛打至傷，才和蕭湘子離開。蕭湘子將秦姜的師父是武夷優曇，亦即是盤谷古墓的聯絡人告知，現在將她的徒兒打傷，恐怕她會報復。蕭郎心裡明白，惟有用言語安慰……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巴 彥·文
可 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逃避惡魔婆　遁走五百里

蕭湘子嘆一聲，道：「你更不該傷了她，那小妖女，你說的武夷優曇，性烈如火，你敢傷她的徒兒。」

「那般若佛印實是奇詭絕倫，而且又施爲無相，我不傷她，我們如何能脫身。」

蕭湘子道：「世間那有這般相似的功夫，你初時一說，我已懷疑，待見了那小妖女，我立即明白，甚麼般若佛印，原來就是九疑飛花。因此，我也知道，你所說的武夷優曇，便是我來見的人。」

「眞是古墓中人？」

「她就在左近，隨時隨刻都會找來，我只能簡單告訴你，我還未出世，盤谷中出了一個嬋娟，人家都這麼叫她，也許因爲特別美吧！」

「我不信，」蕭郎道：「難道還有比我香妹妹更美的。」

若是先前，她會嫵媚一笑，現在，她却皺了眉兒，道：「我得趕快說，不然，就來不及了，不許你打岔。她生具異稟，人名嬋娟，性却暴戾，古墓武功，盤谷無雙，而且奇妒，她兩番出古墓，先後帶回去了兩個男人，却都被她殺死了，只爲了她的夫婿多看了別個女人一眼，她又第三次，再出古墓……」

「不用說，又被她殺了，怎會有這樣邪惡的女人，尤其是出在堯舜聖代遺風的盤谷桃源之中。」蕭郎忍不住說道。

「又被她殺了，」蕭湘子道：「她以爲前兩個夫婿未曾齧唇爲盟，這番便吮了血，那知，她這第三個夫婿，雖然受盡她的磨折，却因迷戀於她的美色，甘心受她的折磨，但因她奇妒，暴戾成性，仍被她殺了，不僅此，而且谷中曾齧唇爲盟的男人，被她疑心對妻子不忠的。只是疑心，也被她殺了幾個。」

「盤谷桃源，豈能容得下這樣的女人？」蕭郎駭然道。

「谷中長老亦對她莫奈其何，却有一宗，古墓戒律，她却又堅守不渝。」

蕭郎道：「我明白了，用她來監察出谷覓選夫婿的盤谷女，倒再適合不過，不怕出谷不返，也不怕那夫婿變心。」

「正是如此，」蕭湘子道：「其實也是把她暗逐出谷，蕭郎，大哥哥，你說那甚麼般若佛印，我已有些疑心了，待到那小妖女掌中暗藏九疑飛花，我才知道，你所說的武夷優曇，正是我來會晤的人。」

蕭湘子的顏色又已慘變，道：「她被暗逐出谷後，我才出生，但盤谷中人，一提及她來，仍有餘悸。」

蕭郎道：「只怕你們出來覓選夫婿的盤谷女郎，谷中長老怕你們一出不返，故爾也加些鹽兒又加些醋。」

蕭湘子道：「蕭郎大哥哥，你忘了我是甚麼人了，而且，若不是古墓武功已精湛的，又豈會奉派出谷，何用

谷中長老來加鹽加醋，那玉姬公主爲何隱匿起來，不敢回返古墓，便就是怕了她。」

蕭郎大驚，道：「你……把發現夷姝，和那婕妤之事，向她稟告了。」

就不僅是蕭湘子，蕭郎也已驚得變了臉色，他以爲蕭湘子武功無敵，既然蕭湘子怕成了這個樣兒，他如何不替那玉離宮中人躭心。

蕭湘子點了點頭，顯然已有了些悔意，道：「蕭郎，大哥哥，我們自身亦難保了，你倒躭心人家。你說，眞沒聽到簫聲，眞沒見有人前來？別！走近我！」

當眞草木皆兵，一些兒風吹草動，她就驚惶起來，把簫簫的風聲，竟聽成是簫聲了。蕭郎雖然也驚駭，但見她怕成這個樣兒，好生憐惜，因而也大怒。道：「眞不明白，你爲何怕她，你又不違悖古墓戒律，我愛的只有你呀！香妹妹，今生今世，生生世世，此愛永不渝，此心可誓天日。」

「但你和她的徒兒有了齧唇之盟……」

「胡說，我沒有，那該死的，邪惡的小妖女，難道被她綑綁起來，吸了我的血，我就該愛她，就成了盟誓？」

蕭湘子道：「對她來說，那是的，蕭郎大哥哥，你忘了她來自何處了。」

「來自古墓，那又如何，哼！」

「嚴父配天，始於夏禹，你知道的，夏禹之前，只有牝牡，只有雌雄，你忘了，古墓中人，也就是娥皇女英的後代，乃是以女性爲尊，那玉姬公主爲何不敢回返古墓？因爲她竟不是覓選夫婿，而是出嫁隨夫了，這已違反了古墓戒律。」

「豈有此理！」

忽然想到，他曾疑心離恨天，玉離宮，近着武夷山，現在他已知道玉離宮主即是玉姬公主了，莫非躲避的便是這武夷優曇？怎會又把玉離宮建在近着武夷之處？

是了，是了！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那武夷優曇也才萬萬想不到。

「蕭郎大哥哥，你千不該，萬不該，更打傷了她。」

蕭郎恨得切齒咬牙，道：「我若是早知道了……早知道了，我就殺了這小妖女……」

「住口！」蕭湘子跳了起來，迅速繞了一匝，回到蕭郎身邊來，繼續說道：「你若不曾打傷秦姜，只要娶了那小妖女也許她還會饒你，而今……現在，你明白了麼，我爲何沒命地奔走。」

「怕她突然現身出來，殺了我。」

「她該已是回來的時候了，隨時隨刻都會出現，見你傷了她的徒兒，她已是不會饒過你了，若知你已和她的徒兒齧血爲盟……」

急得、也氣得蕭郎直跺脚，叫道：「你明明知道，那不是的，我沒有呀！」

「若她會聽你分辯，若她也會明理兒，那也就不可怕了，蕭郎大哥哥，而今，我已考驗了你的脚下功夫！」

「考驗？原來你沒命的奔走，是考驗我的脚下功夫？」

也許因爲那山巔之上，確實沒人，心定了些，也色霽了些，面色已不再那麼慘白了，道：「蕭郎大哥哥，趕快走，我既然不能把你拋離，而且還能趕在我前頭，也許能逃過眼前這一切大難。」

蕭郎的頭髮差點兒根根直立起來，道：「香妹妹，要我離開你，那是萬萬不能，你也說過的呀，今生今世，我們永不分離。嘿！那武夷優曇端的如何厲害，竟敢恁地霸道，我倒要見識一下。」

心想，敢情玉清寶籙的功夫，如此了得，那紫虛微步，還不過初學乍練，他的輕功已倍增了！竟已能趕上蕭湘子，劍術必也神妙無儔，必也不輸於古墓功夫，他本已心中有氣，不由仰天一聲狂笑。

但只笑了半聲，蕭湘子早已撲前，把他的嘴掩住了，早已花容色變，跺脚道：「咱們躲還躲不過，你倒要把她引來，蕭郎大哥哥，你那知厲害，我已告訴過你了，她生具異稟。」

聽她口口聲聲，一口一聲蕭郎大哥哥，蕭郎好生心痛，顯然一心在他身上，躭心他的安危，把心一橫，道：「香妹妹，要我和你分離，那是萬萬不能，若你眞以爲天劍蕭郎浪得虛名，那就太小看我了。」

「我沒有，」蕭湘子把頭埋在他胸上，道：「你知道，我沒有呀！但她！眞是個魔鬼，武功高我數倍，任你天劍了得，只怕你那神奇的劍兒尚未出來，你連她的人影尚未見到，你的時光已凝結了。」

蕭郎信心已倍增，哼了一聲，道：「香妹妹，我也不瞞你，以往的天劍蕭郎，已非是浪得虛名，而今，我更不會怕她了……」

「你說甚麼？」

蕭郎忽然心中一動，而且興奮之極，從紫薇的口中得知，東海白娘子既然時與武夷優曇盤桓，自也知道武夷優曇的武功深淺，是否也知道，或者猜到她的徒兒天魔女，與玉離宮主有淵源呢？天魔女襁褓中被棄海上，隨水漂流，可知東海之濱，曾發生過慘絕人寰的慘劇，白娘子既與武夷優曇往還多年，是否也查出，或者猜出，她的徒兒的身世，與這武夷優曇有關呢？白娘子遣紫黛候他於南屏，兩日兩夜，巴巴兒傳他玉清寶籙，知徒莫若師，若天魔女濫殺無辜，豈會等待他來克制，顯然要他與天魔女結伴，暗中相助才是白娘子的眞意，必知道天魔女必能母女重逢，相助，必也就是助她母女對抗這武夷優曇，那麼，這玉清寶籙的功夫，必也能對抗武

夷優曇，克制武夷優曇才是眞。

一時間，蕭郎不禁想得出神，那目中也暴射精芒來，瀟湘子仰着頭兒，凝視着他，道：「蕭郎大哥哥，你在想甚麼呀？」

蕭郎摟住她，道：「我明白了，古墓盤谷，數千年與世隔絕，數千年，除非與世斷絕往來，既然古墓中人對朝代的遞嬗，文明的演變，都能瞭如指掌，香妹妹，你不也如數家珍，其實，古墓盤谷，保存的，僅是堯舜聖代遺風而已，香妹妹，從你身上，我已發現出來了，其實古墓盤谷，也隨着這不可抗拒的文明在演變，不過是古墓盤谷加以批判選擇，而後加以接受而已，不過是去其糟粕，而取其精華，香妹妹，我且問你，你們所衣的，可是古時衣，言談的，可還是古時言？」

「蕭郎大哥哥，你究竟要說甚麼呀？」

蕭郎道：「我是說，既然並非與世完全隔絕，更兼數百年來，你們出墓覓選夫婿，若非是出類拔萃之士，豈會被你們選中，且不說古墓盤谷默化潛移，有了演變了，既是出類拔萃之士失了踪，豈會不追查下落的，數百年來，豈會偶然地外洩，尤其是武林中人。即使古墓盤谷隱密，終未被查得水落石出，必然有了猜疑，點點滴滴，馬跡蛛絲，湊合起來一參詳，必已知有這麼一個神秘的所在了。」

瀟湘子不明白他爲何說這些，緊緊抓着他的胳膊，道：「那又如何？」

蕭郎把心一橫，肅容道：「香妹妹，你既然已和我開誠相見，盡告隱密，我豈能對你有所隱瞞。」

當下把白娘子召見，傳他玉清寶籙之事，毫不保留，對她說了，道：「這小妖女有位姊姊紫薇，即是和她同舟的那紫衣女……」

「我知道，即是那捨命救你，爲你療毒治傷的那紫衣姑娘。」瀟湘子酸酸的說，又把頭兒靠在他强壯的胸膛上。

蕭郎道：「從她口中，我才知道，原來這白娘子與武夷優曇已往還多年，即使這武夷優曇並未洩漏古墓秘密，但白娘子豈是等閒之人，會不會從優曇的特異武功上，聯想到那傳聞的神秘所在，甚至聯想到她徒兒天魔女之被棄海上，無有關連？」

瀟湘子道：「蕭郎大哥哥，你究竟要說甚麼呀？爲何我全不明白？」

蕭郎越說越與奮起來，道：「我是說，白娘子若已猜疑她徒兒天魔女之被棄海上，與武夷優曇有關連，傳我玉清寶籙，意在要我伴隨保護，也許，這玉清寶籙功夫，便能克制武夷優曇。」

瀟湘子忽然離開他胸前，哼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以爲適才你能追趕上我，你那甚麼紫虛微步，便已勝過古墓的輕身功夫……」

「不，不！」蕭郎惶急道：「你誤會了，但至少，經你提醒，我也才發覺，我的脚下功夫已倍增，因而也才聯想到寶籙的劍術，必也非同凡响，還有，香妹妹，我不過初學乍練，若假以時日，我若能盡傳寶籙的秘奧，悟其精微，也許，我們就不怕那武夷優曇了。」

瀟湘子浩嘆了一聲，道：「蕭郎大哥哥，你休再夢想了，任你寶籙功夫通神，有形之劍，又豈能克制得了無形的飛花，趁她尚未發覺，尚不知你與她的徒兒齧唇爲盟……」

倏地一伸手，掩着蕭郎的嘴，不許他開口，急道：「更不知你傷了那秦姜，她一定傷得不輕……」

蕭郎霍地扣住了她的手腕，把她的手拉開了，怒哼了一聲，道：「防她暗施那甚麼鬼佛印，香妹妹，我怕她傷害你呀！不碎裂她的肩骨，那如何行，少說十天半月，她休想能復原。」

想到他對這邪惡狠毒的小妖女，初時竟存憐香惜玉之心，不料反着了她的道兒，以致受盡她的磨折，遍體鱗傷，如何不恨上加恨？

瀟湘子急苦得連連跺脚，道：「那她更不會饒過你的了，她一聽我說發現了玉姬公主的踪跡，即刻趕去追查……」

蕭郎急得跺脚道：「連你也知道那婕妤的綵舟停泊之所，她必也能找到，這可糟了。」

「你錯了，幸是那夷妹受傷必也不輕，怎會不趕快救治，必先她一步，離開了曹娥江，回去她們那隱蔽之所了，她一去三日不返，這就說明她尚未找到，否則早該回來了，因爲她已與我相約，在此會晤。」

蕭郎惶急道：「會不會……會不會跟踪那婕妤，找到了玉姬公主，因此久久不返。」

瀟湘子搖頭道：「不會的，她雖生具異稟，古墓功夫已造極登峯，但那玉姬公主亦不是好惹的，娥皇女英的嫡傳，更兼有那婕妤相助，何况這些年來，必然時刻在提防古墓會派出人來追捕，必也有所防範。憑她一人，即使追查出了下落，必也不敢輕舉妄動。」

蕭郎鬆了一口氣，心想：說得如何不是，那玉離宮的所見來，即使是小小年紀的女侍，無不有一身超凡的功夫，如何不是時刻在提防。

「蕭郎大哥哥，」瀟湘子嘆了一聲，道：「我好生後悔，而今輪到我不得不和你分離了，我是不是做錯了？」

「不不！」蕭郎道：「誰說你要和我分離了，今生今世，我們永不分離，即使死，我們也要死在一道兒，香妹妹，任她是誰，也不能分開咱們。」

倏地一張臂，又把瀟湘子緊緊摟住了，不料瀟湘子只輕輕地一圈臂兒，蕭郎頓覺臂上微痲，雙臂便已垂了

下來。

九疑飛花……難道她又對他施展九疑飛花？

但時光並未凝結，瀟湘子却已滑開兩步，惶急道：「蕭郎大哥哥，我不要你死，爲何我們非死不可呢？趁她現在尚未知道，我覓選的夫婿便是你，只要你能逃過眼前的大難，在她回來之前，趕快遠走，我自有應付她的法兒，蕭郎大哥哥，求求你，能去多遠就多遠，你不願和我分離，我豈又捨得離開你，但若你不快走，我們，你和我，可就只有死路一條，也許你所說不錯，白娘子這從玉清寶籙中演化出來的功夫，眞能克制這女魔，但你也承認，尚是初學乍練，憑現下你我的功夫，加起來，也不是她的敵手。蕭郎，大哥哥呀，我求你……」

她惶急，哀聲顫抖，比哭更令他心酸。他愛她，她也愛他呀，而且愛之眞誠，已是生死不渝，她又豈願和他分離的，可知她所說若不暫時分離，便只有死路一條，一時間，也惶急起來。

瀟湘子又哀哀苦求道：「蕭郎大哥哥，遠遠地離去，至少去到五百里外，約定一個地頭兒，少則半月，多則一月，我必去與你相會，那時……」

「那時……」蕭郎道：「我們就永不分離。」

他一跺脚，他相信她，怎會不相信呢，幾乎初相逢，他們已相信，三生石上，姻緣已前訂了，彼此都似已相識了千年萬年長，海可枯，石可爛，情愛也永不渝。

不錯，白娘子傳授的玉清寶籙，還僅是初學乍練，紫虛微步已見功夫，若是把劍術也練成了，必能克制這女魔，那時，不僅他與她永不再分離，而且還助玉離宮主，不負白娘子所託，助天魔女一臂之力。

何用選擇地頭兒，黃山石就在五百里之外，他不也要去面師，他和白娘子之間，必有淵源，唯一可求證時，只有他師傅黃衫客，黃山雲海幻奇，還有比黃山更好練功的處所麼？

「蕭郎，大哥哥呀！」

瀟湘子霍地撲前，但尚未把蕭郎摟抱入懷，却已倏地縮步，面色頓已慘變，急道：「快！快走，少則半月，多則一月，我必去黃山尋你。」

可是她已發現了警兆？倏忽間，竟已失了踪影，蕭郎駭然，面前的人，竟然忽失踪影！

那知才這麼一怔，脚已離了地，竟不由自己，飛身出了林子，直向山坡下落去。

分明是一股强大的力道，托住了他身子，當然是瀟湘子，竟不料她的內家功力已到了登峯的境界，身在空中，不由他不也猛可裡提一口眞氣，就拐一掠，脚尖找到地面，已是數丈外了。

急回頭，看時，唯見林木蕭蕭，在山風中搖曳，那還有瀟湘子的影兒。

若不是警兆已現，她豈會如此，心下也不由一凜，不敢遲延，紫虛微步，果見功夫，繞石穿林，眨眼已到了山下。

那餘姚、虞縣，錢塘江口，本是魚米之鄉，錢塘道上多行人，蕭郎不得不放慢脚步，又那會不……眞個是，一步一回首。

艷陽天，春花正吐艷，爲何那兩行疏柳，萋萋的芳草，搖曳出的，竟是剪不斷的縷縷離愁。

啊呀！分明是有人迎面撞來，他，天劍蕭郎，竟然閃避不開！

重壓心頭的，又豈僅是別緒離情，武夷優曇的魔影，也更沉重的重壓心頭，而且無處不在。

蕭郎大吃一驚，驚得跳了起來。而且跳了開去，倒引得行人佇脚，也驚疑地向他望。

這不是奇怪麼？那有甚麼人，身前，身後，都無人，最近的行人都在丈許外。

但蕭郎却更驚得呆了！因爲他手中竟已多了個包袱，顯然是適才一撞之下，那撞他的人，塞在他手中的。包袱，而且是一個錦繡的包袱！

＊　＊　＊

白日紅！

光潔的白色軟緞的文生服，襟上繡着朵朵的紫紅色的小花，小花兒朵朵妍，密密繡，是以令那文生服不艷而高雅。

他認得：分明是比照他那件片片碎的文生服而縫製的。

他認得：不同的是，那襟上密繡上了紫紅色的小花，花兒開在春天裡，花期久且長。

他認得：花名白日紅，有個更雅的名兒：「紫薇」。

他記得：紫薇替他脫下了片片碎，碎如縷的破衣，今晨金鷄啼，伏在他赤裸身上的紫薇，驚得慌忙起身，匆匆離去時，說過：已比照他的破衣，縫製了文生服，今日即可完成了。

他再不猜疑了，把錦袱塞入他手中的是紫薇。

是紫薇，一定是紫薇，在襟上添繡上紫薇花。

天劍風流的蕭郎豈有不明白的，襟上繡紫薇，密密繡，也必是她親手繡，縷縷彩線，自是縷縷情，彩線千萬縷，又何異情絲千萬縷。

繡在襟上，穿在身上，眼中有紫薇，心中自也不忘紫薇。多苦的心，多蜜的意，又多重的情。

蕭郎站在錢塘道上，捧着錦袱，如醉如痴。

天上紫薇星，帝王之星，她高貴得不也像女星？而又是那樣端莊又高雅？

如痴如醉，又怎不如痴如醉。光天化日之下，把錦袱塞在他手中，竟

連人影也見不到，他反而不驚駭了，古墓功夫神奇詭絕，既已見識多了，也再不令他驚奇了，而是感念紫薇的深情意。她不是守候在錢塘道上，顯然是追踪而來。也許，和瀟湘子離開那崖縫，已被她躡踪了，當然見到他懲責秦姜，而且劍碎秦姜的肩骨，那麼，也躡踪到了那山巔嗎？是否也見到他與瀟湘子悲別離，若是先前還不知道，現在，當然已知他和瀟湘子情眞愛更深了，而她，她仍然追踪到錢塘道上來，把爲他縫製，密密而又蜜蜜地繡上紫薇的衣衫，親手送到他手中。天啦！

該死的奇風怪俗，他怎會知道，不正是這紫薇親口相告，必然也見到了那小妖女齧唇吮血，而這個被寵壞，嫡出的小妖女，從來就不把她這位姊姊放在眼裡，仗恃她爹秦宓，和她娘紅娘子的寵愛，溫婉的紫薇分明怕了這該死的小妖女，而紫薇，可愛可感的紫薇，竟冒死相救，爲他療毒治傷，竟不顧被小妖女發現後的可怕後果，這是何等深情意？而既然知道了秦姜有了齧唇盟，知道了他心中早已有了瀟湘子，明知不敢相愛，不可能相愛，而仍然……仍然……

蕭郎捧在手中的輕輕薄薄的錦袱，何只重逾萬鈞，一時間，悔恨，愧咎，都上心頭，他該死，竟在黑暗中，誤把她認作是瀟湘子，竟也吮齧了她的唇兒？天啦，休道是古墓派中人，即使是一個青青的女兒，不也等同把淸白女兒的貞節交付給了他。

天啦，她不敢，也不可能相愛，小妖女不知那彩條上的鈎刺有劇毒，若知道她會冒死即時相救，毒發必連命兒也不保了，而他，豈不是恩將仇報，豈僅毀了人家的淸白，甚至一生的幸福，也毀在他的唇下了，而她，可愛、可敬、可感的紫薇，是不敢，還是怕現身和他相見，仍追踪前來，把親手密密縫，蜜蜜繡的衣衫，親手塞給他手中。

那捧在手中的錦袱，何只重於萬鈞，悔恨、慚愧、感激滿心中，他手中捧的就不是錦袱了，而是萬鈞重的恩情。

何其高貴，又何其聖潔，他有慧劍，能斬斷小妖女秦姜的情絲，也能斬斷夷姝妖媚的熱情，也能把天魔女剛剛萌芽的情愛，在心中深埋，但這紫薇……

天上的紫薇高不可及，不可攀，璀璨的星光，將永遠光亮在他心中。

多高貴，而又聖潔的情操，紫薇，可愛可敬的紫薇，沒有像小妖女一樣，用彩條把他綑綁，也不像夷姝死纏不休，也惟其如此，便有慧劍，又豈能斬得斷那聖潔的光輝。

天啊！可是他在呼喚蒼天，得得的蹄聲入耳，驀聽無數路人在吆喝起來，有人在大聲叫道：「快！截住那驢兒。」

「啊呀！天啦！這婆婆！」

原來是身後身前，都有人在大叫。蕭郎回頭一看，原來是一頭像是發狂的驢兒，從身後的路上狂奔而來，驢背上是個老婆婆，東搖西晃，險象環生，而且向他站立之處奔來，蕭郎本能地一滑步，只一錯身探臂，便已抓住驢兒的轡口，霍地一挫腰。蕭郎是何等身手，那一挫腰，力墜千斤，又是何等力道，不但阻住驢兒狂奔的去勢，簡直把驢兒的頭也壓下了，那奔勢又何其猛急，前蹄釘在地上，後蹄倒騰了空。

啊呀！不好，驢背上的婆婆上身衝前，可把蕭郎慌了手脚，抓住轡口的手不能放開，一手却仍托着錦袱，迫得他也衝前一步，用身子去擋住那婆婆，幸是驢兒矮小，前蹄又被他大力一按，屈下了，那婆婆顯然也嚇慌了，無巧不巧，竟一手按在他頭上。

嘿！看不出，這婆婆竟有那麼大的力道，不僅把他的頭按下了，脚下也一個踉蹌，兩腿一軟，差點兒也像驢兒一樣，屈下了腿去！

蕭郎還以爲是驢兒衝前力猛，婆婆的身子也自然衝前，那拐兒自然也大了些，不料，那婆婆性烈如火，老命兒被人家救了，不生感激，反而大怒，竟向蕭郎劈頭一鞭抽來，怒道：「我溜驢兒，好小子，你竟敢阻我去路。」

蕭郎心頭火起，驢兒狂奔，她差點摔下驢背，老命兒不保，倒說是溜驢兒，敢情是個瘋婆子。却也不敢怠慢，脚尖點地，倒縱了出去，竟仍把他嚇了一跳，皆因那鞭兒堪堪從他面前掃過，只毫釐之差，便被劈在臉上了。

那婆婆竟仍怒不可遏，揚鞭指着他，怒道：「好小子，這是教訓你，你走你的錢塘道，今兒後，休要多事。」

蕭郎氣不是，哭笑不得，佇足的路人多了，自是異口同聲，指斥這婆子不識好歹。那婆子充耳不聞，抖韁繩，向曹娥江口去了，急密的蹄聲得得，那驢兒非但沒發狂，倒眞是頭健驢，奔跑起來，又快又平穩。

佇足的路人又各奔前程，蕭郎目送那婆子去遠了，苦笑搖了搖頭，這婆婆偌大年紀，便不瘋，也是半瘋癲，他倒會和這婆婆計較不成？

去遠了，忽然間，他竟覺若有所失，蹄聲漸遠漸杳，那道傍的兩行疏柳，又只見柳絲兒隨風飄，那婆婆連驢兒也已不見了。

啊呀！豈僅若有失，錦袱！他的錦袱？

錦袱不見了，錦袱中，紫薇密密縫的，蜜蜜繡的衣衫，啊呀！去了何處？

想想：他一手抓住驢兒的轡口，分明一手托着錦袱？必是閃避婆子那一鞭……那一鞭劈來，想一想，他慌忙閃避？

他慌忙尋找，必是跌落下地了，但尋遍了左近，沒有，不，誰敢走近狂奔的驢兒，路人最近的也在數丈外。

驀然間，他明白了，那婆子！

那會有這樣不講理的婆子？當眞是終朝打雁，倒被雁啄了眼，江湖之上，八門五花，偸搶拐騙，何奇沒有，拍花、翦徑、掉包、各出奇謀，多有出動老婆婆，大姑娘，小媳婦的，爲的是令人不存戒心，易於下手。

蕭郎悟過來，當是怒不可遏，別的失去也還罷了，失去錦袱，簡直等同失去了性命，跺脚就追。

那婆子的驢兒再快，又豈快得過蕭郎的脚下輕功，忒又作怪，一路打聽，如此這般一個騎驢的婆子，豈有不容易打聽的，偏就有這麼怪，任他如何追趕，那婆子總在前途不遠，過去不久，嘿！從虞縣，渡曹娥，過了紹興，一直追到了蕭山。

漁米之鄉，人烟輻輳，一二十里，就有個小市鎭，三五十里，便有一個城市，那婆子倒沒發狂，倒是他發狂地追趕，不到一個時辰，已追出了百餘里地，就這般，蕭郎追到了蕭山。

滿身大汗，額上冒了青筋，那眼兒一定已紅了，一把抓着個途人，大街之上，人羣就發起喊來，那途人更嚇了一大跳，那裡掙扎得脫，那來這瘋小子。

蕭郎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總算說得明白了。

若不是瘋了，俊秀的小哥兒，怎會有這麼大的力道。那人嚇壞了，那說得出話來。却是圍攏來的途人，有人聽得明白了，道：「原來是小孫兒走失了婆婆，你放手，我告訴你。」

蕭郎氣極了，他倒成了賊婆子的小孫兒，且慢，那有功夫分辯解說，打聽那賊婆子要緊，也明白確實心急了些。忙放開手。

那人用手一指，道：「可是那頭驢兒，適才有個婆子進店去了。」

蕭郎忙看時，可不是一家酒肆門外，繫着一頭驢兒，正是那賊婆子的。

蕭郎兩臂倏分，那圍攏來的人跌跌撞撞，早倒了兩個，身後登時衆口喝罵起來，他却早搶到了酒肆門外。

只聽有人道：「婆婆，這不是你的小孫兒找來啦。」

迎門口的一個夥計，把抹布向肩頭上一搭，衝着他說道：「這麼大個小子啦，還不生性，到處亂跑，害你婆婆找急。還不快進去。」

蕭郎差點兒把肺也氣炸了，可不是那賊婆子坐在上首方，桌上已擺好了兩副杯筷。

錦袱！錦袱就在桌邊。

本已氣極了的，那氣兒登時鬆了，散了，且慢，人家要是偸他的，倒放在桌上，不遠走高飛，倒會等他前來，偏是那婆子一見他，倒氣起上來，怒道：「你這渾小子，還不給我滾過來。婆婆急着趕路，你這渾小子却把錦袱扔到我驢背上來。」

蕭郎一楞，是嗎？如何沒可能，想想錦袱托在手中，慌忙間一閃身，驢兒一打橫，可不是撞了一下子，錦袱就掉在驢背上了，那麼，倒誤會人家了。

見了錦袱，既然錦袱在，還去想那麼多做甚麼，也沒想想，滑溜溜的驢背，滑溜溜的錦袱，怎會不掉下地去。倒因先前誤會人家偸他的，頓生歉意，不過個多時辰，這婆婆却已在百里外了，也沒想想，憑他的輕身功夫，竟會追趕此間才趕上。

那怒氣早已雲散烟消，賊婆子當然也又成了婆婆，何況人家偌大年紀，不趕路，倒停下來等他。那麼，好心的婆婆叫他一聲渾小子，倒會氣惱不成。道：「算我不是了，多謝婆婆。」

伸手就去拿錦袱，不料婆子一伸手，就把錦袱按住了，道：「呔！渾小子，算你不是？你給我再說一遍。」

這婆子火氣可眞大，也眞難纏，但求命根子的錦袱到手，忍下氣兒吞口聲，又算得甚麼，忙道：「是我渾小子的不是了，婆婆休怪，可把錦袱給我啦。」

婆婆却不放手，蕭郎一怔，這婆婆偌大年紀，倒有一雙年輕的眼睛，而且眼中掠過一抹狡獪的閃光：道：「那麼，你承認是渾小子啦？」

蕭郎皺了下眉兒，心裡嘆了口氣，道：「渾小子向婆婆你賠個不是，該行了吧？」

「不行，」婆子一瞪眼睛，道：「錦袱在你這渾小子面前，倒怕飛去了不成，渾小子，你渾身大汗，又奔走了半天路，婆婆問你，渴不渴？餓是不餓？」

一言把蕭郎提醒，如何不渴，如何不餓，日頭兒已偏了西，今日何曾有滴水粒米落肚，桌上餚香酒冽，登時口中生津，饑腸轆轆起來，早已大大地嚥了一口口水。

婆子咧着嘴一笑，呸了一口，道：「這錦袱，敢是你這渾小子的命根子不成，一見錦袱，竟連饑渴也忘啦，還不給我坐下了，吃飽喝足啦，你走你的黃山路，我奔我的錢塘道。」

蕭郎差點驚得跳了起來，婆子怎知他要去黃山？他的眼兒睜大了，他只對瀟湘子說過，只有瀟湘子才知道呀！而瀟湘子，一提起武夷優曇，登時色變，不也正是武夷優曇返回的時候了，陰影在他心中，這婆子……這婆子其實太多奇異處，莫非便是……

「渾小子，你怎麼啦？」婆子說：「錢塘道，綠柳蔭濃，那小路，自是黃沙漫漫，你若不願走黃沙路，便把錢塘道讓你走也吧。」

蕭郎鬆了口氣，敢情婆子說的是

黃沙路。可眞是疑心生暗鬼了，若她是武夷優曇，嘿嘿，若他的時光不凝結，早沒命兒了，何況倒會朝反方向走來，走出這麼遠來。倒會和他耗時光。

「沒甚麼，」蕭郎道：「婆婆，我不過是……眞渴，眞餓極了。」

婆子道：「那還不快吃快喝。」

蕭郎那還客氣，狼吞虎嚥，婆子的眼兒滿含笑意，他吃得津津有味，婆子含笑的眼兒瞧他，也瞧得津津有味，見他吃飽喝足了，喚來夥計。

夥計的三下五除二，說：「不多，七錢二分銀子。」

婆子抓起錦袱就走，說：「渾小子，婆婆有擾了，我先走一步。」

蕭郎身上連一個銀星兒也沒有，大急，叫道：「婆婆慢走。」

婆子早到了門口，回頭讚道：「渾小子，你倒有禮數兒。婆婆偌大年歲，想快也是不行的，却是你付了銀子，快快跟來。」

蕭郎急得臉紅筋脹，要搶出，夥計的伸手一攔，傍邊一個夥計也搶了過來，說：「甚麼話！吃飽喝足，不付錢，想溜，好小子，你也不打聽打聽，夥計，他身上的衫兒倒是新做的，剝下來。」

蕭郎只要一伸手，還怕不把攔阻他的夥計扔出八丈遠，豈能阻攔得了他，但他武功再强，可强不過一個理兒，生怕那婆子去遠了，只要追上婆子，就有衣衫穿，一跺脚，不待夥計動手，三把兩把，脫下衫兒，向夥計一扔，打夥計頭上飛掠而出，那知婆子連驢兒都已踪跡全無。

今日瀟湘子匆忙替他買來衣衫，艷陽天，天氣已炎熱了，並未替他買來內衣，是以外衣一脫，上身便已赤裸。大急之下，竟然忘了沒有貼身的內衣，竄到街上，風吹身涼，才發覺出來，登時又羞又急，慌忙追趕。

鬧市街頭，赤裸着上身狂奔，顧不得街上行人笑罵，也顧不得驚世駭俗，把輕身功夫施展開來，這倒不錯，快如一縷烟，倒不怕人家見到他赤裸了，一口氣奔出了蕭山城關。

那婆子分明是向這方面來的，竟不見人？

且慢，不錯，黃沙路！婆子說過，錢塘道，讓他行，她走黃沙路，這可不是黃沙路呀？

但魚米鄉，豈僅丘陵地，蒼蒼垂翠微，錢塘道，固是兩行疏柳，小路亦芳草萋萋，何曾有甚麼黃沙路，他一停步，赤膊站在道上，道上人來人往，打他身邊走過的人，誰不多瞧他兩眼，只聽有人啊哈一聲，說：「這小哥兒生得倒眞俊，好一身細皮白肉。」傍邊有人嘆口氣，說道：「當眞世道澆漓，人情偸薄，時風日下了。」

傍邊一人說：「何以見得？」這人道：「瞧他好眉好貌，竟不學好，八成兒是賭輸了錢，被人剝去了衣衫。」

蕭郎惶急，又恨不得有個地縫兒可鑽，直恨得他切齒咬牙！這婆子，不是武夷優曇，必也是個魔婆。

該死的魔婆，剛咬緊了牙兒心中罵，驀聽右前方，傳來一聲嘶鳴！

正是驢兒的嘶鳴！他奔馳了近兩百里地，道上何曾見過有第二隻驢兒，追！

蕭郎拔起脚來，就追，竟又是和先前一般樣，分明追到了驢聲嘶鳴之處，却不見驢兒和那婆子的踪跡，正一楞之頃，以爲失了踪跡，驢兒的鳴聲，偏又傳來。

追！豈僅把師門的輕功，白娘子傳授的紫虛微步，簡直把吃奶的力氣也使了出來，就有這麼怪，驢兒的嘶鳴聲傳來，少說又在一里之外，驀見滔滔流水，一江阻路，心想：這番驢兒可過不了江吧，那知正沿岸尋找，驢兒的鳴聲，却又從對江傳來。

嘿！即使有舟，他也不會擺渡的，好在那江面不寬，折下三根粗逾兒臂的樹枝，抖手拋出，縱身飛掠，脚下尚未點在那浮上水面來的樹枝，第二根又拋出了，就這般，不過才四個起落，已飛渡過那近二十來丈的江面，落在對岸了。

忒是作怪，本是人烟輻輳之地，所行的却皆是荒郊野地，簡直就沒遇到一個行人，既是荒江野地，又那有行人。

出得蕭山城關，那太陽兒不過才偏西，啊呀！竟已追到日落了，少說已追出數百里地來了，饒他是天劍蕭郎，體力功力已復，仍不禁氣喘吁吁。

邪門，這不是邪門是甚麼？氣得蕭郎一跺脚，罷了，這邪門的婆子，邪門的驢兒，即使再追趕三日三夜，必也是追趕不上的了，站在小溪邊，口渴得緊，流水清清，捧上大大地喝了兩口，想想，他得冷靜下來，好好地想一想。

怎麼辦？別說城鎮了，即使有人家，他赤身露體，也得遠遠躲着，偶然遇到行人，他也得躲起來。

太陽落在西山下，溪邊暮靄生，遠處，昇起了農家的炊烟，山野中，倍覺料峭春寒，恨得蕭郎拾起身邊的泥塊，猛可裡擲在溪中，眞恨煞了這個可惡的魔婆，他怎能失去紫薇密密縫、蜜蜜繡的衣衫，而今，豈僅追趕也不能，而且，怎生渡過晚來的寒夜？有情喝得水也飽，而今，他心中有的，只有恨，恨得他切齒咬牙。

泥塊在溪中掀起數尺高的水花，落下的水花，在本是平靜的溪面上，激盪出圈圈漣漪，蕭郎一怔，差點跳了起來。

是了，因爲他心中恨極了那魔婆，那盪漾的水波與漣漪中，竟幻出那魔婆來，呔！水中的魔婆竟銜着他咧着嘴兒一笑。

（未完・十一）

武當氣功揭秘

「武當」這兩個字，對於很多愛好武術的人士自然十分熟悉而仰慕，甚至小孩子們，也會在透過大衆傳播媒介耳聞目染過武當功夫，可見武當派功夫源遠流長，深入到不同的社會階層。

到底武當功夫源流至今，其掌門人是誰？其武學發揮又到達了那一個境界？本文有機會介紹讀者們解答上述幾個問題。

武當派三天門悟性氣功廿六代傳人，中國上海一級氣功師陳新華，應本港峨嵋氣功康復中心之邀請到港。筆者藉與陳師傅見面之機會，一探武當派功夫之鱗爪向讀者介紹。

適逢與陳師傅會面的下午有一年約卅歲女病人正在康復中心就診，及後知道該女病人是患上「類風濕關節炎」而下身癱瘓，行動不便，只可以在別人攙扶下半步半步移動，無人扶持則半步難移。見陳師傅以內氣功先從女病人的頭部貫下，使其氣功（新氣）迫破已潛伏在病人體內的瘀氣，先求氣脈暢通，然後以火炙氣功敷搽病人下半身各關節，運功時偶爾聽到病人痛叫聲，但呼叫完後即感暢順。最後，再運用內氣功自病人腳底抽出體內瘀氣，使新貫注的新氣得以運行。照筆者所見，女病人在接受治療後可自行站立，並可以緩步慢慢走動。原來該女病人已看過陳師傅好幾次，每次也有新進展，令她以爲無法治療的下半身癱瘓有了生機。

八歲就開始接觸中國武術之陳新華，經過了十多年刀、槍、劍、戟等武功技術訓練後，在接近廿歲即開始鑽研氣功，先修少林內功一指禪，後師承江南力士陸國柱，研習武當派「悟性氣功」及「雙修性命功」，恒廿多年之久。

陳師傅談到當年最初學習武當氣功的經歷時說：在決定要練武當氣功時，就立下了決心，堅定意志放棄身邊一切娛樂及生活，甚至要隨師父到偏僻的地方集中磨練。在最初的練習中，無論是內外功鍛練，也令到自己體力消耗太，感到疲勞及辛苦。就以硬氣功爲例，「拍擋功」是基本訓練之一，學者要坐馬，另一學員則在肩膊兩旁以飛腿形式踢到學員左古肩肌上，最初自然是次數少，但練到一段日子，肩膊被踢的次數就不斷增加。

有了十年的內外氣功訓練後，本身外硬功（拍擋功）經已能夠承受別人飛踢肩肌二百下的力量，甚至令到出脚的人踢至疲倦而自己沒有感覺。原來這類硬氣功也要內氣功修爲的協助，即每日打坐練內氣功帶來的效果，正是力氣之融會貫通，意曰：意到氣到，氣到力到。

不停經過歲月的鍛練，陳新華師傅至今受邀到港，也是廿年如一日地練功。每月清晨三時起床，趁寅時練習靜功（內丹功），原因是時辰練功（子午流註），以打坐練內氣功。之後，約六點半即開始練强功，如單（雙）腿五行功、金鷄獨立、童子拜佛、大鵬展翅及鷹爪功。一練則數小時。

陳師傅强調：練習鷹爪功主要是有助少林內功一指禪，即點穴內功。要練鷹爪功先練硃沙掌，初則以手掌插米、沙、豆，最後至熱鐵沙，不斷受皮肉之苦，故必須要有恒心及苦學。

給予別人感到神奇的「點穴」功夫，其實是練過內氣功的人按人體的血流通道在某些穴位打斷血流，令人體某部份無法得到血液運行而停止活動。陳師傅說，功力高的內氣功家才可以做到點穴功夫，內力稍遜的學者只可以解化被點的穴道而已。

至於這位武當廿六代嫡傳弟子爲何會醉心於「氣功」？陳新華師傅强調一個目標——帶功治療；即是說利用學成的氣功，自己的耐力，去行醫濟世，治療有需要的病人，爲進修和專研中醫基礎理論，配合實際臨床治療，開創一套氣功手法治療絕技。

而陳師傅現時每日氣功鍛練仍然沒有半點疏懶，原因是要儲功治病，經過早上一番練功，可以爲全日病人進行氣功治療，若然一日不練功就感到不舒服，運用氣功治療病人後也會感到疲倦，故此每日練功，風雨無間。

直到現在，陳師傅的硬氣功可以臥釘板，輕功也已經練至腳踩燈膽時雙手舉起十水桶，在中國國內享譽盛名。

陳新華師傅到港駐診在峨嵋氣功康復中心之前，是上海市氣功康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辦公室主任及氣功門診部主任等職，又是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特約會員。

各位讀者如遇有任何關於氣功的問題，疑難雜症等，歡迎致電八一八三零二三向陳師傅詢問，同時也可以到皇后大道西五百九十號峨嵋氣功康復中心與陳師傅研究。爲了進一步推廣氣功健身的基本知識，峨嵋氣功康復中心特別請陳新華師父開設氣功養身班，歡迎各界人士報名參加，有興趣人士可致電或親臨該中心詢問詳情。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善意援手施救　反遭淫徒擄走

上文提要：赤髮大仙臨終前把「眞武旒」贈於方玉琪，却被突然出現的墨石英阻止，忙亂間，「眞武旒」被何不凡搶走，赤髮大仙認得砍斷其手脚者正是墨石英等人，遂把墨石英及西門通擊斃，自己亦中了墨石英的暗器而亡；方玉琪追及追趕何不凡的姜青霓，却被墨無為的出現而讓何不凡溜脫，墨無為獲悉其子及門徒慘死，要方玉琪陪葬，糾纏間，青師太等出現，墨無為才悻然離去……



青師太回顧着插天峻嶺，無限感慨的道：「蓮花峯外表平靜，裡面却蘊藏着無限殺機，看來今晚也許就會爆發。」

靜因師太點頭道：「道友說得不錯，那五個老頭可能已在峯上發現了甚麼，才阻止別人上去。」

說話之間，便一同回身往準提庵走去。

* * *

時間快二更了，一輪皎潔的明月已經高懸中天，蓮花峯上，好像蒙上了一層輕霜，烟景如畫。

通往峯頂的幾條羊腸小徑，正有不少武林中人三三兩兩的，像飛鳥投林般，悄無聲息，陸續前行。

他們全都藉着松林掩蔽，行動有若鬼魅。

上去的人數敢情已經不少，但分散在偌大的蓮花峯上，依然瞧不到甚麼人影。

有！在那半山腰上，一片松林之前，不是有一個身材不高，穿着一襲墨綠長衫的老人，負手而立，狀極悠閒。

月亮照到他身上，居然金光閃爍，啊！原來他背上正負着一柄通體渾圓的金色長劍。

不！他脚上也在閃爍着金光！那是一隻右脚，一隻用黃銅鑄成的右脚，擦得精光雪亮，閃閃生輝。

他不像其他的人躲躲閃閃，也不像其他的人急急匆匆，他登臨峯腰，敢情是爲了欣賞月色，聆聽猿啼。

不是嗎？他已經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啊！還伸了個懶腰，似乎大有仰卧明月之意。

正當此時，松林之間驀地一聲厲吼，一個灰影比箭還快，一下子射到他身前，單掌一立，便向他前胸按去。

這一招「佛在心頭」，正是少林七十二藝「伏虎掌」中的絕招，要非深仇大恨，決不輕施。

此人出手如風，內力四溢，敢情運足了十成力道，如被擊中，少說也當在千斤以上……

銅脚老人似乎微微一怔，連躲閃也嫌不及。

不！人老了，動作也顯得緩慢，人也沒有站起，一隻銅脚却緩緩蹺起。

「呃！」一條灰影來得極快，退得更快，猝然落到三丈之外。

「老賊看劍。」

嘹亮喝聲響起，又是一條灰影夾着一道銀虹，驟然飛落，劍尖亂顫，一大蓬銀雨飛洒而出，往老人當頭罩下。

這人劍上功力眞也毫不含糊，一劍出手，快如掣電，嗡然有聲，而且使的是峨嵋鎮山絕學「亂披風劍法」中的「萬蜂歸巢」，最狠辣的一招。

銅脚老人右足銅脚方才踹出去了，還沒收轉，連屁股都只在大石上擱了半邊，無數劍影已到臨頭，這回，他索性把才收到一半的銅脚再次抬起。

「呃！」「嗆！」「砰！」

那條灰影也繼着前面的一條灰影，往同一方向飛出，了然無聲。

刷！刷！刷！刷！

突然之間，從林中撲出十幾條灰影，暴吼聲中，戒刀禪杖同時砍砸而下。

「嘿！」銅脚老人打從喉底嘿出聲來，月光之下，他背上那支金劍晃了幾晃，敢情是他旋了個身。

「篤！」一隻銅脚沉重的踏在大石之上，碎石紛飛，火星四濺，一條黑影帶着雨點金光，（當然是他背上金劍和右足銅脚）「颼」的騰空而起。

山腰上目瞪口呆的楞住了十幾個人，眼睜睜地瞧着他後影，在山林之間一閃而沒。

就在這綠衣老頭飛走的不大工夫，離山腰不遠的小徑上，又出現了五條人影，他們敢情也聽到了悶哼、暴喝的聲音，是以輕縱巧蹬，提氣而行，顯得十分小心。

「啊！」那是一個少女的驚啊之聲，雖然驚啊出聲，但聲音却是極低。

「噓！」就在她身旁數尺，又有人低噓着，好像在提醒她就是發現了甚麼，也別作聲。

這一行，是青師太、靜因師太、方玉琪、呂雪君、姜青霓等五人。

他們在二更時，由青師太領頭，靜因師太押後，從準提庵出發，直往峯上奔來。

「師傅，快來瞧，這……這是個老和尚。」

姜青霓壓低聲音，細聲叫着。

靜因師太閃近徒兒身邊，低頭一瞧，直挺挺躺在樹下的屍體，果然是一個灰衲芒鞋的老僧！不由臉色凝重，驚噫的道：「這是少林鐵長老。」

鐵長老名列少林四尊者，乃是少林寺有數高手，竟會曝屍林中，自然不是一件等閒之事。

她正待俯下身去，檢查鐵長老致死之因，只聽呂雪君也輕咦一聲，驚詫的道：「青雲子！峨嵋三雲的青雲子也死在這裡。」

青師太本已掠出的身子，倏然住足，回頭問道：「身上可有傷痕？」

呂雪君道：「青雲子道袍下襬，印着一隻黃泥右脚印，好像是被人踢中小腹致死。」

靜因師太應道：「不錯，鐵長老的傷勢也是如此，好像死在同一人之手。」

青師太心情沉重，她明白像鐵長老和青雲子兩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等一的高手，他們此時曝屍在蓮花峯山徑之上，兇手不是紅葉教主，便是五個怪老頭，是以不再作聲，領着大家繼續往山徑上走去。

那知走了沒有兩丈來遠，忽見前面林外人影幢幢，十幾個手持禪杖戒刀的灰衣僧人，聚在一起，凝神而立，好像發現了甚麼。

青師太目光銳利，一瞥之間，已經瞧清這些人全是少林門下，不由脚步一停，正想瞧瞧這些少林寺僧聚在這裡，要幹甚麼。

心念才動，再一細瞧，忽然發覺這十幾人的姿勢各異，手中兵刃却指向同一目標，好像正在向敵進攻，但全部木然不動，始終擺着這個樣子。

青師太瞧着恍然大悟，看情形，這些僧人分明在發現敵踪，紛紛出手之際，被人點了穴道。

啊！他們除了身子被制，一雙雙眼睛全都在黑暗之中轉動，閃閃發光，這和昨晚自己幾人受制的情形完全一樣，是那五個怪老頭的傑作。

呂雪君隨在青師太身後，她也已瞧清林外的情形，低聲問道：「師伯，他們被人點了穴道？」

青師太輕唔了聲，憤然的道：「他們就是被那幾個老賊制住的。」

呂雪君問道：「要不要先替他們解開穴道？」

青師太微微搖頭，道：「可能這幾個老賊就在附近，如果解開他們的穴道，反會引起對方注意，還是等我們下山時再說罷！」

呂雪君暗暗佩服，心想薑到底是老的辣。

當下由青師太領着大家穿林而行，繞過這一羣人的側面，攀藤附棘，沿壁而上。

這一條小徑又狹又窄，走的完全是斷崖絕谷，草長及人，不但峻險難行，而且地勢隱僻，不易被人發現。

是以蓮花峯上，雖然來了許多江湖中人，但這條路徑却沒有人跡走過，若非青師太在蓮花峯下住了數十年，也不會知道還有這條捷徑呢！

任他們個個身懷武功，提氣蛇行，也差不多走了頓飯的時光，才堪堪登上離峯頂不遠的一處巉岩。

山風吹來，陡然聞到一陣濃重的血腥氣味。

青師太心頭驀地一震，立即向身後四人打了一個手勢，要大家戒備，然後迎着山徑，斜斜盤去。

這是蓮花峯北面，從峯頂直削而下的一座陡壁，壁下四週，亂石峥嶸，除了一兩叢灌木，可說寸草不生。

此時，石壁下截，已露出一個宛若門戶長方形的大洞，洞外橫七豎八的倒着十幾具屍體，一陣陣血腥氣味，就是從這些屍體上飄來。

儘管明月如畫，但這畫面却是十分慘烈，何況在異樣的沉靜之下，因風傳來聲聲啼猿，使人聽得越發毛骨悚然。

青師太首先躍出，走近前去，口中驀地發出一聲驚噫，身軀也不禁後退了一步，兩道炯炯目光盯在這些屍

體之上，簡直發了呆。

靜因師太知道事非尋常，趕緊越過方玉琪等三人前面，站到青師太身側，定睛一瞧，也禁不住驚嘆的道：「那是公孫師弟！啊，還有木尊者！凌雲子！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青師太臉色凝重，目光依然注視着這些人，頭也不回的道：「道友，妳瞧，他們的鮮血還從傷口滲出，分明只是剛才發生之事。」

這時方玉琪、呂雪君、姜青霓三人，也已瞧清地上觸目驚心的一幕。

姜青霓小姑娘家，幾曾見過這等血淋淋的場面，早已嚇得雙手掩面，別過頭去，躲到師傅身後，慘不忍覩。

原來石洞前面躺着的這些人，竟然全是名震江湖的一代高手。

其中有峨嵋掌門凌雲子、崆峒掌門公孫泰、少林四尊者的木尊者、金羅漢，武當雙劍的抱眞子、守眞子和另外幾個人，自己雖然不認識，敢情也是響噹噹的人物。

他們並不是散亂的倒下，死在紅葉教主或五個古怪老頭的手下，而是在一場激烈的大火拚中死去的。

這眞是一場武林中從未有過的自相殘殺。

也分不清孰先孰後，從鬥場中的情形看來，大致公孫泰是死在木尊者「大力金剛掌」下，凌雲子似乎為了救公孫泰，一劍刺入木尊者左脅，但他卻被金羅漢的少林絕學「懷心腿」踹中後心，金羅漢則又死在公孫泰脫手飛出的一柄長劍，插入小腹。

另外一組，是武當雙劍抱眞子、守眞子，他們是被五個人圍擊致死，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名震關洛的金槍將呂史，和直隸名武師琵琶手楊少武，另外還有兩個徒手相搏，扭作一團的，瞧不清面貌，不知是誰。

除了這些人，不遠的地上，還插着一柄寒光如雪的厚背單刀，光瞧那柄刀的份量，使刀之人決非庸手。

靜因師太口中連連唸佛，遲疑的道：「難道石室之中，眞是發現了甚麼秘笈？唉！這……這是何苦……」

青師太緩緩收回目光，側臉問道：「道友認為這些人，眞的是自相殘殺致死的嗎？」

靜因師太驀地一怔，吃驚的道：「難道道友另有高見？不過從他們兵刃刺入的傷口還在流血，看來似乎不可能被人殘殺之後，再故佈疑陣。」

青師太冷哼一聲，手持唸珠，向凌雲子、木尊者等人一指，道：「光憑他們這幾個人的武功修為，就不在你我之下，而且差不多也功力相若，沒有數十百招，決難分得出高下，豈會全在出手一招之間，同歸於盡？」

靜因師太連連點頭，道：「道友說得極是。」

青師太接着又向武當雙劍一指，道：「尤其是紫霞眞人門下的抱眞、守眞兩人，破綻更多。」

方玉琪、呂雪君同時向武當雙劍望去，只覺他們是在五人圍攻之下同歸於盡的，武當雙劍使的正是武當鎮山絕藝「兩儀劍法」，力敵五人，甚至同歸於盡，也並無可疑。

只聽青師太續道：「武當『兩儀劍法』，雙劍聯手，威力之強，力敵五人，原也不足為奇，但是這也要瞧瞧對手是誰。金槍將呂史和雙拐樊長江，有『南拐北槍』之譽，威望之盛，豈會和琵琶手楊少武等人聯手對付武當兩個後輩，又豈會被守眞子劍洞心腹？何況這些人雖然全都臉上露出無比憤怒，但這種憤怒，並不是以死相拚同歸於盡的憤怒，而是急怒憤恚之色。」

靜因師太驚怒的道：「那麼他們是被人制住穴道，但耳目仍能轉動，然後排成這副模樣，再把兵刃刺入的？」

青師太點頭道：「正是如此！而且這種佈置，也決非一個人能夠辦到……」

呂雪君插口道：「師伯是說他們全是死在五個怪老頭手下……」

她話聲未落，突然聽到身側不遠的一叢灌木之中，似乎有人發出一聲輕吟。

方玉琪站在呂姊姊身側，聽得最為清楚，低喝一聲：「是誰？」足尖一點，人已搶先往灌木叢中撲去。

青師太、靜因師太、呂雪君、姜青霓等四人惟恐方玉琪有失，也急忙跟着過去。

只見在一叢灌木遮掩之下，果然躺着一個身軀修偉，兩鬢斑白的藍衫老人，氣息奄奄，似乎離死不遠。

方玉琪微微皺眉，吃驚的道：「他是八卦刀謝滄洲。」

青師太點頭道：「不錯！洞口那柄單刀，正是他隨身兵器，照此情形看來，他好像受了極大震動，五腑離位，傷勢頗重。」

此時，呂雪君早已從懷中掏出一顆「碧靈丹」，納入老人口中，方玉琪疾點了他幾處大穴，又忙着默運功力，替他推宮過穴。

一陣子工夫，藍衫老人的臉色已逐漸好轉，眼皮轉動，緩緩睜開眼來，當他瞧到眼前立着的老少諸人，似乎正待張口說話。

靜因師太忙道：「謝老施主身負重傷，此時不宜多說，快先運息調氣，有話待會再說罷。」

謝滄洲是八卦門掌門，自然知道療傷之道，閒言微微點頭，果然立即閉上眼睛，迎着方玉琪內力之助，運起氣來。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方玉琪滿頭大汗的吁了口氣，直起腰來。

謝滄洲已能自行坐起，運功調息，又過了一陣，才睜開眼來，拱手道：「若非兩位大師俠駕適時趕到，不但老朽委屍荒山，恐怕五大門派後人將會引起一場仇殺，哦！這位小兄弟，不知如何稱呼？」

方玉琪趕緊抱拳答道：「晚輩方玉琪，天台門下。」

青師太因聽他說出五大門派後人恐將引起仇殺之語，不禁心中一動，忙道：「老施主言中之意，似乎曾目擊峯頂慘劇，不知因何身受重傷？貧尼願聞其詳。」

謝滄洲長長的吁了口氣，黯然搖頭道：「老朽不該一時好奇，風聞江湖傳言，趕來黃山，今晚攀登峯頂，蓮花峯平靜如恒，並未遇上甚麼事故，心中方感失望，忽然聽到峯後似乎隱隱傳來人聲，才繞下峯來，那知依然不見人跡。

老朽正感奇怪，及走到附近，才發現這片峭壁之下，已發生了一場激烈之爭，倒在地上的竟然全是各大門派一流高手，不是劍中心腹，便是掌按要害，而且鮮血還在汩汩流出，分明離老朽尋來為時不會太久。

老朽心中不禁惻然良久，暗想照這情形看來，江湖傳言蓮花峯石室發現『玄天秘笈』之事，果然屬眞，不然，憑這些一代宗匠，江湖上已享聲譽之人，那會互相殘殺，落得如此以命相搏？」

靜因師太忍不住問道：「謝老施主認為這些一代高手，都是為了秘笈，才互起爭奪的嗎？」

謝滄洲黯然歎道：「老朽當時確是如此想法，但繼而一想，這情形大有可疑，這些人中，像凌雲子、木尊者、金羅漢和呂老哥、公孫老哥等人，全有數十年修為，即使對方有最厲害的招法，也不可能一擊奏功，何況有幾位身中要害，還是被人在身後偷襲致死。老朽想到這裡，不禁心頭大懍，口中喃喃自語：『這是極不可能之事，難道另有陰謀，想藉此引起五大門派互相火拚不成？』」

方玉琪聽到這裡，心中暗暗佩服，果然這位老人見多識廣，他的見解和青師太如出一轍。

心中想着，不由往呂雪君望去，正好呂雪君也剛巧回過頭來，兩人會心微微一笑。

只聽八卦刀謝滄洲續道：「那知老朽話聲才落，忽然有人應了聲『不錯！可惜你遲來一步，已經趕不上他們了。』老朽驀地一驚，急忙功佈全身，同時也掣出刀來。」

青師太點頭道：「貧尼瞧到石洞前面那柄單刀，份量沉重，決非尋常之人所能使用，只是一時想不起謝老施主來。」

謝滄洲無限感慨的道：「大師如此說法，更叫老朽無地自容。」他說到這裡，接着又道：「老朽舉目瞧去，月光之下，只見從石室中應聲走出一個身穿墨綠長袍的矮小老頭……」

方玉琪不待他說完，急着問道：「老前輩可看清那人是何形狀？」

謝滄洲並沒思索，續道：「當時老朽只覺此人身材矮小，等他走近，才知他竟然還是一個駝子。」

「啊！」方玉琪心中暗暗叫了一聲：「那是田駝。」

謝滄洲接下去道：「老朽瞧清來人，心頭大為驚懍，以老朽推想，江湖傳言五大門派的掌門人既然死在紅葉教主手下，那麼這次如許高手，全數送命在蓮花峯上，也一定是紅葉教主所為。那知走出來的却只是一個駝子，而且老朽也實在瞧不出他有甚麼驚人之處，這就沉聲問道：『尊駕何人，恕老朽眼拙！』

「那駝子瞥了老朽一眼，冷冷的道：『你既然認不得我老人家，說了也是白說，不過尚能瞧得出痕跡來，總算有點眼光，雖然目下已經趕不上他們，但老夫也總得成全你。』

「老朽聽他出言不遜，心中未免有氣，雖然摸不清對方路數，但也不敢過份小覷，這就後退了半步，刀封乾門，人走坎位，口中喝了聲道：『朋友好狂的口氣……』」

青師太點頭道：「這正是謝老施主老成持重之處，而且使的也是貴門能守能攻的『八卦刀法』。」

謝滄洲歎了口氣道：「那駝子見老朽亮開門戶，臉露不屑的斜睨了老朽一眼，徐徐的道：『老夫一點也不狂，不信你試試就知。』

「說來慚愧，那駝子當眞一點也不狂，他話聲才落，身形緩緩的向老朽欺來。唉！這眞是不可思議之事，老朽明明瞧他身法極其緩慢，尤其他右手緩緩的舉起，向老朽執刀右腕抓來，照說老朽儘有時間出刀封解。

「那知只覺眼前一花，右腕脈門已不知何時被他緊緊扣住，手上單刀同時彈出老遠，耳中只聽那駝子喝了聲：『去罷！』老朽身子便被一股無形大力驀然兜起，連半絲掙扎的餘力也使不出來，接着就昏了過去。」

靜因師太駭然的道：「以謝老施主的功力，尚且連一招都沒接住，此人武功之高，當眞令人咋舌。」

謝滄洲歎道：「老朽三十年來，在江湖上也會過無數高手，像這種怪異手法，不但從沒見過，簡直連聽也沒聽人說過。如果老朽沒有兩位大師和方老弟適時相救，當眞死得十分糊塗，連人家是何來歷都弄不清楚。」

青師太臉色鐵青，皺眉道：「謝老施主遇上的，可能是田駝。」

「田駝？」

八卦刀臉現驚疑，霍然站起身來，道：「青師太說的田駝，可是四十年前在黃山劍會上出現的商山四異中的田駝？他們四十年前只曇花一現，就悄無聲息，怎會重現江湖？」

青師太點頭道：「謝老施主也還記得四十年前之事，如今不但商山四異全已在黃山出現，而且幕後還有主使人。」

謝滄洲驚異的道：「商山四異，在四十年前已一鳴驚人，武功無敵，如今重現江湖，還主使有人，那麼此人武功更是高不可測了，難道就是傳言中的紅葉教主不成？」

青師太搖頭道：「這個，目前還很難斷言，貧尼一行，也就是為此而來。」

當下就把自己等人中人暗算，以及少林古月大師遇害，披髮大仙死在李跛銅脚之下和山腰上發現峨嵋青雲子、少林鐵長老慘死等事，擇要說了一遍。

這一段話，直聽得八卦刀謝滄洲懍然失色，浩歎道：「照大師如此說法，江湖上殺機隱伏，浩劫方興未艾，老朽忝為武林一分子，兩位大師和方老弟如有相用之處，老朽自當竭盡棉力。」

兩位師太連說「不敢」，同時，靜因師太也介紹呂雪君、姜青霓見過這位八卦門的掌門人。

呂雪君眼看謝滄洲傷勢已然全好，她想起石壁下面那個石室，這就說道：「兩位師伯，我們此時何不到石室中去瞧瞧，不知到底給他們取走了甚麼？」

姜青霓道：「師伯、師傅，呂姐姐說得對，我們既然來了，就進去瞧瞧咯。」

青師太道：「進去瞧瞧，原也應該，不過人數不宜太多，我們分一半人在洞外留守才好。」

靜因師太道：「道友說得不錯，我們不過要瞧瞧石室情形，洞外自應留一半人以作策應。」

方玉琪是年輕之人，自然好奇，接着道：「弟子願意入內一探。」

呂雪君搶着道：「師伯，姪女也去。」

姜青霓一聽他們全都要去，自己那肯落後，也叫道：「師傅，我也要去。」

靜因師太道：「這又不是好玩之事，妳還是和為師在洞外留守罷！」

姜青霓給師傅如此一說，一團高興立時化為烏有，噘着一張小嘴，一時不敢再說。

當下決定由青師太率同方玉琪、呂雪君兩人，入內探視，八卦刀謝滄洲、靜因師太、姜青霓三人在外留守。

計議停當，正待走出樹叢，驀聽林外連聲暴喝，緊接着，一陣震懾心神的兵刃擊撞之聲，陸續傳來。

大家心頭一怔，縱目瞧去，只見一片亂石上，站着十幾個手持戒刀禪杖的灰衣僧人，各按方位，四面散開，他們中間，正有兩條人影兵刃交擊，拚命進招，打得異常猛烈。

一個身材頎長、道裝打扮，手上一柄長劍匹練飛騰，使的正是峨嵋絕藝「亂披風劍法」。

一個生得又矮又胖，身穿灰衲，一支禪杖使的正是少林正宗的「伏虎杖法」。

這兩人的功力相若，此時各展絕學，當眞快如電光石光，瞬息之間，已各自攻了十幾個照面，劍光匝地，杖風呼呼，出手全是殺着。

青師太暗叫一聲：「不好。」

這兩人正是峨嵋白雲子和少林土彌勒，他們一定是瞧到石洞前面的那場慘劇，以為對方害死自己師兄，才翻臉成仇，互殺起來。心中一急，就回頭道：「謝老施主，靜因道友，我們快去。」

話聲一落，立即縱身而出。

正當青師太、靜因師太、謝滄洲、方玉琪、呂雪君、姜青霓六人從樹叢中現出身來，蓮花峯頂上也正有一條人影如飛而來，口中大聲喝道：「兩位快請住手。」

此人聲如鳳鳴，嘹亮無比，身法極快，瞬息之間，已人隨聲到，飛落鬥場。

白雲子、土彌勒果然聞聲住手。但在月光之下，兩人依然臉帶殺機，四道眼神像要噴出火來，惡狠狠的盯着對方。

站在兩人中間的，是一個青袍長髯的老人，此時臉色鐵青，一部垂胸長髯，無風自動，此人正是崑崙派前輩名宿鍾先生。

他兩道稜威遠射的目光，却同時向現身的青師太等人掃來，一面點頭道：「謝兄和兩位大師也全在這裡？」

八卦刀謝滄洲和青師太、靜因師太，因對方乃是崑崙派碩果僅存的前輩高手，在江湖上輩份甚尊，連忙走前幾步，一齊施禮。

青師太雙手合什，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老施主來得正好，白雲道友和土彌勒大師原是一場誤會。」

鍾先生目光何等犀利，飛身落地之時，早已瞧清地上躺着的這些屍體，聞言目射寒電，向青師太問道：「那麼凌雲道友等人身遭慘死，大師想來曾經目擊？」

青師太道：「貧尼一行遲到一步，雖未目覩慘劇，但死難道友被人有計劃的陰謀佈置，藉以引起各門自相殘殺，却已無可置疑。」

當下就把自己等人上山所遇，簡扼說出。

白雲子悲憤的道：「照大師說來，貧道二師兄也遭了毒手？」

青師太說完之後，八卦刀謝滄洲也把自己遇到的，重覆的說了一遍。

土彌勒歉然的瞧了白雲子一眼，道：「小僧和白雲道友這一路上來，在山徑上也碰到一個身穿綠袍的老頭。啊！不錯，小僧想起他閃身而過時，好像右臂已殘，虛飄飄的垂着衣衫，當時小僧因江湖上流傳着蓮花峯石室藏有『玄天秘笈』的傳說，江湖朋友趕來黃山的，自然不在少數，是以並未注意。那知等雙方擦身而過，那人突然向小僧低低說了句：『正好趕去收屍。』小僧微微一楞，回頭瞧去，他已經如飛般往山下而去。」

白雲子道：「對了！那綠袍老賊迎面從山上下來之時，貧道也依稀聽到他說了一句：『當心少林和尚不懷好意。』貧道再看之時，他已向土大師身邊擦過，貧道當時也並未在意，那知走到此處，只見大師兄果然喪在金大師『懷心腿』下。」

鍾先生長眉軒動，憤憤的道：「不錯，他們確是商山四怪，在這裡故佈疑陣，安排毒計，然後分頭下山，青雲道友和鐵長老是死在李跛銅脚之下，謝兄碰上的是田駝，你們瞧到殘缺一手的是孫殘，老夫却遇上了四怪之首的趙矮。」

他此言一出，大家不由同時一驚，但因鍾先生輩份較高，他自己不說，大家也不好追問，何況聽他口氣，似乎也吃了點虧。

鍾先生見大家並不出聲，不禁悠然歎了口氣道：「照這情形看來，面臨生死存亡的已不僅只是五大門派，整個武林危機已迫，老夫一身榮辱，原無足論，只是和老夫同行的各派門人，尚有多人被制，無法解開穴道，原想木尊者身為武林首席監寺，深諳少林七十二藝，也許識得『凌虛截穴』的解法，才匆匆趕來。」

「凌虛截穴？」青師太驚奇的道：「原來商山四異使的古怪手法，乃是武林中只有傳聞的『凌虛截穴』？他們四十年沒在江湖上出現，竟然練成了此種內家上乘功夫？」

鍾先生目射奇光的道：「大師想必知道此種功夫？」

青師太道：「說來慚愧，前晚貧尼就是被這古怪手法所制……」

鍾先生急急問道：「那麼，不知大師後來如何自解的？」

青師太毫不隱瞞，把自己如何受制，後來由方玉琪、呂雪君趕來，如何解穴，細說了一遍。

鍾先生吁了一口氣，道：「老夫正感束手無策，這就是了，唔！『將心比心』？不錯！他們確是心經受制之象。」說到這裡，微微一頓，目光環顧一週，又道：「在場諸位，老夫託長幾歲，好在全非外人，此事實因古月大師在山下突然圓寂，可見紅葉妖婦也在黃山出現，是以咱們約定分頭搜索。

「當時分配情形，是凌雲子、金羅漢一路，青雲子、鐵長老一路，白雲子、土彌勒一路，公孫泰、武當雙劍一路，搜索小徑。

「由老夫率領劣徒傅青圭、崆峒派門人丘玉奇、公孫瑤紅、峨嵋門人于氏兄弟，由正面小徑登峯，各路均有少林弟子一十八人相隨，以為互相聯絡。

老夫一行堪堪登上峯腰，便見一個綠袍矮叟施施然從峯頂下來，他瞧到老夫，便臉露嘻笑，停下步來，問道：「你們是想搶『玄天秘笈』而來的？」

老夫那時可想不起此人是誰，這就問道：「尊駕何人？恕老夫眼拙。」

八卦刀謝滄洲心中暗暗好笑，他這話和自己說的一樣。

鍾先生續道：「那知這綠袍矮叟忽然打從鼻孔裡冷哼一聲，道：『你雖不識老夫，老夫倒好像見過你，你不是崑崙鍾二嗎？嘻嘻，想要『玄天秘笈』也並非難事，只要在老夫手下走得出三招，才有資格登峯。』

「老夫當時還不知此人就是趙矮，聞言之後，佛然的道：『老夫原非為『玄天秘笈』而來，但尊駕既然識得鍾某，存心指教，老夫自然奉陪。』

「趙矮嘻笑道：『來！來！咱們難得碰上，速戰速決，你好上山，老夫也趕着要下山呢。』

「他說話之中，突然右手一伸，使了一招『青龍探爪』，緩緩往老夫抓來，這招原是普通招式，而且看去來勢極緩，但老夫已然瞧出，他出手看來極慢，其實神速無比，尤其這一招普通招法，在他使來，竟然變化無窮，威力極強。老夫心頭一驚，也立即使了一招『錦絲纏腕』，反扣他手腕。

「趙矮敞笑一聲：『果然不錯！』招式一變，又是一招極其普通的『天魁點元』。

「這一回，指風凜然，奇快無比，老夫趕緊使了一招『手摘星辰』，右掌往上硬架，只覺對方指風忽然消失，同時眼前一花，唉！少說也有七八個掌影同時向老夫身前大穴一齊印到。

「這一招，不由激起老夫怒意，大喝一聲，雙掌驟分，運起十成力道，一招『千軍辟易』疾拍而出。那知等到老夫掌風出手，說來慚愧，他竟然又是虛招，掌影倏滅，他哈哈大笑，往山下跑去。」

八卦刀謝滄洲懷疑的道：「他原來不是存心和前輩過招？」

鍾先生道：「老夫急忙收掌，只聽山徑下遠遠傳來他的聲音：『你能解開『凌虛截穴』，老夫就甘拜下風！』」

老夫這才知上了他的大當，原來他趁老夫全神貫注之際，偷偷下手，把隨同老夫登峯的一干兄弟悉數制住。」

「啊！」方玉琪、呂雪君同時啊了一聲。

鍾先生說到這裡，忽然笑道：「好在老夫已得解法，此時先去救人要緊，商山四怪既然重出江湖，咱們不難找他們算賬，謝兄和兩位大師，請到祥符寺詳談吧！」

靜因師太忙令方玉琪、呂雪君、姜青霓三人上前拜見鍾老前輩。

鍾先生匆匆還禮，便往峯下走去。

靜因師太又要方玉琪見過白雲子和土彌勒兩人，一面又替方玉琪向白

雲子解釋雙方的誤會。

這時，場中屍體已由隨同白雲子、土彌勒前來的十八名少林寺僧搬起，往山下走去。

白雲子、土彌勒也隨即向衆人告別。

呂雪君早已急不及待的望着青師太道：「師叔，我們這好進去瞧瞧了罷？」

青師太微笑道：「雪君，幾年不見，妳長大了，小孩脾氣還是絲毫沒改。」

說着，領了方玉琪、呂雪君兩人，緩緩往石室中走去。

原來這峭壁下截，當眞是一扇石門，此時石門敞開着，只覺裡面黑黝黝的瞧不清甚麼。

青師太全神戒備，抽出她一路從沒出鞘的長劍，緩緩往石室走去，方玉琪、呂雪君緊隨在她身後，心中又緊張，又好奇。

過了一會，暗室漸漸生明，才瞧清這間石室原來四方形的，約有五丈見方，除了中間壁下放着一個供人打坐用的圓形石墩，就空無一物。

如今，這圓形石墩已經被人踢得四分五裂，敢情進入石洞之人，抱着厚望而來，結果一無所獲，便拿這石墩出氣，踹了它一脚，因爲碎石墩上，還印着一個十分清晰的脚印。

青師太俯下首去，仔細瞧了一瞧，憤然的道：「這是李跛銅脚踢的，功力眞還深厚無比。」

方玉琪驀一抬頭，目光瞧到正面壁之上，忽然一聲驚嘆，口中叫道：「翠蓮曲！這上面寫着的是『翠蓮曲』！」

青師太、呂雪君給他這麼一叫，全都抬起頭來，往石壁上凝神瞧去，果然發現壁上鐫着許多拳頭大小的字跡，筆走龍蛇，足有一寸來深。

蓮花峯，
生翠蓮，
翡翠蓮花玉生烟，
弱水三千里，
飄香落九天。

* * *

蓮花峯，
生翠蓮，
卅六蓮葉翠田田，
風吹蓮葉覆，
回旋欲通仙。

* * *

花落見蓮心，
蓮房碧似金，
粒粒皆仙品，
婉轉何處尋？
蓮根是蓮藕，
玉節盤珠走，
冰絲合三三，
好爲王母壽。

青師太瞧了半天，只覺這首似詩非詩，似歌非歌的東西，敢情從前有人在這裡修眞的證道之詞，這種道情詩，在名山石窟之中，屢見不鮮，當下也不以爲意，只淺淺的問道：「方賢姪，你以前曾見過這首東西？」

方玉琪目光一直盯在壁上，怔怔出神，他回想着小時候在海島上的一段往事，聞聲只答了句：「這『翠蓮曲』，弟子小時候就會了。」

因爲他沒有說出幼年的一段奇遇，青師太就更認爲無足輕重，忽略過去。

呂雪君却獨自往左邊石壁走去，她想瞧瞧兩邊石壁上，還有沒有別的發現。

方玉琪望着這首自己最熟悉的「翠蓮曲」，似乎十分依戀，一顆頭不禁緩緩上移，忽然他發現石室圓形頂上，有着無數劍痕，縱橫交叉，密如網罩，不由瞧得心中一動，凝目細瞧。

驀聽呂雪君一聲尖道：「玉弟弟……」

方玉琪陡地一驚，回頭瞧去，只見一條人影挾着呂雪君，奇快無比的往石門飛出。

原來呂雪君獨自走近左邊石壁，原想瞧瞧這兩邊石壁上，是否另有前人遺留的字迹。

因爲她心中總覺得光是這麼空空洞洞一無所有的一間石壁，前人決不會無緣無故留下甚麼「蓮峯之鑰」。

那知她在左邊石壁上找了一會，依然一無所獲，漸漸走近離洞口不遠的角落上，忽然發現地上躺着一個書生打扮，白晰無鬚的中年文士，身子一動不動，但一對精光閃爍的眸子，正在對着自己轉動。

這分明是被幾個古怪老頭的「凌虛截穴」所制。

她心念轉動，竟然沒瞧清楚這躺着的是誰，就俯下身去，輕舒纖掌，替他解開穴道。

中年文士穴道一解，頓時一躍而起，右手一探，扣住呂雪君玉腕。

呂雪君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替他解了穴道，對方反而恩將仇報，要想躲閃，已是不及，同時她瞧清對方打扮，正是四惡中無惡不作的淫魔惡郎君崔如風。

她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口中急叫了聲：「玉弟弟……」

惡郎君崔如風出手如電，挾起呂雪君嬌軀，雙足一點，人已往洞外掠去。

方玉琪這一瞥之間，也已瞧清此人正是自己在九華山「迎客松」前遇上的中年文士，心中一急，立時大喝一聲，縱身疾撲而起。

石室外面，同時響起叱喝之聲，等方玉琪追出，只見自己師叔靜因師太長劍墮地，臉色灰白，人也搖搖欲倒。

靜寂的黑夜遠處，傳來呂姊姊逐漸遠去的嘶聲哭喊：「玉弟弟……」

原來，靜因師太聽到洞中叱喝驟起，一條人影，已奇快無比的向洞外

竄出，她身在明處，不容易瞧得清楚由黑暗中竄來的人影敵友難分，自然不好貿然出手，及等發覺飛身而出的不是方玉琪，惡郎君蛇神劍劍尖已劃上肩頭。

要知惡郎君崔如風列名雖在四惡之末，但他武功却另成家數，尤其手中一支「蛇神劍」，劍尖宛如蛇舌，分作兩歧，淬有奇毒無比的鐵線蛇液，任你內功精湛，只要被它劃破一點表皮，不出一個時辰，就得劇毒攻心而死，原是武林中第一支惡毒出名的兵器。

靜因師太只覺肩頭一麻，勁力頓失，手上長劍嗆的一聲落在地上，人也連退幾步，幾乎栽倒。

惡郎君劍先人後，一劍出手，乘隙閃身，急如電勁，往峯下飛去。

這一突變，當眞只是一瞬間事，八卦刀謝滄洲大喝一聲，方待退出，驟聽長劍墮地之聲，回頭一瞧，發覺靜因師太雙目緊閉，臉如金紙，似乎已中了賊人暗算，姜青霓嚇得扶着師傅，哭出聲來。

此時，正好方玉琪和青師太也同時急掠而出。

方玉琪眼看師叔肩頭黑血如注，人已陷入昏迷，同時呂姊姊又被賊人擄去，一時慌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青師太臉色凝重，出指如風，點了靜因師太幾處大穴，一面向方玉琪頓足道：「雪君被惡郎君擄去，她身邊帶着的『碧靈丹』雖然不能解毒，却是維護心脈的靈藥……」

方玉琪實在是急昏了頭，此時給青師太一喝，如夢方醒，口中答應了一聲，立即拔足往峯下追去。

這一會，他當眞用上全身氣力，急縱直掠，拚命狂奔，快得像飛矢流星，在山林岩壁之間貼地飛馳。

一口氣不知翻過多少山嶺，依然不見惡郎君踪跡，心頭不由一陣遲疑，莫非自己追錯方向？正待停身查看，驀聽十餘丈外，有一個女子聲音發出一聲低呻，緊接着傳來桀桀怪笑。

心中一動，那還怠慢，立即猛吸一口眞氣，雙臂一抖，身如箭射，往發聲之處疾撲過去。

果然，目光之下，只見一條人影的手中挾着一個纖小身形，往山坡上跑去，那不是呂姊姊是誰？方玉琪目中冒火，大喝一聲：「惡賊那裏走！」

脚下接連幾點，緊追而上。

前面那人聽到有人追來，就停下身子，怪笑道：「捉上兩個也好！」

方玉琪身形掠近，手中長劍一招「玉龍出雲」，匹練乍飛，已往對方激射出去。

那人身形不動，把橫挾右臂的女子一下換了左臂，右手一探，竟然望着劍光捉來。

方玉琪這一劍，差不多用上八成力道，劍氣拂拂，勢道極爲凌厲，何況他憤怒之下，人到劍到，急驟無匹。

此時一見對方用手捉來，五股尖風好似含着吸力一般，心頭一驚，要想收劍已是不及。

不！眼前一花，對方手肘已快撞上自己手腕。忙亂之下，左脚急旋，使了一步捉迷藏步法，才堪堪把身子閃開，右手抽劍，左手化爪，閃電往他右腕扣去。

對方那人眼看一下就要抓上長劍，忽然人影一閃，捉了個空，似乎也微微一驚，脚下跨前一步，上身前俯，右手不知如何一翻，方玉琪只覺同時有四五隻手掌往自己幾處大穴抓到。

當然自己發出的一招，只扣了一個空影，心中暗暗一驚，右腕一振，劍使「寒梅五出」，五朵劍花迎着削去。

「噗、噗、噗、噗、噗！」

一招五劍，這回全削中了，但削到對方手臂時竟然滑不受劍，方玉琪只覺劍身一陣跳動，震得右臂驟麻，長劍幾乎跳出手掌。

「啊！」他驚出一身冷汗，身形晃動，仗着捉迷藏的步法，閃身左轉，才沒被對方怪手抓中。

「桀…… 桀…… 桀…… 桀……」

怪笑聲入耳，方玉琪的身子陡然被裹入一片奇異幻影之下，前後左右全是數不清掌影，像網罟般抓來，吸力奇重。

方玉琪幾曾經過這等陣仗，連轉念頭都來不及，脚下連閃帶跨，一連使了幾個迷藏步法，總算重見星月，跨出掌影之外。

「住手！你……你從那裏學來的『飄香步』？你的師傅是誰？」

聲若夜梟，直震耳鼓。

方玉琪抬頭望去，才看清手中挾着呂姊姊的怪人，原來並不是惡郎君崔如風。

此人生得身材高大，面相獰惡，斷眉掀鼻，閃着一雙藍陰陰的目光，流露出驚疑之狀。

「飄香步？」自己使的迷藏步法，原來叫飄香步。

唔！瞧他不但識得步法名稱，而且對這種步法顯有顧忌，膽子一壯，也厲聲喝道：「你眼光還算不錯，只要放下手上之人，可別管少爺從那裡學來的。」

這話還眞靈！怪人瞧了手上女子一眼，憤憤的道：「她打傷了老夫採糧的猴子！」說到這裡，忽然仰天怪笑，點頭道：「你不說師門也罷，反正老夫是在閻王壁三百步之內遇上你的，反正你使的是蓮峯老人的『飄香步』，你說不說也是一樣，老夫走了。」

他放下呂姑娘，雙臂一抖，一個身子驀地拔空而起。

「桀……桀……桀……桀……」一

陣震撼羣山的厲笑隨空搖曳。

方玉琪聽不懂他說甚麼，目送他漸漸遠逝的身形，怔怔出神。

忽然，他想起呂姊姊被這怪人放置在地上，怎的一動不動，敢情還被他點了穴道，心中一急，立即走近呂姊姊身邊，低頭一瞧，口中不由驚咦出聲。

原來被怪人點了穴道躺在地上的姑娘家，那是甚麼呂姊姊！

她，柳眉兒挑，櫻唇兒翹，長長的睫毛蓋着眼睛，有如海棠春睡，嬌麗欲滴。

這姑娘好生面熟，好像在那裡見過。

方玉琪目光一瞥，只見她除了肩頭一柄長劍之外，窄窄的纖腰上，還斜插着一支精鋼短拐。

哦！對了，她是雙拐樊長江的孫女，自己初下山時，在懷玉山莊投宿的那晚，曾和她照過面，難怪似曾相識。

就在他正待拍開她穴道之際，忽聽身後響起一個鏗鏘的聲音，喝道：「年輕人，你好大的膽子！」

方玉琪心頭一驚，霍地轉過身去。

只見離身後不遠處，站着一個面貌清癯、蓄着五綹長鬚的老者，嘴噙冷笑、目光炯炯地注視着自己。

方玉琪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心中卻不禁有氣，暗想：這老人好沒來由，自己剛把樊姑娘救下，他倒好像說自己在做甚麼虧心之事。

當下橫了老者一眼，便不再理他，自顧自轉過身子，伸出右手，正待往樊姑娘身上拍去。

「住手！在老夫面前，再敢碰她一下，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老者這一聲大喝，聲音嘹亮，顯見內力充沛。

方玉琪聽得氣往上衝，回頭問道：「老丈這是甚麼意思？」

那老者長眉軒動，雙目精光閃動，流露出一種懾人的稜威，冷冷的道：「年輕人，你做了甚麼，自己心裡明白。」

方玉琪瞧着對方眼神，暗吃一驚，心想這老人好精湛的內功，他雖然看出對方一臉正氣，但這種口物，自己如何忍得，驀地劍眉一聳，喝道：「在下明白甚麼，難道救人救錯了不成？」

老者仰天笑道：「年輕人，你在老夫面前，還敢狡辯？你從蓮花峯把她劫到此地，想幹甚麼來的？」

方玉琪聽得微微一愕，不禁好笑，敢情這老者把樊姑娘當作了呂姊姊，心念一轉，氣也消了，這就拱手道：「在下原是身有急事，經過附近，把樊姑娘從一個怪人手上救下，老丈既然如此說，樊姑娘穴道受制，就請老丈代解，在下失陪。」

話一說完，肩頭微晃，人已飛身而起。

那知身形才動，耳中聽到「絲」的一聲輕響，迎面已經站在一人，擋住去路；此人正是面貌清癯、飄着五綹長鬚的老者。

他是認定方玉琪作賊心虛，急着想溜，此時靜立當道，撫鬚沉聲喝道：「年輕人，在老夫面前，你想一走了之，那有如此便宜？」

方玉琪惦念着師叔傷勢和呂姊姊的被擄，那有時間和他糾纏，心中雖知對面老人可能是那一門派的前輩高人，在途中瞪上青師太一行，聽說呂姊姊被擄才追上來的。

但此時他硬截着自己當作惡郎君一黨，再纏下去，自己如何追人？不由急道：「老丈不可誤會，在下就是奉青師太之命追人來的。」

那老者冷嘿道：「明人眼裡不揉砂子，如今人贓俱在，你當老夫是輕易欺騙得了的？」

方玉琪右手摸了劍柄，厲聲喝道：「那麼你待怎的？」

老者雙目寒光陡射，呵呵笑道：「你想在老夫面前用劍？哈哈，你眞是找對了人。如果你不想找死的話，就隨老夫回去，聽候發落。」

方玉琪急得直跺脚，厲聲道：「老丈如果再纏下去，在下就追不上賊人，你不會拍醒樊姑娘問個清楚嗎？」

老者緩緩的道：「即使她不是清塵道友的傳人，你這種行徑，老夫遇上了，也難以相容。」

方玉琪怒火上升，星目露煞，沉聲道：「在下瞧你一臉正氣，不像壞人，才一再容忍，難道方某眞的要向你解釋嗎？老丈無的放矢，再胡纏下去，莫怪在下要得罪了。」

老者莞爾道：「你想在老夫手下硬闖？」

方玉琪應道：「正是如此。」

「嗆郎」，寒光閃動，松紋古劍業已掣到手上。

「哈哈！」老者一聲敞笑道：「年輕人眞不知天高地厚，只要你能接得住老夫一劍，任你自去。」

「好，多說無益，別躭誤了方某正事。」

方玉琪松紋劍一抖，一招「通天劍法」的「通天徹地」往前劈出。

那知劍招堪堪使出一半，耳中聽到嗆然龍吟，眼前一片青光，寒飆陡作，宛如滄海狂瀾，波浪滔天，山崩岳倒，聲勢動地。

在這刹那之間，方玉琪頓覺整個身軀似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手中長劍那還遞得出去？

不！四外壓力已像排山倒海般擠來。

方玉琪不禁心頭大駭，脚步慌忙移動，使出自己唯一傑作，捉迷藏的「飄香步」來，這步法果然屢試不爽，才一跨動，便已脫出老者劍圈之外。

（未完・八）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大鬧白紅院　救出俏姑娘

上文提要：黃書郎殺掉左少强後，把傷心欲絕的文彩藏在大車上，然後跑往打更老六家，着他往黑紅門報喪，通知向冲收屍，他則待黑紅門傾巢而出，走剩三個人後潛進去，把小流球和小白菜救出；黃書郎帶着小流球兩人來至樹林找藏在大車上的文彩，揭發「惡船家」丁氏三兄弟竟欲輪暴文彩，怒把三人擊殺，文彩有感自己的美貌惹禍，竟欲持刀自毀臉容，幸被黃書郎制止……

文彩抽噎的道：「黃爺，我幾乎被這三人毀了，他們……他們太可惡了。」

黃書郎道：「他們再也不會作惡了，文姑娘，我現在送妳去個地方。」

文彩道：「我怕。」

「有我在妳身邊，妳就不用怕了。」

「黃爺會離開我的，我怕一個人再遇上壞人。」

黃書郎一笑，安慰她道：「放心，這一回還有另外一個人和妳在一起，我們一起去我那個鮮爲人知的地方，而且現在就去。」

黃書郎說完，撮唇吹了個口哨，不旋踵間，小流球扶着小白菜，二人跌跌撞撞的走來了。

小流球發現地上死了人，再看看文彩姑娘的模樣，他立刻便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他走近黃書郎，低聲問：「輪姦？」

「差一點，我來得早一步。」

「眞是天爺有眼，娘的皮，這三人會是誰？」

黃書郎道：「可聽過清河鎭口有三惡？」

小流球楞了一下，道：「難道會是惡船家三人？」

「一點也不錯，丁氏三兄弟。」

小流球罵道：「娘的老皮，撈過界呀！丁家三人在渡口做買賣，他們霸佔着水上，如今上山來作惡，眞是叫人難以相信吶。」

黃書郎道：「快走吧，早早離開清河界，別叫鐵頭那傢伙回來就麻煩了。」

小流球把小白菜扶上車，那小白菜雖然傷得不輕，她還是以大姐的身份照顧文彩。

兩個人在大車裡互訴身世，大有同病相憐、相見恨晚的傷感。

於是，大車啓動了。

大車往北馳着，駕車的當然是黃書郎。

他好像很會駕車，兩匹馬還眞聽話，奔在路上可眞夠穩的了。

＊　＊　＊

黃書郎有個十分清靜的地方叫「柳蔭小築」，他已經好長一段日子未曾去過了。

就在一條急流奔騰的大河彎道處，那裡兩岸陡峭，偶有猿啼聲傳來，倍感淒泣，在那距離河面五七丈高處，有幾棵老柳樹盤根在幾塊岩石上，便也好似樹根，把看似滾落河中的巨岩紮結住了。

黃書郎的「柳蔭小築」就在這幾棵老柳樹下面。

那是一間用茅草搭蓋的房子，門窗均是用竹子做的，看上去有些古樸雅典，屋子裡的傢俱也全是竹子做的，墻上還掛着一個竹簍子，那簍子上還掛着一根釣竿，想是黃書郎曾在河

中釣過魚。

一個人在急流中釣魚，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黃書郎也最不喜歡釣魚，只因爲他乾爹當年指定他一定要學釣魚，不釣也不行。

在當時，黃書郎不明白乾爹爲什麼一定要他在此急流中釣魚，因爲「飛雲怒虎」石不古就是不明說。

直到後來，黃書郎終於明白了。石不古一定要他在此急流中釣魚的眞正原因，是爲了磨練他的性子。

學武的人，最難練的就是性子。

石不古就是要黃書郎不急躁，不分心，任何事情要穩重，做起事情來便先心平氣穩了。

＊ ＊ ＊

茅屋前面一個三丈方圓的小平台上，黃書郎把一張竹椅用繩索拴在兩棵樹之間，他老兄便經常在那椅子上搖搖晃晃的低頭看着河面。

河面上河水滾滾，不時會起個大漩渦，偶爾，黃書郎會站在平台上，從身邊撿來一堆雞蛋大小的石頭，一顆一顆的往漩渦裡砸去，小時候的日子他就是在這兒過的。

自從「飛雲怒虎」石不古被「八府師爺」曹三聖坑死之後，黃書郎便很少回來了。

現在，他又回來了。

車馬留在附近的山林子裡，黃書郎領着文彩姑娘，還有小白菜與小流球，來到這「柳蔭小築」，這兒看起來如同世外桃源，人間仙境一般。

文彩姑娘一到，她就喜歡上這兒的一草一物了。

是的，在這兒是不會有惡人的。

惡人是不會往這兒來的，文彩是個喜歡幽靜的姑娘，如果這兒只有黃書郎一人陪着她，那該有多好哇！

＊ ＊ ＊

篷車上帶來的東西全都被搬下大車，運進茅屋裡，小白菜與文彩姑娘二人合力用竹子連接山上的泉水，引到屋子裡來，她二人就用泉水，把屋內清洗一遍。

黃書郎很滿意，直覺認爲任何一間屋子，如果沒有女人住，實在有些了無生氣的樣子。

這一夜，四個人擠住在茅屋裡，竹床上睡着文彩與小白菜，至於黃書郎與小流球，那就隨便湊和了。

男人總是會湊和的，兩張椅子一併，照樣可以睡人。

＊ ＊ ＊

就在第二天一早，黃書郎給小流球塞了一張銀票，立刻令小流球離去。

小流球當然是去八府，黃書郎命小流球盯上「八府師爺」曹三聖，如果曹三聖告老還鄉，便把消息馬上送來「柳蔭小築」。

小流球已經知道曹三聖幹不久了，只不過曹三聖是個鬼靈精，幹師爺的都不是笨瓜，曹三聖更高明，如果曹三聖離職還鄉，他一定會替自己加以妥善的安排。

黃書郎就是因爲曹三聖太精明，他才要小流球專門盯牢姓曹的。

＊ ＊ ＊

小流球走不多久，黃書郎也走了。

黃書郎直奔老通城，因爲他殺死了黑紅門的惡少左少强之後，也在左少强的那個小本子上發現十幾個姑娘被他「休」進白紅院。

事情不叫黃書郎知道還沒事，一旦知道了，他如果不插手管一管，他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本就是個管閒事的人物，江湖上，這號人物還眞不少，只不過黃書郎乃此號的頂尖人物。

此刻，他在走了一天多幾個時辰之後，終於來到「老通城」，這個水旱碼頭滙聚在一個城府之地，眞正是薈萃。

當然，說它是薈萃，那是文明詞，好聽的說法，如果是說此地盡多牛鬼蛇神，那也不算錯。

江湖上人最多的地方，偏就有許多男盜女娼混帳一籮筐，只不過在這三不管的老通城，雜碎人物更多罷了。

黃書郎沒有時間到處晃，他大步走到南大街上，黑紅門的白紅院就在這條大街上。

黑紅門第十分堂的堂口就在南北一條街與東西一條街的十字路口北上，如果站在白紅院的大門口往北瞧，黑紅門第十分堂的門樓也淸晰可見。

如果有人高聲喊，兩下裡都能聽得見。

白紅院當然不能起名叫黑紅院。

白是白得可愛，紅是臉蛋兒賽蘋果，這是左少强親自取的名字。

而且還用斗大的金字刻了個匾，高高的掛在大廳前的廊簷上，醒目至極了。

白紅院一共有兩進大院子，兩院中間的大廳都是兩層的，這兒加上兩邊的廂房，小房間也有五十間，規模夠大的了。

黃書郎眞大方，他只剛進門，便對迎面諂笑的大茶壺手上塞了一錠銀子。

這表示大爺有錢，小心侍候了。

那大茶壺的喉管幾乎喊破了。

「姑娘們接客了。」

黃書郎心中實在好笑，他却不發笑，一本正經的跨步走進大廳裡。

他那裡剛坐定，大廳外的長廊上，刹時間站了二十幾個粉頭掩嘴笑，還有幾個給黃書郎拋媚眼。

黃書郎心中不舒服，女人到了這種地方，實在說一句，一切都全完了。

＊ ＊ ＊

黃書郎踮起脚尖仔細看，二十幾個姑娘沒有一個他能看上眼。

他搖搖頭，對大茶壺道：「不好。」

大茶壺是個頭戴瓜皮帽的小個子，人雖然小不點，但他唇上的兩撇鬍子可不短，總有個兩寸那麼長。

大茶壺右手拇、食二指捻着右邊的翹鬍子，笑道：「爺，二十幾個，你一個也不上胃口？」

黃書郎道：「不夠瞧。」

他退回椅子上嗑起瓜子。

大茶壺虛空揮揮手，二十幾個姑娘全走了。

他站在黃書郎面前哈哈笑道：「爺，難道你有心上人？說個名字出來，如果在我們這兒，小子一定把她請到爺面前。」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笑指着大茶壺，道：「這話可是你說的。」

「錯不了，爺。」

黃書郎立刻取出一錠銀子塞在大茶壺手上，笑道：「我不能叫你白忙乎，你收下。」

大茶壺幾乎彎了腰，道：「爺，你比財神爺還要財神爺。」

「什麼意思？」

「你的銀子可多呀！」

黃書郎笑道：「別的沒有，銀子倒是用不完。」

大茶壺笑道：「爺，你說吧，你心中的姑娘叫什麼名字呀？」

他的聲調也變了，變得似耳語，獻媚嘛！

黃書郎往地上吐出滿口碎瓜子皮，斜着眼睛哈哈道：「頭一回來到你們這片鳥院子，我那裡會有什麼心中的姑娘，他娘的，你可曾見過我來嗎？」

大茶壺立刻哈哈笑道：「不錯，小子是沒有見過爺來過，不過，這沒什麼，你大爺只要肯花銀子，我們這兒現有十七個上等貨，你是聽說那一個的名字呀？」

黃書郎立刻自懷中取出一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上翻動着。

那是他從左少强身上搜來的，小册上記載着白紅院姑娘的芳名，名字下面更註明該姑娘每月賺多少銀子。

黃書郎從頭看到尾，便笑笑道：「大茶壺，我這裡記着幾位姑娘的名字，我這就唸一遍，你把她們全叫來，我一個一個的看。」他拍拍大茶壺的肩頭，又道：「多少銀子全不計，我可是要最好的。」

大茶壺哈哈笑，道：「那行，你說出她們的芳名來，我這就一個一個的爲你把她們請出來。」

黃書郎一笑，道：「好，你仔細的聽着了。」

他故意的淸淸喉，壓着聲音，學着小册子，好像點卯似的唱道：「紅櫻桃、甜蘋果、仙桃兒、酥麻花兒、十里香、萬人迷、糖葫蘆、賽西施、楊貴妃、小燕兒，唔……你先把她們十位叫來吧！」

大茶壺吃驚的笑道：「爺，可眞有你的，你在外埠聞得這些姑娘美，你全都抄寫在本子上了。」

黃書郎道：「我是慕名而來。」

大茶壺點着頭，道：「爺，我得說句你也許會發火的話，這十位姑娘不同凡响，只一出現，就得看賞，至於她們看不上爺的時候，再多的銀子她們也不屑一顧，爺，心理上你得有個底兒，多多包涵一二。」

黃書郎道：「放心，我從來不會和姑娘一般見識，我很有風度的。」

大茶壺笑笑，道：「得，爺，你稍候，我這就一個一個的爲你請她們來。」

黃書郎心中想，姑娘的名字好俗氣，但在這種地方，如果取個高雅的名字，反倒令人聽了不自在，倒不如又是香，又是甜，又好看的更令人容易接受。

他發覺大茶壺往外走，立刻又叫住他，道：「喂，王八，你等一等。」

大茶壺回頭笑道：「爺，你還有甚麼吩咐？」

只要給他銀子，別說叫他王八，便是龜孫子，他也不會生氣。

黃書郎道：「先替我弄一個漂亮的、大一點的房間，娘的，我只一高興，就會動手動脚，你叫我坐在這大廳上抱姑娘，難爲姑娘的情吧！」

大茶壺雙手一拍，笑道：「得，爺的心思細，小子倒是忘記了，請你跟我到後院來，東廂的房間大，裡面的擺設是一流的，樑上掛着打涼扇，地上鋪的是瓷磚，那些傢具呀，就好像是自己的家一樣。」

黃書郎笑道：「果然是個好地方，今晚我就住下了。」

他跟着大茶壺起身往後院，那地方還眞的教人看了舒服受用。

黃書郎就覺得這兒好像那位王爺的書房一模樣。

黃書郎看看屋內的擺設，笑問：「住一夜要多少銀子呀？」

大茶壺笑道：「那也得看那是甚麼人來住，一般的粗俗漢，再多的銀子也免談。」他看看黃書郎，又道：「爺一定是闊大爺，你住此屋最相宜。」

黃書郎笑笑，道：「你怎知我是闊少爺？」

「你出手大方，我見過的人物多了，我是一眼便知道。」

黃書郎道：「我不是闊大爺，我是有名的惡客，喂，你聽過惡客這個名字嗎？」

大茶壺大笑，道：「眞要是甚麼惡客，我們歡迎你光臨，歡迎光臨。」

你記住，只要有人對你送上笑，再來上一句「歡迎光臨」，你的荷包就要看牢了。

黃書郎也笑了。

他自己也覺得笑得有些莫名其妙。

* * *

大茶壺去找姑娘們了。

黃書郎靜靜的坐在玉面椅子上，杯中的茶也不一樣了，杯中的茶好香好香，便裝茶的杯子也是景德鎮細瓷的。

來了，外面有碎步聲傳來，廂門口儷影擺動，走進一位美嬌娃。

黃書郎眼前一亮，燈光下就好像夜裡嫦娥來了。

他起立相迎，嘴巴動了動未開口，但姑娘開口了。

「客爺，我叫楊貴妃，只不過沒有眞的楊貴妃般命好，我淪落在烟花。」

黃書郎一笑，道：「眞的楊貴妃死得慘，她是被人吊死的，妳就不會有那般下場。」

姑娘笑笑，道：「是來侍候客爺的，沒想到先是幾句不快樂的話，對不起啦！」

黃書郎笑笑，道：「姑娘妳坐。」

他的話甫落，只見大茶壺急匆匆的走來，他對黃書郎重重一禮，道：「爺，眞對不起，你點召的十位姑娘，就只有楊貴妃一人可以來，餘下的全都有約了，雖然她們的客人未到，却不能今夜同人相約，她們都推辭。」

黃書郎是來找岔的，他不是來玩姑娘的，如今聽了大茶壺的話，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開罵了。

「操你親娘舅子的，你這放的甚麼屁，老子今晚第一遭上門來，就吃你這一頓軟釘子碰不是？」

大茶壺見黃書郎翻了臉，立刻又笑道：「爺，你不知道，你所點的幾位姑娘都是有來頭的，她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客人，如果她們不高興來，我就是跪下去給她們叩頭，她們也不來。」他指指楊貴妃，又道：「爺，橫豎你就一個人，今夜裡由她侍候就夠了。」

黃書郎怒叫道：「不行，她是長得美，只不過稍稍胖了些，挺熱的天要我抱個火爐子，舒服嗎？換一個。」

一邊的楊貴妃氣得就要走，她不知道黃書郎是爲了救她們才來的。

她白了黃書郎一眼，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了。

大茶壺急得直搓手，黃書郎又罵起來。

「你看看，這他娘的是甚麼態度，我他娘的是花錢大爺，你們是看準了客人的荷包伸手討錢的，怎麼的，惹我不高興呀！」

大茶壺道：「可是姑娘們不開門，我也乾着急。」

黃書郎罵道：「我操你個大妹子，你他娘的拿老子是土包子呀，窰子姑娘還有只接一個客人的？她們的客人沒來，她們就可以不出來接別的客人了？操！」

大茶壺道：「她們的客人都是有幾個的，一般客人只有前院的那些姑娘去迎接了。」

黃書郎道：「她奶奶的，厚此薄彼呀，有錢的就一定是大爺呀？沒錢的人準就是下三濫？」他忽然伸手揪住大茶壺，吼道：「你立刻去把姑娘們全找來，少一個，我要你走着進來爬着滾出去。」

大茶壺吃驚得直瞪眼，道：「好，好，我再去試試。」

黃書郎只一鬆手，大茶壺回頭就走。

只不過，他並未去找那些姑娘，他帶着一個中年白臉大漢走進來。

「就是這位爺。」

不等那人開口，黃書郎戟指大茶壺，怪聲笑道：「好小子，你怎麼知道老子有斷袖之癖呀？老子喜歡漂亮姑娘，老子更喜歡男的，去，關上門，老子今晚就和他尋歡，哈……我說你……你是個很討人喜歡的男妓吧，要不然，王八也不會把你帶來了。」他笑着，拍拍一邊的椅子，道：「你的花名叫甚麼呀？」

眞的是滿口胡說八道。

白臉漢臉色都氣青了。

大茶壺也變了臉色，他雙目瞪得溜圓，就是不開口。

那白臉漢冷冷道：「老兄，你的嗜好眞不少，男妓你也找？只不過我不是，我是這兒的管事，老通城內一大半的人都知道我叫小白龍韓方。」

黃書郎似乎失望的道：「老子空歡喜了。」

姓韓的冷冷道：「院子裡各樣的姑娘多的是，不論那一等，包合你的胃口，你又何必一定要名角兒？」他看看黃書郎，又道：「不就是找樂子嗎？何必自找麻煩。」

黃書郎一瞪眼，上前就去抓他的衣裳，那姓韓的個頭大，出手便是猛一推。

黃書郎一聲「哎呀」，立刻蹬蹬蹬的一直往後撞去，「咚」的一聲撞在那個條桌上，他的身子猛一歪，條桌上的幾件瓷玩藝兒花啦啦的落在地上，全碎了。

黃書郎露出吃不消的樣子，道：「怎麼，打你們的衣食父母呀！」

姓韓的怒叱大茶壺，道：「幹了多年，你越幹越回去了，怎麼這種無賴漢也把他引到後院來。」

大茶壺忙低頭，不敢多開口。

黃書郎哈着腰直叫痛。

姓韓的戟指門外，道：「豬八戒摔鈀子，不侍『猴』了，你滾！」

黃書郎却斜着坐在椅子上，口中頻頻呼痛不已。

姓韓的對大茶壺叱道：「拖出去。」

大茶壺挽起袖子衝上去，雙手拉住黃書郎，道：「他奶奶的，滾吧！」

「咚」，眞的滾了，大茶壺就地滾向大門口，差一點被撞得岔了氣。

姓韓的動手了。

他不但動手，而且罵：「奶奶的老皮，太歲頭上動土不是！」

話聲夾着掌影，直往黃書郎拍來。

黃書郎只等掌來到，反手一把握住，順勢反扭，便聞得一陣清脆之聲傳來，就好像熱鍋裡在炒乾豆一樣。

姓韓的右掌五指全斷了。

他痛得單膝跪在地，鼻涕眼淚也流出來了。

「喲……你他娘……哎唷！」

「老子是來尋歡的，不是打架來的，娘的，你敢把老子當成土包子呀！我不整你才怪呢！」

他鬆開手，一脚把姓韓的踢翻，另一脚已踩在姓韓的後背上，他在動腦筋了。

他動腦筋，當然是要怎樣折騰人。

他先在足上用力氣，只踩得姓韓的張大嘴巴吸不進氣，舌頭吐出三寸長。

便在這時候，門外有人大聲喊：「有人鬧院子呀！他奶奶的，也不打聽這白紅院的後台是何人，撒野撒到老虎頭上來了。」

吼聲裡，一溜衝進三個大漢，尚有一人站在外邊，那個人正是大茶壺。

三個進來的人有一個手上拿着刀，他見黃書郎一脚踩在韓管事的背上，劈頭一刀就砍來——眞要命的一刀，只可惜刀到中途便停住了，因爲黃書郎出手比來刀還快，反手抓住刀身，他還嘿嘿冷笑。

出刀的大漢用力拉，可惜就是拉不開，只這一手，三個大漢就吃了一驚。

黃書郎用手猛送，一股力道貫在刀身上，那大漢登時便往門外撞去，虧得另外兩個用力攔，他才未倒下。

三個大漢併肩站，握刀的大漢不服輸，他吼叱一聲，道：「兄弟們，上！」

三個人一齊往上撲，黃書郎的棒子出手了。

「邦邦邦」的連續三聲，三個大漢還不知是甚麼傢伙打在頭頂上，三個人倒上一對半。

三個人抱頭直哎呀，黃書郎却開心透了。

地上，韓管事緩過氣來，急忙叫：「那裡來的老橫，你的紕漏捅大了，等老子起來對你仔細說。」

黃書郎當然知道姓韓的要吹牛唬人，但他還是鬆開脚，冷笑道：「你要仔細說甚麼？」

姓韓的坐在地上，道：「我就老實對你講，白紅院乃是黑紅門的生意，你惹得起嗎？小子。」

黃書郎聞言心裡笑，表面却似吃驚的道：「喲！原來是黑紅門的生意呀？」

「而且是少門主親自指揮的生意，小子，你聽了以後，該後悔了吧？」

黃書郎道：「怎不早說呀！他娘的，還以爲你這兒只是普普通通的盤絲洞。」

姓韓的戟指門外，叱道：「老子還要告訴你，街角轉彎處，乃是黑紅門分堂所在，你今天來此撒野，又傷了我的右手，他娘的，這筆賬，你說怎麼算呢？」

黃書郎哈哈笑道：「要算賬那容易，大管事，你想如何解決呀？」

姓韓的左手托着右手，緩緩站起身來，道：「撞壞的瓷器你要賠，傷我的右手更要賠，還有，你敲得他們三人如此慘，也得賠。」

黃書郎道：「估個價，你打算叫我賠多少？」

姓韓的吼道：「五千兩銀子，少一個蹦子兒，你今天就走不出白紅院。」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坦然的坐在椅子上，道：「娘的皮，打也打了，罵也罵了，到頭來還對老子獅子大開口，你把我當成小混混了不是？」他稍低頭，哈哈冷笑，道：「本來我還賣你的賬，打過架也就算了，不料你抬出黑紅門的大招牌，他奶奶的，黑紅門和我有過節，你今天既然說出這白紅院是你家少門主的，那行，你們吃乾我喝稀，你們吃餃子我喝湯，且拿幾個給我花花吧！」

他伸手了。

伸手，當然是要銀子。

韓方痛得直哆嗦，聞言反而不哆嗦了。

他狂怒至極的吼道：「他奶奶的，原來你眞是個老橫呀！你……你他娘的報個名兒上來。」

黃書郎笑道：「老韓，你難道沒聽人說過一句俏皮的話嗎？『黃鼠狼向鷄拜年』，沒安好心吶。」

姓韓的怒道：「你……甚麼意思？」

黃書郎又笑道：「你眞糊塗不是？」

姓韓的暴退一大步，道：「唷，你就是堂口傳來的消息，有個老橫叫他娘的黃鼠狼，盜走我們少主一包寶物的惡客呀！」

黃書郎哈哈笑了。

黃書郎點點頭，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你總算弄明白我的身份了。」

姓韓的吼道：「如此說來，你他娘的是專程來找麻煩的了吧？」

黃書郎順水推舟的道：「也是想弄幾個銀子花花。」

韓管事跳着脚罵道：「去你娘的，你要弄幾個銀子花花，那裡不好去弄，偏就找上我們這兒，老通城錢莊七八間，有銀子的更多如牛毛，你却偏偏來我們這兒弄幾個，你這是他娘的甚麼規矩呀！」

黃書郎笑笑，道：「他娘的，女人挨壓你賺錢，出賣了青春的女人最可

憐，你們幹烏龜頭的好混蛋，專門弄昧心的錢，老子我今天來到，非給你們改改行不可。」

他的棒開始在手上旋，門口的大茶壺慢慢的轉身想溜掉，他已經聽說來人的名字了。

他當然想溜去報告黑紅門分堂的人了。

黃書郎却哈哈笑道：「回來！」聲音不大，却很有威力，大茶壺回來了。

黃書郎以左手食指彎彎一動，道：「過來，過來。」

大茶壺的腿肚子好像轉筋似的不靈活，但還是走到黃書郎面前。

「你想去黑紅門分堂報信，是嗎？」

「我……不敢。」

「你不誠實，幹你們這一行的眞是沒有好人。」

「我是好人吶。」

「邦！」

「哎喲！」

黃書郎一棒敲在大茶壺的頭頂上，打得大茶壺倒在地上不動了。

黃書郎笑笑，道：「裝死不是？我出手有分寸，要你昏你醒不了，要你流血你的頭一定破，你小子只是挨了一記警告棒，你他娘的就裝死，也好，老子就叫你死吧，我再補你一傢伙。」

他的棒子剛舉起，大茶壺已經爬起來，叫道：「好了，好了，別打了。」

黃書郎道：「去，把十個姑娘全叫來，少一個，我就敲你一棒子。」他又對姓韓的笑笑，道：「你不想死吧？」

「你才想死。」

「那好，叫大茶壺去叫姑娘們來。」

姓韓的對大茶壺道：「把他叫的十個姑娘全找來，看他今夜如何消受。」

黃書郎道：「那是我的事，何用你操心。」

大茶壺抱着頭走了。

黃書郎又笑對姓韓的道：「我如果再把你的左手捏碎，怕你以後不會收銀子了。」

韓管事道：「一切都順了你，你還想怎樣？」

「只順了一半，另一半你還未答應。」

「另一半？另一半是甚麼？」

「當然是銀子呀！」他笑笑，伸出舌頭舐舐嘴唇，又道：「要知道，我的時間就是金錢，你打算借我多少銀子呀？」

「一個蹦子兒也不借，操你娘，還有來窰子借錢的。」

「說是借，那是給你面子，老實說，我不見銀子不走人，你可得打定主意了。」

「就是不借。」

「好，眞有骨氣，有種，希望你有始有終，可別中途變狗熊。」

「你想怎樣？殺人不成？」

黃書郎旋動着鋼棒走過去，一把揪住韓管事，咬牙道：「先打爛你的鼻子，再敲斷你十二根肋骨，我叫你死不死又活不活的受活罪。」

他擧着棒子就要幹了，姓韓的已叫起來，道：「等一等，住手啦！」

「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我給。」

「給多少？」

「你總得爲我想一想，切莫獅子大開口。」

哈哈一笑，黃書郎道：「好辦，好辦，你帶領我去賬房，打開銀櫃給我看看，裡面有多少，我只一琢磨就成了，絕不會全拿光。」

韓管事大叫，道：「誰敢保證你不會搶光呀？」

「我保證我自己，你走不走？你若是不走，也好，老子一棒叫你到另外一個無煩惱的世界，靜靜的修行去，解決了你之後，老子拍屁股走人。」

韓管事道：「算你狠，今天我認栽，只不過，你休想走出老通城。」

黃書郎道：「放心，今天我拿了你們的黑心銀子，我還會在老通城內搖搖擺擺的晃上一兩天，看一看有誰能夠把我擺平在老通城。」

便在這時候，有幾位俏麗得不能再俏麗的姑娘已經走進來了，其中，那個拂袖含怒而去的楊貴妃也回來了，只不過她仍然滿臉的不高興。

黃書郎却哈哈笑道：「各位佳麗呀，妳們安心的坐在這兒等一會兒吧，我先陪韓大管事去一趟賬房，回來後，一定令妳們大樂。」

怎麼個大樂他沒說，因爲他已押着韓管事往外走了。

「白紅院」的賬房並不遠，往後院的角門處轉個彎，那兒有一座精緻的紅磚房，房前面是假山，小竹搭在一條整潔的流水小溪上，竹橋下面還養了四隻大白鵝，有人來了就「咯咯」的叫。

「小白龍」韓方把門推開，屋子裡好像是書房，架子上放了十幾本册子。

那當然不是五經四書孔孟之物，而是歷年來白紅院的賬册子。

黃書郎對賬册子沒有興趣，他的興趣是銀子。

韓管事打開桌下面的一個抽屜，道：「姓黃的，全在這裡了，只不過……」他的聲音變得軟軟的接道：「有良心的，希望你少拿些，我也好一力擔當，算我碰到鬼，認了，你若拿得多，甚至拿光，我只有往堂口報告了。」

笑笑，黃書郎一把拉開抽屜看，他嘿嘿冷笑，道：「大管事，你他娘的玩甚麼花樣？我看你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呀！」

韓管事道：「甚麼意思？」

黃書郎咬着牙，道：「把老子當成杆上的朋友呀？我找上你這裡討小錢不是？這裡不見有銀票，全是他娘的沉甸甸的銀子，算一算不過一二百兩，如此大的白紅院，櫃裡只有這些呀？操！」

他又在旋動棒子了。

韓管事嘆口氣，道：「姑娘們接客一夜不過幾兩銀子，這裡已是半個月的收入了，你還嫌少呀！」

黃書郎呸的一聲，道：「拿老子當娃兒哄不是？單是剛才那幾位姑娘，一個個都有她們的老客戶，火山孝子一大堆，銀子滾滾像河水，他娘的，你可想得明白，惹火了我，我就要你立刻躺下來。」

韓管事氣咻咻的道：「你比惡鬼還狠十分吶！」

黃書郎道：「老子不是惡鬼，老子是惡客。」

他出手如電，抓住韓管事的左手按在桌面上，擧起棒子又要砸，那玩意雖然不要命，痛起來却叫人吃不消，十指連心痛。

韓管事大叫，道：「好了，好了，我拿給你呀，你這個黑心老横眞貪心吶。」

他掙脫了手，轉身走到牆壁前，壁上掛着一幅名人字畫，畫的好像是一幅歡喜佛，眞好看，黃書郎還直發笑，因爲甚麼地方掛甚麼畫，甚麼人玩甚麼鳥，武大郎就是玩夜貓子。

韓管事拉下那幅畫，牆上有個四方孔，上面還加了一道鐵板，只見韓管事用左手頂着一個小孔洞，他一共按了三下子，然後在袋中取出鑰匙，匆忙的打開小鐵門，黃書郎只一看就笑了。

「這才是你們藏金的眞地方。」

「你手下留情，盡量少拿，三個月一清賬，我怎好對少門主交代呀！」

笑笑，黃書郎道：「你家少門主永遠也不會回來了，大管事，你安心吧！」

這話叫小白龍吃了一驚，他張口吐舌，却不料黃書郎又笑道：「我要伸手拿了，只是不喜歡你在身邊囉嗦，對不起，你躺下去閉閉眼如何？」

韓管事尚未會過意，黃書郎的棒子已打在他的後腦杓，吭吡一聲，他眞的躺在地上了。

黃書郎可樂透了，伸手就往牆洞裡掏，這一掏還眞不少，桌子上他放了一大堆，還以爲全是銀票呢，燈光下仔細看，大半全是姑娘們的賣身契。

他找了半天，又挑又撿的，一共找了一萬六千兩銀票往腰裡塞，又把那一堆賣身契一股腦兒堆放在擱銀子的抽屜中，喜孜孜的托着那個抽屜跑回廂房中。

此刻，大茶壺與三個不能站起來的大漢一併跌坐在地上，那大茶壺見黃書郎走進來，手上還捧着個抽屜，他哭兮兮的問：「我們管事呢？你不會殺了他吧？」

黃書郎一笑，道：「胡說，我是來救人的，不是來殺人的，韓管事在清理他的賬，一時間沒空陪着我，這裡的事情由我來解決。」

他把賣身契抖開來，道：「這是姑娘們的賣身契，我一併拿來了。」他坐在椅子上，又道：「十位姑娘全來了嗎？」

大茶壺道：「你數一數就知道了。」

黃書郎一笑，道：「屋小人多，我也不用數了，我一個一個的點名吧！」他又取出小册子，攤開在燈光下，高聲唱道：「紅櫻桃姑娘。」

「有。」聲音眞細膩，人兒小又嬌，一張臉蛋嫩又紅，果像五月紅櫻桃。

黃書郎上上下下仔細看，道：「這名字一定不是妳爹娘爲妳取的。」

「我的本名叫文倩，家住常樂縣，我……」

黃書郎心中一緊，道：「想家嗎？」

文倩哭了，她不敢多開口。

黃書郎道：「別怕，我如今送妳銀子一千兩，妳的賣身契在……在……」

他一張一張的找。

「爺，我是少門主他……」

黃書郎道：「左少强幹的事我全知道，吺，這兒送妳銀票一千兩，立刻走出白紅院的門，找輛大車回家去吧！」

文倩姑娘吃了一驚，她猶豫着。

黃書郎却把銀票塞在她手中，面色一沉，厲聲喝道：「快走，妳打算幹一輩子婊子嗎？」

文倩不敢多說，立刻回身就走，她心中覺得不可思議，她以爲自己在做夢。

她走出白紅院大門的時候，還狠狠的捏了一下大腿，好痛，才知不是在做夢。

黃書郎又在唸，這一次，他一口氣唸完另外九個美姑娘的花名。

「甜蘋果。」

「有！」

「仙桃兒。」

「有！」

「酥麻花兒。」

「有！」

「十里香。」

「有！」

「萬人迷。」

「有！」

「糖葫蘆兒。」

「有！」

「賽西施。」

「有！」

「楊貴妃。」

「有！」

「小燕兒。」

「有！」小燕兒的聲音好像特別尖

又大，這種聲音，叫人一聽就知道她會說話。

她果然應了一聲又接道：「爺，你好像不是人嘛。」

黃書郎火大了，他怒視着小燕兒，叱道：「妳……妳罵我不是人？」

小燕兒哈哈笑得彎下腰，道：「你是神吶，爺，來救我們的神吶，嘻……」

黃書郎吁了一口氣，道：「妳說話別大喘氣呀，妳過來，我問妳，妳可有賣身契？」

小燕兒指着另外幾人，道：「我們都是被少門主親自送來的，我們沒有甚麼賣身契。」

黃書郎笑了。

他站起身來，沉聲道：「站好，站好，我再數一數，妳們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共是九個，我不厚此薄彼，每人送妳們白銀一千兩，快去收拾行李，回家吧！」

小燕兒立刻搖頭，道：「爺，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黃書郎道：「莫非妳不想改行？」

小燕兒道：「不是，你想想，你今天救了我們，他日少門主又找上我們，說不定會連累我們的家人。」

黃書郎道：「妳怕？」

小燕兒道：「不只我于小燕怕，她們都怕。」

另外八位姑娘在點頭，黃書郎却笑笑，道：「放心，左少强永遠也不會再找妳們的麻煩了，他老兄已經往西天『唸』經去了，我說這話妳們若不信，三天之後就會嚇妳們一跳。」

他這話聽在幾個跌坐在地上的大漢耳中，已經叫他們幾乎彈起來了。

只不過他們頭痛站不起，口中還在哎唷叫不停。

那小燕兒上前睜大眼睛，道：「爺，你不會對我們說謊話吧？」

「我雖然是惡客，但對妳們却好得很，聽我的話錯不了，快快回家吧！」

九個姑娘齊點頭，黃書郎可樂透了。

他是打從心眼裡樂，有銀子的人也不會像他現在般快樂，大家樂才叫眞正樂，姑娘們樂，他當然更樂。

這世上，有多少人想樂也樂不起來。

這世上，太多煩惱人了，包括那些腦滿腸肥有權勢之家的人，他們就沒有眞正樂過，他們苦惱呀！

九個姑娘拿了銀票便塞在奶罩裡，烟花巷裡的姑娘就習慣這種藏銀子的動作，就算銀票髒兮兮，她們還是在那個敏感處藏銀子。

* * *

十個美姑娘走了，却又來了六個漂亮的，六個姑娘走上前，有人還想下跪。

眞拿黃書郎當神了。

黃書郎沒多說，外甥打燈籠，照「舅」，每人一千兩。

他把弄來的銀票散光了。

他也高興的看着十六位姑娘走出門，就在這時候，更多的粉頭聞風奔來了，她們也不去接客了。

黃書郎怕要自掏腰包了。

他急忙站在椅子上，大聲吼道：「聽我說，妳們都是有賣身契的嗎？」

姑娘們齊聲應：「是的。」

黃書郎抖手撒出賣身契一堆，道：「妳們自己挑吧，撿到賣身契就趕快跑，我不想再掏腰包了，這兒的銀子妳們就地分，我不管了。」

立刻，屋子裡一片大亂，黃書郎却站在一邊笑。

他衝着地上的大茶壺，笑道：「王八，你還能走路嗎？」

大茶壺想哭，大茶壺也想飛。

他想飛去對街的堂口去報告。

黃書郎當然看出大茶壺的心意，他又笑笑，道：「你慢慢的走，可別再閃了你的腰，去吧，告訴黑紅門那位堂主爺，就說我叫黃書郎，江湖惡客砸了你們的窰子窩，我在城外河邊乘涼等着他，去得早的還能見到我的人，去晚了，他便要撲個空，哈……」

他先一步往大門外走去，走得眞輕鬆。

大茶壺忍着痛，只一出了白紅院的大門，便拉開喉管厲聲叫起來了。

「搶劫啦！不好啦！惡客黃鼠狼抄了咱們老底兒了呀，關二爺呀，你老快些出來呀！」

關二爺當然不是關羽，此關非同彼關，此關乃是黑紅門老通城中第二分堂堂主關必三是也。

姓關的名字叫必三，正與一般人相反，一般人做事，事事不過三，他老兄却必過三。

大茶壺奔進第二分堂堂口，只見一個黑又紅的大漢正在堂裡喝着燕窩粥。

這個人長了一雙三角眼，嘴巴好像多長四兩肉，又厚實又高翹，膀寬腰也圓，大巴掌就像扇子那麼大。

大茶壺幾乎跌爬在姓關的面前，早已引來十幾個黑紅門的大漢圍上來。

「娘的老皮，火燒你老子的猴屁股了，如此失魂落魄的樣子，天塌啦？」

大茶壺想哭，道：「惡客上門抄了咱們底兒了。」

姓關的一瞪眼，叱道：「你說甚麼？」

大茶壺道：「天剛黑，白紅院來了一個漢子，我以爲是有銀子的肉頭上門了，好一陣招待，不料這小子是來造咱們的反呀！」

姓關的叱道：「說下去！」

大茶壺接道：「那小子從懷中取出一本小册子，上面記的盡都是白紅院有名的姑娘的花名，他一口氣要十個去陪他，關三爺，你老知道的，十個姑娘全是從前少門主送來的，她們都

有戶頭的，她們不出來，這一下可火了那小子，他造起反來了！」

姓關的沉聲道：「老王他們三個人是白吃飯的？還有另外七個呢？」

大茶壺道：「老王三人捱了打，另外七人還沒到班，關爺呀！惡客的本事可大呀！」

關二爺咬牙，道：「韓方怎麼不出面？」

大茶壺道：「韓管事被那人打傷了手，怕是會殘廢，如今死活還不知道，關爺，那人把姑娘們的賣身契也散發了，還拿了院中準備交回少門主的銀票，全被那小子分散給姑娘們了。」

關二爺大怒，叱道：「她們敢收下那些銀票？大膽！」

大茶壺道：「姑娘們已走了一大半，關爺呀！那小子臨走時留話，他在西城外河邊等着，去早的還見得着人，去得晚的便要撲個空，他好像說少門主已經……已經……」

關二爺幾乎從椅子上彈起來。

他大吃一驚，道：「莫非此人叫黃鼠狼？他奶奶的，他怎會來到老通城？黑紅門的鐵令已下，死活也要捉拿他，他……他竟然來到老通城。」

事情還眞巧，就在這時候，只見門外如飛的闖進一個人，這個人滿身臭汗。

這個人在門外的馬也在流汗，只不過這人不見笑容，滿面哀戚的樣子。

堂屋外面有人傳話，道：「啓稟堂主，總堂的快馬來報信了。」

關二爺大馬金刀的坐着，道：「快請。」

不用請了，那人已走進堂屋裡，雙手舉着一張白帖，遞上關二爺的手中，沉重的道：「關堂主請接門主親筆函，少……少門主他……」

關必三已撕開白帖仔細看，他一邊看，一邊哇哇叫起來，就好像張飛再世一般厲聲叫：「他奶奶的，竟然殺了我們的少門主，這小子眞可惡，今天我就去抓人！」他高聲厲吼：「快！霍副堂主點齊本堂口弟兄，我們到西城外去拿人！」

就在這時候，一個瘦漢走進來，道：「堂主，總堂發生甚麼事？」

關必三把白帖往桌子上一放，道：「少門主遇害了，少門主身邊貼身衛士陰山四惡也完了，害死他們的人，查出乃是惡客黃鼠狼，這個王八蛋正在西城外河邊等着我們，霍老大，你快點齊本堂人馬，今晚務必抓住他。」

那瘦子正是霍老大，聞言大吃一驚，這幾年來，黑紅門在江湖上何人敢正眼瞄、斜眼看，偏就出了個混賬黃鼠狼，他也才剛剛走進門，便聞得這回事，他還不知道黃書郎已經抄了白紅院。

霍老大回身站在堂屋門口叫起來：「弟兄們，快抄傢伙出西城，今晚可是咱們露臉立大功的好日子，也是爲咱們被害死的少門主報仇之時。」

他這裡正在點人馬，關必三已大聲道：「每人均要頭纏白布，帶孝去爲少門主報仇。」他重重的又道：「弟兄們，兇手就是惡客黃鼠狼，也是本門殺絕令所要捕殺的兇頑之徒，大伙今夜用把刀，只要砍翻那小子，黑紅門第二分堂就露臉了。」

就在一陣匆忙中，院子裡已集合了十八個人，十八個頭上纏着白布的人，手中均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刀。

這些人在關必三與霍老大的帶領下，從後街繞道出了老通城西城門。

這些人準備立大功了。

* * *

要立大功也得看對象，對象若是黃書郎這號人物，這功不立也拉倒。

姓關的怎會知黃書郎不好惹，如果現在有人叫他走回頭，他一定會送這人一刀。

是的，他手上拿的是關刀，那種刀，只有立寨開派的人物才會使用，一般行走江湖的人，不用那麼長把的大關刀，因爲很不方便，又沉甸甸的。

關必三的大關刀雖然比不上當年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但也足重四十一斤四兩四。

他老兄不但在頭上纏着白布，便他的刀上也用白布一塊綁着，光景變成伍子胥領兵爲父兄報仇的模樣了。

* * *

老通城西門外有一條河，好像大河通丹江，河面上一年有十個月好放船，另外兩個月有些地方會結冰，木船只好靠岸了。

河岸附近有三棵虬根老柳樹，如今正值根深葉茂好乘涼的時候，只不過二更天不會有人在樹下乘涼，如果眞的有人，這個人一定就是惡客黃書郎。

不錯，黃書郎正是站在河邊樹下，閒着等人多無聊，堆上一堆小石頭往空拋，然後以另外一顆石子去擊空中的石子，別以爲夜間不好擊中，他還顆顆打中空中拋的小石子，他經常的練，起初只是好玩，久了，這便也算是一門功夫了。

他選擇河邊，就是因爲河邊盡是小石頭。

他不走而等着會一會黑紅門第二分堂的關必三，當然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爲了那些走了的姑娘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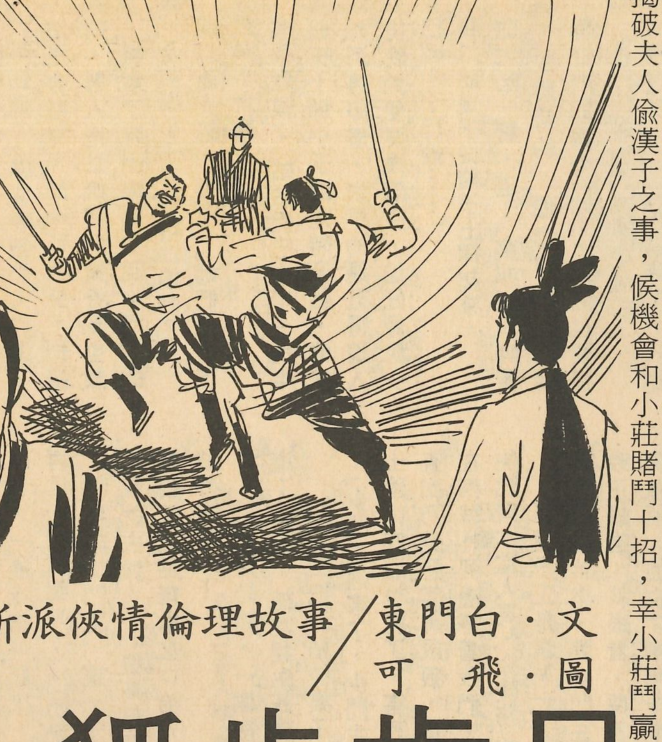
黃書郎做事絕不虎頭蛇尾，他有始有終。

爲了救文彩姑娘，甚至把自己找八府師爺曹三聖的正經事也暫擱在一邊。

現在，遠處來了一行人，這些人發足勁的往河邊奔，那緊跟在關必三身後、肩上扛着大砍刀的正是副堂主霍老大。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小莊發現巫素素是來卧底的，爲高鴻辦事，遂和她決裂分手。小莊查知船田英三並非三船直夫，而無意中在路上發現三船的夫人，便跟踪到一峽谷內，爲了再深入探索，直入夫人的房間，不愼被夫人發現，指出他就是莊林，藏在車內，有意讓他進來，小莊驚其艷，突施輕薄，二人之事給三船知道，他亦不揭破夫人偸漢子之事，候機會和小莊賭鬥十招，幸小莊鬥赢……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走投無路入山洞　因禍得福獲玄珠

「都別說對不起好不？」三船道。「如你希望我們馬上停止，我會痛下決心。」夫人道。

「不，妳喜歡就來往吧！但不能被部下知道。」

「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只怕……」

三船又嘆了口氣，道：「誰叫我喜歡妳呢？」三船向谷內走去，夫人回頭望去，不免有幾分同情。

這大概是世界上最有涵養的男人了吧？

小莊和小高邊跑邊談，王化城迎面攔住。

小高道：「王化城，你行嗎？」

王化城道：「試試看吧！」

小莊道：「王化城，你看不出扶桑人的野心？」

王化城道：「扶桑人不足爲懼！」

小高道：「你少吹牛……」

王化城一上，小莊怕小高吃虧立刻撲上。

王化城不敢大意，專用好的招式施出，但三十招內，兩人不分高下，這時又來了兩人，一個徐起另一個是裴元度。

這兩人一加入，才六十多招，小莊就不行了。

王化城的身手在徐起之上，而小高又不管用。

小莊使出絕活，勉强應付。

這工夫高鴻也來了，無論如何，小莊和小高無法接下這些武林精英，不出十招，小高被刺倒下。

又過了十招左右，小莊連續中了兩掌。

當小莊倒下時，裴元度正要立下殺手，忽然有人厲叱道：「慢着……」分明是少女口音。

船田梅子掠至現場，道：「王大俠，高大俠，不能殺他。」

王化城道：「爲甚麼？」

梅子道：「因爲你的小妾愛莉絲在對方手中。」

小莊一聽，不由一愕，那有這回事？

至少他已知道白俄少女名叫愛莉絲。

王化龍一震道：「眞的？」

梅子道：「當然是眞的。」

「可是愛莉絲在仙人谷中。」

「正因爲她在谷中才會失踪，因爲酒井和船田在谷中對決，最後船先生送小莊出谷時愛莉絲失踪了。」

王化城相信梅子的話。

主要是梅子很少說謊。

加之梅子雖是船田的養女，却是三船的義女。所以她才能在扶桑人之中有很崇高的地位。

高鴻道：「王兄，此子不能放。」

王化城道：「看在梅子姑娘份上……」

徐起道：「至少也要以你的小妾作爲交換！」

王化城道：「小莊，愛莉絲在你們手中？」

小莊道：「大概在小高的手中。」

「你能交還她，我就放你。」

「我回去馬上放人。」

裴元度道：「王兄，他的話不可信。」

王化城道：「小莊，你不可靠？」

小莊道：「王大俠，你聽他們的？沒有主見？」

「不是無主見，而是你們的信用……」

小莊道：「王大俠，你要放我走還要盡快。」

「笑話，你威脅我？」

「不是威脅，我是爲你焦急。」

「爲我？你少來。」

「不是嗎？你又不是不知道，小高很喜歡玩女人，尤其對於番女，胃口更是好得邪氣。」

王化城不由色變。

小莊道：「任何女人只要被小高玩一次，下次就非找他不可。據說洋妞比較熱情，也不大在乎……」

王化城道：「小子，雙方同時交人。」

小莊道：「爲了防你一手，還是我回去放人比較妥當。」

王化城還眞拿他沒有辦法。

原因是，在他的心目中十個小莊也抵不上一個愛莉絲。

王化城抱拳道：「高兄，我要放人。」

徐起道：「這太自私了吧！」

王化城道：「怎見得？」

「爲了你小妾的安全就放了到手的大敵。」

「別忘了！最早截住他們的是王某，而不是別人。」

「你對『船先生』能交代嗎？」

王化城道：「這件事由王某負責。」

徐起看看高鴻，高鴻揮揮手道：「放人。」

小莊解了小高的穴道，拉起來二人離開了現場。

徐起道：「王大俠，你要負責呀！」

王化城道：「在下說過的當然負責，只不過在下快要返回西域了。」

高、徐、裴等迅速離開了現場。

小莊和小高奔行很慢，因小高傷得很重。

小高道：「小莊，若非你機警，咱們八成完了。」

小莊道：「小高，窮則變，變則通……」

話沒說完，人已經來了。

又是高、徐、裴三人。

兩小知道是絕對搪不過五十招的。

小高重傷根本不能上，僅小莊一人，又怎能獨自接下這三個高手，在五十招上小莊又開始挨打了。

這工夫一個人疾射而至，道：「高大俠，你出爾反爾！」

高鴻道：「梅子姑娘，我們是奉船先生之命行事。」

梅子道：「船先生說話却是有一句算一句。」

徐起道：「姑娘我們在那邊放他一馬，在此又遇上，自當別論。」

梅子道：「三位請吧。」

裴元度道：「這就怪了，姑娘爲何三番兩次地救他？」

梅子道：「我也奇怪呀！你們是同屬一門，你們身爲他的師叔，爲甚麼非殺他不可，我也想不通。」

高鴻使一個眼色，三人齊上。

小莊和梅子聯手，梅子的身手和酒井差不多。

本來是可以應付百餘招的，只可惜小莊也受了傷，所以二人在六十多招時就落了下風，堪堪不支。

小莊感於她迭次相助，就處處護着她。

在這情況下，他當然會先失招的。

小莊先開始挨打。

不久梅子也挨了一掌。

高鴻等三人既要動手就決定殺了他們，而不僅僅是小莊一個人，必要時他們可以編一套說詞應付船先生。

總之，三人很忌憚兩小。

兩小也知道，眞正的大敵是這三個人。

梅子挨了一下之後突然扭身射出三招金鏢。

這是扶桑人常用的暗器。

由於顏色青藍，看來像是淬了毒。

三人一驚，閃過，三小逃離現場。

高鴻等未追。

徐起道：「這丫頭用淬毒暗器。」

高鴻道：「看來是淬了毒的。」

三人在現場附近撿到了一枚金鏢，經過檢驗，証明沒有淬毒，只是一種青鋼打造的，看來像是淬了毒。

三人立刻疾追，又被他們追上了。

三人狂奔，因爲動手之下仍是不成的。

小莊對這一帶頗熟，帶他們奔行，而他還要挾着小高跑。

奔了十來里路，小莊累得快倒下了，一個不小心，滑跌深崖之中，小莊和小高都受傷。

梅子則未受傷，把他們扶入山洞中。

這山洞入口不大，洞內歧路甚多。

他們選了個十分詭秘的洞徑停了下來。

在這兒，可進可退，四通八達，但他們也相信，高鴻不會追來。

梅子道：「莊大哥，你傷得也不輕。」

「不重，小高較重。」

「我先爲你運功療治一下。」

「不必，你先爲小高行功療治一下。」

小高道：「小莊，謝謝！我可以自行調息療傷。」

最後兩小自行療傷，梅子爲他們護法。

大約兩個時辰之後，絕對沒想到，高鴻等人仍然追下崖底，找到了這個山洞。

只因此洞的歧路太多，他們走來走去，好久才找到了三小。這工夫梅子先發現，小莊也一躍而起。

兩人迎上前去，決定施襲。

洞內頗暗，對施襲者很有利。

高鴻等人都是老油子，兩小施襲未成，只好撤退，高鴻等人不敢冒然進洞，步步爲營。

這工夫兩小又退回原先的地方。

只不過他們發現小高不見了。

高鴻等還未到，這洞中也無別人，小高怎會不見了呢？

他們低呼着找尋，却沒有回應。

後面高鴻等又追上來，他們二人很躭心轉來轉去和高鴻等正面相碰，那就逃不掉了。

他們走了很久，並未走出此洞，却聽到水聲。

聽到水聲却未見到水。

二人貼着壁下一聽着，小莊道：

「水聲在這裡……」他敲敲打打，摸着壁上的石頭，道：「看，這兒有個石門。」

梅子貼近一看再一摸，道：「對，是個很小的門，那邊有水。」

小莊道：「我們把這石門弄開。」

「會不會放進水淹了我們。」

「不會的，如果那樣，這石縫會滲進水來的。」

二人合力，把這石門弄開。

一股寒氣冲了過來。梅子打了個寒噤道：「好冷。」

探頭看看，似乎裡面有個水潭。

小莊道：「我們進去，先把此門閉上。」

二人進入這洞中之洞，把石門閉好，站在這方圓約二十丈的水潭邊，寒氣就是自這潭中來的。

小莊道：「這兒似乎另有出路。」

梅子道：「看不出來。」

小莊道：「這兒似乎有光。」

梅子道：「只怕這兒沒有出路。」

「怎見得？」

「你看……」梅子扯了他一下，指指壁邊幾堆白骨，小莊呆了一下，似乎眞的沒有出路。

他走近蹲下來看了一會。

這是三個人，每人身邊都有兵刃。

梅子道：「能不能認出是甚麼人？」

如果他們用的是特殊的兵刃，可由兵刃上辨認，但這三人的兵刃都是普通的刀劍，只有看看衣內……

衣衫已半腐，大約估計在五至八年左右。

其中一人的衣袋內有一面小三角旗子，上繡有「崆峒」二字。

這是崆峒派的信物，由於是純絲緞子製成，迄今仍然完好，另外二人身上只有少許銀兩，並無他物。

也許這三人都是崆峒派的，或者僅是有令旗的人是該派的。

小莊道：「看這三人的遺骸，並未受重傷，不知是如何死的？」二人又回到潭邊。

由於潭水太寒，梅子緊倚在小莊胸前。

在這地方，二人更有同舟共濟的感受。

小莊也緊緊地抱住了她。

「莊大哥，你看潭水深處……」

小莊凝目望去，好像有金色光芒。

也許是由於水太深之故，不太清楚。

「莊大哥，你說那是甚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也許是一顆巨大的夜明珠。」

「夜明珠是金色的？」

「那妳說夜明珠是甚麼顏色？」

「不來了，莊大哥……」她抱住他更緊了。

小莊道：「這潭底一定有甚麼古怪的東西。」

「怎見得？」

「這些人可能就是爲潭底之物而來的……」

這時二人忽然聽到那石門扳動之聲。

兩小望去，石門在動，正要去頂住不使之開啓，却已遲了一步，石門開處，徐起探進頭來。

小莊道：「可眞是陰魂不散哪。」

這工夫三人已進入石門內。高鴻道：「你怎麼知道這秘洞。」

「爲甚麼我們就不能知道？」

高鴻道：「小子，你似乎甚麼都要抽一腿。」

「這干你們甚麼事？」

徐起道：「你們找到了沒有？」

梅子道：「找到了甚麼？」

徐起又不出聲了。

小莊隱隱猜出，這秘洞中確有一種東西必是人人而必得之的，也可能是一件寶物，看他們神秘兮兮地，八成如此。

高鴻道：「你們在這三個死人衣內找到了甚麼？」

小莊道：「你們到底在找甚麼呀？」

高鴻等人知道兩小也是剛進來不久，立刻下令動手，小莊以「蟻語傳音」叫梅子與他背貼背迎敵。

小莊用劍，梅子用刀。

如此全力對抗，可以持久些，只不過小莊也知道，由於梅子的功力差得多，還是支持不久的。

大約七八十招，二人就守多攻少了。

小莊必須護住梅子，往往顧此失彼。

百招左右，小莊用最犀利的新招傷了裴元度，但畢竟要顧及梅子的安全，他中了高鴻一脚。

這一脚用力至大，而且是踩在他的小腹上。

奇痛攢心，身子飛落潭心，卜通一聲沉下。

當然，小莊入水，梅子立刻被俘，點了穴道丟在一邊。

他的身子沉落潭底，由於潭水太寒，立刻醒來。

世上確有所謂巧合之事，不能不信。

小莊的身子居然落入一個張開的巨蚌之中。

而人一落入，巨蚌就受驚而緊閉。

在此同時，也正是小莊醒來之時。

小莊大驚，因爲閉在殼內不久即會窒息而死。

這巨蚌再大，殼內的空氣也很有限。

人是不能沒有空氣而生活的。

他在殼內全力掙扎，希望重破蚌殼而出。

這是不可能的，因爲蚌殼厚達半尺。

更重要的是，蚌的肉奇滑，可以說蚌內無處不滑。

在奇滑之下，自然用不上力。

最後他抱緊了一個大球，進入了類似休克狀態。

上面的梅子躺在一邊，見三人到處搜索。

他們在搜甚麼？她自然不知道。

搜遍了各處，一無所獲。

徐起道：「師兄，也說不一定早被人取走了。」

高鴻道：「何時取走的？」

「五六年前，也就是這三個人死的時候。」

裴元度道：「這三人必是爭奪此寶而被殺死的。」

高鴻道：「也許。」

徐起道：「現在到處都搜遍了。」

高鴻道：「只有寒潭未搜。」

裴元度道：「此潭酷寒，無人能潛到水底。」

徐起道：「四師弟不是善泳……」

裴元度道：「小弟只會點皮毛，只怕尚未潛入潭底就已經凍僵了吧！再說潭底漆黑如墨，下去也看不到甚麼。」

徐起道：「四師弟自己不是怕潭底有怪物？」

裴元度道：「那倒不是，而是下去也沒有用。」

高鴻道：「的確，除非有照明之物下水，要不，也必然是白去一趟，也很難說下面沒有怪物。」

這麼一說，裴元度就更不敢下去了。

要是剛才小莊落水的同時，或落水之前他們注意水底有微弱金芒，他們一定不會放棄的。

却因小莊沉入潭底，正好落在巨蚌蚌殼內而緊閉，那金色光芒也就被巨殼擋住了。

所以他們所看到的潭水一片漆黑。

高鴻即使並不太關心師弟，也不能要他下去涉險，況且下去也沒有甚麼用。

高鴻道：「我們總算沒有白來。」

徐起道：「二師兄說的也是，至少宰了這小子。」

高鴻道：「奇的是這小子爲何不浮上來。」

裴元度道：「會不會潭底通往別的地方，他的屍體已經流走了？或者被潭底石縫卡住。」

高、徐二人也不便反駁。

三人正要迴身出洞，那知不由同時一怔。

梅子竟然不見了。

高鴻點了她三個穴道，竟能在兩盞茶工夫內自解。

這是絕對出乎他們意料的。

可以說他們三人只有高鴻勉強可以作到。

原來梅子在高鴻點她穴道時猜出他會點那些穴道，所以有兩個穴道被她移開，也就是「移穴」。

在移穴之下，穴道自然是未被制住了。

僅一穴被制，她在盞茶工夫內解開，趁三人在注意潭中時溜出這洞中之洞，因洞門未閉。

高鴻道：「快追。」

出洞之後，由於洞徑太亂，三人追了三個時辰不見影子，再回到這洞中，仍未見梅子的影子。

三人這才離去。

不久，梅子重返回這秘洞中。

原來她是藏在附近的石縫中。

梅子跪在潭邊流淚。

她對小莊早生愛意，沒有種族的差異，也沒有語言的隔閡，她愛小莊，甚至是一見鍾情。

小莊入潭失踪，會不會被怪物吃了？

總之，一生中第一次的初戀有此結局，她痛不欲生。

流了一會淚，她有跳潭的衝動。

回去也不見容於她的義父及養父，不如一死百了。

她拜了幾拜，正要站起，忽然潭水中「咕嚕」一聲，她一驚望去，不由大奇，而呆呆地楞住了。

水面上浮着一個大圓球。

這個大圓球大約有一兩抱之粗，白白亮亮地，好像球狀物之中有個人

形的東西蜷着身子。

梅子驚疑參半，在潭邊用手扒着水，由於水流的引力，使這白亮亮的大球緩緩漂近。

近前一看，果然隱隱看出，球內有個人。

她發現這大球內還有金光，球表層似乎是一些黏液包着，但這黏液却是透明的。

她以爲裡面的人八成是小莊。

於是她用刀割開外層透明的膜。

她叫了起來，果然是小莊蜷在球內。

小莊懷中又抱了個大球，隱隱射出金芒。

這球外表也包了很厚的黏膜，所以才使那巨球上的金芒變得微弱，於是又打算用刀剖剝球上的皮膜。

這工夫當然要先救小莊。

她發現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小莊身上奇熱。

這是絕對反常的，因爲潭水奇寒如冰。

由此也可以証明，小莊必然還活着。

只是小莊雖有脈搏，就是不能醒過來。

梅子以爲，在此救人很危險。

如果此刻高鴻等人去而復返，絕無僥倖之理，而他們找的東西也可能正是這個。

於是她一手抱着小莊，一臂挾着大球往外走。

到了那具屍體附近，不小心踏在一柄刀的柄上，「卡察」聲中，刀柄斷裂，裡面有個紙卷。

梅子心細，只好放下小莊及大球，拏起紙卷。

梅子在中國已有七八年，中文還不太差。

上面大意是這樣寫的：「玄珠爲萬年寶物，治沉疴能起死回生，能增加內功，要救重傷而奄奄一息之人，如係男女，抱此球交媾，可得事半功倍之效……」當然，還寫了其他神蹟。

梅子的臉立刻就紅了。

由此可見，這三個死者是爲此珠而來，不知爲何死在這兒。當然，大利所趨，可能是自相殘殺。

可能這潭底也有不少的白骨吧。

她收起紙卷，出洞而去。

她以爲這洞內的歧路中有不少的大石縫，在目前，在這洞內應比外面安全些，似乎也只有高鴻等人知道此處。

於是她找到了原先藏身的石縫。

這石縫在外面不易發現，而且一且進去就越來越寬敞，況且還不止一個出路，這是很重要的。

梅子放下小莊，爲他推宮活血。

小莊還是一樣。

然後梅子運功爲他誘導眞氣過穴。

結果人仍未醒過來。

奇怪的是，他那東西却奇硬如鐵石，而且奇熱。

梅子連脖子也羞紅了。

紙卷上的話一想起來就會臉紅。

只不過，人繼續昏迷總是不好的。

她首先用刀繼續剝着巨球上的透明膜。

剛才在洞中只剝了一層，原來有十來層之多。

而且剝掉一層，金光就强烈一點。

剝去最後一層，金光耀目，滿洞生輝。

梅子是扶桑人，自然聽說過金珠的事。

在所有的珍珠之中，紫珠、黑珠都很貴。

當然，珠子尤以大而圓的最珍貴。

最大的珍珠爲扶桑皇室所有，大約是鵝卵那麼大。正因爲型如鵝卵，並非渾圓，所以美中不足。

這個金珠有多大？足足有海碗那麼大。

這當然是寶。

在扶桑養珠及撈珠界有個傳聞，那就是除了白珠、紫珠、黑珠及藍珠之外，還有金珠。

也就是所謂玄珠。

這玄珠最珍貴，萬年才能生成如此之大。（按「玄珠」詞是道家術語，乃是稱人體內的「道胎」。）

梅子大爲驚喜。

她以爲不論小莊如何，有了此寶大概有救了。

她把玄珠放在小莊身上滾來滾去。

只不過還是未醒。

他那「本錢」却是越來越硬。

梅子十分爲難，她是個大閨女，怎麼可以作那件事？

只不過那死者刀柄中的紙卷上寫得却很明白。

似乎不如此作，小莊就不會醒過來。

由他那東西奇硬看來，非作那事不可了。

於是梅子含羞帶慚地脫光了衣衫。

然後躺下把小莊抱到她的身上。

她的心幾乎蹦出喉嚨，怕極而慌亂，總是不能使那根竿子進洞，當然，並非不能，而是怕痛吧！

她把那巨大的金珠放在二人的胸前。

這巨珠上發出忽冷忽熱的玄妙力量。

終於她忍着痛對準而成功了。

梅子嬌呼了一聲而抱緊了他。

這東西進入，乃是有生第一次，自然會痛。

只不過進去之後不久，就有了快感。

這是造物者創造人類，所賦予的特別恩惠。

也可以說是一個陷阱。

造物者以性的刺激和快感，引誘人類繼續不斷地冒着生育的極大痛苦，也冒着撫育兒女的長期煎熬來追求這種快樂。

大約在盞茶工夫之後，小莊有了動靜。

他的呼吸匀稱，那東西也在內蠕動。

一旦蠕動，梅子就更有快感而泛潮。

越來越活躍，小莊在上面動了。

當然，梅子是第一次，尤其小莊的「本錢」極爲壯大，不免痛楚，但痛和刺激是各有一半的。

就在這時，梅子把他推了下來。

小莊突然睜開了眼，吶吶道：「梅子姑娘……」

「莊哥哥……」

「我……我在幹甚麼……」

「應該說我們在作甚麼，這種事……你一個人不能作……」

「我們……」小莊看看雙方的身體，道：「眞對不起妳，可是……」

「莊哥哥，這不能怪你，不是你的錯。」

「難道是妳的錯？」

梅子把經過說了一遍。

小莊大爲驚凜，道：「眞有這麼回事？」

「要不，你怎會昏迷至今？又怎會毫髮全濕？」

小莊道：「我被包在甚麼東西之中浮上水面的？」

梅子道：「我是扶桑人，我國有很多養珠業者，也很多到深海去採野珠的潛水者，所以對採珠知道得頗多。包着你的白膜狀東西，八成是巨蚌的分泌物。」

「我落入潭中，巨蚌的分泌物怎麼會弄到我的身上？」

「依小妹猜想，你八成正好沉入張開的巨蚌殼內了。」

「對對，我依稀記得落入軟軟滑滑的物體，還有一個球，我大力掙扎後，抱球昏迷過去了……」

梅子道：「詳細情況我當然不知道，大概因你用力太大，巨蚌就分泌大量液體包着你，後來忍受不了你的大力敲打踢蹬，乾脆張開把你吐了出來。」

「這是不是太玄了些？」

「這只是猜測之詞，但十之八九如此，不信嗅嗅珠上的膜，有點腥味。況且，若非如此，這巨珠是從何處來的？」

小莊托着巨珠，連連稱奇不已，道：「眞是從未聽說過，世上居然有此巨大的珍珠。」

梅子道：「若無此珠，只怕你醒不過來。」

小莊道：「梅子，妳爲甚麼要推下我？」

梅子低下頭道：「莊哥哥，我救你但又害怕……」

「怕？怕甚麼？」

「把你弄上來時，你還沒醒，後來你有了動靜。」

「如何？」

「我怕你洩了身一去不回。」

「所以妳把我推了下來？」

「是的，因爲我推你時你已醒了，只是還未睜開眼而已！」

小莊忽然又抱住了她，道：「梅子，我們再來。」

「哥，你受了重傷呀？」

「可是我好了。」

「你眞的復原了？」

「眞的。」

「可是我好痛……」

小莊看看她的下體和自己的「本錢」上都有血漬，這自然証明她是處女了，道：「梅子，對不起！」

「哥，不要說對不起，我喜歡你而自願給你。」

小莊又上去了。

這一次可就不一樣了。

爲了不使梅子疼痛，他弄得十分技巧，可以說只會使她感到快感而不會有痛楚，但梅子還是香汗淋漓。

總是有點痛的。

想想看，這處女之地第一次開啓，尤其小莊的東西又堅如鐵杵，那會不痛？

兩人相擁而眠，也不感到冷。

因爲他們之間有一顆玄珠。

這一覺竟然達三個時辰之久，醒後說不出的一種舒暢快感。

「哥，你有甚麼感覺？」

「渾身很活，體力充沛。」

「對，好像從未有過的一種舒適之感。」

「八成是這顆玄珠的功效。」

「哥，這寶物可不能露面呀。」

「當然！」二人整好了衣衫，小莊道：「梅子，妳以後就是我的人了，而我們的敵人是扶桑人，妳不會……」

「不會的，哥，只要是壞的扶桑人，你儘管殺。」

「梅子，妳眞好！」

「我哪裡好？」

「妳的心地好，妳的身體也很妙！」

「女人還不都是一樣的？」

「不，梅子，抱着妳眞的不一樣。」

「這麼說，哥哥以前抱過別的女人了？」

「梅子，我不瞞妳，以前我也有過別的女人。」

「我也不怪你，男人嘛，總是不免。」

小莊道：「這個巨珠要好好包起來。」他們用包袱包了二層，還見能洩出一些金光來，他們決定出洞之後找個地方藏起來。

這寶物有治療沉疴，起死回生的奇效。

可能也有增加內力的奇效。

出洞時是晚上，小莊帶梅子到故居去。

這是他們莊家祖上傳下的大宅。

如今已空無一人了。

兩小把巨珠用盒子裝好埋在地下。

* * *

兩小找到了小高，三人又來到一家賭場中。

小莊和小高參加賭紅黑寶，少有斬獲。

稍後又賭了骰子，不輸不贏。

這是因爲賭注太少，不值得弄手法。

直到來了兩個大亨，嚷嚷着要豪賭，兩小才和他們湊了一桌「梭哈」。

這兩個漢子好像是王化城的左右手。

他們在西域搜括了太多的財寶。

每個人枱面上都有百萬兩以上。

小莊枱前有三十萬。

小高二十萬。

梅子扮成一個「寫三」的樣子，在一邊觀看。

豁拳之下，由小莊發牌。

「出門」是小高，明牌是J。

「天門」是漢子甲，是一張10。

「末門」漢子乙是一張Q。

小莊是一張A，小莊說話，他出了五千兩。

小高跟了，「天門」反砸，變成兩萬。

那知「末門」又反砸，變爲五萬。

小莊看了一下跟了，小高和漢子甲都跟了。

小莊又發了第三張牌。

小高是9。

「天門」是K。

「末門」是9。

小莊是8。

「天門」的K說話，他丟出一張三十萬的銀票。

「末門」的漢子打了烊。

如果小莊和小高不打烊，他們的枱面不足，都要「奧賽」。小莊正要聲明「奧賽」，這時「天門」道：「不必了！小兄弟，就賭你身上一樣東西。」

小莊道：「賭多少？」

「一千萬兩！」

小莊一震，道：「甚麼東西？」

「天門」以「蟻語傳音」道：「玄珠。」

小莊猛然一震，這是甚麼人？消息如此靈通？

可以說他們在洞中只遇見過高鴻等人。

只不過那時高鴻把小莊打下潭去，根本還不知道有甚麼玄珠，莫非高鴻等在暗中聽到兩小交談了？

小莊道：「甚麼玄珠？」

「天門」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賭不賭？」

小莊道：「老兄身上有一千萬？」

「天門」掏出一張票子，面額就是一千萬兩。

加上枱面的，當然超過了一千萬。

小莊隱隱覺得，此人似乎是專門在等他，一般來說，不論是甚麼大賭徒，身上不會放一千萬兩。

很明顯是爲他準備的。

小莊道：「怎見得我身上有玄珠？」

「知道就是了。」

「你必須說出爲何知道的我才賭。」

「天門」想了一下，道：「聽到你們交談知道的。」

「老兄的身份可以亮一下嗎？」

這人道：「來自邊陲，名不見經傳。」

小莊道：「說出來聽聽吧！」

「陰九成。」

小莊道：「果然鼎鼎大名！」

小莊聽說過「一手遮天」陰九成之名。

只不過此人的風評並不太壞，但也不是太好。

此人的確少在中原走動，很難說他是獨來獨往還是爲別人「扛刀」？

小莊道：「是爲別人跑腿的？」

「怎見得？」

「因爲你很少在中原露面，你不可能聽到我們的談話。」

陰九成笑笑，道：「怎麼樣？一千萬賭那東西，拏不出來就把小命獻出來，當然，要你的命並沒有甚麼用。」

小莊道：「一言爲定。」

「東西在身上？」

「當然。」

由此可見，此人並不知道玄珠是甚麼樣子？有多大？

小莊在「末門」打烊之下自然跟了。

小高也打了烊，小莊發了第四、五兩張牌。

「天門」的明牌本是10K，如今又來了一張Q和一張9。成爲10KQ9了。看J順，又可稱之爲嵌J順。

小莊本爲A8，現在是A8AA。

三條A是十分唬人的。

這有「富爾豪士」的可能，也不能說沒有四條的可能，除非陰九成是順子，而小莊僅僅是三條，不要說小莊是四條，即使是「富爾豪士」也穩吃。

陰九成攤了牌，果然是順子。

小莊是三A二8的「富爾豪士」。

小莊把一千萬收了過來，陰九成沒說甚麼。

這個人還眞夠場面，面不改色。

小莊收了枱面要退出。

陰九成却道：「慢着！」

小莊道：「陰大俠有何見教？」

「莊少俠並不是憑運氣贏的！」

「那是憑甚麼？」

「玩假！」

小莊道：「拏出証據來。」

陰九成把所有的牌都掀了過來，一點之下，A多了一張，變成五張A了，衆人立刻鼓噪起來。

陰九成道：「老弟，這種手法很低級。」

小莊道：「笑話！多出一張牌就是我弄假？」

「你贏在A這張牌上，不是你是誰？」

「我看你弄鬼更有可能！」

「我弄鬼會輸錢？」

小莊道：「我是說你剛才在查點牌數時，暗暗加入了一張A，以便使這一局牌不能算數！」

「你小子血口噴人！」

「到底是誰血口噴人？」

陰九成大聲道：「這小子詐賭慣了！老夫可不吃這一套。小子，你拏出那東西也成，退還一千萬兩也成，想這麼吞了，門兒也沒有。」

小莊道：「在場的朋友，大家心裡清楚，這叫着賴皮輸不起，老實說，我懶得理你！」

小莊往外走，陰九成一攔。

小莊出了手，陰九成道：「果然有兩套！」

小莊並不施出最好的，這已使陰九成震驚了。

他苦練了三四十年，才不過有此造詣，小莊的年紀還不到他的三分之一，這實在不是滋味吧！

十七八招之後，陰九成就知道，落敗要在百招之後，要贏小莊可就太難了。

小高也出了手，道：「依我看，這小子可能弄鬼！」

他也攻向小莊。

只不過梅子却攻向陰九成。

小高不過是打爛仗，使人摸不清頭緒來。

陰九成要撤兵刃，他的兵刃就是外門兵刃亮銀佛手，「一手遮天」，大概是因他的兵刃而起的吧！

賭場的人出來干涉，大聲喝止。

小莊趁此機會和小高及梅子溜了。

一千萬兩，眞是非同小可。

於是三小捐了出去，妙的是，他們登記行善的人是朝廷中的一位親王，如此一來，失款人還不敢強迫止付。

* * *

小莊等三小在山坡上的泉水處洗澡。

天熱又趕了長路，一身汗垢，一洗而淨。

就在這時山下來了兩騎。

小莊道：「你們快點穿上衣衫，來了人哩！」

小高道：「誰呀？」

「其中一人是陰九成，另一個好像是王化城。」

小高道：「他們二人怎會走在一起？」

小莊道：「快藏起來，他們八成是來喝水的。」

三小藏好，二人果然在山泉附近下了馬，掬水而飲，而且還一邊交談，王化城道：「陰兄，先生約定在此相見？」

「是的。」

「知不知道是甚麼事？」

「還不是爲了玄珠的事。」

王化城道：「確定在小莊手中？」

「八成。」

「此珠有何妙用？」

「妙用可多了，但也只是道聽途說而已。」

王化城道：「小莊這小子眞絕，幾乎甚麼事他都會插上一腿，我就不信，船先生也逮不住他？」

三小一聽此言，不由互視了一眼。

不知道爲甚麼？船先生似乎也不急於收拾他。

就在這時，夕陽餘暉中一條身影凌空飛落。

來人正是三船直夫——船先生。

二人一齊行禮。

船先生雙手一伸道：「不敢當，二位少禮！」

三人一齊掬水而飲，三船道：「陰兄，如何了？」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紫炁神功能化解陰極針，經過谷飛雲的協助，凡中針的人都化解了。原來施放陰極針的是天道教教主乾天辰的門人，乾天辰跟着也到了，他是來協助通天教，擺明陣勢，聲言一網打盡，石大山打頭陣敗下來，丁易偷襲得手，被妖道破解，叫首徒天光道人出戰，谷飛雲接戰，妖道乾天辰用陰極針偷襲得手，知道他是崑崙岳維峻的門下，便決定挑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紫炁神功克敵・陰極眞氣失靈

「非也！」黃袍老道道：「只是有一場過節，三十年來尚未了斷，必須作個了斷。」

谷飛雲道：「道長道號，可得聞乎？」

黃袍老道道：「本眞人乾天子是也。」

谷飛雲道：「道長和家師又有甚麼過節？」

「好！本眞人當着天下武林同道，把三十年前一段秘辛說出來，讓大家聽聽也好。」

乾天子（黃袍老道）接着道：「本眞人和武當紫陽子原是多年老友，三十年前的某一天，咱們在九華絕頂相遇，本眞人告訴他，曾在陰山一處山谷石窟中得到一部『太陰眞經』，所記載的都是道家練氣功夫，極爲玄奧，擬創立一個門派，庶可使此一絕學不至失傳。

「不料紫陽子連說不可，並斥『太陰經』所載的盡是旁門左道，一旦創教立派，將貽害無窮……

「當時本眞人就指他有於門戶之見，張三丰可以創立武當派，我乾天辰就不能創立天道教？不信就不妨試試，是張三丰遺留下來的太極掌厲害，還是『太陰經』上的九陰掌厲害。

「咱們多年老友就因此鬧翻，他使出太極掌，本眞人也使出太陰掌來，就在雙掌要接未接之時，中間忽然出現了一個人，這人就是你師父岳維峻。

「他問明咱們二人爭執經過之後，竟然幫着紫陽子說話，勸本眞人不宜以旁門武學立教。

「本眞人問他太陰經如何會是旁門之學，難道只有你們學的就不是旁門之學？

「岳維峻大笑一聲，伸出右掌，笑道：『你能勝得過岳某的紫靈掌，天下武林就沒有人反對你的天道教了。』當日本眞人自思確非他紫靈掌對手，曾說：十年之後，再來了斷這場過節。那知十年之後，本眞人一直找不到岳維峻下落，至今一晃三十年了，才遇上你這娃兒……」

谷飛雲點頭道：「道長主要目的，是要勝了家師的紫靈掌，就可以成立天道教了？」

「小友說得不對了。」乾天子道：「本眞人要成立天道教，早就成立了，何在乎你師父的反對；只因有三十年前這場過節，本眞人自然要了斷這場過節了。」

谷飛雲道：「家師久已不問塵事，道長找到在下也是一樣。」

乾天子道：「本眞人並無難爲你之意，只要小友隨本眞人回去，等你師父來了，立即可以釋放。」

谷飛雲道：「在下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乾天子道：「那麼小友說的是甚麼意思？」

谷飛雲因有醉道人的囑咐，心中已有主張，含笑道：「家師久已不問塵事，和道長這場過節，自然是由他老人家的弟子代替了，所以道長可以找在下出手，如果道長勝了，天下也就沒有人反對你的天道教了。」

乾天子眼看這年輕人果然氣宇清朗，雙眉之間隱現紫氣，一身功力顯有極高造詣，心中也暗暗點頭，崑崙派累世只收一個徒弟，選徒條件極高，是以每一代的崑崙傳人都相當傑出，看來下一代有這樣一個傳人，崑崙派又將領袖武林了！一面目視谷飛雲，含笑道：「小友口氣不小，只不知小友眞能代表尊師嗎？」

谷飛雲道：「在下是崑崙門下，自然可以代表家師了。」

「那好，」乾天子坐在輦車上，看他還是一臉稚氣，不覺手拂銀鬚，莞爾笑道：「不知小友要如何和本眞人動手？」

谷飛雲拱拱手道：「一切悉聽道長吩咐。」

乾天子這一陣工夫，不禁對崑崙岳維峻生出了嫉妒之心，自己門下「光、大、昌、明」四個弟子，經自己二十幾年苦心調教，自以爲足可出類拔萃，但和這位崑崙門人相較之下，不論容貌、氣度、談吐、都比人家差得太多了。

他越看越覺得這年輕人可愛，尤其如此彬彬有禮，如果他是自己的門下，該有多好？一時看着谷飛雲，呵呵一笑道：「本眞人坐在輦車上，任由你出手，攻我十招如何？」

谷飛雲搖頭道：「這個不成，道長是爲了了斷和家師的一場過節，由在下攻你十招，勝負很難分得出來，不如由道長出手，在下接得下，就算在下勝了，接不下，是在下敗了，不知道長意下如何？」

「好！好！」乾天子連連點頭道：「就這麼辦，就這麼辦。」

谷飛雲嗆的一聲撤出一柄黑黝黝的劍來，抱劍當胸，欠欠身道：「道長請賜招。」

大家看他撤出來的長劍，黝黑如墨，毫不起眼，不少人心中暗暗感到奇怪！

乾天子目光一注，呵呵笑道：「岳維峻把紫文劍也傳給你了，好，小友小心了。」

他安坐在輦車之上，左手抬處，大袖一揮，朝谷飛雲迎面拂出。

雙方觀戰的人但覺乾天子這衣袖一拂，似是沒使上甚麼力道，動作也並不快，看去毫無出奇之處，但大家都聽到乾天子和谷飛雲兩人的談話，以乾天子的身份，本來要找岳維峻了斷三十年前過節的，如今由谷飛雲代師了斷，雙方言明以十招爲限，谷飛雲只要接下他十招，就算勝了，乾天子一心要創立的天道教，也就永無創立之日了。

試想，這賭注對乾天子有多重要？這衣袖一拂，就是十招之一，他怎會輕易出手？

這一點，大家心裡都懂；但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會感覺得到。

谷飛雲就在他衣袖拂起之時，就已感到有一道無形潛力，像一片烏雲當頭蓋來，不僅重逾千鈞，尤其是一股陰寒之氣，籠罩全身，宛如置身冷窖之中，冷入骨髓，令人氣爲之窒。

心頭雖然十分震驚，此人只是衣袖輕輕揚拂了一下，就有如此威勢，這後面九招，不知自己接不接得下來？

心念閃電般轉動之際，劍交左手，右掌一立，朝前推去。他在第一招上，不想使出自己的壓箱子本領來，是以這一掌使的乃是少林絕藝佛門「金剛掌」。

「金剛掌」顧名思義，就是極爲霸道的掌功，他要使出「金剛掌」的主旨，就是想以自己的掌力去破對方的一記袖功。

那知掌力堪堪推出，但覺對方袖風立生彈力，把自己掌力悉數反震了回來。

就在谷飛雲推出「金剛掌」的同時，耳邊也响起醉道人「傳音入密」的聲音急急說道：「小施主怎好用純走剛猛路子的『金剛掌』去對付純陰柔的『玄雲飛袖』？你先就吃了柔能克剛的虧，現在快使迷踪身法，向左閃出，方保無事。」

谷飛雲連思索的時間也沒有，急忙施展「紫府迷踪」身法，連閃了兩閃，才算從陰霾籠罩的寒冷氣團中閃了出去。

只聽醉道人的聲音又道：「小施主和這個老魔頭動手，心中必先要袪除一個怯字，你方才就因怯字作祟，才落了下乘，要知這一戰，小施主代表的乃是令師，必須先有必勝信心，沉着應戰，心中無敵，才能接得下他十招，最重要的還是先求自保……」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乾天子坐在輦車上，看到谷飛雲閃出去的身形，既是佛門武學，又像玄門身法，尤其方才那一掌，明明是少林寺的「金剛掌」，心下大奇，暗想：「此子既是崑崙派傳人，怎會使出少林功夫來？」一面含笑道：「小友是崑崙傳人，怎麼使出少林金剛掌來了？」

谷飛雲俊臉一紅，說道：「在下要接道長十招，只好把學過的功夫全使出來了。」

乾天子莞爾道：「好，小友那就再接着了。」

這回隨着話聲，右臂微抬，一隻白晰的手掌，從大袖中緩緩伸出，五根修長的手指上，還留着寸許的指甲，舒展了一下，輕輕揚起，朝前拍來。

不，不能說拍，也不是推，而是

似拏非拏，似抓非抓，總之說不出它是屬於那種手法，倒不如說它虛晃了一下，比較恰當。

但就這麼虛晃一招，谷飛雲的感受可不同了，但覺對方這一記手勢飄忽無定，朝自己緩緩抓來，你說它緩，那只是你的錯覺而已，其實手勢瞬息變化，快速何殊閃電，尤其雙方原本相距足有一丈來遠，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竟然一下就到了面前。

原來，就在乾天子右手微抬之際，四名黃衣少女不待吩咐，已推動輦車，朝前推了過來。

在天上，雷部有個推車的女神，叫做阿香，大家公認她是「至捷之神」。

乾天子這四名黃衣少女推動輦車，就是經過特殊訓練，不但快捷，而且輕穩，實在不輸雷部的阿香，輦車從谷飛雲面前相距一丈來遠，朝前推進了一丈光景，已經到了谷飛雲面前，廣場上上千雙眼睛，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到輦車是如何移動的。

谷飛雲不由得大吃一驚，他方才聽了醉道人「傳音入密」的話，要接下對方十招，務必先求自保，求自保，自然以施展「紫府迷踪」身法最安全了，最强的敵手，都未必傷得了自己。一念及此，立即展開身法，身形一側，向旁閃出。

要知對方手勢雖然只有一記，但却變化靡定，尋丈方圓都在他若隱若現的手勢籠罩之下，縱然側身閃出，前面還是有着似拏似拍的手影朝自己身上攫來，無形潛力更是充滿在左右前後之間，幾乎妨礙到自己使展身法，這樣一連換了三式身法，才從對方手勢下脫身而出。

你別以爲作者寫來費時，其實這一招只是乾天子抬了下手的時間而已，等谷飛雲閃出身來，定睛瞧去，輦車依然停在原處，和自己仍保持了丈許距離，好像方才自己連換三式身法，才能脫身而出，乃是多餘之事，或者根本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但就在此時，谷飛雲突覺一道奇大的壓力撞到身後，這一撞，力道奇猛，幾乎把自己護身「紫炁」險險震散，也把他一個身子震得往前衝出去了三步，才行站住，急忙一個輕旋，轉過身去，背後站着自己父親和丁易二人，那有人偷襲。

心中立時明白，自己施展「紫府迷踪」收得太快了，對方這一招雖已結束，餘勁未完，才撞上自己的。

乾天子也看得暗暗點頭，自己第一記「玄雲飛袖」，只不過用了四五成力道，第二記已增加到七成力道，此子居然只憑幾式身法，就閃避開去了。

啊！瞧不出他小小年紀，居然練成了護身眞氣，無怪敢和通天教作對了。心中想着，右手抬處，手掌凌空拍來。

這一記雖是十招中的第三招了，但眞正出手，還是第一招(方才的兩招，只是試探而已)。

谷飛雲接連避開對方兩招，心知以乾天子的功力，自然一招會比一招厲害，因此自己能不使劍，就盡量不使劍，以備緊急時使用，左手却一直凝聚全力，也只是備而不用，他希望以「紫府迷踪」身法，能夠拖過前面五招，那麼乾天子的後面五招就算再强，自己也可以不懼了。

(崑崙派「乾坤八劍」所濃縮的「乾坤四劍」，威力極强，還有，則是一記「縱鶴擒龍」是也)

就在乾天子抬手之際，他那敢怠慢，身形一動，正待展開身法，瞥見一片重疊掌影從左右前後，四面八方飄忽拍來，幾乎截住了他所有通路，森寒的無形壓力，也同時從四外逼了攏來！

心頭暗暗一驚，左手立即以指代劍，使出「乾坤八劍」，護住全身，不去理會對方掌影，迅速側身跨出，右足堪堪跨出，左足還未跟出，就已變換步法，「紫府迷踪」果然不愧是玄門奇學，身形未動之前，看來通路已被封死；但等他閃到之時，中間就好像給他預先留下了空隙一般，正好容他側身閃過，對方掌勢，只是擦身而過，絲毫不會沾到一點。

甚至連逼到身外四周的沉重壓力，在這一空隙之間，也好像是掌勢與掌勢銜接不到之處，他順着空隙閃去，如魚逆水，一點壓力也沒有。

話雖如此，但谷飛雲要在重重掌影之中，閃動趨避，依然是非常吃力之事。

乾天子只有前面兩招出於試探，第三招已經是正式出手了，眼看谷飛雲並未施展長劍(他長劍抱胸，並未出手)，只是左手以指代劍，使出來的是「乾坤八劍」和一種神奇步法，居然又躲閃開自己的第三招，(他認出崑崙派的乾坤八劍，但紫府迷踪身法却並非崑崙武學)心頭自然又驚又怒，以他天道教教主的身份，還勝不了一個崑崙門下的弱冠少年。

右掌未收，左掌抬處，又緊接着拍出，在他抬掌之際，四名黃衣少女已經輕靈無比的擁着輦車推了出去，左掌甫發，右掌又凌空拍出。

推輦車的少女不用他吩咐，輦車已隨着他掌勢忽左忽右的飛旋如風，森寒之氣也隨着輦車的旋動，愈見濃密。

東無忌因乾天子正在和谷飛雲動手，是以只是垂手站在一旁。

谷清輝和丁易二人雖和東海龍王站在一起，但却一直監視着東無忌。

就在此時，東海龍王耳邊突然聽到金母「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敖大俠要大家小心，通天教殺手藉着乾天子和谷飛雲交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正在逐漸朝咱們逼近過來，可能

企圖發動攻勢，不可不防。」

對付通天教一百二十名天龍武士，大家早就部署好了，只是藉着各大門派掌門人身中「陰極指」，調集人手作爲護法，使對方不易發現而已。

這時東海龍王聽到金母「傳音入密」的話聲，急忙擧目看去，果見兩隊天龍武士，一隊由北向西，一隊由東向南，人數已經緩緩散開，朝自己這邊逼近過來。除了這兩隊殺手之外，還有衣襟上掛着「迎賓」紅綢的三十名青年和三十名少女，現在已由姬紅棉率領，也漸漸朝中間集中。當然還有附和通天教的一些武林人物，也不下數十人之多！

這一場混戰，一旦爆發，就會不可收拾，但却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事了。

東海龍王立即以「傳音入密」告訴了少林方丈至善大師，再由至善大師傳給武當掌教青雲子，這樣一個接一個的傳了過去，要大家小心戒備。

這不過是轉眼間的事，但聽東傳令口中發出一聲震天價的大喝，項中豪率領的第一隊六十名天龍武士，和原由項中英率領的第二隊六十名天龍武士，現在改由孫發領隊，响起一聲整齊劃一的鏘然劍鳴，長劍出鞘，同時分作兩路，朝各大門派營陣中撲攻過來。

就在這兩隊殺手發動攻勢的同時，姬紅棉也右臂一振，長劍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朝各大門派聯結的陣營一指，胸掛「迎賓」紅綢的三十名青衫青年、三十名青衣少女跟着長劍出鞘，各自挺劍飛撲過來。

一百二十名天龍武士和六十名「迎賓」，加起來共有一百八十名之多，這些人都是久經訓練的殺手，身手敏捷，個個慓悍無比。

尤其是六十名「迎賓」，年紀雖然不大，却是由通天教教主親手訓練出來的，武功之高，和他門下十大弟子並無多讓。

各大門派方面，光是門人弟子，就有三百一十人之多，但少林寺羅漢堂的一百零八個僧侶，是整座「大羅漢陣」，佈置在廣場南端入口處，列爲大家的後備，也控制了大家的退路。

其餘二百零二人，早已由各派師長爲首，組成各個小組，隨同師長作戰，看去好像各門各派各自爲政，實則一旦動上手，各組之間可以互相支援。

尤其像金母門下席素儀、丁令儀、聞玉音三大弟子，以及守山四老、鹿長庚、藍公忌、谷清輝、丁易和荊月姑、馮小珍、全依雲、沈嫣紅等人，不在那一門派之中，隨時可以機動增援，這些都是早經調度好了的。

通天教的人，是因各大門派中人，除了門人弟子，悉被「陰極針」所傷，才發動攻擊的。他們的攻勢，以姬紅棉率領的六十名迎賓居中，天龍武士分左右二翼，採取鉗形攻勢，三隊同時殺奔而來。

大會場西首，各大門派，由北往南排列的順序是：金母、終南、華山、紫柏(合岐山、白石山)、衡山(合離火門、排教)、東海龍王(合落花島、泰山派)、武當、少林、各自圍成一圈，離大門不遠處則是少林僧侶列下的一座「大羅漢陣」(已到了南首)。

通天教的人是由東朝西衝來，他們的左翼，第一隊在南、右翼(第二隊)在北。爲了使讀者易於明瞭起見，這一場大戰的序幕，就該從西北首說起。

右翼，天龍武士第二隊，原本是由項中英率領，但項中英被丁易擒住，押去西路總令，交酈山莊莊丁看管，第二隊就由孫發代領(其實這些天龍武士都被迷失了本性，一聲令下，就只顧厮殺，領隊只是傳達命令而已，並不重要)。

金母坐鎮在西首的上首，她雖然已經不是西路總令主了，但第二隊天龍武士仍然不敢輕觸虎鬚，他們避開了金母的圈子，朝終南、華山、紫柏派佈成的三個圈撲攻而上。

左翼，天龍武士第一隊，是由項中豪率領，衝向西南首由武當、少林二派佈成的兩個圈。

從中間衝出去的，是由姬紅棉率領的六十名「迎賓」、三十名青衣少年、三十名青衣少女。他們的對象是衡山和東海龍王佈成的兩個圈。

所謂佈成的「圈」，也就是由各派門人弟子圍成的一個圈，圈中席地趺坐的，則是中了「陰極針」的師長，正在運功抗拒寒氣，故需門人弟子保護也。實則各大門派分配人手，故意把各個門派分爲若干個圈，以收靈活調度之功。此時對方分三路撲攻過來，本來趺坐地上的人也紛紛躍起，率同門人弟子全力應戰。

刹那之間，大會場上，爆發出一片吆喝和白刃交擊之聲，人影交織，刀劍交鳴，除了雙方交手的人，誰能分得清敵我來？

通天教這回是起了極大的殺心，非把今天在場的反對力量全數予以殲滅不可，因此除了分作三路撲攻之外，所有屬於他們的力量，也一起投入了戰場，那就是早已投靠通天教的一些武林人物如羊角道人、天演子、毒手郎中，大洪山山主呂長素夫婦等人，少說也有五六十人之多，隨着天龍武士發動攻勢，朝各大門派欺來。

衝到衡山派(衡山派和離火門、排教三派圍成一圈)和東海龍王(他和落花島主、泰山派圍成一圈)這邊的是姬紅棉率領的六十名「迎賓」、三十名青衫青年和三十名青衣少女，他們久經訓練，長劍出鞘，劍光如電，攻勢辛辣凌厲！

衡山派有十六名弟子，排教有八名弟子，東海龍王有二十六名隨從，

和泰山八名弟子，一共有五十八人，早就列圈以待，對方堪堪衝到，列成兩圈的衡山和東海門人立即聯成一線，揮劍還攻，正好敵住衝來的六十名迎賓。

衡山景雲子長劍一領，敵住了姬紅棉，浮雲子敵住一個身穿半截黃衫的老人，離火門羅尚祖敵住毒手郎中，冉勿贊敵住羊角道人。剩下的還有東海龍王和落花島島主兩人。

不，還有谷清輝、丁易和一批女將(荊月姑、馮小珍、全依雲、沈嫣紅、祝纖纖、辛七姑、宇文蘭、許蘭芬)都和東海龍王在一起。那是因爲東海龍王站立之處，是西首各大門派的中間，谷飛雲和乾天子就在會場中間動手，這批女將自然就和谷清輝、丁易站在一起了。

就在此時，猛聽東傳令大喝一聲，一下衝到東海龍王面前。他是兩隊天龍武士的傳令，剛才要兩隊殺手發動攻擊的命令就是由他發出來的。

本來東傳令是沒有這個人的，是谷飛雲和丁易制住東無忌，給他臉上簡單易了容，又讓他服下歸心丹之後，臨時給他取的名字。怎知東無忌並未被迷失本性，正好因他師父通天教教主以東無忌的身份出現，他就將錯就錯，以東傳令之名，依舊統率了兩隊天龍武士，這是午餐以前的事。

却說東傳令一下衝到東海龍王面前，口中大喝一聲：「敖九洲，你眞該死！」揮手一掌，迎面直劈過來。

東海龍王驟覩東傳令揮掌劈來，雙目精芒一聚，洪喝道：「小子，憑你也敢直呼老夫名號？」

左手拄着龍頭杖，右掌抬處，迎擊出去。

這下一個奔行而來，一個揮掌迎擊，雙方勢道同樣快速，但聽蓬然一聲大震，兩人居然勢均力敵，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東海龍王幾乎不敢相信，一個通天教門下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他已經知道指揮兩隊殺手的東傳令，即是東無忌本人，站在乾天子車後的東無忌，却是通天教教主所改扮)，口中沉嘿一聲，又是一掌急拍過去。

東傳令眼看東海龍王又是一掌拍了過來，心中大感不耐，口中喝道：「找死！」喝聲甫出，右手已橫格而出，人也一下從東海龍王身邊閃過。

東海龍王這一掌給他格個正着，又是蓬的一聲，整個人被他格得脚下浮動，向旁退出了一步。

落花島島主祁中奇就站在東海龍王邊上，眼看東海龍王被他一掌震退，立即閃身而出，喝道：「姓東的，你……」

東傳令沒待他說完，喝道：「滾開！」揮手一掌，迎面擊到。

落花島島主豈肯示弱，口中朗笑一聲：「你給我滾開。」

「蓬！」雙掌接實，落花島島主居然被他一掌震退了兩步！

東傳令身形如風，一下朝祝纖纖、辛七姑二人面前欺來，口中喝道：「祝纖纖、辛七姑，妳們可知背叛師門，該當如何處置？」

祝纖纖和他目光一接，只覺他兩道目光比電炬還亮，盯住着自己，竟會使自己心頭發毛，急忙避開他的目光，抗聲道：「你是甚麼人？管得了我們嗎？」

東傳令突然從喉頭發出一陣咯咯森笑，陰聲喝道：「我先斃了妳們兩個叛師丫頭……」雙臂一振，正待抓出。

祝纖纖、辛七姑聽到這一陣笑聲，心頭一緊，一股涼氣從背脊骨直往上升，身不由己的後退了兩步！

馮小珍叫道：「兩位姐姐不用怕他，我來打發他。」

刷的一劍，疾劃出去。她出手就使出「紫雲劍法」，一道劍光就像紫雲舒展，飛捲而出。

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二人方才被他掌勢震退，就已發覺此人並不是東無忌，兩人不約而同的一左一右急欺而來，東海龍王大笑一聲道：「你不是東傳令，老夫倒要瞧瞧你究是何方神聖。」

龍頭杖呼然有聲，直劈過來。

落花島島主右手已從肩頭掣出長劍，大笑道：「不用管他是誰，闖進來了，就把他拏下。」

兩人試出對方功力深厚，也就不再客氣，東海龍王發招在先，落花島島主也不甘後人，刷的一劍，振腕刺出。

這一下三人幾乎是同時發招，東傳令冷笑一聲，右手抬處，一道銀光突然繞身而起，接連响起噹噹兩聲金鐵交鳴，把東海龍王一記龍頭杖、落花島島主一記劍招先行封開，身形電旋而出，避開馮小珍的劍勢，左手一掌朝馮小珍推來。

荊月姑喝了聲：「小心！」

馮小珍身形輕閃，咭的笑道：「他打不到我的。」迴身一劍，反擊過去。

谷清輝和丁易二人站立之處，原和東海龍王相距不遠，眼看東無忌忽然衝進己方陣形之中，接連震退東海龍王和落花島島主，直向祝纖纖二人欺去，心中不禁一動，急急說道：「丁老弟，這東傳令已經不是東無忌了。」

丁易一怔道：「那會是甚麼人？」

谷清輝道：「很可能在午餐之後，東無忌和東傳令已經對換過來了。」

對換過來，就是說陪侍天乾子的東無忌已是眞正的東無忌，這個東傳令已是通天教教主改扮的了。

丁易吃驚道：「他會是老魔頭？」

「一點不錯。」谷清輝叮囑道：「你在這裡看着飛雲，我去接應他們。」

話聲一落，立即以「傳音入密」朝荊月姑道：「荊姑娘，這人可能是通天教教主，只有妳和馮姑娘聯手施展劍法，才能纏得住他，務必多支持些時

候。」

在他說話之時，東海龍王和落花島島已經連攻了數招，一杖一劍劃起的劍光杖影，東傳令只是隨手揮動長劍，就把他們的攻勢逼退出去。

東傳令精擅「靈飛身法」，身法飄忽無定，但他却估不透馮小珍的「紫府迷踪」身法，尤其對她連續使出來的「紫雲劍法」更深具戒心，對方明明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劍上功力也火候不足，但却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

一連三招，他只是閃避過去，並沒有還擊，在他來說，倒不是沒有還擊能力，而是想多看一陣而已。

天下劍法，他見識得多了，對「紫雲劍法」却是陌生得很。

荊月姑聽到谷清輝「傳音入密」的話聲，心頭也自暗暗吃驚，東傳令竟然會是通天教教主，一面以「傳音入密」朝宇文蘭說道：「宇文姐姐，快去通知谷伯母，這人是通天教教主，我們可能不是他的對手。」一面嬌聲叫道：「師妹，我來幫妳。」

叫聲中，就已施展迷踪身法，身形一晃，就欺到東傳令左側，同時劍光搖動，幻起七八朵雲彩，冉冉飛出。

宇文蘭急忙附着許蘭芬耳朵，低聲道：「小師妹，妳要大家不可妄動，我去去就來。」說完，匆匆往後疾退出去。

天龍武士第一隊擔任撲攻左翼，對象是武當、少林兩派，但左翼的第一隊總共只有六十名武士，光是武當派，由寒雲子率領的「太極劍陣」弟子就有六十四名之多，由雙環無敵秦大鈞率領的俗家弟子也有二十四名。

領頭衝上來的項中豪被歸存仁接住，就動上了手。

寒雲子早就命六十四名弟子列陣以待，六十名天龍武士一衝而上，正好落入「太極劍陣」張開的袋形陣勢之中。寒雲子長劍朝天一圈，劍陣倏合，陣勢也隨着發動。

任你六十名殺手如何慓悍，究屬神志被迷，何況殺手們只顧揮劍攻敵，毫無團隊作用；但「太極劍陣」的六十四名武當弟子可不同了，長遠以來，他們操練的都是劍陣動作，對聯手攻敵，如何求勝之道，早已熟得不能再熟，即使人數相等，一旦落入他們劍陣之中，也會叫人措手不及，好像每個人的左右前後都是敵人一般！

何況陣外還有寒雲子觀察敵勢，及時指揮，通天教一直認為武林中已罕有對手的天龍武士，如今一下就有六十名陷入劍陣之中，左衝右突，都衝不出六十四支長劍組成的劍牆。

另外隨同天龍武士攻勢相繼撲來的，也有二十來個武林人士，由少林白衣堂至成、至勤二位大師率同十六名白衣堂弟子，和武當派雙環無敵秦大鈞及秦劍秋、媳婦白素素率同二十四名俗家弟子聯手拒敵，接了下來。

谷清輝悄悄閃近少林方丈至善大師身邊，拱拱手道：「方丈大師，午餐以前，扮作東無忌的應該是通天教教主，但午餐之後，東無忌已非通天教教主，這老魔頭居然改扮了東傳令，指揮天龍殺手衝殺過來，目前正由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和二位崑崙女弟子聯手拒敵，看情形只怕仍非其敵，要請貴寺派人增援才行。」

至善大師愕然道：「會有這等事，此人是這場殺劫的禍源，只要把此人拏下，就可消敉這場武林浩劫了。」一面立即回頭朝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道：「師弟和至中師弟速率十六名護法弟子，過去增援敖老施主。」

至清大師躬身合什道：「小弟恭領法旨。」

急忙率同至中和十六名弟子，從裡首(各大門派的人在廣場西首列成一道防綫，通天教殺手撲攻而來，和各門派的人在外面展開激戰，裡首沒有敵人，可以互相支援)繞到東海龍王和東傳令動手的戰圈。

只見東海龍王和落花島島主聯手，荊月姑和馮小珍聯手，把東傳令圍在中間，劍杖飛舞，各出奇招，互相攻拒，打得十分激烈。東海龍王身軀高大，一支龍頭杖漾起了十七八條杖影，他這回發了威，看去攻勢綿密，極為凌厲。

落花島島主也使出了渾身解數，左拂右劍，拂絲湧起一團白霧，繚繞全身，一支支亮銀劍光，從白霧中刺出，招式之奇，武林罕見。

儘管兩人功力深厚，奇招迭出，但東傳令身法輕靈多變，一支長劍大開大闔，絲毫沒把兩人放在眼裡，兩人也只在他左右數尺之外，始終攻不進去，有時還被逼得連連退閃。

東傳令顧忌的顯然是荊月姑和馮小珍，兩位姑娘一經聯手，兩支長劍滙成一片雲彩，兩個嬌小人影時隱時現，出沒在雲彩之間，令人不可捉摸。

東傳令幾乎把大半的注意力都放在兩位姑娘的身上，才和四人扯成平手，但東傳令的實力決不止此，這可以從他從容揮劍，不時的把四人逼退可以看得出來。

在戰圈的裡首，還圍立着全依雲、沈嫣紅、許蘭芬和祝纖纖、辛七姑等人，這些女將們要是沒有谷清輝的叮囑，只怕早就出手了。

其中祝纖纖和辛七姑兩人，方才聽東傳令衝來時的口氣，極似師父(通天教教主)，自然不敢出手了。

至清大師看清敵我形勢，就朝師弟至中揮了下手，由至中大師指揮十六名弟子，悄悄圍了一個半月形，截住東傳令的退路。

至清大師手拄禪杖，低喧一聲佛號，徐徐說道：「敖老施主且請退下來休息，由貧衲來會會這位東施主如何？」

東傳令突然長劍連續朝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攻出三劍，劍光暴漲，幾乎把兩人圍入在匹練般的劍光之中，口中發出一聲裂帛似的大笑，說道：「來的可是少林寺的和尚嗎？有興趣的只管下場，東某劍下不在乎多上幾個在劫之人。」

至中大師聽得怒哼一聲道：「施主好狂的口氣！」

喝聲中，右手振腕一指，凌空點去。他這一指，名為「無礙指」，在少林寺七十二藝中，也是幾種最上乘的護法神功，出指無聲，和玄門的「無形指」相似。

練習「無礙指」，必須先精通「無相神功」。至中大師身為戒律院長老，乃是少林寺少數幾位絕頂高手之一。

這一指無聲無形，去勢如電，東傳令驟不及防，一下被擊中左肩，震得他肩頭一沉，斜退了半步，目光抬處，射出兩道懾人兇芒，厲笑道：「好個賊禿，你敢偷襲老夫！」

左手突然翻起，朝至中大師逆拍過來。

至中大師被他這聲「賊禿」，叫得心頭有火，大喝一聲：「孽障！」揚手一掌，凌空迎擊出去。

他這一記使的是「金剛禪掌」，掌勢甫發，突聽耳邊有人以「傳音入密」說道：「他這一記是翻天印，金剛禪掌以硬碰硬，只怕接不住，大師速以無相神功護體，向左閃出，方可無事。」

至中大師聽得一怔，就在這一瞬間，果然感到不妙，自己劈出去的「金剛禪掌」還沒和對方擊實，就已感到對方掌勢壓力沉重，自己推出去的掌力大有被悉數撞捲回來之勢，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之間，急忙運起「無相神功」，朝左閃出，耳中聽到蓬然一聲大震，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道宛如狂流奔騰，從身邊掠過，直冲出去，若非事前有人以「傳音入密」示警，這一下就非得身負重傷不可！

「阿彌陀佛。」至清大師合什當胸，徐行走出，口誦佛號，說道：「施主這一記翻天印，果然霸道得很！」

至中大師豈肯示弱，也手拄禪杖和至清大師並肩走出，同樣合什道：「可惜施主這一記翻天印，還傷不了貧僧這個賊禿。」

東傳令也心頭暗暗吃驚，「翻天印」無堅不摧，這賊禿硬接了一掌，居然沒事，他不知道兩股掌力擊實之際，至中大師已經以「無相神功」護體，閃了出去，當下長劍一擺，劃出一道丈許的劍光，把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和荊月姑、馮小珍四人逼退了一步，口中喝道：「你們給我住手。」

東海龍王道：「你有甚麼事？」

東傳令大笑一聲道：「東海龍王、落花島島主也不過爾爾，在下已經領教過了，我叫你們住手，是讓你們有休息的機會，東某也好藉此機會，會會少林寺的兩位高僧。」

馮小珍哼道：「我們為甚麼要休息？」

東傳令微哂道：「二位姑娘不想休息，只管出手，東某並不在乎。」

馮小珍氣道：「難道我們還在乎你……」

荊月姑一手拉着她，後退了兩步，悄聲道：「我們且等他露出破綻的時候再出手，就可以制住他了。」

馮小珍咭笑道：「妳說得對，咱們今天非制住他不可！」

谷飛雲連展「紫府迷踪」，左手隨着以指代劍，接連使出「乾坤八劍」，接下乾天子第四招時，已是汗流浹背，好像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哈哈！」乾天子大笑一聲道：「小友不使長劍，就能接下本眞人四招，當今武林年輕人中，已經沒有第二個了！好，現在是第五招！」

這回他的輦車並沒推動，依然靜靜的停在原處，但谷飛雲話聲入耳，突覺四五縷勁急如矢、奇寒澈骨的指風，無聲無息襲上身來！

谷飛雲和他動手之際，早已運起「紫炁神功」，佈滿全身。「紫炁神功」一經練成，就是不運功護身，遇上外來力量的侵襲，也會自生反應。這回他為了面對乾天子這樣的曠世高手，運起「紫炁神功」，乃是特別加强紫炁，護住全身。

這時，四五縷奇寒澈骨的指風却像從引滿了弓弦上射出來的一般，力道奇猛，每一縷指風射到身上，幾乎要穿透「紫炁神功」，直射而入，一縷縷澈骨寒氣也從護身的紫炁中迅速滲入，身不由己的打了一個冷噤！

不，這幾下雖然沒有傷在指勁之下，一個人却被撞得脚下跟蹌，連退了三步，心頭不由大駭，暗叫了聲：「陰極指！」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時間的事，「陰極指」無形無聲，不擊中人身，是聽不到一點風聲的，這也是說這種指勁根本沒有法子可以防範。谷飛雲不敢怠慢，立即展開身法，同時右手紫文劍也迅速劃出，使的雖然還是「乾坤八劍」，但由紫文劍使出，和左手以指代劍使出，自是大不相同，但見一片紫光護住全身，進退遊走，他一個人影完全包沒在劍光之中。

乾天子端坐在輦車之上，臉含微笑，根本看不到他揚腕發指，但「陰極指」勁急的指風，却似密集的尖椎一般，朝谷飛雲飛襲過去。

這要是換了任何一個人，都會中指倒下去，因為「陰極掌」奇寒澈骨，就算沒被指風擊中，這一陣工夫，由指風凝結的至陰至寒之氣，一般練武的人也會血液凝結而凍僵。

谷飛雲練的「紫炁神功」，對旁門陰功原有克制之功，只因本身功力尚淺，而乾天子的「陰極眞氣」却已有十二成火候，所以無法發揮克制作用，

只能做到護身而已！

總算還能護身，「陰極指」也傷不了他；但對谷飛雲來說，這一戰已經是艱險無比，他一面接連使出「乾坤八劍」，劍光紛披，護住全身，一面施展紫府迷踪身法，不住的變換方位，饒是如此，乾天子攻來的「陰極指」原本無聲無形，但擊到劍身上，就宛如珠落玉盤，响起一連串的叮叮錚錚之聲！

聲音入耳，使人有如鳴玉磬般的清脆，但怎知每一聲音，落到谷飛雲的劍上，幾乎重逾千鈞，就像站在風雨飄搖之中，每一記指風，都撞得他立脚不住，一個人跟跟蹌蹌的，顯得十分狼狽，但他終於接下了四十九記指風的撞擊，還能屹立當場。

指風倏斂，谷飛雲同時收住了劍勢。

「哈哈！小友眞是難得，看來各大門派中陰極指的人，也都是小友給他們化解的了。」

乾天子望着接下他四十九記「陰極指」而面不改色的谷飛雲，頷首道：

「當年本眞人剛練成『九陰經』上的九陰掌，自知不是尊師紫靈掌的對手，如今本眞人已經練成九陰經上的陰極掌，較之九陰掌陰寒何止倍蓰，小友是否願意一試？」

谷飛雲道：「道長要在下接你十招，如今在下只接下五招，道長還有五招未使，只要在五招之內，道長使甚麼都可以。」

「壯哉斯言！」乾天子意極嘉許，點着頭道：「小友如果接不下來，只管出聲，本眞人自會及時收手，千萬勉强不得！」

谷飛雲拱手道：「多謝道長指點，在下記下了。」

乾天子道：「好，本眞人就要出手！」

他端坐輦車上的人，忽然腰骨一挺，右手抬處，從大袖中緩緩伸出一隻膚色白晰，手指修長的手掌，但在這一瞬間，白晰的手掌忽然變得枯瘦如同鳥爪，連顏色也深黯如灰。

就在此時，站在對面的谷飛雲已經感到有濃重的寒氣，從他手掌中散發出來，陰寒之氣，宛如從冰窖中吹出來的一般，迅速在空中瀰漫！

心頭不禁暗暗驚凜，心知他說的不假，這回使出來的「陰極掌」，一定非同小可，當下就立即凝神卓立，長劍當胸，默運「紫炁神功」。

乾天子也在此時，把他微凹的掌心突然朝前推出，一道奇寒無與倫比的壯闊掌風，剎那之間，宛如浪潮般捲出，兩丈方圓登時寒風刺骨，連天色都灰黯如海，大有天寒地凍風肅雲慄之感！

谷飛雲那還怠慢，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揚處，揮出一大片「紫炁」，朝前擋得一擋，右手紫文劍隨着朝前揮出。

這一劍，使的正是「乾坤四劍」中爲首的一招「乾坤一劍」，也是「乾坤四劍」中威力最强的一劍。

（崑崙派「乾坤劍法」歷代相傳，原有六十四招，後經崑崙老人取精用宏，濃縮爲八劍，即是乾字劍、坤字劍等八招，後來再把八劍合併爲四劍，即「乾坤一劍」、「震兌一劍」、「坎離一劍」、「艮巽一劍」。四劍之中，又以「乾坤一劍」的威力最爲强大）。

這回谷飛雲把凝聚已久的「紫炁神功」從劍上揮出，但見九道紫色劍光一下暴漲開來，有如九道紫虹，發出耀目紫芒和森冷的劍炁，如幕如障，朝前伸展。

方才谷飛雲身前陰寒奇冷的「陰極掌」風，立即被劍炁驅散，如湯沃雪，消失無踪。

九道奇亮的紫色長虹却似九龍取水，雷霆萬鈞般直向乾天子當頭射去。

這一下連乾天子也大感意外，急切之間，急忙取起一支玉尺，朝前揮起，但聽一連响起九聲噹噹金玉交鳴的清响！

九道紫虹倏然盡沒，谷飛雲被震得心頭狂跳，右臂酸麻，紫文劍差點脫手飛出，一個人也跟着跟蹌後退了三四丈，差點跌坐下去。

谷清輝、丁易二人瞧得大驚，急忙掠出，落到谷飛雲的身邊。

谷清輝低聲問道：「飛雲，你沒事吧？」

谷飛雲舒了口氣，說道：「孩兒沒事。」

只聽乾天子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小友，你贏了。」

這幾個字從他口中說出來，似是極爲苦澀，接着大袖一揮，又道：「徒兒們，回山。」

束無忌聽得一怔，急忙躬身道：「眞人……」

乾天子道：「總提調轉告令師，本眞人應邀而來，已經盡了心力，既已敗在崑崙門人劍下，何用再留。」

他話聲一落，四名黃衣少女已經推着輦車往外走去，四名青袍道人也緊隨輦車之後走去。

谷飛雲聽他說出自己贏了，心頭兀自不解，自己如何勝了他？此時輦車離開現場，才看到地上散落了十來截斷玉，那是被自己紫文劍削斷的玉尺了。

心念轉動之際，目光一下落到束無忌身上，喝道：「束無忌，你們請來撐腰的人已經走了，你想束手就縛，還是想在谷某劍下妄圖頑抗？」

束無忌眞的想不到每次見到谷飛雲，好像他的武功一直在快速增進，如今居然連天道教教主乾天子都會敗在他劍下。

（未完．四十七）

上文提要： 斷腸人就是常小琬，現在徐不凡終於找到了，至於鍾雪娥是誰，常小琬不肯吐實，只說事關機密，因她已隨褚艮去濟南，處境危險，還說要去助她一臂之力，二人分手後，徐不凡主僕亦趕到濟南和燕親王商討攻敵計劃，由徐不凡潛入魯王府，先將王府包圍起來，然後自己從正門而入，朱玉梅出迎，帶見父王，便將兵臨城下，王府被圍之情況告知，魯王正在猶豫……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新派武俠長篇

血劍屠龍

蛤蚧玉呈皇上　大同府悼亡魂

上官堡、斷劍門的人又向前搶了幾步，使包圍的圈子更緊密一些，大家的刀劍早已出鞘，正密切注視着對手的一舉一動，只要那一個敢隨便動一下，馬上就會出手殺人。

直到現在，徐不凡找上王坤元、姚夢竹，而且未發話，已將血劍拔出來，這是他第一次這樣做，也是一種決心的宣示，道：「二位，徐某白跑了一趟雙劍會，算起來你們已經活過頭了，王會長的命能夠丟在魯王府，也算是一種光采。」

王坤元大喝一聲，拔劍就往上衝，姚夢竹和他齊肩併步，形影不離，徐不凡作了一個止步的手勢，道：「且慢，有幾句話，照例我還想問清楚。」

徐不凡抬起自己的左臂，道：「姚女俠，在下的這一條左臂，曾經斷在妳的劍下，不會錯吧？」

姚夢竹本來是個漂亮的娘們，但此刻由於煞氣太重，一臉邪氣，在她的臉上已經找不到美麗的痕跡，聞言冷森森的答道：「斷臂的事，是老娘親自下的手，也是你小子親眼目睹，自然錯不了。」

「是就好！」

徐不凡的目光從姚夢竹的臉上，移到王坤元的身上，道：「王會長，我二師叔黃明德是死在閣下的劍下，你不會否認吧？」

王坤元擺好馬步，左手食指輕彈着劍尖，道：「老夫對自己做過的事，從來沒有否認的習慣。」

徐不凡也將血劍舉起來了，殺機已在他的眸中出現，道：「沒有錯就好，江湖上有一句話說：『雙劍合璧，天下無敵』，指的就是賢伉儷，兩位一塊兒上吧，這樣彼此都方便。」

這話等於白說，王坤元、姚夢竹一向雙劍齊上，從來不曾落過單，徐不凡的最後一個字才出口，兩支明晃晃的寶劍已遞到他的面前來。

同一時間，王坤元給聞駝子、黑臉大漢，以及雙劍會的幾名高手使個眼色，他們似是早有默契，立即蜂擁而上，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徐不凡。

「找死！」

「找死！」

上官嶔、上官巧雲、司徒俊德、王石娘、高天木，還有二老八駿，一齊縱出，一齊動手，經過一陣電光石火似的接觸，雙劍會的幾名高手，立告命喪九幽。

聞駝子丟了一條臂，是司徒俊德的傑作。

黑臉大漢斷了一條腿，是毀在上官嶔的刀下。

殺一儆百，何况一下子就死了好幾個，魯王身邊的人面面相覷，再也沒有人敢輕舉妄動。

徐不凡與王坤元、姚夢竹之戰却驚險萬狀，一開始雙方便採取速戰速決的戰法，人影快速飛竄，劍氣迅捷流轉，看在旁人眼中的，只是三團如

煙人影，三圈閃閃發光的劍氣而已。

猛可間，只聽徐不凡大喝一聲：

「着！」

卡察！徐不凡的頭頂閃過兩團劍氣，姚夢竹的一條左臂已被齊肘斬斷，由於徐不凡用力太猛，更由於太痛，姚夢竹倒地後，和着血，滚出一丈三四才停下來。

血，全身都是血，簡直就是一個血人。

慘叫的聲音，比殺猪還要難聽好幾倍。

神州一劍王坤元臉都嚇白了，衝過來說道：「夢竹，快將血脈閉住……」

話還沒有說完，猛覺脖子上一凉，半個念頭都沒有轉過來，吃飯的傢伙已搬了家，腦袋到了王石娘手裡，屍體趴在姚夢竹身旁。

「坤元！坤元！」

姚夢竹一陣急痛攻心，終於昏倒在丈夫的屍體上。

徐不凡血債已償，從來不想多要一分「錢」，未再對姚夢竹採取進一步行動，收起血劍，向前走了二三步，對魯王朱高烈道：「王爺，這是你最後的一個機會，再不懸崖勒馬，我就要動手抓人了！」

一瞬之間，魯王的臉色變了好幾次，表示他腦子裡的念頭轉了好幾個，却未能當機立斷，作成決定。

噗通！朱玉梅忽然跪倒在父王的面前，道：「父王，我們大勢已去，希望不要一錯再錯，現在回頭，皇上也許還可以給我們全家人一個活命的機會。」

忽聞燕親王的聲音在門口說道：「不錯，皇上寬厚仁德，只要魯皇叔肯及時醒悟，頂多削去王位，廢爲庶人，如能主動出面，勸降城內的魯軍，說不定連王位都可以保得住。」

話落，人已來至魯王面前。

魯王略一沉吟，心中暗道了兩聲：「罷了！罷了！」忽然雙手伸至燕親王面前，道：「本王知錯，請燕親王立刻將愚叔綑綁，打入天牢，玉梅他們兄妹皆與此事無涉，盼能在皇上面前多進美言，免他們一個不死。」

燕親王將魯王的雙手推回去，含笑說道：「魯皇叔言重了，眞正的罪魁禍首，應該是褚忠、褚艮，皇叔如果不反對，本王想即刻去勸降魯軍，以免被褚賊得到消息，横生枝節。」

朱玉梅從旁一個勁的催促，魯王只好一口答應下來。

跟燕親王入城的官兵，在王府外排成一長串，魯王走出門外，更加明白魯軍的前途眞的是已經到了終點。

徐不凡與燕親王交換一下意見，決定分頭行事，徐不凡領着他那一支五十五人的突擊隊，離開王府後，便直撲總督府而去。

* * *

總督府。

這一頓接風宴好長好長，三更天都已經過了，褚忠、褚艮兄弟，還有巴爾勒，仍在陪着火眼眞人高談闊論，不停的相互敬酒，頗有千杯不醉，相逢恨晚的味道。

鍾玉郎、鍾雪娥、張半仙、古月蟬，還有韃靼的三位太子，則在另一桌上，反而顯得十分安靜。

火眼眞人這時打了一個酒呃，道：「褚總管，有一椿事兒，貧道還不大明白，所有的兵權全抓在賢昆仲手裡，有四衣衛，還有巴爾勒法王作爲奥援，幹嘛自己不當皇帝，白白的讓魯王撿便宜？」

褚艮嘿嘿陰笑一聲，道：「其實這只是一種手段，讓姓朱的打姓朱的，比較不刺眼，大事一成，朱高烈的屁股還沒有熱，就會把他拉下來，北面稱尊的，應該是我們褚家的人。」

火眼眞人報以一個會心的微笑，道：「到時候，貧道倒要討一個封賞。」

褚忠道：「甚麼封賞？」

火眼眞人道：「封貧道一個國師幹幹。」

褚艮一笑道：「國師有甚麼好幹的，既無俸祿，亦無實權。」

火眼眞人道：「兩位有所不知，貧道的那位死冤家，活對頭——無根老禿驢，雖然目前暫時平手言和，但他曾在三朝皇上的御前唸過經，被封爲國師，貧道却始終與朝廷扯不上半點邊兒，令人好不氣惱。」

褚忠哈哈大笑道：「這是小事一件，將來老夫封道長三個國師……」

一語未畢，異事陡生，一名銅衣使者滿身是血的進來稟報：「兩位大人，事情不好了，徐不凡已經殺到教場了。」

褚艮大吃一驚，道：「他們有多少人？」

「大約五六十人。」

「是官兵還是武林人物？」

「全部是武林人物。」

「可曾見到燕親王？」

「沒有，由徐不凡領頭。」

這名銅衣使者傷勢極重，全憑一口氣撐着，話一說完，便仰面栽下去，氣絶身亡。

事情來得太突兀，褚忠含在口裡的一杯酒還沒有嚥下去，另一名銀衣使者又闖了進來，一進門就說：「徐不凡他們已經殺進總督府，我們的人死傷纍纍，根本擋不住。」

褚艮道：「這麼快？徐不凡主僕，再加上刁鑽、孟元，也不過才十五人，他那來這麼多幫手？」

「是上官堡及斷劍門的人替他撐腰，個個都是頂尖好手，徐小子揚言，凡是抵抗的人，他要趕盡殺絶。」

這名銀衣使者，說完最後一句話，也傷重而亡。

火眼眞人、巴爾勒等人俱已離桌而起，衝至門口，門外又跌跌撞撞的

來了一名金衣使者，道：「徐不凡已經殺到軍機房外面了。」

金衣使者的武功最高，也傷得最重，說話的聲音像拉風箱一樣，呼啦呼啦的，原來他的脖子上挨了一劍，已被割斷一半喉管，僅僅說了這麼一句話，便倒地身亡。

褚艮、褚忠的肺都氣炸了，身形三起三落，已到了軍機房前。

就這麼一忽兒工夫，面前庭院裡，已躺下十二名四衣衛，八名褚忠的親信。

徐不凡像一陣旋風，一路殺進來，此刻正在一名四衣衛的身上，擦拭着血劍上的血。

在他的身後，有一羣人呈扇形散開，五十五個，一個不少，精挑細選出來的高手，的確不凡，居然沒有一個受傷的。

褚艮的雙目之中幾乎要冒出火來了，道：「徐不凡，你是怎麼進來的？」

徐不凡的聲音冷而硬，吐字如刀：「老賊，你現在最好是想想怎麼死吧！」

褚忠勃然大怒道：「好狂妄的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你這是自尋死路！」

雙掌一挫，挽起一片狂濤，以泰山壓頂之勢劈過來。

徐不凡早已殺紅了眼，睹狀正中下懷，血劍顫動間，血影流竄，當下不退反進，硬往上撞。

他殺進總督府時，已連殺數名四衣衛，劍上血氣正盛，劍尖就好像蛇信，鮮紅似血，再一振腕抖動，就如同百蛇吐信，聲勢的確嚇人，褚忠急忙拔刀而出，奮力封阻。

褚艮見徐不凡全力對付乃兄，認爲有機可乘，猛一聲暴喝：「納命來！」揮劍横劈過來，決心將徐不凡劈成兩半。

他是老掉牙的老江湖，不動則已，動則如石破天驚，招發即到，瞬間已砍到徐不凡的肩膀上。

噹！王石娘好快的動作，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風火劍快如閃電，硬將褚艮的劍挑起五六寸，迸出一團火星，二人旋即鬥在一起。

這一刻，徐不凡已逼退褚忠，向前推進了二三步。

巴爾勒與褚艮是同一個心意，想以迅雷之勢，先解決掉徐不凡，褚艮被王石娘截住，徐不凡向前挺進，巴爾勒則從另一側攻進來。

高手出擊，自然快速凌厲，猛鋭有加，無奈司徒俊德早在一旁虎視，巴爾勒一動，就被司徒掌門堵住了。

那一邊，上官堡的人動作更快，幾乎在褚忠出手的同一時間，上官嶔拔劍而上，衝到鍾玉郎的面前，怒沖沖的道：「鍾玉郎，出來，老夫今天要活劈你這個禽獸不如的狗東西！」

鍾玉郎比猴子還精，心知今天如果能將上官嶔的這股力量拉過來，定可穩操勝算，聞言堆下一臉的笑容，道：「二叔，你老人家……」

不叫二叔還好，這一叫，上官嶔更加火冒三丈，不等他把話說完，便聲色俱厲的道：「閉上你的狗嘴，誰是你的二叔！」

鍾玉郎並無不悅之色，反而笑意更濃，瞄了上官巧雲一眼，道：「我與巧雲，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事實上我們已經是夫妻了。」

上官巧雲此來，爲的就是要殺鍾玉郎，聽他這麼一說，更加羞憤交加，咬牙切齒的說道：「放屁，誰跟你是夫妻，你簡直不是人，不把你碎屍萬段，銼骨揚灰，難消我心頭之恨！」

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臉上的每一寸肌肉都充滿殺機，運足十成十的勁力，挺劍分心就刺，決心要將他置之死地而後已。

鍾玉郎却硬是不肯還手，滑步退向一側，依舊是一臉的諂笑，沒有半點生氣的樣子，搖動着雙手，裝出一副苦苦哀求的可憐相，道：「巧雲，我想我們之間一定有誤會……」

「我們之間只有仇恨，談不上誤會。」

「巧雲，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

「住嘴！住嘴！」

「巧雲，無論如何，妳一定要聽我解釋。」

「我不要聽，也沒有解釋的必要。」

「巧雲，憑天地良心，我愛妳甚過愛我自己，普天之下，我只愛你一個人！」

鍾玉郎越是說得天花亂墜，上官巧雲越是氣冲斗牛，一張姣好的臉孔，早已變成鐵青的顏色，破口大駡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我再也不要聽你這些騙人的鬼話！」

叱吒聲中，連攻十三劍，劍劍不離鍾玉郎的心窩要害。

鍾玉郎仍妄圖挽回今日的頹勢，只守不攻，一旁的古月蟬却沉不住氣了，酸溜溜的道：「玉郎，閃開，你捨不得殺她，我來殺！」

柳腰一擰，彈身而上，上官嶔虎吼一聲，在半路上將她截下來。

上官堡的人挾怒而來，豈肯坐視，立將張半仙及幾名火焰敎的高手也捲入戰圈。

斷劍門在司徒俊德的領導下，困住了巴爾勒與韃靼三太子，二老八駿與王石娘、高天木，將褚艮、鍾雪娥、部份殘餘的四衣衛，圍了個水洩不通。

惡鬥分成三個圈圈，是一場標準的大混戰，雖然慘烈無比，短時間却看不出一個勝負的端倪來。

倒是褚忠與徐不凡之戰，很快便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褚忠手裡邊還剩下半把刀，汗下如雨，氣喘如牛，

正在一味的閃避徐不凡的辛辣攻勢，滿場亂竄，徐不凡却卯足了勁，寸步不離，可謂危急萬狀，險象環生。

猛聽徐不凡暴喝一聲：「褚忠，你已經活過頭了！」

劍化「開天闢地」，照準他的脖子砍過去，褚忠情急拚命，將斷刀抖手擲過來，一陣刺耳的金鐵交鳴之聲過處，斷刀中分爲二，絲毫也沒有阻住徐不凡的攻勢，血劍已近在褚忠眼前，嚇得他脫口喊了一聲：「我的媽呀！」

呼！一股强風來自一側，火眼眞人陡地劈來一掌，快如電，猛如山，徐不凡的身子劇烈一震，歪向一側。

就在徐不凡被迫歪斜的當口，健腕一沉，骨碎肉裂，斬不到腦袋，却順手卸下褚忠的一條膀臂。

慘叫聲中，褚忠倒地直打滾兒。

徐不凡横跨一步，正待再添一劍，火眼眞人已擋在面前，厲色喝問道：「老禿驢呢？」

抹了一把汗水，徐不凡答道：「不知道。」

火眼眞人眼一瞪，本來就夠紅的一雙火眼，這時變得更紅，道：「去叫你師父來，貧道正等着要進行第一百零一回合的大賽。」

徐不凡苦笑一下，道：「老前輩與家師切磋技藝，印証武學，本爲武林中一段佳話，但此非其時，亦非其地，請錯過今日，以後再談。」

「不行，我老人家看中了今夜是個好日子，總督府也是個好地方。」

「老前輩，褚忠、褚良通番叛國，希望你老人家不要插手。」

「只要無根老禿驢現身，貧道可以不管！」

「家師不知雲遊何方，晚輩實在無從連絡。」

「無根不來，這檔子閑事貧道是管定了！」

「希望前輩三思！」

「住口，不見無根，八思也沒有用。」

忽聞半空中有人冷冷說道：「牛鼻子，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居然連助紂爲虐，在小輩面前耍無賴的事也做得出來，實在令人齒冷。」

身後空地上落下一隻梅花鹿，眇目神尼翩然而至。

火眼眞人與眇目神尼，顯然也不怎麼合得來，一見神尼，老道反而更加惱怒，聲音比冰還冷：「一隻眼的，妳來幹甚麼？」

眇目神尼並沒有生氣，淡淡一笑，道：「來看看我的徒兒。」

步下鹿背，緩步走過來，徐不凡側身打招呼，叫了一聲：「老前輩！」

眇目神尼就在他旁邊停下來。

火眼眞人道：「妳徒弟是誰？」

「常小琬，也是不凡的未婚妻。」

「在那兒？」

「就在這兒。」

「是那一位？」

眇目神尼横掃全場一眼，故意「咦」了一聲，道：「奇怪，這孩子明明告訴我就在此地，怎麼又不見了？」

火眼眞人冷笑一聲，道：「那就快去找妳的寶貝徒弟吧，別在這兒礙事。」

「牛鼻子，咱們可不可以打個商量？」

「商量甚麼？」

「騎着你的小毛驢，立刻走路，別管塵世閒事，或者由貧尼瓜代，替無根接下第一百零一回合大賽？」

「都不行，不見無根，一切免談！」

「哼，這可由不得你，你要是横插一手，貧尼就和你沒有完！」

火眼眞人聞言大怒，正要發作出來，空際白鶴一唳，無根大師已到，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循聲望去，白鶴就停在屋頂，師父亦未步下鶴背，三人口稱師父，先後施禮。

褚良、褚忠原本對火眼眞人抱着最大的期望，不料，却由於火眼眞人的出現，意外的召引來兩個他們惹不起的人，不由心頭大駭，趁王石娘、高天木分神間，猛地一輪猛攻，立將二人震退五六步，幸好丁威、毛奇適時將缺口堵住，差點被他衝出去。

褚忠欲作孤注一擲，不顧重創之身，瞄準了徐不凡在望着無根大師的好機會，奮力彈身而起，連人帶掌不顧一切的硬撞上去。

他這是拚命！

拚命的人力氣特別大！

可惜，他找錯了對象，掌風一起，徐不凡有了警覺，乍然一個急轉身，手起劍出，褚忠飛蛾撲火，連一聲慘叫都沒有留下，便身首異處，魂歸西天。

巴爾勒的處境也驚險萬分，斷劍門的人個個身懷絕技，連血劍都不怕，自然亦未將四名韃子放在眼內，數十個回合下來，已佔得絕對優勢。

韃靼三太子阿不拉忽然大叫一聲：「老子跟你們拚了！」

揮劍一陣亂砍，砍斷了一支斷劍，這一來，斷劍內的毒針立即箭射而出，阿不拉身子一歪，正好碰上另一支斷劍，挨了三支毒針不算，又被一劍穿心而亡。

巴爾勒却沒有覺出斷劍內別有玄機，撈起阿不拉的劍，故技重施，又是一陣亂砍，一口氣砍斷三支劍，毒針如雨而出。

現在，巴爾勒明白了，怎奈爲時已晚，週身至少中了十枚毒針，施展法術的念頭甫從腦際閃過，司徒俊德的劍已經插在他的心口上。

徐不凡擰身衝了過來，對阿圖拉、阿杜拉說道：「兩位，寃有頭，債有主，眞正該殺的只有巴爾勒一人，賢昆仲現在投降還來得及。」

阿圖拉、阿杜拉兄弟眼見大勢已

去，互換了一個眼色，「嗆郎郎」的丟下佩劍，舉手投降。

徐不凡砍下巴爾勒的人頭，命人將韃子押到一邊去，火眼眞人見無根和尚久久不曾下屋來，這時突然怒聲說道：「老禿驢，你發甚麼呆，幹嘛不下來？」

「阿彌陀佛」，無根大師宣了一聲佛號，笑呵呵的道：「下來幹嘛？」

「貧道候駕已久，咱們的第一百零一回合大賽該開始了。」

「牛鼻子，一百合，是個整數，五十對五十，彼此扯平，是個皆大歡喜的局面，何必一定要分出高下，往臉上抹灰？」

「一山難容二虎，武林不能有兩個第一，非要分出一個勝負來不可。」

「假如老衲不答應呢？」

「那就休怪貧道又要施展『符咒大法』，將徐不凡這一干人困在這裡，讓姓褚的老小子一個一個的殺。」

「火眼，我看你是愈老愈不長進！」

「是你無根太不上路，不得不用點手段。」

「好吧，算你狠，但你也得答應貧僧一個條件。」

「說！」

「此處施展不易，咱們換個地方。」

「好，就請一隻眼的做個現成的見証人吧。」

眇目神尼道：「要貧尼做見証人可以，也有一個條件。」

火眼眞人反問一句：「妳也有條件？」

眇目神尼道：「當然，只此一次，下不爲例，貧尼可不希望捲進你們的是非中來。」

火眼眞人朝張半仙、古月蟬招招手，道：「娃兒們，魚已上鈎，鱉已入甕，咱們該走了。」

召來一頭小毛驢，立即騰空而起。

師命如山，張半仙、古月蟬也馬上領着幾名黃巾道士，撤出戰圈，掉頭而去。

眇目神尼向鍾雪娥使了一個眼色，無根大師對徐不凡說道：「不凡，鍾玉郎的那一隻白色的手臂是你的，取下來以後別忘要冷藏，改天爲師的再給你接起來。」

無根騎着大白鶴，神尼跨上梅花鹿，這一尼一僧也相繼離去，一眨眼便消失不見。

「道長！道長！」褚良叫破喉嚨也沒有用，火眼眞人早已遠去，陡然間，一股被人愚弄！欺騙！甚至遺棄的感覺，襲上褚良的心頭。

「師父！師姑！等等我，等等我！」

鍾玉郎如泣如訴，想要跟着古月蟬他們走，上官巧雲怒叱一聲：「想逃？你飛也飛不了！」

長劍一横，擋住他的去路。

鍾玉郎眼見脫身不成，頓生拚命之心，抖腕化出漫天劍雨，掃刺砍斬，威猛凌厲，一霎眼便遞出去一十二劍，上官巧雲沒料到他會有這麼大的後勁，一時手忙脚亂，退了二三步。

其實，鍾玉郎早已精疲力竭，完全是虛張聲勢，上官巧雲一退，他便抽冷子拔腿就逃。

却被上官嶔識破了，呼！呼！呼！連劈三掌，鍾玉郎立如陀螺一般，在原地旋轉起來，早已分不清東南西北。

在他旋轉的過程中，熱騰騰的鮮血不停的向外噴洒，上官巧雲啣恨極深，刹那之間，已在鍾玉郎的身上刺了十劍。

鍾玉郎終於仆倒血泊中。

可是，就是鍾玉郎氣息將絕的瞬間，從他的身上猛可化出一匹灰色的狼，大家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灰狼已四蹄騰空，飛上了房。

「畜牲！把命留下來！」

「畜牲！不要跑！」

上官嶔、上官巧雲追上房時，灰狼早已消失在夜色中。

四衣衛非死即傷，此刻，在二老八駿的這個圈圈裡，僅僅還剩下褚良、鍾雪娥兩個人。

褚良的確不是一個等閒人物，到現在，依然八面威風，毫無敗象。

徐不凡擺擺手，叫二老八駿退下，道：「褚良，你是罪魁禍首，也是元兇主犯，我要親手殺你，親手割下你吃飯的傢伙，你上吧，咱們一對一，絕不佔你的便宜。」

褚良雙目環視，不答徐不凡的話，對鍾雪娥說道：「雪娥，快到城上調軍隊來，魯軍一到，咱們仍大有可爲。」

鍾雪娥欲語未語，大門外適時抬進兩頂轎子來。

一頂是燕親王的軟轎。

一頂是徐不凡的血轎。

抬血轎的不是八駿，是幾名年輕力壯的兵勇。

轎子的後面還跟着三個人，一個是魯王朱高烈；一個是小郡主朱玉梅；另一人則是褚忠的副手，濟南城的守將。

燕親王步下軟轎，一雙炯炯有神的眸子，直盯着褚良，道：「褚良，不必再去調兵遣將，濟南城的魯軍已全部舉義反正，包括魯皇叔在內，所有叛逆俱已肅清，就剩下你們父女二人了。」

褚良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瞪瞪的望着魯王朱高烈，道：「王爺，這……可是眞的？」

朱玉梅怒氣冲天的道：「當然是眞的，父王誤聽你的花言巧語，差點鑄成大錯。」

至此，褚良的噩夢差不多已經醒了，心頭不禁一陣絞痛。但他仍不服

輸，拉了鍾雪娥一把，道：「雪娥，咱們殺出去。」

鍾雪娥卻立在原地未動，道：「我不去，咱們父女一場，我準備留下來替你收屍。」

褚艮一聽話鋒不對，臉色大變，道：「替老夫收屍？妳……妳……妳究竟是誰？」

鍾雪娥緩緩的取下蒙面綠紗，露出一張滿是刀痕的臉，一字一句的說道：「我是常小琬，眇目神尼的徒弟，中山王徐不凡的未婚妻。」

場中起了一陣騷動，徐不凡並不感到十分意外，血光一閃，已將血劍架在褚艮的脖子上。

到這個節骨眼上了，褚艮反而變得鎮靜異常，面不改色，放聲大笑道：「哈哈哈，煙消雲散，衆叛親離，此乃天亡我也，不過，徐小子，老夫的這一顆腦袋你卻永遠得不到！」

大局已定，褚艮並未作困獸之鬥，猛地一個倒翻身，斜飛出去，徐不凡挺劍疾追，通！褚艮搶先一步撞上大石柱，徐不凡一劍砍到，褚艮的腦袋早已四分五裂，腦漿四溢而亡。

死得夠壯烈，也夠氣魄，撇開善惡不談，單就他此刻的表現而言，終究還不失爲是一個人物。

徐不凡果然未能割下他吃飯的傢伙。

王石娘小心翼翼的，將鍾玉郎的那一隻白色左臂卸下來，與高天木過來說道：「主人，事不宜遲，奴才與天木想先跑一趟長白山。」

徐不凡頷首稱善，二人去勢如煙。天叟丁威、地叟毛奇，利用這一段時間，已將褚忠、巴爾勒等人的骷髏頭處理好，置於血轎頂。

燕親王驚「啊」一聲，道：「魯皇叔，我突然想起一件大事來，皇上所服毒藥的解藥，是否確在皇叔手裡？」

魯王聽得一呆，道：「甚麼解藥？罪臣並未給皇上下過毒呀？」

常小琬望了徐不凡一眼，從褚艮的衣袋內，搜出一張藥單子來，交給燕親王，道：「毒是褚艮下的，根本與魯王無關，解毒藥方在此，只要照單調服，皇上的毒當可迎刃而解。」

燕親王聞言大喜，立將藥方納入懷中。

徐不凡還劍入鞘，取下褚艮項間的「連體蛤蚧化石玉珮」，親手交燕親王收起，含淚說道：「王爺，貢品在此，請代呈皇上，先父的冤情與血仇，總算全部洗雪清楚了，請准假三月，徐不凡想遠走大同，追悼亡魂。」

言畢，拉着常小琬，一步一步的向血轎走去。

（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丙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五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郵局中心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贏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丙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五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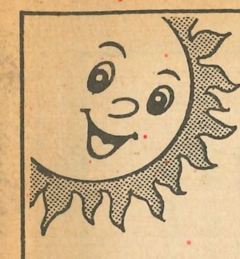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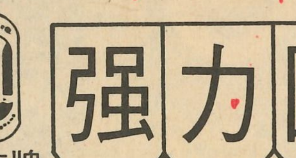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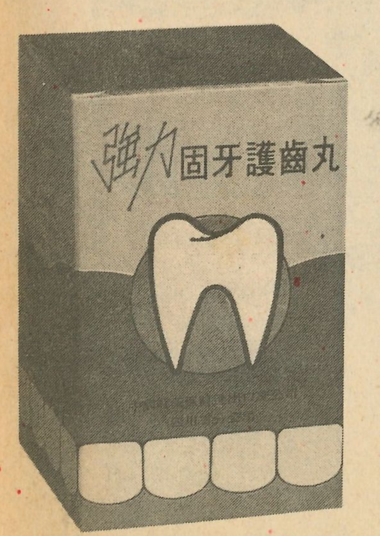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嚼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最需要夢伴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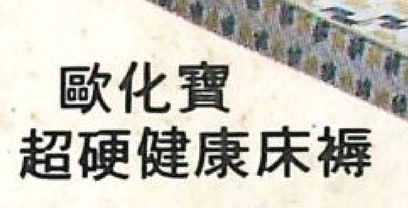
梅艷芳的'夢伴'，你一定留下深刻印象。

究竟怎樣才是最好的夢伴，你可曾仔細想過？

試想每次你睡覺之時，有人不停輕輕爲你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非到黎明不願起床？

試想你睡覺時有人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持最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令你睡得更健康。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是你的最佳「夢伴」。





歐化寶特硬
健康床褥

歐化寶
超硬健康床褥